

裁军谈判会议

CD/732
Appendix II/Vol.III

3 September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附录二

第三卷

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逐字记录

按国家及议题分类索引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55

10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时半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席尔瓦先生(巴西)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N. 克罗姆先生

A.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 巴特勒先生

R. A. 劳先生

M.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克莱克斯先生

巴西

C. A.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S. M. 汤姆森·弗洛尔先生

S.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V. 博吉洛夫先生

R.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丁吞先生

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加拿大

J. A. 比斯利先生

A. 德斯普雷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胡小笛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刘仲仁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C.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齐马先生

埃 及

M. 巴德尔先生
F.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W. 克鲁奇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W. 博莱夫斯基先生
W. N. 格尔曼先生
H. 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F. 加伊达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度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M. 阿克巴尔先生
S. 萨比尼先生
A. M. 法奇尔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沙菲先生

意大利

R.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皮阿杰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E. 西维埃罗先生
G.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日本

M. 小西正树先生
I. 藤公光先生
T. 石栗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D. D. 阿方德先生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O. 托韦先生

U. A. 巴拉亚先生

巴基斯坦

K. 尼阿兹先生

秘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雷赫拉克先生

罗马尼亚

G. 奇里拉先生

多加鲁先生

出席者名单

斯里兰卡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H.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I.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S. B. 巴沙诺夫先生

E. K. 波佳尔金先生

N. P. 斯苗多维奇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J. S. 埃迪斯先生

I. P. 查默斯先生

D.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洛维茨先生

R. 高夫先生

R. 鲍恩先生

L. 贝尔加德先生

R. 莱文先生

J. 格兰戈先生

委内瑞拉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出 席 者 名 单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D. 米尼克先生

扎伊尔

O. N.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付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55次全体会议开会。

根据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匈牙利的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秘书长也将就联合国的财政状况进行发言。

我现在请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苏联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这项崇高的职务，我们也要感谢你的前任澳大利亚的巴特勒大使，他为谋求解决本会议面临的许多问题，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今天，苏联代表团愿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进行发言。

苏联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一项关于到2000年为止分阶段消除全世界核武器的方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2月18日在致本会议一封信中强调：“现在该是我们为消除地球上的核武器和其他武器联合迈出大步的时候了，以便各国的安全将成为所有国家的安全。”

苏联代表团在本届会议的发言中已经阐述了该方案的内容。戈尔巴乔夫1月15日的声明曾作为本会议正式文件（CD/649）分发。

当我们拟订核裁军方案并将之提交谈判会议时，我们寄望得到积极和感兴趣的反应。我们相信这将使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为紧迫的任务上。我们为自己没有判断错误感到高兴。

我们尤其要感谢支持彻底消除地球上核武器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感谢对我们的倡议采取积极态度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古巴、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阿根廷、斯里兰卡、瑞典、埃及、巴基斯坦、摩洛哥和许多其它国家的代表的发言都表明我国的方案符合不结盟运动的愿望。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若干西方国家的积极评论，并正在给予适当研究。我们希望这些评论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于世界未来的责任，以及通过消除核武器以削减并消除核灾难危险的真诚愿望。

苏联也已注意到，包括里根总统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已表示愿致力于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在1983年说过：“我们现在的目标必须是削减核武库。我本人相信，我们决不应该偏离在地球上禁止核武库的最终目标。”当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总署署长K·阿德曼在向本会议介绍美国战略学说的发言中说：“无核武器的世界是我国、苏联和所有其它国家都能同意的最终目标。”

我们认为，1985年1月8日的苏美联合声明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和切实意义：“双方认为，正如限制和减少军备的总的努力一样。即将进行的谈判最终应导致完全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双方同意核战争是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的，他们强调了防止两国之间爆发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并同意不寻求军事优势。

事实上，11月21日的苏美联合声明是原则性的并在许多方面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方针，首脑会议上共同达成的谅解应实际成为两国外交政策基础的组成部分。既然认识到核战争的性质决定无助于任何理性目标的实现，那么，就应该进一步促进防止核战争、停止试验发动核战争的装置以及彻底消除不断扩增的核军备储存。此外，更不允许为军备竞赛开辟新的途径。

在为实现一个免于核武器的未来，如今提出的一项详尽方案中，苏联实际上贯彻了在日内瓦达成的谅解。我们也同样等待美方能认真地最终从政治上解决彻底消除任何地方核武器问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只得到对我国建议的一些无法令人满意的反应。

苏联代表团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2月13日的发言，其中申明了中国的立场，即在苏联和美国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将各自的各种核武器及其发射工具减少一半之后，其它核武器国家也应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应根据一项议定的比例和程序削减各自的核武库。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载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3 月 21 日关于核裁军问题所作的声明，现已引起本会议的兴趣。

众所周知，联合王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他们的国家愿意在某些条件下为核裁军进程作出贡献。

苏联认为，分阶段削减和消除核武库的办法完全考虑到参与这种削减的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既现实且切实可行。为了公平起见，拥有最大核能力的苏联和美国应首先采取决定性步骤，其它核武器国家随后也应采取相同的步骤。

我们在方案中建议，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应在苏联和美国将它们战略核武器和其它能达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不仅大量而是削减一半之后，在第二阶段也开始削减它们的核武器，并就停止任何核爆炸达成协议。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在削减核武库的同时，应与苏联和美国一道消除战术武器，而这些国家所自称的战略核武器则应在第三阶段与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的消除同时完成。

关于我国的核裁军方案，有人提出有关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人认为，消除核武器的进程应伴随着在无核武器领域中采取必要的措施，苏联赞成这种观点。我们建议在 2000 年以前消除地球上的化学武器，并禁止任何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认为，消除核武器的同时，也必须对常规军备适当进行有利于稳定的削减。在消除现有途径的同时，我们无意在外层空间或化学和常规武器领域另辟军备竞赛的途径。如同在核裁军的领域一样，苏联和美国也能在限制无核武器竞赛方面树立良好的榜样。

苏联及其华约盟国曾多次敦促为达成限制和削减全球或区域常规军备的协议进行具体谈判。我向诸位保证，只要我们的对方愿意作出努力，苏联也愿意在此领域迎头赶上。

在提出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时，苏联是想就一些能在不久的将来逐步实现此目标的切实措施进行认真谈判打下基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建议易于执行，我们也并没对这种谈判参与国面临的困难视若无睹。谈判向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本着实力带着对抗意图参加，那么，谈判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因此，我愿阐述几个一般性的观点。自从地球上出现国家以来，有人便认为单靠军事力量就能确保安全。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尽管时代不断变迁，历史不断发展，有人仍然迷信武力。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的性质也不断变化。武器变得更具有毁灭性，规模变得更大，但是实力政策却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

此外，有人认为和平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得到维护。古罗马军团的理论——“如果要和平，就要备战”——流传了世世纪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人认为，欧洲国家的强大军事力量能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如有战争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当时建造的战争机器却被发动起来，战争牵涉到三十八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有一千万人丧命。在两场战争之间将希望建立在军事力量上，也并没有使人类免于另一场世界大灾难，七十二个国家（占世界人口80%以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亿一千万人参战，五千五百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命。

现代战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无所谓前方与后方。当军队作战时，宫廷中仍举行舞会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平民、和平场所以及城市中心日渐成为进攻的目标。平民中的损失增加。如果无法防止核战争，任何国家将无法幸免。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直接影响，就起码有一半人类将丧命。核战争的后果之一将使全世界的温度急剧下降——“核冬天”——它将使人类环境变得无法生存。核战争对健康和生物方面的后果也同样危险。

难道各国在制定和履行它们外交政策中可以不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然而，尽管明显存在自我毁灭的危险，某些政治家仍将他们的希望建立在武力上。他们的观念至多仍处于上个世纪的水平，认为带来政治利益的军事胜利主要是靠马刀、刺刀和大炮的数量优势而取得的。

在华盛顿和某些西欧国家的首府，仍有人相信数量因素仍具有重要性。因此，核武器的储存继续增加。对性能方面的重视，更是有增无减。

在口头上，华盛顿似乎正在谈论对核裁军的承诺，谈论有必要加强国际安全，但在行动上，它仍旧以军备竞赛的不幸逻辑为指导，继续依靠军事力量。美国对

苏联暂停核爆炸的答复是，得意扬扬地进行新的核试验，并轻率地拒绝任何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建议，甚至包括对该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对于旨在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建议，美国却加快执行制造外空进攻性武器的方案。在大谈有必要使核武器“过时”的同时，美国实际上通过了在今后二十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核武器的具体计划。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已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请看就有关核武器和外空武器的各个问题进行谈判设立本会议附属机构的情况，便可一目了然。

当今军备竞赛正在升级。此外，有人企图通过发展新型武器加快这场竞赛。美国并没有放弃为其武库增加外空进攻性武器的努力。根据这种武器的设计者，这将构成大规模反导弹屏障。他们希望以这个屏障在二至五分钟内摧毁报复性进攻中所发射的大多数导弹。在这一短暂的时间里，需要侦察和确定导弹、分别寻的并瞄准、最后还需要摧毁导弹并估计摧毁程度。这只能利用极其尖端和迅速的计算机才能完成。人类将被排除在对发动战争作出决定之外，让机器作出显然不会百分之百正确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难道不是为自我毁灭打开方便之门吗？人们可以肯定地说，部署在外层空间的武器只会使地球更接近核灾难。

让我们扪心自问：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论坛就停止核军备竞赛、消除核武器进行认真和切实谈判是否正在履行其任务呢？坦率的回答是“没有”。

或许有人对此并不感到关切。此外，或许有人想完全停止裁军谈判会议上关于核裁军问题的所有讨论。我能肯定地说，苏联对本会议近年来关于其活动中这项优先问题的的工作极为不满。

另外，我们注意到今年核裁军问题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苏联已提出一项分阶段核裁军的全面具体方案。其他国家也在今年就这个紧迫问题发表了意见。对本会议议程项目2的许多发言都表明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研究了不同代表团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发言尤其是它们对我国建议的评述后，苏联代表团愿提出若干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准备提出一项带有切实措施的方案，以便在谈判和协议的基础上彻底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第二，联合王国和法国心目中的具体原则是什么，要美苏削减多少核武器才会加入核裁军进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第三，我们也想知道中国代表团如何构想为召开一次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核裁军会议进行切实准备工作，因这一会议是由中国建议召开的。

第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我们今年工作的初阶段任务应该是更为明确积极地确定双边军备控制和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多边裁军的关系”。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的观点，裁军谈判会议在现阶段核裁军谈判中应发挥哪些实际作用？在本议程项目2范围内，本会议应如何在双边努力方面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

第五，日本代表团团长希望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不但能在心理上创造积极气氛，而且也能产生具体成果，并能促进多边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审议和谈判。日本也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日本代表团是如何考虑在本会议议程项目2下实现其想法？

第六，对于双边和多边核裁军谈判相辅相成的重要性，本会议基本上存有协商一致意见。在这一点上，有几个代表团，其中包括阿根廷和印度代表团，赞成苏联和美国将它们之间进行中的谈判情况通知本会议参与国。诸位都知道，去年2月28日，苏美关于核武器和外空武器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与本会议的成员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他阐述了我国对于这些谈判情况的评价。这次会议得到与会国的欢迎。如果将这一情况考虑在内，此刻或许能回答本会议能审议核裁军的哪些方面，以及本会议对实现核裁军目标能作出哪些具体贡献。苏联代表团有兴趣听取各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第七，包括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和摩洛哥等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呼吁加快本会议对议程项目2的活动，尤其是考虑到去年和今年年初所出现的一些令人鼓舞的事件。阿根廷代表已将这些想法总结如下：

“目前在美苏恢复对话的时刻，多边谈判也应同时加快。在政治上促进本会议关于裁军的讨论和谈判既有必要的，也是好时机。”阿根廷代表有何具体想法？

第八，印度代表已注意到在多边论坛上处理与核裁军各方面有关的问题是复杂的，他深信，“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系统的讨论，并就我们的分歧进行谈判才能加以解决。”根据印度代表的观点，本会议应如何“系统地”讨论核裁军问题？

第九，巴基斯坦代表表示，如果对苏联方案中的具体内容加以讨论，他打算作详细的评述。苏联代表团感兴趣地等候这些评述。

这些只是苏联代表团对于本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所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注意到本次会议实际上已开始对话，开始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但是，坦率地说，缺乏组织性，因此，许多问题仍未得到答复，各种观点仍未付诸实施。当然，如果要使核裁军问题上已开始的对话产生积极意义，最好是尽早在本会议开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并在本会议建立一个具有上述谈判职责的附属机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所倡议的立场。我们也熟悉西方国家集团反对此项建议，它们之中某些国家尤其怕同意就核裁军进行谈判。

就苏联来说，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对分阶段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进行广泛和全面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必能提出各种有助于切实履行该方案的观点和意见。现在该是对会议议程项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有组织、有意义和广泛的工作的时候了。苏联愿意参加这项工作。我们期待着出现积极的反应，一个不会使国际社会失望、表明对人类未来抱有负责态度的反应，一个基于尊重裁军谈判会议的反应，一个将能使本会议恢复威望的反应。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阁下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欢迎您再次参加我们的会议。在上个月的春季会议上，我们有您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卓越外交才能和经验的人担任主席，感到充满信心。我谨向您保证我们将在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提供充分的支持与合作。与此同时，也请允许我对您的前任，在三月份担任主席的比利时克莱克希大使表示感谢。

今天的发言主要涉及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事实上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整个化学武器公约、特别是对于促进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可以归纳如下：是否有必要消除化学武器的所有物质基础，以确保未来的化学武器裁军体制能够充分保障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简洁：限制化学工业的某些活动以确保未来的化学武器裁军体制行之有效，这是否有必要，是否可以使人接受？

在裁军界众所周知，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该议定书一方面力图保障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同时却未涉及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储存和部署。也就是说，该议定书未涉及取得化学武器能力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只是试图以法律禁止的形式消除最后一个环节：化学武器的最终使用。

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从一开始，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是以解决这个矛盾为目的的，但采取的办法不是改善军备限制体制，而是通过单项措施以寻求安全。这就是通过化学军备。具有更大破坏力的化学武器、数量更多的储存、更加完善的发射手段纷纷出现；由于这些化学武器的不断改进，本来要避免的事——化学武器的使用——事实上却变得更可能发生。

在这儿举行裁军会议谈判似乎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这就是承认在化学武器能力及其最终使用之间没有多大差距，一触即发，在危机情况下这个进程事实上可能是自发的，并且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是，由这种认识得出的结论不仅促进当前的谈判，也刺激新的军备努力以试图寻求二元化学武器方案僵局的解决办法。正

象美国近年来的政治辩论所反映的那样，对于二元武器主要有两个论点：第一，它们能促进化学武器裁军谈判。第二，它们能增强威慑力量。

对第一点无需细究就可以看出，形势确实证明有必要加速进行谈判，但是这种加速不应通过二元武器方案来取得。请允许我解释为什么这样。在以前的一次发言中，我国代表团有机会例举了二元武器的一些特点：其组成部分可以从非军工化学工业大量获得，无需事先较早的通知，而且价格便宜，没有安全方面的危害；这种武器的储存和使用要求允许其在后方和前沿地区之间简易地运输，以及在前线地区进行部署。由于这些特点，他们就能加强个人的安全，从而使采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空前提高。个人“安全”（如可这样称呼的话）将在相互威胁的程度实现，然而这种相互威胁程度空前之高以至无法再称呼其为安全。因此二元武器方案的实施将再次从经验上证明，要想从相互不安全中解脱出来，就必须进行谈判。

但是，我们是否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对论点的具体证明？这个论点已经相当清楚，而且核军备竞赛显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军备竞赛无止无尽的迷宫中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探索另一条死胡同？我们是否有必要还为此付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安全的代价？匈牙利代表团希望我们不再有这个必要。

由于现有裁军体制以及化学武器威慑力量的不完善，从而使各国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实现共同安全，只消除各国取得化学武器能力以及最终进行化学战争的潜力的联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斩断其它环节，即研究、制造、储存、转运和部署，从而使两个终端——内在的潜力和化学战争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增加。这种认识已真实地反映在我们化学武器委员会的任务中，为我们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由于对化学武器的全面禁止，这种距离，即所谓的时滞将最大限度地增加，这反过来又能使公约各缔约国确信，任何缔约方都不能拥有在军事意义上可能和足以进行化学战争的储存或设施。这还将确保任何缔约方都不会试图建立这种储存或设施，因为它完全明白由于时滞长，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暴露，从而使自己失去由于相互管制准则而取得的安全利益。最后，滞长还能确保，万一任何缔约国竟然试

图取得已被禁止的化学武器能力，它将在安全核查网中束手就擒。

尽管采取了一切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措施，但若不涉及化学工业中某些备用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能力，则未来的化学武器裁军体制就不可能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因为这些备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分地或甚至全部地取代已被消除的环节的作用，从而恢复整个进程。这种“有缺陷的”体制不会创造化学武器公约所期待的稳定和共同安全。相反，它会以一种不同的——可能是伪装的形式重新引起一切怀疑、单方寻求安全、甚至引起缔结公约前的对峙。唯一的不同是所有这些是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内出现的。

主席先生，现在我希望谈谈第二个问题，这就是限制化学工业某些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就研究和制造而言，化学武器的一个特点是，其军事与和平用途是很难分开的，其原因众所周知。

为了提高成本效益，曾经努力为用作化学武器的某些化学产品寻找和平用途。也有些时候，在和平地研究和制造过程中发现了某些化学品的战争潜力，这种相互渗透的另一个基础是，用于和平目的和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产品的化学结构是相似的，而且按照严格的安全规则建立的化学工业的某些生产能力也是相似的。所有这些都使得在研究和制造广泛系列的化学品中军用和民用目的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在所谓双重目的类别中所有这些活动大致上是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的。

除非公约本身就意在默许现有化学武器潜力的永久存在而采用纯粹形式性的定义，否则要全面地、有效地禁止所有化学武器成份（由于双重目的化学品的存在）的研究、制造和储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民用化学工业的利益。相反，如果公约试图充分满足民用化学工业的利益，则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在摧毁军事能力以后，化学工业中可能构成重要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化学能力仍然存在，这不仅会使消除军事用途的设施和储存的程度受到削弱，而且从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这种独特的、立即能够获得的潜在化学武器能力的重要性将会增长。如果这样生产的

化学品具有重大的军事重要性，如果这样生产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具有军事意义，则情况更是如此。这个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若仅仅根据民用目的来解释“消费”的增长，将生产的数量和生产的能力在理论上进一步扩大而不加限制。

从以上可以看出，若将化学武器公约的利益最充分地利用起来，就要求在摧毁军事储存和生产能力以后，不再存在任何可能使整个裁军措施宗旨失去意义的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同类设施。另一方面，若能最充分地考虑到化学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利益，则就会要求为经济目的使用化学品和生产设施不应受到任何政治、法律或其它障碍的影响，不管就化学武器公约而言，这类化学品和生产设施是否确实会引起危险。

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结论，这就是在化学武器裁军体制的范围内，不可能完全满足民用化学工业的利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化学武器公约的利益，总会顾此失彼。因此，任务是很明确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在这两种冲突利益之间寻找，采取某种折衷办法，以及在可能的场合和情况下作出例外安排。这种可能的折衷办法或例外情况具体反映在某些广泛使用的双重用途化学品方面，如光气和氢氰酸，这些化学品将不受目前正在讨论的限制体制的影响。就这些双重用途化学品而言，经济利益已超出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这些化学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以来已经逐步丧失其军事意义。

化学武器公约和民用化学工业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充分表现在对所谓被准许的活动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看法和谈判立场。公约草案的有关章节应规定公约缔约国为准许的目的研究、制造、以其它方法取得、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的办法。

尽管进行了多年谈判，但两个最重要的类别——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和二元系的主要成份——的管制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这不仅对于被准许的活动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对于整个公约也是关键问题。至于具体的谈判立场，仍然存在以下分歧意见：除了出于防护目的进行限制外，是否还应限制生产和取得可准许的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和二元系的主要成份。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用于被准许目的的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和二元系主要成份的累计数量必须规定在最低限度，在任何情况下各缔约国每年不得超过一吨，为准许的目的生产这类化学品应集中在单一的小型设施。他们建议对这种小型生产设施进行监察，每年提出有关理由、现场文件和定期的国际现场审查的数据报告。他们还在考虑禁止甲基磷键化合物的生产。

其他一些代表团不同意限制为准许目的生产和获得属于上述类型的那些化学品，因为这些化学品也用于民用目的。他们只提出对生产致死剧毒性化学品的所有设施进行监察，定期提出报告，包括介绍和证实所生产的化学品是用于民用目的，以及定期进行国际现场检查。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办法的可行性及其后果。

主要问题是对为准许目的生产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和潜在的二元成份是否应进行任何限制。反对限制的人坚持强调必要的经济现实和不阻挠化学工业发展的利益。非常奇怪的是，除了生产某些致死剧毒性化学品的假定计划外，他们无法援引正在进行的重要生产的先例来证明建立一个普遍无限制规则的必要。尽管如此，他们在原则上排除对化学工业施加任何限制的可能性。这种态度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存在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受到任何考虑的限制的先例？在化学工业领域是否有这类先例？

当然，这样的先例确实存在。从经济活动的广义上来说确实存在。从具体的化学工业来说，也确实存在。一般而言，这些先例规定了为保护健康和环境应施加的限制。

最新的例子是，对汽车和重工业已施加了许多保护环境的严格规定，这表明为了全球性的利益，法规和工业各自能够达到的限度。在化学工业中也是这样，人们不断努力以取代某些类别的化学品，改变化学工业某些部门的方向。例如，许多化学研究团体正在研制哺乳动物低毒性杀虫剂，这是有选择性的杀虫剂，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高毒性杀虫剂。

考虑到目前尚没有为准许的目的大规模生产致死剧毒性化学品的例子，所以化

学工业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仍能够选择损失可能性最小的发展方向，这是最理想的，不仅仅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如此。在路德维希港、德比郡、塞维索以及最近在博帕尔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注意化学意外事故能够对工人及其周围居民所造成的后果。考虑到致死性剧毒化学品的毒性比一夜之间造成博帕尔2.500多人死亡、近10万人受伤的甲基异氰酸盐高出100倍，因此就更有理由努力将最危险化学品生产限制在最低水平。

谈到影响化学工业的规则和限制的一些例子，应该特别提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的控制行动，这就是禁止或严格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或处理，以保护健康或环境。最好的例子是滴滴涕。人们非常关切磷酸盐对供应水海藻污染的影响，因此，1968年在欧洲委员会的主持下签署了关于在洗涤和清洁产品中限制使用某些清洁剂的欧洲协定。

在1971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建立了一套关于有害于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的控制措施的通知和协商程序。到1984年，关于这类措施已有36次通知。在国家一级对有害化学品和不安全的药品施加限制、禁令和管制事实上非常普遍，联合国秘书长在其1983年的报告中，谈到了区域、国家和国际各级现有的取得和交换关于被禁止危险化学品情报的立法和机构，其中我们读到以下内容：该报告涉及的38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专门的机构，审查和处理关于被禁危险化学品和不安全药品的科学技术情况。

关于具有潜在毒性化学品的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限制、禁令和管制现在已具很大规模，因此有必要在国际一级对有关被禁有害化学品的情报交流活动进行协调。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最新情况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设专家工作组提出的关于被禁和严格限制的化学品的暂行通知办法；经合发组织拟订的关于被禁或严格限制的化学产品出口的情报交流的指导原则草案；美洲国家组织正在进行工作以制订一项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物质清单。

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有害于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报告分发给各国政府。该报告附有一份经过整理的清单，以前后一致的方式介绍了60个

国家政府对药品、农业和工业化学品以及消费品所作出的重大限制性管制决定（禁令、撤销、不予批准和严格限制）。虽然这份清单不能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所作决定的全面清单，但它已包括了近500种化学产品。

这些事实无疑地证明了对化学工业活动实行限制并不是一种新的或绝无仅有的现象。相反，这种限制确实存在，大规模地限制了化学工业的活动。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限制确实只用于保护健康、职业和环境不受危害。但是如果由于化学品引起的健康和环境危害证明有必要做出经济上的牺牲以消除这些危害，那么人们是否也可以试问，某些化学品对未来化学武器裁军体制的“健康”和对“国际安全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是否也证明有必要作出某些牺牲。

对现有的做法和谈判立场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一些国家不愿意为了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目的考虑即便在原则上接受他们实际上已广泛适用于保护健康和环境的做法。与此同时，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这些国家预算中的有关项目就可以发现，如以为军事目的所做的财政“牺牲”来衡量，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安全问题并不亚于健康和环境保护。

我们先假定所提议的生产限制将要求做出某些牺牲，虽然由于缺乏有关这类化学品大量生产的报告，这种假定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因此是否有理由仅仅以某些国家的经济损失来衡量这类限制的代价？我们的回答是绝对否定的。必须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评价所提议的管制，不仅应从经济方面来衡量，还应从安全和政治方面来衡量，不应单独地，而应集体地来表达。无限制的生产体制可能会带来很多好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种生产会使核查的要求不断增长，由此而产生了额外的财政和人力负担，因此是否还值得进行这类生产？

不断的化学保护工作所需的开支与这类生产可能带来的好处相衡量，是否证明有必要进行这种生产？即使在一个化学裁军体制下，如果缺乏对对手能力的明确的了解也很容易破坏信心，非但不能减少保护工作，反会增加保护工作。从已有的数据来看，这类保护工作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

对手的化学武器能力的不断增长产生了相互间的怀疑，这种怀疑引起的损失与

这类生产可能带来的好处相比，是否证明这类生产有必要？

最后，这种生产可能造成的无法以数量表示的政治和安全的代价与这种生产可能带来的好处相比，是否证明这样的生产有必要？这种代价可能是由这样一种形势引起的，即在缺乏相互信任的情况下，各国可能在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内以和平的化学活动为幌子，暗里进行军备竞赛，从而使整个化学裁军体制丧失意义。

没有一项核查措施能够保障不发生另一种情况，因为核查只能查明合理生产和获取配额的规定是否得到遵守。但是却不能防止这些非常容易获得的能力的滥用，或者至少不能解除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连锁反应，这种不信任来自对对方潜在的获取化学武器能力的不断增长而产生的焦虑，以及对抵抗这类能力的时滞不断缩短而产生的焦虑。

正如最近提交的一份关于不得转换致死剧毒性化学品的澳大利亚工作文件所阐述的那样，每年生产的几千吨化学品可能在离开工厂以后就被转换。这种不测事件使人们对无限制生产致死剧毒性化学品和可能的二元成份化合物的体制是否明智，提出了新的疑问。

我想回顾一下1969年在一系列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一个发言，以便至少使人们能够大概地了解非常容易获得的二元生产能力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虽然对这种能力的存在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进入二元剂的生产将意味着对神经毒气武器生产率的限制因素将不再是化学剂的生产率，相反将会成为可以制造弹药的生产率，这样障碍就小得多”。

主席先生，我谨对在发言一开始就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可能答案作如下总结：

第一，要保障未来化学武器裁军体制的活力和效用，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延长化学武器能力与最终使用化学武器之间的距离、或称时滞。若保留化学工业中具有军事意义的其他化学武器潜力，则消除化学武器系统中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制造和储存环节就没有多大价值，因为那些潜在能力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恢复整个系统中的缺少的环节。

第二：对化学工业的一些活动实施某些限制以产生一个可行的化学武器裁军体制，不仅是迫切的，而且也并非绝无先例。这有赖于日内瓦的全体谈判人员以其才能和创新精神来争取使未来的化学武器裁军体制的利益深入人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单独经济损失，同时又确保从这样一个体制取得最大限度的共同利益。

主席：

我对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的赞美之词表示感谢。现在我请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就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我再次发言，向各位进一步通报联合国财政形势的影响和为适应会议服务预算的必要削减而采取的措施并提出一些与之有关的建议。

正如我在上次会上的发言一样，同样也应向谈判会议通报从1986年届会至4月4日之前的会议资金使用情况。在这一段期间内，谈判会议没有利用247个小时20分钟的所有的会议服务。我在上次发言中已经提到，会议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将导致对谈判会议拨款的审查。

我已向各位通报过秘书长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尤其是会议服务司提供的一系列服务项目因这些措施而遭到大副度的削减。为使支出与所能得到的资金相符，削减服务是完全必要的，据估计，会议服务司可能无法应付已批准的1986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会议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从现在起要求我们严格执行某些规定，尽管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执行了，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些规定的解释一直是比较灵活的。某些措施也是具体针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性质的，因而需要各成员国的合作。

因此，我愿将现有的一些关于文件的规定告诉各位：

1. 根据一致通过的第33/56号决议，联大促请各政府间机构“铭记着它们必须把提供文件的要求减至最低限度，以配合它们工作的有效进行及不超出秘书处的现有资源为度”并“尽可能编写最简短的报告”。

2. 根据一致通过的第2538(XXIV)号决议,联大请各会员国政府“对送请编印文件之数目与数量,以与……讨论中议程项目显然有关者为限”;根据未经表决而通过的第38/401决定,联大促请各会员国尽量控制有关将材料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的要求。

3. 第33/56号决议还要求秘书长“提请各政府间机构注意:有些领域的文件可能重复……”。

4. 按一致通过的第37/14C号决议,联大决定,裁军谈判会议有权取得“有关代表团发表并自行核对的发言全文”的逐字记录,但不使用十年以前已不为该谈判机构服务的逐字记录员。但,实际上,在撰写逐字记录时,裁军会议秘书处还要根据会场上的发言核对发言稿,看看有否变动,记下预先未拟就的发言部分,从而使全会进行的全部情况都能充分地记录下来。这样一来,秘书处所做的就超出了其应该干的范围。我们欢迎各代表团尽力保证他们在全会上发表预先准备的发言并希望这种做法能保持下去。至于临时发言,如能保持简短,我们将非常感激。

5. 由于财政拮据,我们预料,技术服务部门编印逐字记录也许需要更长一些时间。为解决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困难并根据上述的第37/14C号决议,裁军会议秘书处将安排提供一些录音带给有关代表团,以便他们需要时在逐字记录印发前核对某一全会的发言。

关于可用来改善我们的工作程序并使我们在工作中厉行节约的一些实际做法,我请各位成员协助我们执行一些别的措施:

1. 我们希望各成员能尽早进行发言登记,因为发言者名单对秘书处计划各次全体会议的会期长短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有效利用会议资金。预告各发言稿的页数也将是极为有助的,尽管我们知道这可能非到最后一刻是不容易确定下来的。

2. 我还想请各成员审查和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分发到各代表团文件箱里的各种语文的文件数量。在此仅举例说明有时文件是怎样分发的。不妨告诉各位,有些国家即便已向裁军谈判会议派出了特别代表团,但这些国家的常驻代表团还是不断收到数量相当大的裁军文件。

3. 按现行做法，一切资料性文件都只用英文印发，但与会者名单例外，遵照联合国惯例，名单将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单一文件印发。

4. 全会上的发言不应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重新分发。

5. 一切文件将放在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的会议桌上，而且只发一次。

6. 非成员的要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文函将继续以非正式方法分发，而且只以来函原用语文分发，但代表团特别要求将其译成另一种正式语文者除外。来函原文不必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分发。除以上变更外，关于非成员来文的程序仍按现在的办。

7. 凡已经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分发者，秘书处不再以任何形式予以重新包卷或分发。当然，成员如愿意，可以随时向秘书处提供影印件，以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这些文件。

8. 在执行有关尽量控制正式文件分发要求的建议的同时，如果各代表团能十分认真地掌握他们所提交的文件的长度，我将十分感激。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是做得很好的，技术服务部门很感谢各代表团的处置方式。然而，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确定下来，只要能达成一项谅解，即任何长篇文件只能按递交时所用的语文分发，但可加上载有C D文号、日期、和标题的用各种工作语文写成的简要封面说明。这与加拿大和芬兰提交的文件分发的做法一样。各成员不妨铭记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最近采取的在会议室内分发非正式文件的方式。

9. 由于现行联合国规则的扩充，特别是根据以85票对零票通过的第2836 (XXVI)号决议和上述的第37/14 C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各成员不妨考虑裁军会议下属机构的报告不应编进或附上那些很容易得到的文件，这些报告应尽可能的简洁，最好不超过32页的限额。裁军谈判会议下属机构的报告仍将作为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

10. 众所周知，预先拟好的发言稿是要在全体会议上分发给各成员国、非成员国和秘书处的几个主要服务部门，例如口译，笔译和逐字记录编制人员。正如题为“各代表团关于会议安排和会议文件的基本须知”(CD/INF.1/Rev.14)这一文件中所指出的，向这些有关的方面分发的文件至少要80份。鉴于财政拮据，秘书处再也无法影印供充分分发的文件，而送到我们手中的文件份数也大大少于所要求的份数。

11.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联大的报告，我只想请各位考虑几个技术性问题，例如，关于删去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人员的综合名单的设想，这份名单一般作为报告附录 1 而且作为单一文件附在报告后面的，但其对于阅读报告的人来说，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东西。名单删去之后，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将会削减约 25 至 30 页。同时也请诸位考虑如何改革报告其他附录的分发工作。因此，我想提出以下建议。

(a) 我想请各代表团把印发报告附录的要求减少到最低的必要程度，但有一项谅解，即秘书处将继续提供一套合订本，供各代表团内部使用。这些合订本将按各成员要求的语文编成，但合订本的封面只使用英文。

(b) 在联大第一委员会的审议期间，联合国总部就分发了数量有限的裁军会议报告附录。因此，我愿告诉各位，常驻纽约的各代表团都能定期收到裁军会议文件的影印本。目前，除在纽约分发外，还要在日内瓦分发数量有限的裁军会议报告附录。这就是文件可以减少的一个例子，因为附录需要空运并常常需要在一委开会前加班赶出来，对联合国来说开支特别大。鉴于所涉的费用和总部的常驻代表团早已收到裁军会议的一切正式文件这一事实，我想请各位考虑这第二次分发文件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各位不妨考虑一下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因此，我提议，凡对这些建议有意见者，尽早将意见直接或以其他方式转达给我。一旦有可能召开简短的全体会议，我们就可在非正式会议上，根据这些意见，审议我所提出的建议。

主席：

我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讲话。我确信，各位成员已充分注意到了他的发言和建议。

在我的要求下，秘书处今天已分发了一份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下属机构在下星期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同往常一样，会议时间表仅仅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随时更改。因此，我想指出，作出某些调整可能是必要的，但这要取决于这次全

体会议以后马上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结果。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已通过了该时间表。

我认出这位是苏联的代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首先，我要对秘书长的讲话表示满意，的确，他的发言听起来象是最后通牒，然而，他的话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他的发言稿第5页上，他还迫切要求我们直接地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达意见，然后才准备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裁军谈判会议一般工作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财政方面。我们对秘书处的工作也有一些看法。主席先生，我建议下个星期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秘书处提出的、关于秘书处的财政及其工作的所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下个星期的工作时间表草稿中已去掉了一般性的非正式会议。我建议在星期二或星期四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秘书长提出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也将提出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发言的看法。

科马蒂纳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

如果秘书处要求直接地、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建议，这是因为认为这样秘书处才能对这些建议加以总结整理，然后筹备一次非正式会议。当然，对这些建议的讨论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进行。那将也同样便利秘书处的工作。

主席：

我谢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发言，我将就如何以最妥善办法着手其事以及满足苏联代表的要求一事与他进行磋商。是否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就此问题发言？我看到苏联代表要求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请您注重各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在下个星期二或星期四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秘书长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建议，我希望这个建议获得适当讨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呢、还是不可以接受呢？如果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希望知道原因何在。这样，我才准备接受裁军谈判会议下个星期的时间表草稿。在那之前，苏联代表团不会加入您所建议的协商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只好不按时间表来进行了。

主席：

我谢谢苏联代表的发言。请允许我提醒苏联代表，我将充分考虑裁军谈判会议中任何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自然也包括苏联——裁军谈判会议四十个代表团之一——提出的要求；我必须就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征得40个成员国的同意，而这是应当在正式会议上进行的。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这是您在本月担任主席期间，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所以，我首先要说，我国代表团对您主持我们的工作表示高兴。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使我们充满信心。

我愿意简要地谈谈尊敬的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秘书长在另一次发言中讨论到联合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财政危机——我想这是正确的字眼——也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严肃地审议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仔细研究科马蒂纳大使刚才的发言。我认为，我们的苏联同事所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我国代表团很高兴支持这个建议。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秘书长今天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星期二和星期四这两天之中我国代表团显然希望在下星期四召开一次会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很高兴注意到四十个代表团中已有两个代表团赞成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因此，主席先生，您现在应当征求其他 38 个代表团的意见。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代表团反对我国的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就不能被通过。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正是为了节省时间并考虑到您和秘书长的意思，我们可以同意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主张；但我们认为，必须作出充分准备，给各国代表团足够时间考虑刚才向我们提出的那些建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我能对澳大利亚代表团说“同意”我也能对苏联代表团说“不同意”在星期二召开会议、星期四则“可以”；但是，在主席征求意见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这么肯定。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很清楚，苏联代表团现在就准备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愿意这样做，但是如果其他代表团尚未准备好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建议留出一些时间先作些调查呢？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觉得，正象科马蒂纳大使在文件中所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度优先和紧迫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觉得，订在星期四可让我们有足够时间准备一次非正式会议。所以，我国代表团支持在下一个星期四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建议。

主席：

在我们开始就日期一事进行冗长讨论之前，请允许我通知会议，我今天不准备把日期定下来；因为根据与会议成员国的磋商，我还要向会议提出关于其他议程项目的建议。所以，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将继续与会议秘书长和其他成员国进行磋商；在适当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则在下一个星期二，我将确定一个日期，就此问题召开会议。是否有代表团要就此问题发言？如果没有人要发言，我就认为我们将按照这个时间表——不管通过还是没通过——进行下星期的工作。

我希望在今天休会后立即召开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我想向你们提出两个问题，与大家交换意见。这两个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实际功能和扩大裁军谈

判会议的成员。

休会两分钟后，我们将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1986年4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12时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56
15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 A. 席尔瓦先生（巴西）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M •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西

C • A • 席尔瓦先生

S • M • 汤普逊 • 弗洛里斯先生

F • J • 德 • 卡瓦洛佩斯先生

保加利亚

V • 博吉洛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睿丹先生

杜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中国

钱嘉东先生
沙祖棻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刘仲仁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古巴

C.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A. M. 卢埃特亨·德莱丘加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B. 贝德纳先生

埃及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J. 热塞尔先生
H.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J ·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W · 博莱沃斯基
W · N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印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M · 阿克巴尔先生
S · 萨比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沙菲先生

意大利

R ·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R · 迪卡罗先生
G ·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日本

小西正树先生
工藤先生
石栗勉先生

出席者名单

肯尼亚

D. D. 阿方德先生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O. 托韦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Z.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雷赫拉克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G. 奇里拉先生
多加鲁先生

出席者名单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瑞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H. 伯格伦德先生

E. 博妮尔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S. B. 巴沙诺夫先生

E. K. 波佳尔金先生

G. 瓦斯赫德兹先生

O. A. 克罗卡列夫先生

V. S. 米高扬先生

A. A. 季塔尔恩科先生

G.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J. S. 埃迪斯先生

I. P. 查默斯先生

D. 斯林先生

B. G. 怀特沙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洛维茨先生

R. 高夫先生

P. 科登先生

R. 波温先生

R. 莱文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R. 纳尔逊先生

R. 马金恩先生

委内瑞拉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N. 蒙什恩武打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5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会议工作计划，今天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均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正如上星期四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我打算在全体会议之后，今天马上举行非正式的、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协商，讨论如何处理有关改进和提高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效率的问题。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我还想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其中有的关系到如何处理实质性议程项目的问题。此外，我们一开完全体会议，我就打算在举行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协商之前，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讨论一些其他的事项，即议程项目2和3以及秘书长关于财务状况所作的讲话。

今天要求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今天苏联代表团要求发言，是为了介绍CD/690号文件。这个文件载有苏联政府对美国4月10日所进行的新核爆炸发表的声明。文件对美国这一不负责任的行动给予了基本的评价。

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事件。苏联从去年8月6日起到今天1月1日，单方面停止一切核爆炸，并呼吁美国也跟着做。美国方面并没有这样做，而且继续进行试验。尽管如此，我们将这种暂停期延长到3月31日。华盛顿对此所作的答复，正如新闻界所报导的那样，却是对其试验计划进行了修改，但只是为了加强试验，将其下一次核试验的日期从4月中旬提前到3月底。

即便在这些情况下，苏联仍努力尽一切可能争取将其单方面暂停变为双边暂停，以便为缔结一项新的核禁试协定铺平道路。《德里宣言》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向苏

联和美国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在下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议开始之前不再进行核爆炸。苏联对这一呼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声明，即使在3月31日之后，我们也不进行核爆炸，除非美国首先进行核爆炸。

尽管美国直接地寻衅式挑战，我们两次延长了核爆炸暂停期，主要是考虑到许多热爱和平国家的意愿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苏联的这一善意的主动行动得到了全世界的理解和赞许。最近几个月来，苏联政府收到了数万封信件和电报，对我们暂停核爆炸表示支持。我可以这样说，有许多这样的电报是发给我们代表团的。苏联暂停核爆炸，这一行动在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特别是在第40/88号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这种暂停核爆炸行动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管有些人如何试图来否认这一点。这些人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对苏联的暂停置若罔闻。

现在美国继续实现其核武库的现代化并执行重大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战略防御倡议”。苏联在这个时候停止一切核试验，就清楚表明它愿意尽一切可能、凭借榜样的力量来影响华盛顿的立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一主动行动作出了反应，结束它已采取世界各国人民期望它采取的步骤，那么在地球上停止核试验这一可能性本来是可以完全实现的。与此同时，苏联多次提出警告说，苏联不能够无止境地在这一领域表现单方面克制。苏联领导人已公开宣布，如果美国在3月31号之后继续进行核试验，我们将被迫恢复我们的核试验。

因此，大家都很清楚，通过最近进行新的核爆炸，美国的导不仅是在建立其军事实力方面采取了新的步骤，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旨在解决停止或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整个军备竞赛这个问题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的一个打击。这次新的地下核武器试验是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抗议之下进行的，它违背世界人民的意志，无视正义的呼声。因此，它使世界人民大失所望、引起普遍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看起来，似乎由于美国政府知道人们将会对他们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因此最近采取极端相反的态度，要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证明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继续进行试验是必要而且有用的。例如，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主任，肯尼斯·

阿德尔曼曾说，由于核试验的结果，核武器将比以前安全。这不是对常识的一种嘲弄吗？根据这一逻辑，M X 导弹比民兵号导弹安全，三叉戟导弹比北极星导弹安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对苏联引进新的导弹大吵大闹呢？因为根据阿德尔曼先生的理论，这些导弹也一定比它们的前身安全。华盛顿政府的理论是前后不一致的。

有一些支持不加制止地进行核军备竞赛的人声称，继续进行核试验将会使美国缩小其核武库。我想谈一点这方面的看法。在 1970 年代，由于继续不断进行试验，美国对其进攻战略武器进行稳步扩充。这种扩充主要是通过增加核弹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以及大大地增加其准确度来实现的。

我们还听说，停止试验只对苏联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据说，美国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而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关于美国社会所谓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下列事实最近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政府无视美国千百万人民的愿望和美国国会有关停止核试验的各项决议，将为反对核试验而参加游行示威的十几名公民加以逮捕。但是，停止试验与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同，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看起来，似乎在双边放弃核试验的情况下，美国的核武库将会变得陈旧过时，而苏联的武库则不会。

在过去几年，我们目睹了美国方面通过反共这副思想意识方面的眼镜来观察世界事务的种种企图。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想象，这一情况竟然使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我们社会方面的差别，象核禁试这样一种简单的军备限制措施，竟然可以对苏联和美国核武器的构成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在华盛顿，有些官员自己为这一谬论作出这样的解释：美国之所以必须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取得实力地位，为了取得令人敬畏的核地位。事实上，这也就是美国政府目前主张试验的论点，及其实际后果所包含的内容。

美国进行的核爆炸再次清楚地表明，华盛顿侈谈对消除核武器这个目标所承担的义务，实际上掩盖了它进一步用这把核宝剑来威胁人类，以及将世界置于全部毁灭的恐怖之中的这种妄想。美国再次把军事工业集团自私的帝国主义野心置于全人类的利益之上。

暴露这种野心的一个新的、明显的事实就是，美国武器力量对利比亚的野蛮袭击——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苏联对此坚决谴责。美国已经开始用具有它自己特点的语言——炸弹、导弹和炮弹的语言——来讲话。

鉴于美国无视苏联提出的多次警告，再次进行核试验，苏联政府不得不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将解除不进行任何核爆炸的单方面义务。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盟国的安全。

我向您保证，苏联采取这一必要的步骤，并不是放弃为实现核禁试而作努力。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核禁试的确是为实现消除核武库这一目标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步骤。如果美国政府宣布它不再进行此种核爆炸，我们随时准备重新讨论双方暂停核爆炸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如同苏联政府的声明所说的那样，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毫不迟延地开始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进行谈判。对我们而言，无论什么形式的谈判，只要其内容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都是可以接受的。我特别想借此机会重申苏联毫不动摇的立场：主张立即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多边谈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向里根总统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即最近的和平在欧洲的一个首都进行会晤，以便就停止核试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一来，结束核试验这个问题的解决，象以前一样，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表现出现实主义态度和责任。就苏联而言，它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以确保国际安全和实现没有核武器的持久和平。

博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4月10日美国在内华达试验场又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根据新闻社报导，这次核爆炸是为了检验对用于MX洲际导弹、三叉戟-2型战略潜艇所用的新导弹，以及新型保儒式导弹所使用的新核弹头进行核辐射的效应，同时还为了模拟根据战略防御倡议正在研制的X射线激光的效应。换句话说，这不属于检验美国现有核武库战略状态的问题。美国方面在试图寻找理由，拒绝参加苏联

的暂停核试验的时候，常常说要检验其核武库的战备状态。这是对质量上新颖的、第一次核打击武器进行的试验。这再一次证实了本会议内各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代表团反复发表的看法：核试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以及研制此种武器的新类型。

对于这次爆炸在全世界所引起的严重的失望和普遍的愤慨，我们完全抱有同感。这生动地说明了，在美国，美国军工业综合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军事优势的企图被置于全人类生存的利益之上。这证明，美国政府侈谈消除核武器的好处的言论，不仅仅没有得到证实，而其行动正好与之直接矛盾。

美国现政府是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跳出来反对解决核裁军这样一个优先问题、并拒绝就停止核试验进行任何谈判的第一个政府。4月10日的核爆炸对国际社会的期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国际社会本来希望，苏美联合宣布停止此种试验，将其作为第一个步骤，通过缔结一项条约来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美国这次核试验是对世界公众舆论的一种挑衅行为，它无视绝大多数国家多次发出的呼吁。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瑞典和希腊等国领导人发出的联合呼吁，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呼声。

您知道，1985年8月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暂停一切为军事目的和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尽管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积极反应，但苏联仍将这一暂停期延长到今年3月31日。此外，苏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在对“六国”领导人的复函中说，在美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苏联的暂停即使在3月31日之后仍然有效。八个月以来，苏联的暂停为开始进行核禁试谈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裁军谈判会议一直亲眼目睹苏联所表现的政治意愿。苏联一直表示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方式的谈判，不管是双边的、三边的或是多边的。苏联还表示愿意讨论任何核查措施，不管是国家一级的或者是国际一级的，其中包括现场视察。

不幸的是，美国一直在继续沿着刺激核军备竞赛的道路前进。哥伦比亚大学放射肿瘤学系的戴维·布伦纳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指出，最近一次试验“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科学方面的一次行动”。不容怀疑的是其政治意义就在于通知莫斯科，里根政府有意继续其核扩充和战略军备竞赛。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除其他原因外，可以用美国对利比亚进行武装袭击来解释。这一行动无疑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因此，出现下列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二十一国集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了灵活性，但裁军谈判会议在其议程第一个项目上正陷入僵局。

苏联政府关于终止单方面暂停的声明是绝对符合逻辑的，是完全具有正当理由的。十分明显的是，苏联不能够无止境地使它的安全以及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苏联被迫宣布终止暂停核试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合法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正义步骤。同时，苏联并没有关闭谈判以取得协议的大门。它已表示，只要美国宣布它不再进行此种试验，苏联愿意随时回到关于双方暂停核爆炸这一问题的谈判桌上。这样看来，同过去一样，一切取决于美国。

主席：

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奇里拉先生发言。

奇里拉先生（罗马尼亚）：

主席先生，罗马尼亚代表团在本届会议的上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就下面几个直接关系到目前国际关系形势的方面发表了一些看法：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在欧洲和其他大陆部署新式核武器、发展现有武器以及继续核试验、为实现外层空间武器化所采取的行动，以任何形式或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彻底消除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必要性。

在那次发言中我说过，让我国代表团对形势进行分析并采取立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任務，因为——如同在其他许多重要情况一样——我国通过尼古拉齐奥赛斯庄

主席就这一非常特殊而严肃的态势表明了明确的而适当的立场。

最近，在罗马尼亚会——大国民议会——春季会议的开幕式上，我们的代表机构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和平年的特别文件。

在本会议厅我们已经听到——包括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致词中——多次提到国际和平年的重要意义，希望我们这个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为这一事件的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

罗马尼亚代表团受委托，向裁军谈判会议、向各国代表团及各与会者介绍并散发一份题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关于国际和平年的宣言”的文件。

上述宣言，有相当多的篇幅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头号问题，即停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的必要性。

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最重要的罗马尼亚代表论坛、罗马尼亚人民，关于国际关系中这一严肃态势所必须履行的责任方面所采取的明确的立场。该声明呼吁制定一个以核裁军为核心的全面裁军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还应着眼于大幅度削减一切常规武器、军事力量以及预算。在这方面，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要率先进行削减。

为了说明我们会议所采取的最新立场，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特别谈一谈大国民议会的宣言中有关尽一切可能就核禁试达成一致意见的必要性这个段落。在这方面，宣言呼吁苏联继续停止核试验，并呼吁美国也一同停止核试验。宣言欢迎苏联提出的关于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来讨论停止核试验问题的建议。宣言强调指出，不可以或者不应该提出程序方面的理由或问题，来拖延核禁试所需要的这种会议。世界公众舆论要求结束核试验，因为它是激励军备竞赛的一个因素，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助长环境的全面污染。宣言呼吁制定一项由所有国家禁止核试验的全面协定。

我们现在荣幸地向本会议介绍的这份文件，其优点是，以凝练而明确的方式主要表明了罗马尼亚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立场，特别是在裁军领域的立场，并指出需要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步骤。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会议所直接关注的问题。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今天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我认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洛维茨大使阁下。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不得不对有关美国最近核试验所发表的一些发言进行答辩，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今天的这些发言似乎说明，美国政府进行此种试验是自食其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违犯了根据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就是背弃了它对国际社会所做的保证。

这些说法都不对。关于我们对核试验的立场是什么，我国政府已阐述的很清楚，包括我国代表团在本会议厅所作的发言。最近的试验，以及美国所有的一切试验，都是完全符合这一立场的。我们并没有哄骗苏联。由于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因此才挖空心思的搞了一个公众关系计划，将注意力的焦点加以转移，使人们看不到必须建立核威慑的种种事实。现在苏联不应该就那种没经过核查的暂停核试验所带来的值得怀疑的好处进行辩护，而应该进行认真地谈判，以便大量削减进攻性核武库。此种裁减可能是朝向实现核禁试的一个重大步骤。与此同时，在核禁试方面进行一些切实而有利的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于有人大搞公众关系，使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阻碍。大搞公众关系，妨害对围绕核试验这一复杂议题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真正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再次回顾一下总统邀请苏联谋求充分的核查安排，其中包括他最近的邀请，共同掌握我们关于液体动力当量测量技术的知识，以便我们可以迈向级限禁试和和平核爆炸禁试条约的批准。另外，我还要回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可以就议程项目 I 的增设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并继续进行本会议在 1982 年已经开始、目前在这一领域迫切需要的、实际而又必要的工作。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中有些内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本来是没有必要来指出这一点的。美国并没有将最近进行的核试验日期提前。当然，美国并不认为这次少量的地下核试验是对任何国家的一种直接的挑衅或挑战。美国的一些

公民在内华达试验场遭到逮捕，对此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倒很想听到在苏联有类似的自由言论的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离开这类政府！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为了镇压那些破坏西方文明结构的恐怖主义行动，却被看做是与恐怖主义同样的货色。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援引里根总统昨天晚上对美国公众所发表的讲话。

“3月25日，在这次袭击（指对西柏林的袭击）发生一周多以前的黎波里向驻东柏林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发出命令，对美国人采取恐怖主义的袭击，以造成最大限度的、而且是不加区分的伤亡。然后，利比亚的人员就在4月4日布置好了炸弹。人民办事处提醒的黎波里，第二天早上将要进行袭击。第二天，他们向的黎波里汇报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总统继续说，“我们的证据是直接的，是确凿的，是无可辩驳的，……”。下面他又继续说，“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卡扎菲还计划针对美国的设施和外交人员，甚至美国的游客进行袭击；由于我们与我们的朋友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有的袭击被防止了。在法国当局的帮助下，最近我们阻止了一次这种袭击；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屠杀，使用手雷和小型武器对在美国使馆排队签证的平民百姓进行袭击……。”这里我再进一步援引，总统说，“今天我们做了我们原来不得不做的事。如有必要，我们还要这样干。我这样说并不感到高兴，但愿事实与此相反”。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们刚才听到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只不过可以证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这里我引他的原话——“该国政府是不会放弃其旧有习惯的”。实力政治，“炮舰外交”这就是美国在世界上所作所为的基础。美国表面上在谈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以及它维护安全和和平的愿望，但事实上它在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而不考虑任何其他人士，其中包括他自己的盟国。

美国以所谓的苏联威胁为借口，正在全面扩充军事力量，并在利用这一力量来实现其反对不结盟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美国在越南、在黎巴嫩、在格林纳达乃至最后对利比亚所采取的强盗行径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主权、普遍

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那些规则。

关于美国政府为其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政策寻找理由所作的种种努力，我认为，这些努力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大家都知道，究竟是谁在阻挠就这一个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这种谈判。美国方面不愿意在任何地方进行谈判。他甚至拒绝我们提出进行双边会谈的建议。对我们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也没作出积极反映。这项建议就是：举行苏美专家会议，来讨论有关对不进行核试验——我重复一下，是不进行——这一情况进行核查的各种问题。关于美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建议，即到美国去观察核试验的建议，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邀请一个反对死刑的人去参加处决。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长篇大论，来延长今天上午的会议。我只是想向尊敬的苏联代表指出，他最近的发言丝毫没有表明，苏联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讲。我尊敬地要求，苏联或许可以在类似发言中的某个地方，讨论一下阿富汗的问题，以便我们可以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情况。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关于尊敬的美国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反对任何恐怖主义活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联系在一起的企图；而且我还想借此机会，也来谴责美国对利比亚人民所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美国代表刚才所讲的话，我只想指出，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花招中看出，美国是想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的所作所为方面转移开。我怀疑是否有人会对这样一种做法感兴趣。

主 席：

谢谢苏联代表的发言。 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吗？如果没有，如同我在这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宣布的那样，现在我们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项目 2 和项目 3，以及秘书长所讲的有关联合国财务状况问题。 非正式会议结束之后——我希望这次非正式会议比较短——我将召开对本会议效率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协商会议。

本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现在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57
17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七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半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A·德·索萨·埃·席尔瓦（巴西）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N · 克罗姆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A · 劳先生

M ·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M · 汤姆逊 · 弗洛里斯先生

F · J · 德 · 卡瓦洛 · 洛佩斯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先生

V · 博百洛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P · 皮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斯先生
P · 洛克伍德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 汉先生
刘钟仁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J · 巴伊加尔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法国

J · 热塞尔先生
H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奇先生
J · 登布斯基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澳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W · 博莱沃斯基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H · 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印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M · 阿克巴尔先生
S · 萨尔比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 · K · 凯尔曼查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R ·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R · 迪卡罗先生

E · 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小西正树先生

K · 工藤先生

石栗勉先生

T · 冈田先生

肯尼亚

D · D · 阿方德先生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 ·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 J · 范斯海克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 O · 托韦先生

出席者名单

巴基斯坦

M·阿赫迈德先生
Z·阿克拉姆先生
K·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H·亚罗谢克先生
J·雷赫拉克先生
J·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G·奇里拉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R·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厄克于斯先生
H·伯格伦德先生
E·博妮尔女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L·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P·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E·K·波佳尔金先生
G·瓦斯赫德兹先生
V·S·米高扬先生

出席者名单

联合国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沙尔梅斯先生
B . G . 怀特塞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R . 高夫先生
P . 加德纳先生
R . 鲍恩先生
R . 麦肯恩先生
J . 格兰戈先生
J . 沙利文先生
布朗森女士

委内瑞拉

A . R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 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57次全体会议开会。

首先，我愿衷心欢迎波兰副外长H·亚罗谢克阁下出席本次会议，今天他将作为第一位发言者向本会议发言。我也愿祝贺他的日内瓦之行取得成果。

根据工作方案，本会议今天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7，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代表团愿意的话，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你们一定仍记得在上次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商定需要在今天下午3点30分就联合国财政情况及其对本会议工作的影响举行非正式开放性磋商。由于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人很多，我建议，如果我们需要在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全体会议，那末，非正式开放性磋商可在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但无论如何它们将在一号会议厅中举行。如果今天下午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全体会议，我愿通知诸位，裁军综合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已同意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后，立即举行定为今天召开的会议。

今天在我的发言名单上有波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蒙古的代表。

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副外长H·亚罗谢克先生发言。

亚罗谢克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

我极为荣幸和高兴能在裁军会议上发言。波兰对于这个多边的谈判会议始终是相当重视的。同时，这个机构同我本人又有很长的、极其有益的联系。

先生，我感谢你欢迎我的友好讲话。我谨愿以波兰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名义，真挚热烈地祝贺你担任本届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主席。我们很欣赏地注意到你工作的方式。

主席先生，这个会议的议题是极为重要的，与人类今后的生存发展直接相关。裁军会议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有理论的潜力，谈判的经验，促使我不得不在这一方面危机增长、另一方面危机消除的决择之际，同你交流一下我们的观点和担忧、我

们的建议。我们对有效通过国际行动消除核威胁、实现裁军和永久和平的衷心希望。

任何人对今天世界局势能作诚实的估计，都不得不对持续的紧张与危险感到忧心忡忡。军事竞争的势头越来越强，核领域的军事竞争更是如此，这一直是一个可畏的现实。波兰和其社会主义盟国在它们的门口就面临着这个现实，目睹西欧每天布置更多的中程核导弹，而这只不过是北约国家在其主要大国带领下大力推行的多种军备方案中的一个方面。实力政策、对别国内政公开干涉，使全球核灾难的危险进一步增长，这实在是不容坐视的。当前又增添了一个因素，使这种危险显得尤为迫切，确实令人不能不警觉，这就是：有人在计划——不但计划、而且积极地将武器引入外空，使它成为另一个核武器竞争的场所。

主席先生，也许人们还记得，波兰代表团团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联合国第四十届大会上发言时就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个问题。他语重心长地问：“我们是要成为地球上生命延续的最高一代吗？这并不是一个修词式的问法。四十年前，人类进入了核时代。今天人类面临着将军事竞争引入外空的威胁。这场竞争何时能终了是任何人也无法回答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与公众都相信如果军事竞争一旦进入地球轨道，外层空间将不复是科学挑战、和平研究、各国都能利用、都能得益的领域，而要成为未来相互对峙的另一个场所，所谓“星球大战”的阵地。

我们毫不怀疑，如果某些国家一味坚持其战略防预构想，妄图获取军事优势的话，这就迟早必然会发生，各国至关重要的利益都将受到最大的威胁。这样的发展趋势只能引起对抗措施，造成连锁反应，核军事竞赛再无希望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军备质量无限制地加强，数量无限制地扩充，终将使核灾难的危险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紧迫。

由于严重担忧外空会成为另一个军事竞赛场所，寻求在这方面得到客观的科学根据，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联大提出倡议，主张由不同国籍的杰出专家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对外空军事化的各种后果撰写一份研究报告。我国政府希望，根据联大第40/87号决议，防止外空军事竞赛的倡议将导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就外空裁军

问题和军事竞赛伸延到外空的后果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这种研究的目的，应是详细地认定和审查外空军事竞赛的各种政治、战略、经济和社会的后果，使公众舆论普遍认识到，将主要武器系统引入外空后对地球上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

我毫不怀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一旦完成，将有助于奠定一个基础，使裁军大会的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竞赛的工作——这个大会的重要的议程项目之一——更有效，更有所据。

主席先生，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责任要求我们对目前国际局势发展中存在的危险要有明确、全面的认识。我们认为，这同时还要求我们持之以恒地寻求改善的机会，而且不断地设法利用、设法掌握这些机会。

当今世界局势中确实出现过这些机会，有真正希望使局势好转，增进人民对和平前景的信心。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包括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所支持的长期和平政策的结果。

华沙条约缔约国去年在索非亚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了和平建议，以求解决当今时代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彻底消除核战争威胁，停止军备竞赛，首先是要消除核武器，然后进行有意义的裁军。

苏美之间恢复对话，出现了改变对峙政策的机会。1985年11月“日内瓦高峰会议”带来了希望，不仅有利于两个大国间的关系改善，而且有利于世界局势的改善。“日内瓦高峰会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了加速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的进程。波兰完全坚决地支持苏联对这些谈判的实质内容和方法所采取的立场。

1986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综合裁军方案，使这极为重要的谈判进程——确实，也使所有其他的裁军谈判会议，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获得了新的前景，有了新的势头。该方案最大的贡献是让人类有现实希望在本世纪末消除世界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禁止以空间为基地的攻击武器。

主席先生，今年3月19日、20日，在波兰首都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

部长委员会会议对欧洲以及全球范畴的国际安全、和平和裁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审查。

本会议的议题被上述会议视为重要问题，在会上决定，其公报应该特别地得到所有裁军会议成员国的注意。此后，公报已作为裁军CD/686号正式文件分发。因此，我不打算谈公报中的每一细节。然而我认为，谈一谈与本会议的工作有关的公报要点和该文件的几个方面还是适宜的。

在裁军问题上，苏联1986年1月15日方案的巨大、重要性得到了强调，获得了全面支持，许多人表示了要竭尽全力实施该方案的强烈意愿。外长委员会重申了华沙条约缔约国的立场：主张在具体的时限内，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禁止外空的攻击武器，必要地考虑到平等、同等安全、尽可能最低水平上的军事力量均衡，将常规武器和军队作适当的裁减。委员会向北约的核成员国发出了呼吁，要求它们表示出现实的态度和责任感，以便达成协议，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然后将它们彻底消除，同时防止外空军事竞赛。

华沙条约缔约国特别谈到防止军事竞赛伸延到外空的问题，最强烈地强调，外空的和平是大幅度削减核潜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坚决地禁止将军事竞赛向外空伸延、保留外空为人类和平利用，这是目前最为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希望裁军会议也能对完成这项任务作出积极的贡献。

华沙会议强调有迫切需要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首先是因为这样才能开始消除核武器的进程，改善国际气氛，这与裁军会议具体的任务又是直接相关的。外长委员会强烈呼吁美国停止其一切核爆炸。它高兴看到苏联宣布说，只要美国不首先搞核试验，在1986年3月31日单方暂停核试验的期限过后，它仍然继续停试。苏联这一步骤是积极响应六国领导人对苏美的呼吁。此举可能成为某种实际上、即使不是法律上的禁试条约，只要有可靠的管制，可无限期地停试下去。华沙公约国外长催促，要竭尽全力达成一项综合禁试条约，开始苏美就禁试进行双

边会谈或继续三方（即苏美加联合王国）的会谈，并开始在校军会议上进行多边谈判。最后这点是特别针对裁军会议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而且也确实有这个必要——裁军会议最后能同意担负起任务，就以上问题进行谈判。

华沙条约缔约国同时也认真考虑并核可了不结盟国家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主张进行磋商，以便延长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也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在内。当然，关于召开此个磋商会议的必要的具体安排，还需要与有关国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苏联单方暂停一切核试验的期限是3月31日，接近这日时，美国对以后的意向仍无任何表示。于是，在3月29日，全世界目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做出了又一次的巨大努力，争取与美国总统会晤，以求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这一步骤受到了长期以来主张停止一切核爆炸、作为走向核裁军的必要第一步的所有人、世界所有和平爱好者的赞美，也得到了我的国家——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美国采取的立场和行动破坏了苏联的主动所创造的希望和机会。

无论是在联合国或在裁军会议上，长期以来波兰一贯重视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因此，我想强调一下华沙外长会议对此问题的具体评论和看法。首先，在本世纪末彻底消灭化学武器、拆除其生产设施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必要强调加紧谈判，设法制订一个禁止化学武器、销毁化学武器蓄存的国际公约。

有人主张签订一个多边协定，作为一种“担保”措施，由各国承诺不向任何接受国转让化学武器，也不在别国领土上布署化学武器。华沙条约缔约国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呼吁北约国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克制性。

无疑，要加强消灭化学武器公约，裁军会议是一个主要呼吁的对象。波兰在这方面、尤其是在过去一年中作出了一定的工作，（我高兴地指出，在这会议厅内波兰的工作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我遗憾地说，在本届春季会议上，迄今为止，这个公约的进一步拟订进展缓慢，我们多少感到失望。然而，我愿向你保证，波

兰代表团将继续尽其最大努力，以帮助裁军会议实现最终的目标。

主席先生，尊贵的代表们，让我就华沙条约缔约国外长委员会三月会议最后再讲几句话。我想强调该届会议表达的信心，相信欧洲和世界事务定能好转，有可能恢复缓和政策，通过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所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必然能建立有益的合作。最后，华沙条约缔约国表示，它们一贯愿意从事有意义的对话，讨论国际关系中最突出、最紧急的问题，赞成与各国政府、各政治党派、各社会组织、关注地球和平的各运动以及所有的人民进行有益的合作，以便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巩固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

主席先生，这是华沙会议最主要要讲的话。

这也是我国外交政策奉行的崇高目标。我想向你保证，波兰人民共和国将继续尽其最大努力，为实现国际社会向裁军会议提出的崇高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阁下发言。

热塞尔先生（法国）（译自法文）：

我要求发言以便就议程项目 1 和 2 以及法国对停止核试验以及核裁军的立场简要的谈一下看法。

在 4 月 3 日的全体会议上，苏联国家利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皮托罗斯扬基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苏联对禁试的看法。他在逗留日内瓦期间还与我们许多人有过接触，我本人也有幸与他有过一次会见。

我注意到（注意到这一点的并非我一个人），4 月 14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皮托罗斯扬基先生与科尔年科先生和阿科罗梅耶夫将军谈到了同一个问题，其中皮托罗斯扬基先生介绍了他与我的会谈内容。可是他介绍的方式可能会使人们对我国的立场产生误解。根据我现在得到的记录，他是这样谈到我国的立场的：“一旦苏联和美国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法国将在一定时间以后加入该项协议……”。

这种说法并未正确反映我向皮托劳斯扬基先生所介绍的以及在许多其他场合公开表明的法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简要地向裁军会议再次重申其立场。

第一，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问题不能与核裁军这个总的问题分割开来。这种禁止不能也不应是核裁军进程的出发点；而只能是在削减军备的长期进程中进行考虑，这种削减军备的长期进程将导致比今天的水平低得多的实力平衡。就法国而言，停止核试验不能是削减核武器的条件或乃至先决条件。把核武器的进一步研制问题与有效的削减现有武器的问题分割开来，就不能制止军备竞赛，就不能加强战略稳定。

第二，关于法国将同意加入一项核裁军进程的条件，近年来已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在纽约1983年9月2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由共和国总统在其发言中作出了阐述。这些条件如下：第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库必须削减到一定的程度，即可以认为它们的能力与其他国家能力之间的差距已经发生性质的变化；第二，在纠正常规武器的不平衡方面、特别是在欧洲要取得重大进展，并且要全面消除化学武器的威胁；第三，对防御性战略体系作出数量和质量的限制。

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法国将不会落后。但是在这之前，法国将继续对其武力实行全面控制。我不妨再补充一句，这一对我们立场的回顾也是对苏联代表在其4月10日的发言中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洛维茨先生（美国）

主席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审议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一些共同假设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的。这种基础往往只存在于默契而不是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中。在一些事件迫使我们承认我们的努力和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所作的类似努力一样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这些原则之一往往就会被提到最前面。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对这种事件对我们工作的影响重新作出估计和评价。遗憾的是，本年度春季会议期间我们就目睹了这样一个事件——伊拉克公然违反它根据1925年的日内瓦

议定书应承担的义任，使用了化学武器。

这一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使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再次提出遵守现有和未来协定这一基本原则。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注意。

在如何设法使各国能够加强其安全，避免象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方面，我们的成功或失败会载入史册。 我们知道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在一些国家违反联合国宪章而给予的支持下，地区战争和恐怖主义已造成千百万人的伤亡。 我们看到，为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努力由于大量的暴力行动而归于失败。 但我们很多人的希望都是，各国在维护其安全方面少依靠自己的军备和军事同盟，多依靠国际法和国际协定。 在寻求达成加强国际安全的军备控制协定方面，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要规定有效的核查条款以确保对这些协定的遵守。

主席先生，从某些方面来说遵守和核查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核查确实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的一个问题，很明显，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就根本不可能把工作进行下去。 化学武器谈判特设委员会或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为帮助解决各种核查问题所付出的大量时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遵守问题与未来协定的核查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遵守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所有军备控制协定的基础和前景（因为它能左右各国政府对这些协定的政策和态度），所以，这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我国代表团认为，遵守问题是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具有根本意义的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各国政府不断进行审查和深入考虑的问题，因为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遵守始终还是一种理想，而未成为应有的现实。

我1985年8月22日的发言中论述了遵守问题。 今年2月11日的发言中我也提到了遵守问题并表示要再谈到它。 我以前的发言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然是恰当的。

主席先生，让我们看一看遵守问题——对现有和将来的军备控制协定的遵守问题，作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遵守问题。

我们说遵守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乍一看是很明确的。有一种简单的回答：同意采取某些行动或不进行某些活动的国家将这样做。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国家履行它所同意承担的义务。

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没有说明遵守这一原则所涉及的更复杂的现实情况。例如，如果我们能够拟定一项文件，在这项文件中各方明文同意承担不拥有化学武器，而且都相信所有其他各方会履行这项保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了。当然，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一项协定的范围，必要时得为词语下定义。然后，还必须制订出可据以核查缔约国对协定的遵守情况的措施和程序，并规定出在协定有效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能对一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只取决于缔约各国的能力。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需要详细并具有长远作用的核查程序，这就需要各缔约国给予相当程度的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就是在可以确保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高度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所定成功办法的一个范例。

在每一项军备控制协定中，对遵守问题的考虑都涉及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协定的范围。第二个是要确定在通过国家监测或国际程序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核查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的信任。

虽然人们有时指责美国利用核查作为一种阻碍手段，我们仍然相信核查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我们承认各项军备控制协定的具体核查要求不同。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继续积极建议适合各个协定的具体和专门措施。适于核查洲际弹道导弹协定的遵守情况的措施必定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的措施很不相同。

我国政府认为，国际裁军协定中订有有效核查规定是提供一种发现违约行为的手段，从而能对该条约所受的威胁及时提出警告。核查措施还可以增加被人发现的风险，因而对违约行为起到一种威慑作用。核查规定还可以通过提供关于缔约各国实际履行其义务的证据，使人们建立起对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行性的信心。

美国不是提出关于核查是军备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想法的唯一或第一个国家。例如，加拿大就曾经是这方面的一个带头国家，它对在联合国第四十届

大会上通过关于核查问题的重要决议有很大功劳。加拿大还为我们的谈判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它编写分发了总共为三卷的关于核查问题的裁军谈判会议发言摘要。即便是粗略地阅读一下这三卷摘要也可看出人们多么早就认识到核查的重要性，所进行的讨论是多么正当和有益。

主席先生，第三个因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条件和各种问题的重要性都会发生变化这一基本现实。很明显，1986年的军备控制领域已经不是1966年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工作中变化是一个既定因素，各种协定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现在我谈一谈在审议遵守问题时应该考虑的第四个因素。这个因素可以说明如下：现行的军备控制协定已经足够多，关于各国对这些协定的态度和表现的经验已足够丰富，对各国遵守和不遵守这些协定情况的记录，同这些协定有关的其他国家已可以进行估价和考虑。对这些协定所确立的核查规定和遵守程序的有效性也可以作出评价。

这种经验因素是进行条约谈判的一个宝贵依据。如果我们知道参加谈判的一些方面过去未能遵守它们作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就必须确保我们所起草的核查规定其严格程度足以防止这种不遵守行为。

很明显，这四个因素表明遵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遵守的要求源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制度和价值观，而且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的利益往往是对抗的。加上我们对其他国家行动的了解，就使我们得出结论：国家间的现有相互信任程度往往是很低的。

我们所看到的不遵守事例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这种不遵守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抵消了本来可以从军备控制得到的安全利益，造成了安全方面的新风险，降低了稳定程度。它破坏了为将来制定一种有效的军备控制办法所必要的信心。尽管到现在我们为解决问题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但不遵守行为仍然继续发生，特别是苏联，它既不遵守根据一些多边协定（如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也不遵守根据一些双边协定（如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应承担的义务。

在我们1985年的届会期间，我曾谈到苏联的不遵守问题，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会议文件，即美国总统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向它提交的一项报告，其中详细叙述了苏联不遵守有效义务的一些令人关注的领域。我国代表团还向会议的一些成员提供了关于苏联如何不遵守义务的补充详细资料。

在1986年届会本期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提供了里根总统最近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关于苏联不遵守现有协定的报告以及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发布的一项有关报告。我国代表团备有这些文件的另外一些副本。这些报告所说明的不遵守情况已促使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安全利益考虑一些作出相应反应的方式。

我们对苏联不遵守情况的了解在我们对将来的军备控制协定的各种问题和可能性的理解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种了解中可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封闭的社会使军备控制更加困难。但是，我们认为，从文字和精神上都接受旨在抵消这种封闭作用的核查规定的所有国家都会发现，由于执行这种规定而损失的主权同由缔结与实施协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方面令人鼓舞的是，曾多次反对通过现场视察进行核查这一主张的苏联总的来说现在已经表示这种办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继续盼望能对这种令人鼓舞的表示作出详细说明。

我们对“能确保遵守”这一点的坚持影响到我们所提出的核查建议的内容，而这又受到我们所了解的这一不遵守行为的国际反应情况的影响：如果国际社会甚至在对关于严重违反情况的报道作出反应之前就确定了这么严格的要求提出证据的标准，那么它就应当坚持在新的协定中必须有某种核查安排能够确保达到这些标准。

主席先生，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了我们努力提高各国对遵守军备控制协定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采取有效行动以纠正不可接受情况的必要性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去年秋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131个国家一起通过了由我国政府和其他8个国家共同提出的第40/94 L号决议，这项决议坚决赞成下述观点：遵守问题是同我们所要加强的国际制度有十分重大关系的一个问题。我2月11日在全会上的发言中详细评述了这项决定的具体规定。

第40/94 L号决议以这样多的票数获得通过表明，各会员国正在认识到遵守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这是美国所寻求的发展，也是我国代表团所欢迎的，也会继续给予鼓励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仍在继续出现的违反军备控制协定的事例来看，认识到遵守的重要性，认识到要确保遵守将来的协定就必须有严格的核查措施，还是不够的。

在这个谈判会议上，我们确实是在字句和语文上下功夫。这是我们工作的实质，是达成协议的共同媒介。但是，谈判一项协定时必须考虑到字句和语文所代表的现实。如果要协定比印刷协定的纸有价值，就需要国家的行动同协定中所记录的义务保持一致。

那么，我们的会议应当如何进行呢？当然，会议必须严肃地对待当前不遵守现有协定的情况，在我们手里都有的文件中这些事实已十分清楚。会议在谈判新的协定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经验表明，将来的协定需要有适当的核查和遵守办法以确保其成功。我们说成功的意思就是毫不含糊地遵守。例如，在化学武器领域，我们所了解的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违反情况就影响到我们在拟定关于确保遵守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建议时所采取的态度。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和我们一样受国际社会之托在军备控制领域负有特殊责任的会议成员国要积极支持纠正继续违反现有协定的情况。正如我去年8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强烈敦促核武器国家努力减少发生也会把自己吞没的核灾难的可能性国家，也不能忽视它们自己的责任，也必须全面遵守所有军备限制协定，包括那些在核武器国家间缔结的协定。那些在一项协定的某个缔约国表示正当的忧虑时采取鸵鸟政策的国家，就不能敦促这个国家在对新协定是否能够得到遵守缺乏信心的情况下盲目地参加缔结这种协定。

在了解到不遵守某项协定的事实时，我们都应当站出来说话。应当表明我们的忧虑，并且更重要的是，应当坚持一个更高的行为标准。

主席先生，最后，我建议把不遵守军备控制协定的问题作为一个不仅关系到缔约各方的紧急问题来进行讨论。不遵守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所有国家的问题。不遵守问题会威胁到我们今后的工作以及其他军备控制讲坛的工作。在各国决心遵守自己的义务，各国坚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新的协定规定出能可靠地保证遵守的核查措施之前，不遵守这个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我们可以并且必须从各个方面来解决不遵守问题。遵守问题可以决定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40届会议上以136票通过了第40/152 Q号决议。这个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决议是由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它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实现该目的的具体措施。

在这一方面阿根廷代表团希望介绍CD/688号文件，该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以采取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具体措施。

我们文件的第1和第2段是导言部分，其中引用了我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博士在著名的新德里宣言通过时的讲话。他的话反映了由于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而使全人类所面临的不容置疑的威胁。

该文件第3段明确指出，只要核武器存在，就有潜在的核战争威胁，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消除核武器的协定。

该文件第4段提出了6项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明确的具体措施。每项措施都是自成一体的，可以单独通过；这些措施都具有各自的价值：换句话说，这些措施并不一定都是相互依赖的。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因为只要核武器尚未消除，核战争的可能性就是始终存在的。

最后，我们文件的第5段列出了若干旨在建立国际信心的补充措施。这些措施也是各自独立的，可以分开讨论并作为单项协定的内容。这些建议都很具体，

因此不应有什么困难。例如，应该有可能缔结有关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直接联系的协定，以便象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1985年11月21日的联合声明中所设想的那样，建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的多边体系。这些将是真正的联系中心，有助于国际关系紧张时有关各方进行直接接触，也能使第三方在直接对话已经中断或未能产生积极成果时有可能采取步骤。

阿根廷代表团认为 CD/688 号文件中所载的一些措施可作为裁军谈判会议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主题，可单独审议，起草协定。

钱嘉东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就任本会议四月份的主席。

主席先生，你是本会议资历最深的代表之一，你的经验、智慧和才能是众所周知的，受着普遍的尊敬。你主持过许多裁军讲坛的工作。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会议的春季会议将取得圆满的结束。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比利时代表克勒克斯大使在主持上个月的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

我今天的发言首先是为了介绍中国代表团就第三项议题“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提出的一个工作文件（CD/691）。

防止核战争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自1984年起就被单独列为本会议议程的议题之一。近年来联合国每届大会都通过决议，要求裁谈会议尽早成立特委会，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可行的措施”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拥有全世界95%以上核武器并真正具有打核战争能力的美苏两国在去年11月发表的两国首脑联合声明，也一致承认“在核战争中无战胜者，永远不可打核战争”，并强调“双方都不谋求军事优势”，要“防止两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但是，尽管如此，本会议迄今仍未能就这项议

题成立特委会，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或谈判。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不仅没有减缓，而且正愈演愈烈。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失。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遗憾和忧虑。

联合国秘书长2月4日在给本届裁谈会的致词中指出：“国际气氛的总的改善丝毫没有减少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寻求达成实质性协议的任务。现有的庞大的核武库带来的危险并未消除，常规武器的储存一直在增加。使用武力还在许多地方继续造成破坏和死亡并使本应增强的国际信任陷于危险之中”。他强调：“没有什么任务比就防止核战争拟订并达成有效而可行的措施更为重要”。这是很正确的。

中国一贯重视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过去几年来，我们曾多次就这一问题阐述过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们也仔细研究了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和倡议。最近，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的大会上又全面阐明了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工作文件就是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并考虑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有关各方的立场提出的。这一文件已经分发在各国代表团的桌上，我不拟再加阐述。我们希望，它能得到各国代表团的认真研究。

主席先生，

在前几次全会上，一些代表团就扩大成员国问题作了发言。中国代表团作为不参加任何集团的独立的一方，也愿就这个问题发表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一、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有必要定期审议其成员国情况，以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为裁军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1983年本会议作出的关于成员国数目可以增加不超过4个国家的决定，是恰当的。

二、由于要求参加本会议的国家大大超过了所能接纳的国家，这样就必须有所选择。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扩大成员国的问题，是事关整个会议的问题。它不是，也不能被认为仅仅是集团之间的问题。本会议议事规则第3段明确规定：“会议所有成员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载主权平等原则，以独立国家完全平等的条件参加会议工作”。

本会议为了工作方便组成集团，不影响所有40个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任何成员国都不应要求享有特权，但也不能被剥夺它应有的权利。

四、议事规则在其第18段还规定：“会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进行其工作和通过其决定”。这一原则适用于本会议讨论的一切事项。本会议在作出扩大成员国的决定时也有谅解：“各集团将自行提名其规定的新成员”，但“会议的正式决定将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协商一致的原则是本会议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其他原则来取代它。

五、中国完全支持扩大成员国的决定。中国珍视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其他成员国的权利。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都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中国代表团愿意与其他代表团一起，继续为谋求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而共同努力。

主席先生，

最后，我奉中国政府的指示，谨通知本会议，我国政府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裁军事务大使——范国祥大使——来接替我的工作。他将从下次全会起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裁军谈判会议。就我来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本会议，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主席你以及所有的同事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所给予中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合作和支持。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圭大使以及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给中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多方面的帮助。我将怀念本会议。幸运的是，我将继续在日内瓦工作。我希望能与各位同事们仍然保持联系，我还期待与一部分同事在其他领域内进行良好的合作。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

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赞美之词。由于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会议，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大家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大使给予裁军谈判会议的合作。我们很高兴他将继续留在日内瓦并愿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相信会议全体成员都会非常高兴地同中国大使保持联系。

现在请澳大利亚巴特勒大使阁下发言。

R.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本会议根据协商一致的规则进行。必须这样，因为协商一致意见是产生有效而持久的裁军协定的唯一办法。

对化学武器存在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共同努力制订一项全面的公约，彻底禁止各种类型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保证销毁现有的一切化学武器。

这些目标是迫切的，实现这些目标更为迫切，因为秘书长的专家组（其中有一名澳大利亚专家）调查发现在伊朗/伊拉克战争又使用了化学武器。

澳大利亚政府曾屡次表明，澳大利亚政府无保留地谴责一切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无论其发生在何地何时。

伊拉克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使用这些野蛮的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构成了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使用这些武器违反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伊拉克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

该议定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军备管制协定，我们必须确保其继续有效。

但是，显然有必要加强这一议定书的内容，制定一项全面的公约，列入绝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以作为该公约的基本条款之一。

去年谈判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就列入公约的一项条款的措辞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各缔约国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

这样一项条款是公约的基础，任何人都不应怀疑这一点。

然而奇怪的是，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却未具体提及使用，而这是属于公约范围之内的。

此外，联大近年来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化学武器谈判的决议也未提到使用问题。

这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缺陷，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提议，在职权范围和决议中都应清楚地表明现实情况——这就是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是所谈判的公约的关键内容。

去年的谈判工作、特别是会议后期和今年1月的谈判工作使我们很受鼓舞。

在波兰图尔班斯基大使的主持下，化学武器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又达到了一个阶段，从而可以使今年取得重大的进展。

11月21日，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重申，他们赞成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些武器的储存，并同意加速努力，以缔结一项有关这一事项的有效而可以核查的公约，很显然这对我们的谈判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一项多边公约。因此我们都参加了谈判。但是，除非这两个大国充分支持并承担义务，否则公约就不可能是有效的。

在1986年会议的现阶段，我们的评价是，过去6个月的谈判中所表现出的新的建设性态度正在保持下去，并导致取得进展。

众所周知，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议以达成一项所有缔约国都接受的公约，将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但是时间很紧迫。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关键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一进程的势头。

委员会的三个工作组正在讨论许多重要问题。今天我想就其中的一个问题谈一些想法，这个问题是“不移作其他用途制度”的发展情况。

CD/636号文件所载的公约草案第六条题为“准许的活动”，该条规定各缔约国有权按照公约的条款为准许的目的研制、生产、以其他方法获得、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这是一项基本的和重要的权利。

缔约国必须能够在工业和农业等领域，出于公约并不禁止的目的，进行涉及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的活动。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将这些化学物质从这些合法的活动转用于公约所禁止的其他目的。

近年来化学武器委员会非常注意制订合适的制度，以确保不发生这类移作他用的情况。

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都提交了工作文件，指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些文件（包括上星期一荷兰代表团以133号工作文件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努力寻求最合适的办法以确保不发生移作他用的情况。

委员会“ A ”工作组目前正在继续进行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开始的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对一项包括定义、标准和化学品清单的综合办法进行审议，努力制订有关某些指定的化学品的制度。

本届会议在开列已投入商业性大批量生产、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清单，以及为一项针对这些化学品的制度拟出主要内容方面均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认为，要使这种制度有效，一个关键内容是对已列出的化学品必须建立监测制度。

不言而喻，我们正在建立的这个监测制度必须是有效的。决不能允许任何非法转用他途的漏洞存在。但是这不是说我们需要对所生产和使用的每公斤有关化学品均说明用途。这项制度必须具有成本效益，应该根据其目的需要最少限度地分拨资金。

它不应干扰化学工业的正常运行。向要求化学工业提供的数据应该是有关的和充分的，应当通过适当程序加以保密。

因此，监测制度必须是：

- 有效的
- 具有成本效益
- 必须保守商业机密

所建立的监测制度将在公约生效之时生效，这项监测制度能充分满足这些标准。但是，化学工业的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这项制度可能需要进行定期的审查。通过审查可能发现简化或严格这项制度的办法。

澳大利亚代表团曾在过去的一些机会指出，对不移作其他用途进行监测将需要一个报告数据的全面体系。我们设想涉及有关化学品的资料将通过适当的国家机构提供给协商委员会。

我们建议应针对指明的化学品的整个有效期进行物资核算工作。

澳大利亚认为，收集这种数据的成本效益最高的办法是使用各国已经存在的数据报告体系。我们通过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些调查认识到，各国政府已经可得到所需要的绝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话）资料。

为收集、保管和校对这类资料而建立的国家主管部门可能需要补充和/或核实这类数据，以满足公约的要求。这将由缔约国来决定。

实现一项具有成本效益制度的第二个办法是，缩短所列明化学品的清单，以不违反列明清单的目的为准。但是，这种标准必然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调查，对前体物质和关键前体物质更是如此。需要更多地注意这些化合物日常用于工业的方式。理解这类化学品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位置可能有助于查明数量数据报告可特别起作用的情况。

保护商业机密可能会涉及许多因素。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因素将是技术检查员的个人品德。其他因素则包括用于保护计算机拥有的数据的程序，对可能作为调查一部分内容的样品进行编码，实施“需知者知之”的规则，据此以议定的方式公布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被列明受监测的化学品数目应按照公约可靠性的要求压缩到最低限度。

避免收集无关的数据的另一种办法是实行数量级限，在级限以下的化学品就不需要作出报告。这样，一个设施或工厂在12个月内生产的化学品若低于规定的级限，就无需作出报告。

对进行大规模商业性生产的并能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规定的级限值可高于某些化学品，如可高于某些关键的前体化学品。区分研究数量和生产数量的恰当数字似乎可定为1吨。但是，对于大量生产的化学品，这个数字可大大定高一些，因为国家规格的生产可能以几千吨计。

我们认为，对于所有列明的化学品，数据报告体系应在质量上相同。可以规定不同的级限，对于诸如甲基磷酸酯以及光气等化学品可要求提供更具体的生产数字。但是报告的形式应是相同的。

根据所建议的“物资核算”办法，每年将需要一定最低限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可包括：

- 所列的化学品的生产、消费、终端用途、进口和出口总量
- 生产地点
- 在生产设施现场使用的百分比
- 出售给另一生产设施的且分比
- 消费的目的
- 终端产品的类型或产品的类型

我们所建议的数据报告制度将包括所有涉及转让化学品的情况，只有一缔约国与一非缔约国之间的转让除外。 向一个非公约缔约国出售一种被指明的化学品，可能被认为是帮助这样一个非缔约国取得化学战能力。

要将这种可能性包括在内，可以要求提供终端用途证书。 这种文件就公约而言不具法律地位，但可以被看作是给缔约国以某种信心，即它并非无意中帮助了一个国家取得化学武器。 同样，对再转让也需要进行记录。

有必要核查向技术秘书处报告的数据的准确性，以便使协商委员会确信所有缔约国均遵循公约。 一种完善的数据报告体系将有助于技术秘书处查明贸易格局。 这种格局的任何变化或所报告数据中的任何含混之处可以通过在国家主管部门和技术秘书处之间进行事实调查协商，或酌情通过现场视察来解决。

公约对缔约国民用化学工业的唯一限制是禁止为公约所禁止的目的生产、消费、出口或进口所指明的化学品。 我们认为，由一个数据报告体系，通过事实调查协商以及在必要时的现场视察，所形成的负担应是最低限度的。 它将确保有关化学品不被移作禁止的用途。

为核查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而建立一个制度，是我们所谈判的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对于荷兰政府主动提出在6月初举办一个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讲习班，倡议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范·斯海克大使在3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所介绍的讲习班计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这对于在夏季会议的谈判中审议这个问题也将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公约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待拟订的有关协商、合作与事实调查的条款——载于CD/636号文件的草案第九条。

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C”工作组已经开始审议第10条，并把巴基斯坦代表团起草的富有创见的文件（CD/634）作为讨论的基础。

但是，这个条款的一个方面还有待于进行全面的讨论，这就是建立质疑视察制度。

这一方面，澳大利亚支持美国提出的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第十条，该条规定了在以下情况下要求公约进行核查的标准：在特殊情况下对一些缔约国是否履行了其根据公约所承诺的义务存在或产生严重的疑问。

第十条是许多代表团提出批评的焦点，这些代表团认为，就检查制度而言，该条对各国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因各国对其化学工业所有权的程度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未来公约的核查条款应以同等效力对所有国家适用，而不问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相同的生产设施，不问其所有权如何，均应受到同等管制。

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已审慎地注意到美国早先的声明，即这种不平衡并非有意制造的，美国也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以确保其核查建议平等地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我们对美国现已单方面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美国决定修订其草案，以充分考虑到该草案第十条中的明显的不平衡之处。

但是，我想强调，只有当那些对美国的草案持有不同看法的代表团提出其自己的详细提案，我们才能深入地审议待列入公约的适当的质疑视察制度。他们现在应该这样做。

只有通过对具体的案文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对有关质疑核查制度的审议和工作才能真正的切题。

最近由巴基斯坦以及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两国联合提出的新的提案将有助于“C”工作组对这一问题的审议。

正如别人已经建议的那样，我们现在应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就第九条达成协议，该条应列入有关质疑核查的条款，以便对这一公约的遵守形成高度的信心。

我国代表团对克罗马蒂耶大使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所进行的坚定努力表示感谢。我们过去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他的努力。

我前面已经说过，时间对我们很紧迫，我们需要加速工作。

化学武器的恐怖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澳大利亚人从本世纪初就已经深知这种恐怖，当时澳大利亚部队遇到了这类武器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的情况。在欧洲，其他人也有同样遭遇。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均卷入了那场事件，受害于化学武器的经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事实上，一些曾参加过那次所谓的大战、并且至今仍然活着的人，由于七十年前受到化学武器的严重摧残而至今仍在此澳大利亚的退伍军人医院接受治疗。

当我们在审议这项公约时，化学武器又被再次使用了。

这种使用必须绝对禁止。并且我们已经就这种禁止，即未来公约的一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就应使人们广泛明确地了解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尽早地完成这份世界性的公约，以便最终彻底地消除这类武器。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这是我本月的第一次发言，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满意。在春季会议期间，我们都感到了为使本届会议按照其议程项目进行工作时意外地碰到的一些困难。但，我们相信，你的外交技能和丰富的经验将会帮助会议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我还愿表示，对于我们尊敬的同事、中国大使的声明，我与你有同感。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想介绍 CD/687号文件，其中载有华沙条约成员国就在欧洲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致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呼吁书。

我国政府已于今年4月8日通过外交途径将此呼吁书转交上述国家政府。

主席先生，

该呼吁书是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府对无核武器区问题进行透切的审议之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就这个正在全世界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确立这些国家政府的原则立场。

该文件是从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和切实有效措施以制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和推进裁军这一广泛的角度来看待欧洲大陆无核武器区的问题的。为此，华沙条约缔约国支持苏联关于在本世纪末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削减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方案。他们重申他们相信，核裁军将能确保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稳固的和平。文件特别指出，消除美苏在欧洲的所有的中程导弹将会是欧洲大陆摆脱核武器和加强欧洲安全的极其有价值的的第一步。

建立欧洲无核武器区的建议是旨在减少和消除核危险的努力的一部份。华沙条约成员国坚定不移地始终如一地支持这些建议。他们指出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建立这种无核武器区已是政治现实。

他们指出建立欧洲无核武器区今天仍然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的任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武装力量和军备集中到如此危险的程度。欧洲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是最大，最明显的。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减少这种危险。

文件表示华沙条约缔约国相信，建立欧洲无核武器区将有利于加强该无核武器区国家的安全以及欧洲和世界的安全；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稳定和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有利于削减武装力量和军备；有利于加强不扩散体制；有利于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

建立这样的区域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相互谅解和合作紧密相关。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他们的联合文件中回顾说“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也宣布他们赞成在欧洲其它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这一设想得到各议会、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作为加强信心的重要措施，这些关于在欧洲大陆建立这样的区的建议已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提出并正在其他国际会议上加以讨论”。呼吁书强调，能否执行关于在欧洲各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取决于各该地区有关国家的政治意愿和他们的联合决定。同时，呼吁书的提出国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和这些区的有效作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区以外国家的态度，尤其是核武器国家的态度。关于这方面，他们指出苏联愿意给予这些区以相应的保证，期望美国以及联合王国

和法国能表现出同样的意愿。

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无核武器区的安排必须符合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必须规定严格遵守其真正的、可核查的无核状况。核武器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严格尊重这些区的状况，不对这些区内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他们的呼吁书中，欢迎北欧国家为在北欧建立无核武器区而作的努力。鉴于苏联愿意向这一区域的国家提供相应的保证，同他们签订多边或双边协定，因此正式保持这一区域的目前状况的前景变得更为现实。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也能作出同样的保证，将会增加这一区域的有效性。文件指出苏联愿意采取其他具体步骤以实现在北欧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设想。

华沙条约缔约国也支持在巴尔干建立无核武器区，支持为加强安全、进一步增强巴尔干国家间的信心、睦邻友好关系和合作而作的努力。他们欢迎巴尔干国家就此问题开始进行的多边对话并呼吁他们继续和加深这样的对话。

华沙条约成员国支持瑞典关于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分界线沿线建立无核武器走廊的建议。他们认为，为了提高这条走廊的有效性，应加宽这一位于该分界线两侧的走廊，以便考虑到核武器的具体战术和技术特点。无核武器走廊可以先从中欧建起。

呼吁书进一步指出，“如果美苏两国互相承担义务，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任何核武器，不在已部署核武器的国家用新核武器取代原有核武器，则将对于实施关于在欧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设想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在本国领土上未部署核武器的非核武器国家今后不应允许部署这类武器。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制止核武器在领土上的扩散、制止核军备竞赛、保证使均势保持在最低水平上、以及使领土上无核武器的国家保持实际上的无核武器地位”。

华沙条约成员国在他们的文件中：

- “一 吁请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施关于在欧洲大陆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
- 一 吁请支持赞成建立无核武区的国家在各不同的国际会议上作出的努力；

- 愿意参加与各有关国家进行深刻具体的交换意见以帮助执行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北欧和巴尔干的无核武器区；
- 宣布他们与各有关国家就在中欧建立无核武器走廊开始进行谈判。”

最后，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想强调，不扩散条约第七条承认任何国家集团有权签订地区性条约，以确保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不出现核武器。这一权利在第一届特别裁军会议最后文件第60至63段中得到一致确认。第三届不扩散条约会议最后宣言也一致指出，“在有关区域国家中自由达成的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因此，应鼓励在世界各部分建立这类区的进程，以实现全世界完全摆脱核武器的最终目的”。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赞美之词。

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阁下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告诉大家，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上特别愉快地欢迎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Henryk Jaroszek 先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重要讲话，我认为他的讲话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是宝贵的贡献。的确，这再一次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制止疯狂的军备竞赛政策的决心。

我们的同事，中国的钱嘉东大使刚刚宣布他这是最后一次参加裁军谈判会议，这使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幸好日内瓦我们还将能在其他的领域内与他一起工作。我个人愿意就他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的所给予的合作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裁军谈判会议在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和平年——1986年，是否也一定会象在其他各种“年”中那样，无法就解决核军备竞赛这一当代最危险的发展而取得任何进展。

目前的困境在于，裁军谈判会议被迫处于消极状态，这与军备竞赛的狂热速度形成鲜明对照。人类现已面临各种事件失去控制的危险。由于下列各点，现在存在着军备竞赛变得不可逆转的实际危险。

第一，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导致可作出第一次核打击的选择，这将破坏整个战略态势的稳定并将空间变为对人类的致命威胁的新来源。裁减核武器的工作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将变得极其困难。

第二，军备竞赛的加剧，以及M X导弹、潘辛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这类新型核武器系统的生产和布署等都急剧增加了一场核灾难的危险。继续并加速军备竞赛完全与争取在逐步降低的水平上实现军事平衡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核军备竞赛现正越来越体现在质量方面，其表现就是核中子武器、电磁脉冲武器和以核爆炸为基础的X射线激光武器的研制。这样，在谋求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的国际协定的道路上又设置了新的障碍。新的具有更大机动性和更加小型化的核武器系统，以及可以同时用于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和手段使就有效核查措施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裁军谈判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止这些事态发展。苏联1986年1月15日的建议旨在制止核领域内的军备竞赛，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蔓延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这显示出怎样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参加本会议的代表团都对这一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如果毫不拖延地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在今后15年内就可以实现使地球永远免遭核灾难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在1986年3月21日的讲话中就核裁军提出了引起人们兴趣的设想和建议。此外，还有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广为人知的建议和《德里宣言》的六个签字国发起的倡议。

鉴于裁军谈判会议应起的作用，对这些重要的建议和设想仅限于泛泛而谈是不够的。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并采取行动。我国代表团特别注意地听取了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在核领域内的作用和任务的意见。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些意见都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即多边和双边的谈判并不相互排斥，而必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我国意识到本问题的全球性，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就制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开展多边谈判的恰当场所，由于五个核大国都派代表出席本会议，情况就更是如此。

考虑到急需取得积极的成果，社会主义各国反复重申载于CD/523号文件中的建议：应建立一个委员会，就制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包括一项核裁军方案制订切实措施。这一态度符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所有有关文件。

为早日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还准备支持载于CD/526号文件的21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

正是根据这一情况，民主德国呼吁所有有关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就议程项目2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各国如果这样做，就表现出自己愿意进行有关谈判，坚决履行自己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所做的承诺，该宣言说：“会议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酌情早日进行关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参加为此而建立一个附属机构的所有努力。但裁军谈判会议同时也应在解决其承担的最首要的问题方面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民主德国代表团主张开始深入讨论核武器问题，即就所有关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全面交换意见。对此不应有任何禁忌。例如，我国代表团设想本会议可讨论下列方面：

削减各种不同的核武器与全面停止核军备竞赛之间的关系；核裁军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全球性措施、双边措施和多边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谈判场所之间的相互作用；

核裁军与常规裁军之间的关系；以及核查问题。

我相信许多代表团对讨论直接针对制止核军备持续螺旋上升的具体建议也有兴趣。事实上，我赞赏苏联代表团准备详细阐述其提出的意义深远的建议并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

同样，明确本会议的具体任务并讨论解决这些任务的程序体制也是可取的。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可以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此刻，请允许我提及少数几个十分具体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从联大第一委员会以往的辩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了其他事项之外，西方国家也对阐明全球性和区域性核裁军措施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的讨论可以是真正有益的，因为关于不布署核武器的区域性协议本身将有助于制止核武器扩充的努力。此外，区域性协议将为在全球范围进行核裁军提供新的动力。这恰恰就是华沙条约缔约国4月8日发表它们对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及加拿大的呼吁时深信不疑的。如各位所知，特拉洛夫大使在今天的发言中已论及了这一信件的细节。社会主义各国对在欧洲不同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及建立无战场核武器的走廊这样的项目表示赞同，因而也就支持着旨在减少核危险的重要倡议。

关于核裁军与常规裁军间关系的问题一再出现。有些国家坚持争辩说，核武库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对于抵销对方的所谓常规武器优势是必不可少的。冷静的、不受任何军备竞赛宣传妨碍的讨论将肯定会有助于对局势作出更为现实的估价。但是，绝不可忽视核武器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一事实。不应当用把常规裁军作为先决条件的抽象要求来抵销核领域的努力。

最后，应集中精力审查全面核裁军进程，以便作出具体的结论。裁军谈判会议的有关议程项目中含有两个密切相关但并非相同的内容，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尽管削减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若干选定的武器系统可被逐渐取消甚至一举消除，但这并不是说整个核军备竞赛就自动结束了。武器系统的任何削减都可能得到数量补偿，而更重要的是得到质量补偿。这也就本会议需要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的原因。鉴于本会议的任务和构成，它特别适合于制止军备竞赛并争取切实削减武库，使其无法再进一步扩大。

从这一角度出发，制止核武器试验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

就这一问题，我希望向各位宣读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下列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即将作为会议文件散发。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

社会主义各国曾多次提及迫切需要停止核试验，这是改善国际气氛并向消除核武器迈进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们曾呼吁美国停止任何核爆炸。因而，它们忧虑地注意到，1986年4月10日，美利坚合众国公然无视许多国家的一再呼吁和建议以及世界公众舆论所表示的意见，再一次进行了核爆炸。

就此，苏联政府声明，不再受其所作出的不进行任何核爆炸的单方面承诺的约束。由于美国已在继续其核爆炸，苏联不能不顾及自身及盟国的安全。

美国政府的猖妄行为应受到坚决谴责。这不仅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挑战，而且也是对各大洲人民及全世界的公开挑战。这暴露出在美国政府关于它希望争取在所有的地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言论与其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由于美国拒不停止核试验，在结束核军备的现代化，停止加强核军备的破坏能力，停止制造新型的这类武器，包括在空间使用的这种武器方面，错过了一个真正而实际的机会。

同时，社会主义各国认为停止试验核武器是走向消除核武器的一项重要措施，感到不应放松争取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努力。苏联政府表示，只要美国政府宣布不进行这类核爆炸，苏联准备随时回到共同暂停核爆炸的问题上来，社会主义各国对此表示欢迎。

社会主义各国声明，核禁试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最高优先事项，应在该会议应不加拖延地开始进行适当的谈判。社会主义各国还赞成重开就此问题的三方会谈，这一会谈一直由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进行，直至1980年中断。

除了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就此进行的多边谈判以及三方谈判之外，社会主义各国还赞成苏联方面今年3月14日提议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的双边会谈，如果开始进行双边和三方谈判；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为制定合适的条约草案而进行的多边谈判也可以与之平行开展起来。

社会主义各国还准备达成协议，扩大1963年禁止在三种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范围，使之包括地下核试验。对于任何形式的核禁试会谈，只要能迅速达成急需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各国均表示欢迎。

社会主义各国极其高度地重视关于对核禁试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设想可靠措施的问题。社会主义各国赞成进行最严格的控制，直至进行现场视察。提到核查的问题并不为回避谈判提供理由。在各种会谈中，对未来协定执行情况的核查可以与禁止核爆炸的其他实质性问题的审议同时加以考虑。

美国对核禁试谈判的阻挠应该停止。在呼吁进行这种谈判时，社会主义各国的出发点是国际社会的愿望，这些愿望反映在许多联大决议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的决定内，其中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的决定。社会主义各国还欢迎“六国倡议”为此所做的努力（阿根廷、希腊、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社会主义各国重申愿意就会议议程项目1，即“核禁试”，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具有如社会主义各国所提议的适当的职权范围。社会主义各国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尽早决定建立这一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社会主义各国还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内按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第40/80号决议的要求建立两个工作组。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各位尊敬的代表，名单上还有几位发言者，但时间已到，所以我建议全体会议下午继续进行。

我们曾要求就本组织的财政问题进行自由磋商。全体会议一结束就在I号会议厅举行自由磋商。

全会休会，下午3点30分复会。

下午1点休会，3点3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357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今天上午曾宣布有三位发言者，他们是巴基斯坦、苏联和蒙古的代表团。这三个代表团已决定推迟它们的发言。因此，名单上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发言者，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发言？如果没有的话，我需要向本会议作出一些通知和建议。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已请求我通知本会议，原定明天星期五下午3点举行的非正式磋商现已取消。

正如我曾宣布的，关于本组织财政情况的开放性磋商将于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后立即在一号会议厅举行。

如你们所知，我已主持了关于如何审议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磋商。正如我在上星期二所宣布的，最近我召开了几次开放性的磋商，已征求各成员国对如何寻找一个大家可接受的适当的框架问题提出建议。经过一次彻底的意见交换之后，我现在向本会议提出一项正式建议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6年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举行非正式会议。”

在我所进行的磋商之后，我可以肯定本会议各成员国是同意该决定的。

就这样决定了。

这些磋商会议还达成一项谅解，即可在本会议春季会议中举行上述非正式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根据我们刚作出的决定，关于议程项目2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于4月23日下午星期三下午3点30分在本会议厅中举行似乎是适宜的。秘书处分发的时间表将会把这次会议列入下星期召开的会议中。如果没有其它建议，我认为本会议同意在4月23日下午星期三下午3点30分举行这次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了。

我认出这位是墨西哥代表。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墨西哥）：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意在非正式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我国代表团希望将此记录在案。

但是，我们不希望将这一项同意解释为我们的原则立场有所改变。我国代表团认为，审议任何议程项目最合适有效的场合是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我们将举行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将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建立相应的特设委员会的办法，以便能就这一项目开始谈判。

普罗科维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同意就议程项目 2 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办法，同时希望声明我们的同意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有所改变，即我们象以前一样赞成建立一个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委员会。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

现在让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主持根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议程项目 5 而设立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草案所进行的磋商，这些磋商的结果，并作为本会议主席行使职责，我现在提出一份关于职权的建议供你们审议，我相信它会得到本会议的普遍接受。我的建议的案文载于正在分发的 CD/WP.230 号工作文件中。对于提出这项建议，我认为我所举行的关于议题 5 的磋商现已结束。我希望本会议将能够在下周对我今天提出的职权草案作出决定。

我知道本会议各成员国也已收到下星期，4 月 21 日至 25 日，裁军谈判会议将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时间表在每星期四分发。通常，它是可根据情况而加以改变的指示性时间表，我愿提醒你们注意 4 月 22 日，星期二将举行的会议，这是定于下午在理事会大厅里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正如我所宣布过的，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秘书长对与经费问题有关的文件和其它服务项目所提的建议。我打算利用这次会议提出其它一些与本会议有关的问题，所以，我准备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本会议成员国愿提出的任何其它议题和问题。因为这次会议将在星期二举行，而有可能是春季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前所召开的最后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将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它是与议程项目 3 有关的问题。正如你们还记得，我在前几次会议上说过，本会议的两项议题，议题 2 和议题 3 应由本会议在我们对这两个具体议题所举行的正常全体会议之外加以处理。我们已对于如何讨论议题 2 作出了决定，我建议，我们在下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上讨

论议题 3，以便以我们对议题 2 所决定采取的同样程序和方式来处理议题 3，我现在向本会议提出这种想法，使我们或许能在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上作出一项决定——一项非正式决定，以便最终在下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作出一项关于处理议题 3 的程序的正式决定。

我愿听取本会议各成员国对该建议的看法，我更愿意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上午在全体会议中有两份关于议题 3 的文件被提交上来，我认为这两份文件是极为重要的，它们是由阿根廷和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应得到本会议的审议。这正是我请本会议的成员国审议处理议程项目 3 应如何进行的原因。如果对我的建议没有意见，我认为本会议同意该建议。

我请印度代表发言。

肯特·沙尔马先生（印度）：

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本月份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表示印度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再次主持本会议的工作。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关于你今天下午所提出的防止核战争的极为敏感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指出，虽然对该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不是没有过的，并且在 1983 年和 84 年会议期间，本会议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中讨论过关于处理议程项目 3 的程序性问题，但是关于下星期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将能为一系列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的说法，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在目前看来似乎有些仓卒。我愿提醒本会议注意，在 1984 年和 1985 年会议期间，21 国集团曾尽力容纳其它集团的观点，在这一进程中，它们提出了各种提案，并愿意审议任何其它的提案。这样做，它们明确表明，将不接受在 1983 年会议早期所作的关于在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中讨论议程项目 3 问题的建议，它们认为，这不符合该问题的严肃性。就我国代表团所知，21 国集团现在仍持这种立场。所以，当你们在下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愿你们能记住这一点。在其它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听从你的安排，并将赞成你对处理这些议题所拟办法。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发言。我完全了解印度代表团的立场，该代表团在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中一直发挥着带头作用，我也完全了解21国集团关于如何处理该议题的立场，因此，如果印度代表团以及其它代表团能对我所提的建议提出改进的提案，以便为讨论提供个基础，我将不胜感激。我本人，我也相信，本会议全体成员都将高兴地听取其它有关如何处理我们议程中的这项关键议题的建议。

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言？如果没有，我们便决定下星期二，将非正式地讨论处理议程项目3的办法。

就我所想到的，这些便是本次全体会议所要处理的所有问题，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发言，我宣布会议如束。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举行。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4点1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58
22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A. 席尔瓦先生（巴西）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N · 克罗姆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A · 劳先生
M ·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西

C · A · 屏尔瓦先生
S · M · 汤普森 · 弗洛雷斯先生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F · J · 德卡瓦略 · 洛佩斯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博吉洛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杜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P · 洛克伍德先生

中 国

范国祥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刘仲仁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王为女士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J · 拜加尔先生

B · 贝达尔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H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W · 克鲁奇先生
J · 德姆兹基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W · 博莱夫斯基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H · 彼得斯先生

匈 牙 利

D · 梅斯泰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 度

K · R · 纳拉亚南先生
A · 冈萨尔维斯先生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J · 普拉萨德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M · 阿克巴尔先生
R · I · 詹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 卡泽米 · 卡米亚勃先生

M · K · 霍拉尼安 · 克尔曼尚先生

意大利

R ·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R · 迪卡罗先生

E · 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D · 阿万德先生

F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蒙古

L · 巴亚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E · G · 本希马先生

O · 希拉莱先生

荷兰

H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H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 O · 托韦先生

A · A · 埃拉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Z · 阿克拉姆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鲁

J ·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罗马尼亚

G · 奇里拉先生

道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E · 博妮尔女士

A · M · 劳女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I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 P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E · K · 波佳尔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L · A · 纳乌莫夫先生
A · N · 卡希林先生
S · B · 巴沙诺夫先生
O · A · 克罗哈列夫先生
A · A · 季塔连科先生
A · P · 库捷普夫先生
G · 瓦沙泽先生
V · S · 米高扬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沙尔梅斯先生
E · G · 怀特赛德先生
E · A · 斯林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G · H · 库珀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劳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F · 高夫先生
R · 马基南先生
J · 格兰戈先生
J · 沙利文先生
R · 莱文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E · 图阿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委内瑞拉

A · R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 克劳维尔特 · 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马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58次全体会议开会。

请允许我首先在会议内对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博士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是今天全体会议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我还要祝他的日内瓦之行取得收获。

也请允许我欢迎中国新任代表范国祥大使。相信他会象他的前任一样对我们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遵照会议工作计划，今天首先继续审议尚未解决的问题。按照惯例，任何成员均可行使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提出任何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根据本周会议时间表，今天全体会议一结束就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会议秘书长提出的有关文件和其它服务的建议。会上我们还将审议如何进行有关题为“防止核战争及所有有关问题”的议程项目3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发言人名单很长，全体会议可能要继续进行到下午，然后才能休会并召开非正式会议。

今天发言人名单上有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尔及利亚和波兰等国代表。

现在请印度代表，外交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博士阁下发言。先生，让你发言。

纳拉亚南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我要对您给予我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您已是第二次主持裁军谈判会议了，这是很不同寻常的。这反映了您本人和贵国政府对裁军事业的特殊贡献。我毫不怀疑，在您的领导下，裁军谈判会议将会成功地履行职责。

地球上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并威胁扩大到外层空间，核武器毁灭世界和灭绝生命的可怕能力越来越大，因此，裁军问题、特别是核裁军问题，已成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更加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将不会是一场结束战争和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战争，而将成为结束人类在地球上的冒险，并将人类在漫长的年代里建立的文化和文明变为放射性

尘埃和灰烬的战争。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严重的危险，在1978年召开的裁军特别联大才宣布“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我们这一个庄严的机构——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唯一的多边机构——有责任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而奋斗。

印度一直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前列，并从这个负责裁军问题的机构及其前身建立之日起就一直积极参加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事实上，由于我们的独立是通过独特的、非暴力的群众斗争的革命方式获得的，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比裁军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参加和平运动的。如果我引证圣雄甘地于1945年在血腥的核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将会是很恰当的：“如果疯狂的军备竞赛继续下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在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屠杀。如果有战胜者留下的话，这种胜利对获胜的国家来说，也是形同活地狱一般。”战争方面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另一场战争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征服者，那时将不仅是世界范围的屠杀，而且会完全毁灭现在以及将来的希望。早在1947年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预见到了这一事实，并说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两件事情之间存在着冲突，这就是原子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印度一直在每一个国际核裁军论坛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

早在1954年4月，尼赫鲁总理就提议在作出关于控制和禁止核武器的决定之前，缔结一项关于暂停核武器试验的维持现状协定。他是首先提出这一提议的政治家之一。尼赫鲁总理这一提议应当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联合国充分介绍核武器的摧毁力量 and 影响。他还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运动，组织公众舆论反对核武器。众所周知，尼赫鲁在1960年与其它四个不结盟国家首脑一道同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呼吁，呼吁美苏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核问题，并于这一重要问题开始谈判进程。1978年，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印度提议缔结一项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印度提议冻结核武器生产并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所有这些主张和提议至今仍摆在联合国面前；今天，它们已

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最近一段时期，印度、阿根廷、希腊、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六国于1984年发出了呼吁，要求全面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随后立即大幅度削减核力量。1985年1月，经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邀请，六国领导人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并申明“今天，特别需要重视两个具体的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全面禁试条约。”六国领导人决心在阻止军备竞赛方面加大力度，他们在1985年10月又一次发出呼吁，要求从1986年1月开始暂停和暂停试验十二个月，并表示愿意为监测这种暂停提供服务。六国领导人继续努力，既在最高一级向美国和苏联发出呼吁，又向世界公众舆论全面发出呼吁，要求至少在两个大国下一次首脑会谈之前停止核试验。在提出这个倡议之后，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外长们今年四月在新德里召开了会议，要求进行核裁军。会议的政治宣言写道：“近四十年来，人类的生存一直是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所设想的安全利益的抵押品。依赖核力量就等于是接受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永久恐惧共同体。相信通过核威慑可以维持世界和平是现在存在的最大危险的理论。核威慑理论是核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纷纷升级的基础，并且在事实上已使国际关系比以往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

核威慑理论是过去那种力量平衡理论的新的可笑翻版，在此之前出现过一些奇怪的概念，如“恐怖平衡”、“灵活反应”、“相互确保摧毁”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宣布印度反对“不结盟集团干预政治，以一个结盟集团反对另一个结盟集团，因为这种做法过去曾经导致世界大战，并且可能会又一次造成灾难，而且核威慑可能会更大”，从那时起，印度就一直反对在国际政治中采取这种态度，因为这是危险的和过时的。我们认为，力量平衡、核威慑以及拼命获取核武器地位并不是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与安全的途径，相反，只有通过裁军、共同努力建立新的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才能建立和平与安全。这是印度和不结盟国家所设想的通向和平与安全的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早在1961年3月20日，已故的克里什纳·梅农先生在这个论坛上就指出，印度认为“安全来自和平，而不是和平来自安全。这并不仅仅是词组排列，而是因为在为建立和平寻求安全的过程中，我们

似乎在播下战争和冲突的种子。” 克里什纳·梅农当时还引用了肯尼迪总统的话“人类现在知道积聚毁灭性力量并不能带来安全。” 但是，主席先生，人们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点，因为从1961年至今，在安全和自卫的名义下，世界上已积聚了前所未有毁灭性武器。

的确，有人甚至敢谈论“长久的核和平”，声称正是由于拥有核武器，才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维持了世界的和平。 有人认为，核武器是“巨大的抑制因素”，它威慑其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抑制任何头等的战争爆发。 一个核武器国家最近说，不可能不发明核武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将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和不可实现的目标。 有人还提出，核武器是威慑和控制区域性冲突并防止这些冲突扩大到全球范围的一种有效手段。 主席先生，人们对于这种夸大核武器作用的作法简直是有点惊呆了。 前不久，拉吉夫·甘地总理谈到了那种企图为拥有核武器进行辩护的思想趋势。 他说到，“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者声称拥有这种武器是合法的。 任何一种改进威慑理论的法，如‘灵活反应’、‘有选择的’和‘可以打赢的战争’等，都是假定可以通过提高这些武器在技术上的先进程度来对它们进行控制。 这种军备控制绝不是军备控制。”

从事实上讲，所谓核武器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维持了世界和平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所谓的“长久的核和平”中，世界上发生了一百三十多次战争，绝大多数战争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全球性的战略对峙而起成的，它们之间进行的军备竞赛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冷战造成的气氛、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以及蔓延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汪洋、甚至目前已开始向无限的空间蔓延的意识形态竞争和势力竞争都是造成区域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原因，并且使人类面临一场世界大战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与其它不结盟国家一道要求选择裁军与和平共处的道路来避免核战争灾难的原因。 正象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说过的，“如果你热爱和平，你就必须考虑和平并为和平进行准备。” 疯狂地进行武装和为战争进行无休止的准备并不是和平的道路。

我想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到这种军备竞赛的其他一、两种后果。 一些国家

拥有庞大的核力量，这对于较小的和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因素。同时，一些大国化费了大量资金并积聚了各种各样的毁灭性的武器，但又常常发现它们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令人烦恼的问题或对付一个小国，它们还有一种失败的感觉——我称之为力量过度失败感。这种状况充满了发生冲突的爆炸性可能。这样，所谓的核威慑并不真正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而只是使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面临几无掩饰的核讹诈，并使整个世界面临全面灾难。如果除此之外还加上在发达的核武器国家和构成人类大多数的其它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和技术差距，人们可以看到在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新的世界技术霸权主义的乌云。由于将大战的安全从发展转移到军事化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更加薄弱，并且扩大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距，所以这种新的现象更加令人惊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并为了人类以及发展中国家将近四十亿人民，我们要求进行认真的裁军努力。并从各国的军械库中消除核武器以免为时过晚。我国政府一直认为，核灾难的威胁并不是许多威胁中的一个，而是人类所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尼克松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以及他们作出的结论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核战争即打不赢，也不应当打。”我们还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在地球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倡议。这定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核武器国家在一个具体的和有时间限制的计划中提出了消除这种威胁的倡议。我们希望，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举行的双边军备控制会谈将有助于促进实现这个目标，这不仅对两个大国、而且对整个国际礼让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尽管消除核战争威胁的解决办法在于完全消除核武器，但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印度一直倡议缔结一项在禁止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令人鼓舞的是，两个核武器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支持这种做法。一旦实施了这种禁止，那么继续生产和保留这些武器的动机就可能消失。

避免核战争的措施应当同时带有具体的核裁军计划。在这方面，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具有最优先的地位。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即只有在对核武器作了大量的和实质性的削减之后才能够考虑禁试问题。这两个方面能够而且必须同时解决，因为只要核试验有利于使武器库更趋先进，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在竞争性的升级，而不是逆转军备竞赛的进程。由于这些原因，六国的倡议把最近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禁止试验方面，并呼吁将暂停核试验作为临时措施。有人经常告诉我们，核查是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一个障碍。这种论点的可行性还没有能够使我们信服，特别是有人提出用现场视察补充核查遵守禁试条约情况的国家打木手段，这一点更是如此。此外，六国为监测这种核试验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技术经验。除此之外，苏联已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六国、包括印度，已经对于美国最近所进行的核试验表示遗憾。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外长们在德里会议上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停止核武器试验，并要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它们原先在1985年8月宣布的暂停方案继续保持不进行这类试验的做法，直到达成禁试条约或者至少直至下一次两国首脑会议。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里毫不拖延地处理禁试条约问题，该委员会应具有适当的使命职能。拒绝建立这样一个附属机构是一种消极的情况，表明缺乏政治意愿。

我国对于与核裁军问题一样极为重视的一个中心目标是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就我们所知，很幸运的是空间到目前为止没有核武器，但是，现在需要所有国家的集体智慧和行动来确保空间永远没有任何形式的武器。事实上，是联合国大会正是本着这个精神才在1966年12月19日一致批准通过了《外层空间条约》。我还想提醒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9月22日向联合国大会提出，1959年《南极条约》中所强调的原则应当适用于外层空间和天体。那是什么原则呢？这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南极应当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而不能成为国际争端的场所或对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国主导关心的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空间设置这类武器，这并不意味着在空间可以部署其他武器和新型武器。如果这样做就会违反《南极条约》的原则。

事实上，如果那时有人想到在空间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范围之外的武器的话，法律禁令将一定会明确地将这些武器包括在内。不能因为当时没有这样做现在就可以认为有理由在空间部署其他的、甚至是更危险的武器。

然而，现在正在进行着为了发展以激光和粒子束为基础的空间武器的研究。还有报告谈到正在发展用于摧毁轨道上的卫星的武器。这些进展引起我们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严重关注，因为这些国家对此没有防御能力，其使用空间卫星是出于与我们的幸福和发展有关的各种和平目的。反卫星武器和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不仅具有能力摧毁轨道上的卫星、而且还有能力摧毁陆地、海洋和空中的物体，它们将会对所有国家形成新的威胁。一个国家研制这种武器必定会使另一个感到受到这种武器威胁的国家采取反措施，那么就将出现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局面。反卫星武器和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将会极大地加剧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核危险和爆发战争的危险。

有人提出某些武器只具有“防御性”的特殊性能，这是十分错误的。国际法对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没有作任何区别，没有什么“防御性”武器不能够用于进攻性目的，也没有什么“进攻性”武器未使用于进攻性目的。有人还告诉我们，有可能研制能使核武器“失效和过时”的空间防御层。类似于在空间建立一个巨大的反核盾牌。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和危险的幻觉。在任何情况下，兵刃总是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更为廉价而且风险更少的办法，这即是核战争。

六国要求“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一切空间武器。空间的军备竞赛代价昂贵而且具有严重的破坏的确定影响。它同样还会危及一些军备控制条约和裁军协定”。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开展多边谈判，以(一)禁止一切空间武器、包括反卫星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系统，(二)使卫星正常工作免受一切干扰。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重视并优先考虑确保实现这两个目标。

这里有一个核查遵守在外层空间禁止武器协定情况的问题。为此目的，必须准备接受把国家空间计划的制订工作完全公开的做法，这样才可以防止私自研制武器。这将意味着必须寻求达成协议，从而确保研制的技术和系统不会规避国际控制和监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确保现存的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备控制协定

得到遵守。这方面的关键性文件是《反弹道导弹条约》。遵守这个条约可能被看成仅仅是两个缔约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但是，很明显，违反这个条约所提出的限制与所有政府和国家都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的，必须严格遵守现有的对进攻性核武器的限制和最高限度，从而排除空间武器发展造成进攻性军备竞赛失去控制的可能性。这一系列问题与裁军谈判会议有直接的关系。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为达成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定进行谈判这是联合国大会多次确定的。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这种立场，即裁军谈判会议就外层空间所进行的任何实质性工作必然会对就此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造成损害。裁军谈判会议有责任为避免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开始实质性谈判，否则要采取预防措施就为时过晚了。

我们很清楚，核裁军的成功要求在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双方之间进行双边谈判。虽然我们对于正在进行这种谈判感到高兴，但是，这些谈判没有取得实际进展，这令我们不安。同样的，一个国家集团违背它们在《最后文件》中承担的义务，坚持认为核裁军不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这是令人吃惊的。我们在努力开始防止核战争进行正式谈判方面的经验也同样令人沮丧的。本会议的任务可是在为有关项目设立的附属机构内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这是毫无希望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至今仍未最后完成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尽管如此，该委员会所取得的有限的进展表明，多边谈判为军备限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途径。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最后文件》中所提出的其他二当优先考虑的领域中取得哪怕是如此有限的进展。最近在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极力主张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能够了解双边谈判中的一切步骤，并且“它应当能够履行其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责，并通过裁军方面、特别是核裁军方面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

印度一直十分重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世界各国为军备所花费的资金和可用于发展的资金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联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德里主持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外长会议开始时谈到了世界各国在军备上所花费的大量资金。他指出，单是一个大国的一支海军特遣部队的费用就超过了八十六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他问道“每年将一万亿美元用于军备而只为人类留下一点点施舍

物，这真是疯狂到何等地步！”正是从这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出发，所以我们对今年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由联合国主持的裁军与发展会议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个会议能够认真地考虑怎样才能改变错误地把宝贵的资金从发展用于军备的做法，以及如何通过裁军为发展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和额外的资金。我呼吁所有国家都参与这个富有建设性构想的会议。

我已经简要地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我们对于裁军领域中的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愿望。一方面，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表示赞赏和称赞，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履行联合国大会历次决议赋予它的职责表示遗憾。我曾目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著名的世界领导人都出席过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这样做是应当的，因为裁军问题的任何一切的重要性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有能力和最优秀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核裁军问题上、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探索办法、开始就事关生死的、艰巨的问题进行复杂的谈判，我谨就此对其表示祝贺。当裁军谈判会议在政府一级讨论和谈判这些问题时，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注视着他们，他们极为深切地关注着会议的结果。1960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要求美国和苏联就核武器问题进行对话时，还宣告，核裁军并不仅是两个或五个大国的中心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的命运不能由两个、五个或十个大国来安排，不论这些国家面积多大，其国力有多么强大。主席先生，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和牵涉到整个世界。

主席：

我感谢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博士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阁下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我无须多谈你作为杰出外交家的许多品质，不过凡是有幸同你在裁军谈判会议和其他地方一道工作的

人都随时可以想起你对我们的工作做的许多重要的贡献。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良好祝愿，祝你完成现在的任务，并保证我们会在这方面给你充分的合作。请允许我也向3月份的主席克莱克斯大使表示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团感谢他在担任主席期间干练地主持了会议。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国新任大使参加会议，我相信他广泛的经验将极其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原驻日内瓦常任代表钱大使现在将从事联合国在这里的其他工作，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继续同他合作。

尊敬的印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刚才作了重要的发言。我相信，会议应对它给予应有的重视。

今天上午我要谈论议程项目5：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主席先生，即将来临的外空武器化显然是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直接后果。它起源于传统的占领高地的军事概念。然而，正如幻想通过军事优势求得安全所充分显示的那样，在核时代这样做不能保证也不能加强任何一方的安全。它只能进一步把军事竞争的参数扩大到外空，因此，我们难以相信用于外空的武器会改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环境。尽管军备领域中取得了种种技术发展，最终武器是根本没有的。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关注将在外空使用或部署的新型武器系统的发展，例如反卫星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将这些新技术用于常规武器系统也对国际安全造成了更大危险。激光、粒子束和计算机导航系统等，不用说更多的例子，已经预定要用于这种目的。发展全新一代的武器，再加上在两个军事联盟中的打算，只能加剧它们和不结盟国家与中立国家之间的现有军事不平衡。

外空武器化、当前外空由空间大国不平等地独占利用将进一步对不结盟国家、中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利。各国公平分享由卫星监视和侦察活动所收集的至关重要情报的能力将受影响，甚至一般无争议的数据的使用和商业电讯设施的正常运行也会遭到严重危害。

与此同时，无法控制数量的空间武器的存在会有意或无意地破坏在这一领域中的可允许活动，加剧意外或预防性军事交锋的危险。确实，在遥远的空间环境中，对使用武力的控制不会象在地球上这么严格。

主席先生，外空军备竞赛的另一直接后果将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崩溃。目前存在的空间法由于本来就软弱无力含混不清，已很勉强，更不要说空间技术发展对它的影响了。然而必须认识到，目前的空间行为准则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却仍然是十分宝贵，或许是不可代替的国际立法。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多边谈判的努力加强和巩固这些法律准则，而不是进一步破坏它们的脆弱结构。

我们必须努力根据当前的和可估计到的要求扩充和改进现在的空间法。例如1967年的外空条约对防止外空军事化问题并没有解决好。它只适用于月球和其他天体，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一目标认真说意味着要将整个外空宣布为非军事区，只许用于和平目的。与此同时，外空条约对军事活动的唯一限制仅仅是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给对这一领域进行其他军事利用留下了很大余地。在这一方面，明确区别哪些是符合和平利用外空并有助于战略稳定的活动，哪些是破坏稳定的、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活动将是有益的。此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和平目的”等关键概念与词汇还不精确，使人能够有意曲解。因此有必要弄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否仅按传统接受的含意理解为核、生物和放射性武器，虽然事实上当前的空间武器技术已经发展了或正在研制可以用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关键部件的系统。同样，有必要弄清楚“和平目的”的含意是否即外空非军事行动，因为有些空间物体虽然是“非侵略”性的，却肯定具有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新技术对空间法的影响。正如韦格纳大使于3月9日所作内容充实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技术可以很容易地转用于军事目的，虽然口头上说发展这种技术是为和平用途。

主席先生，近年来危险的事态发展使现有法律文书，如外空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受到侵蚀的威胁，这种情况使国际空间法需要维护和改进更加迫切了。随着导弹防御的出现，无论是通过公开的研究还是反卫星试验的掩护之下，这些条约不仅变

成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战略稳定可能要受到损害，因为其他按照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结构制定的军备控制和核裁军协议的寿命可能并不比后者更长久。我们认为，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灾难局势不应当仅限于禁止弹道导弹防御，而应当包括所有与此类系统有关的暧昧不明的多用途技术，包括反卫星武器、反战术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空间追踪雷达和用于反弹道导弹模式的地对空导弹。很明显，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任何现实努力都需要可靠的核查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对和平使用外空的承诺必须以为此目的而采取的切实步骤为保证。国际社会，特别是超级大国必须了解，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在空间武器技术形成自己的发展势头、变得不可逆转之前，控制其螺旋上升。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已重申了它们除遵守外空法律制度的其他文书外，还将履行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的义务。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两国都参加了同防止外空军事化有关的双边谈判。然而还需要强调，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只许两个大国或拥有利用外空能力的国家管的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不结盟国家、中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对和平利用外空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因此，空间国家必须首先表示它们有政治远见，不仅要防止外空军事化，而且要补救已经造成的损害，不能把谋求它们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利益置于国际社会利益之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有关多边论坛上进行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应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为制定一项协议或情况适宜时制定多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议作出积极的贡献。主要的空间国家可以通过交流有关它们目前和今后在空间进行活动的情况而为此目的做出有意义的推动。它们还可以阐述当前的关键问题，例如目前和今后对这一领域的利用，它们对有关条约义务的理解和遵守等等。首要的是应使裁军谈判会议了解，根据它们的双边条约，对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所允许的范围各自的解释如何。这可使会议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允许的研究范围做出较为客观和公平的解释。

下面我试指出我们认为关于议程项目 5 的辩论的关键方面。根据这些考虑我愿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实现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一最终目标。我可以说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符合已经提交国际社会的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一些建议草

案的精神，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早日举行有关全面的国际条约的谈判，禁止在外空进行常规或核武器竞赛，促进和平利用这一领域的多边合作。为了促进这一目的，应当建立一个国际空间机构，并赋予职权使之能促进和平利用空间，并给国际社会提供能够在不受两个超级大国影响下地核查裁军协议的能力，这样，将可跨过对当前国家核查技术手段不信任的鸿沟。这样一个多边机构还将转变现在多数国家缺乏保护它们自己在外空的利益的能力并防止对国际公约的违反而使国际社会满意。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法国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空间机构的建议是适当的。

其次，应当立即作出努力，通过诸如暂停试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等临时措施限制反卫星武器，空间国家还要作出承诺，不首先使用这些武器。这些临时措施还可透过象最近苏联提出的关于建立空间物体不受侵害的建议而得到加强。这些措施应当有意地同拟定全面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联系在一起。

第三，为了防止外空国际法律制度受侵蚀，作为第一步，会议应呼吁美国和苏联重申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承诺，特别是第五条，它们承诺不发展、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外空基或机动陆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会议还应做出努力，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的含混不清方面做出客观与公平的解释，特别是诸如“研究”和“其他物理原则”的应用等。这样做可有助于找出对这些概念的共同解释。

第四，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在缔结全面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之前，会议应当通过一份国际文书，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为防止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和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保证两个超级大国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接受的自我克制不会由其中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履行法律责任的行为所否定。这样一份文书应当包括下列五条原则：它应当（a）承认并重申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在防止军备竞赛升级，特别是外空军备竞赛升级方面的重要性；（b）表明两国对继续严格遵守这一条约规定的承诺；（c）明确解释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允许的研究活动是什么，不仅对缔约双方来说，而且包括其他技术发达国家；（d）包括其他技术先进国家承诺不使它们自己的研究超越美国和苏联所接受的限度；（e）包括扭转对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之限制的活动的补救办法。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充分认识到，上述措施并不能取代应当是我们会议工作最终目标的全面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然而我们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等待有利于缔结这项条约的国际气氛到来的时候，这些建议会对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将起到积极作用。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善意的话。现在请缅甸代表吴丁吞大使阁下发言。

吴丁吞先生（缅甸）：

主席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重要的讲坛上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告诉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担任1986年4月份会议的主席。我国代表团对你在这繁忙的月份中干练地指导会议的完美无缺的职业作风和杰出的外交技巧印象深刻。我保证在你推动会议工作的努力中，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面合作。

我们还要赞扬你的前任澳大利亚的巴特勒大使和比利时的克莱克斯大使，他们分别于2月份和3月份以最令人赞扬的方式主持了会议。

请允许我也利用这次机会衷心地感谢在我发言前曾热烈地欢迎我和其他新来者的发言人。我期待着同你们全体进行密切的合作。我国代表团还要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大使范国祥阁下。我国代表团相信，他就象他的前任一样，将对会议的工作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主席先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里根先生去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六年中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首脑会议，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国际事件。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宣布，核战争是打不赢的，也决不能打；宣布他们之间的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都应防止，而且他们将不谋求军事优势。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同意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并在地球上终止军备竞赛。他们还原则上同意，第一步将他们的

核武器削减百分之五十；并同意了欧洲中程导弹临时协议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相信，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重要原则和崇高意图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愿，因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首脑会议结束时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宣布这些重要原则确实是首脑会议的成果。我们真诚地希望，两个主要大国下一次的会议将进一步推动他们双边的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

虽然我们充分地了解双边谈判的极大重要性，却也完全相信，双边谈判决不能减损本会议在裁军领域中所起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的关键作用。我们认为，这两个进程并不是相互排斥和矛盾的，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

我国代表团一贯积极重视会议议事日程上的所有核问题。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是最优先事项。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认为，各国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将是制止核武器质量上的改进，防止发展新型核武器及防止这些武器扩散的重大步骤。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耗费了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探讨并审议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联合国大会至今已就这一问题通过了近五十个决议。然而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迟迟不能彻底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原因并不在于技术性问题。早在1972年联合国秘书长就宣布，这个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都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要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需要的只是政治决定。此外，许多专家都认为，现有的地震手段和其它现代检查形式，辅之以现场视察，为监测全面禁止核试验提供了合理有效的核查可能性。缔结一项彻底停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协议不应再有任何拖延了。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欢迎中国代表团所表示的如未建立了特设委员会的话，它愿意参加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意愿。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虽然二十一国集团就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问题表现了灵活的立场，今年会议还是没有能够重新建立一个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45段中强调裁军谈判中核问题的至关重要性，赋予核武器问题以极其优先的地位。在裁军谈判中这样排列优先顺序

确实是非常合理和正确的。因此，主席先生，令人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仍然未能就这一优先事项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们决不能忽略核裁军和消除所有核武器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核裁军谈判中要做的是对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50段的适当发挥。但迄今为止会议一直没有能摆脱在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上的停滞不前状态。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重要项目应当一直置于会议的积极审议之下。

国际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再没有比防止核战争更为紧急和迫切的任务了。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意见，而会议之所以没有能就这一问题取得任何进展并不是因为缺乏建议或意见。就在1984年，会议曾非常接近于就这一议程项目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当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但是极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这一问题的磋商在此后几年间比1984年有了后退。

会议应当继续积极审议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对非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障问题。在核武器国家中，至今为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地为非核武器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到在这一领域中的任何进一步进展，因为其他核武器国家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我国代表团认为，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逐步禁止使用核武器能相当大地促进各国安全的加强，无论是核国家还是非核国家。

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感兴趣并且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处于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将要扩展到外空领域的边缘状态，这会进一步加剧正在进行的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给人类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危险。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活动范围，而开发与使用外空则完全应当出于和平目的。载入大国联合声明中的“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并在地球上停止军备竞赛”的愿望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因此，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毫不拖延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我国代表团认为，反卫星武器的问题值得我们密切的注视。不首先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协议和彻底禁止此类武器必然是一项重大而有实质性的建立信任措施，也是全面禁止空间武器系统的一个重要步骤。

缔结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公约是我们积极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在谋求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保证使今后的化学武器公约不要不适当地阻碍和干涉民用化学工业的正当生产。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在联合王国克罗马蒂耶大使干练的主持之下正蓬勃进展。

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得知，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墨西哥 G·罗夫莱斯大使胜任的主持之下正在取得一些进展。1986年是裁军谈判会议向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综合裁军方案的限期。因此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地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得知，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讨论在古巴 I·埃维亚大使的干练主持之下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

我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欢迎友好的印度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博士。刚才，我们极为感兴趣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M·S·戈尔巴乔夫于 4 月 18 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届大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论述了加强国际安全和限制军备竞赛的若干重要问题。

M·S·戈尔巴乔夫在指出国际局势仍然紧张和严重之后，也指出了威胁的根源。国际局势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显然是不符合统治美国的军工业综合企业利益，军火商一想到苏联和美国可能达成裁军协议便会不寒而栗。违背各国人民，包括其本国人民的紧迫利益和愿望，华盛顿走上了一条实际上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道路，一条只能使原已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的行动路线。

华府和欧洲一些首府应意识到，这种行动正直接危害到美苏对话和一般的东西方对话。M·S·戈尔巴乔夫指出，“苏美关系的发展不能脱离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及因此形成的国际局势”。

值此需要有高度责任心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为当代和后代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平的命运决不能操纵在美国军国主义者的手中。就苏联来说，它行事完全知道自己的责任，今后也将继续如此行事。

M·S·戈尔巴乔夫最明确地强调，我国关于消除核武器和限制军备竞赛的建议仍然有效，此外，1月15日声明中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由我党领导人在柏林提出的新倡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倡议涉及常规武器和军队，苏联建议就大量削减欧洲国家的地面部队和战术空军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在欧洲所部署的有关部队达成协议。

苏联的新倡议是进行认真谈判的主题。我们认为，这种将问题列入更广的范围加以考虑的作法，将能够解开已进行多年的维也纳对话中变得越来越紧的疙瘩。

M·S·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发言中强调指出，我国很重视化学武器的消除，并宣布苏联将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有关该问题的若干新建议。

因此，我国代表团今天将阐述这些新建议。首先，请允许我回顾M·S·戈尔巴乔夫1月15日声明中确定苏联对禁止化学武器的立场的有关规定。

苏联赞成尽早和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及生产这类武器的现有工业基地。我们愿意保证及时公布生产化学武器企业的位置和其生产的停止；我们准备开始研究销毁有关工业基地的程序，并在公约生效之后立即着手消除化学武器的储存。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在包括国际实地视察的严格监督下实行。

现在请允许我阐述我国建议的实质。

首先，由于苏联愿意在公约生效之后立即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它建议各缔约国应在不迟于公约生效后6个月开始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并应在不迟于公约生效十年里完成销毁的过程。

其次，关于及时公布生产化学武器企业，包括生产二元武器组份的设施的位置，

苏联建议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30天里，正式公布它们是否在本国领土上有（或曾有过）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设施及其数量，并指出各设施的确切位置，无论这些设施是（或曾是）归谁所有（国家或私人），也不论这些设施是根据谁的指令（协议或合同）建立和生产（或生产过）。

第三，为了保证尽快消除所有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苏联建议在不迟于公约生效后一年里开始销毁或拆毁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第四，由于苏联愿意保证及时停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它建议：

- (a) 除了关闭设施所需的的活动之外，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停止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活动，并在不迟于公约生效后30天里，对此作出正式的公布；
- (b) 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的3个月里采取国家一级的措施，保证这些设施不再进行生产（即关闭），要考虑到这些设施的位置与其它生产设施的位置是分开还是相连，（禁止占用建筑、中断和拆除设施中的所有通讯联系以及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保护性建筑等等）。

第五，关于N·S·戈尔巴乔夫在1月15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苏联准备开始制订销毁有关工业基地的程序，苏联建议下列的指导方针：

- (a) 在制订销毁和拆除有关设施的程序时，应适当考虑这些设施的性质和特殊情况；
- (b)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拆毁应被理解为合成致死剧毒性化学品最后阶段的所有技术设备和装填化学弹药的专门设备的实际拆毁。在拆除这类设备时，需要拆卸合成致死剧毒性化学品最后阶段的技术设备的基本部件，随后必须将它们销毁；无须绝对销毁的设备（部件、装置）可用于生产其它化学品，但须严格保证不用于生产公约禁止的化学品。

第六，苏联建议，停止使用每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包括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应有严格核查的手段加以保证，包括诸如核查公布情况的准确性、封闭需要关闭的设施、以及在取消封闭开始销毁或拆除设施前定期检查封条保存情况等系统性实地

视察。在由各国核查组织和国际视察团代表联合检查设施的过程中，应拟定向协商委员会转交的报告。

为了有效核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或拆除，苏联建议对进行系统性的国际实地视察作出规定，并拟订国际视察员对设施进行视察的程序，以便保证在销毁和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所有重要作业中有视察员在场。在消除或拆毁整个设施的过程全部结束时，应进行最后的国际核查。

为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而改造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完成销毁储存的用途之后予以销毁，也应在国际核查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第七，公约应拟订保证各缔约国严格遵守和执行的措施，而不论涉及的是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或跨国公司，首先应防止将商业性化学工业用于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

苏联代表团已阐述了苏联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能使化学武器公约的拟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从而在本世纪末实现彻底销毁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的目标。

苏联特别重视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想法。

美国和北约采取的政策是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使欧洲免于化学武器，尤其是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而提出的倡议。美国及其某些盟国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不论它们为掩盖这种立场提出什么理由——是因为它们认为建立这种无化学武器区是部署美国二元化学武器的真正障碍。因此，它们所谓在欧洲大陆建立无化学武器区将阻碍解决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说法，只是借口罢了。在西欧部署二元化学武器将极为消极地影响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就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并将在拟订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国际公约的进程中设置另一个严重的障碍。

如果美国履行其生产二元化学武器和在西欧国家部署这种武器的计划，这将使得人口密集的西欧国家成为毁灭性的化学战的潜在战区，这种战争的主要受害者首先将是平民百姓。美国想要使西欧成为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双重人质”。就潘兴2式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来说，美国显然是玩弄了一场狡猾的把戏，它想将报

复性的攻击从其本国领土上转移到其盟国的领土和居民身上。

赞成在西欧部署二元化学武器的论据，以及关于这类武器是为加强北约“威慑”潜力的所谓“防御性”武器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它们完全是为了欺骗这些国家的人民，因为，它们事实上只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使西欧国家政府，首先是联邦德国政府同意部署二元武器。

苏联坚决谴责生产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器的计划，并认为美国政府应认识到它对采取该步骤的后果应负责任。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要防止实现生产和在西欧部署二元化学武器的危险计划。

至于苏联，它在坚持倡议根本解决禁止和销毁各种类型化学武器的问题的同时，重申它愿意积极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努力实现这一人道目标。苏联的新建议证明它是言行一致的。

这些建议完全暴露了所谓苏联对拟订核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履行情况的有效措施不感兴趣的断言是捏造的。我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美国关于核查问题的不现实和歧视性的建议是根本不同的，美国的这些建议是为了想使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事实上，这些建议已包括在1984年美国的公约草案中。美国草案的起草者之一美国国防部副部长F·泊尔公开承认，“这也许意味着我们无法在该基础上达成协议”。在美国提出草案之后进行的这两年谈判表明，美国关于核查问题的不现实建议不但苏联无法接受，而且谈判的其他绝大多数参与国也无法接受。

然而，我们所提出建议并不是要故意制造成僵局。相反，我们建议的目标是为了保证在充分尊重未来公约缔约国的主权情况下，有效和切实地核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G·戈尔巴乔夫在致裁军会议的电文中说，苏联建议积极促进拖延已久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为了加快关于该问题的对话，苏联代表团今天已提出了若干新的建议，以便能够消除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分歧。

克罗姆先生(阿尔及利亚)：

主席先生，由于自从你主持我们的讨论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发言，首先我要说明，我对你担任我们会议的主席感到多么的高兴。 你有独特的荣幸第二次担任主席职务。 这赋予你无可比拟的经验，加上你的能力和信念，对在这个困难时期使我们的讨论取得顺利的进展，将是十分必要的。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比利时的克莱克斯大使在他履行职责中表现的献身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要欢迎中国的新大使，并向他保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准备和中国进行充分合作。 我们刚听到印度外交部部长的讲话。 那个重要讲话当然对我们的工作将是个贡献，在我们的会议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时，这个贡献更为重要。 是的，我们的会议的确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 也许在所唤起的希望与我们所经历的对局势的痛苦失望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如此之大。

确实，几十年来各方为促进裁军所做的努力的历史之中有过一系列的希望和失望。 然而，在每个时刻，希望总是长期存在以支撑所有人的信念和努力。 这次，由日内瓦首脑会晤引起的希望甚至在我们本次会议结束以前就会渐渐消逝。

特别强烈地感到了失望，由于我们的讨论在两个多月前开始时具有乐观的情境——虽然应该承认是谨慎的乐观，却是大家都有的而且都表现出来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日内瓦首脑会晤后发表的共同宣言的内容，更具体地说，是对于肯定要放弃获取军事优势的努力和肯定核战争既不能打又绝打不赢这两点感到乐观是有理由的。 正如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的，肯定这两点，如果它反映了真正的意愿和被变成现实的话，应迅速地对我们议程上的两个项目即全面禁止核试验和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积极和决定性的影响。 在日内瓦首脑会谈上宣布的良好意愿本来应为这两个项目带来重大进展，并无论如何应促进两个特设谈判委员会的建立。

主席先生，它们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没有成立。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可能建立，但其职权范围使人有理由相信，基本上这两个项目基本上都将陷入同样的僵局。这两个僵局可由同样的理由解释，因为归根到底，在这两个项目之间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 现在核试验被说成是正当的，

其理由在于需要保证现有武器的可靠性，也在于研究和发展与可能把外空用于军事目的直接有关的新型武器。

我国代表团很清楚全面核禁试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提出了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但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愿望。通过我们的加倍努力，特别是通过表明完全和一直愿意进行这个讲坛所要求的讨论和谈判——这个讲坛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这一点不要每次都提起了——来强调克服问题是可能和可取的，这不是否定或低估这种复杂性和困难，而是对上述愿望的响应。为了这个目的，阿尔及利亚和21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样，对这两个特设委员会的职权问题表现了真正的灵活性。

如果国际环境开始表明有和缓紧张迹象或至少如果有某些迹象说明对话的精神最终开始占上风，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担忧。美国最近对利比亚的武装攻击表明，情况决非如此，而是完全相反。

详谈由于那个行动而使之成为疑问的所有原则本来既不是不必要也并非不恰当的。只提一下这一点就够了：在这个事件中一条主要的原则被牺牲了，就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一再强调的那条原则，即所有国家都有同等的安全权利。要求那些以最好的装备来确保本国安全的国家充分考虑到弱小和较弱国家的这一权利是十分合理合法的。

除了违反联合国宪章外，除了一个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顾它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别责任之外，现在已有证据表明，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它喜欢武力统治而不是法治，并且对抗的愿望已被置于对话精神之上。

这是我们失望的根源。我们正期待着开始扭转军备竞赛的，但我们现在目睹的却是开始恢复军备竞赛。

这对我们会议的工作并不是好的征兆。对抗只能导致加速军备竞赛。没有对话，就不能有真正走向裁军。

在这方面没有比把三个月前的乐观主义（当时强调的似乎是对话）同今天的幻灭（趋势看来是走向对抗）对比更能说明问题了。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这里和其它地方促进裁军。我们这样做

的理由既强烈又简单，它在这个讲坛上一贯得到证实，即不需要先希望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主席：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讲话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请波兰代表雷赫拉克先生讲话。

雷赫拉克先生（波兰）：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和满意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纳拉亚南先生阁下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他的重要发言。

在开始阐述我今天发言中要谈的问题前，我欢迎苏联代表团今天所提出的若干极为重要的建议。禁止化学武器多年来一直列入我们的本议程，国际舆论期待着能早日达成一项关于全面禁止这类武器的协议。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具体建议无疑将促进制定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取得具体进展。这些建议清楚地证明，苏联愿意看到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得到禁止，并愿意达成妥协。它们考虑了其他国家在谈判立场中的许多方面的因素因而为争取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今天的建议扩展和发挥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今年1月15日提出的裁军方案中的有关部分。苏联的新倡议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早日实现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总的努力的一部分。作为化学武器项目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协调员，波兰代表团对于苏联的这项倡议为加快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所开辟的新的前景，表示极为满意。

然而，我们愿强调，对争取消除化学武器取得进展的希望要求人们决不要作出任何可能危及和破坏谈判进程的行动。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开始生产化学、二元武器的计划，反对在某些北约国家部署这些武器的企图。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计划是为破坏欧洲大陆的安全与和平所策划的有目

的的行动。我们认为，应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而不应部署新的化学和二元武器，这项步骤将更符合所有欧洲国家的愿望。

除了上述这些临时的发言，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现在我愿开始我所准备的发言。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遗憾的是，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波兰代表团认为，最令人沮丧的是，最优先和紧迫的问题未能取得进展。我认为尤其是核禁试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它们是被公众舆论，事实上，被绝大多数代表团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

主席先生，

我们的议程项目一——核禁试的问题是属全体辩论中最经常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这并不是偶然的。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于1986年3月25日正确地强调，核禁试的问题“已超出其军事意义的范围，并成为对世界命运负责程度的标准，成为是否愿意接受新的政治思想的标志，以及归根结底作为衡量外交政策中是否存在道德和民主的标准”。

绝大多数代表团感到遗憾，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仅由于某些代表团的缺乏建设性立场而未能得到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处理。

某代表团起码从1982年7月19日宣布美国将不恢复核禁试的谈判以来，其反对谈判的立场始终未变。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背弃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寻求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每届美国政府当局的政策，而且也意味着不遵守美国作为缔约国或者起码是签署国的国际条约。让我们在此简单地回顾这些条约。

美国与1963年批准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序言部分中说，本条约“原缔约国”谋求永远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并希望使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

美国于1969年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序言中回顾了“谋求达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并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心。

在《限制地下核试验的双边极限条约》和《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核试验条约》中，缔约国再一次重申对上述条约“的目标和原则的遵守”。

我不想作任何结论，但请允许我引述美国代表团团长洛维茨大使于1984年4月17日所说的一段话：“如果协议应比印刷它们用的纸更值钱的话，就需要一个国家的行动与协议上规定的义务相协调。”

主席先生，

多年来反对核禁试的主要论据一直是所谓有效保障遵守这种禁试的现有核查手段不足。而今核禁试的反对者不再大谈所谓潜在的核查制度不足，却公开地指出核禁试与它们发展新型核武器，包括实现战略防御计划所需的核装置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总而言之，我们又回到了起点，由于核禁试的谈判将破坏美国战略军火库进一步现代化的计划，以及为取得核优势所抱的希望，所以，它不打算进行这些谈判。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达成一项核禁试的国际协议中，核查问题从未就不构成真正的障碍，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唯一问题只是因为某些国家不愿意，因为它不符合它们的军事图谋。

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多次强调为尽早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恢复谈判的紧迫性，这种立场与美国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核禁试不仅将成为改善国际气候，建立必要信任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它也将对裁军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

核禁试将抑制新一代核武器的发展；阻止核武器的横向和纵向的扩散，创造了强大刺激促进核武库的削减直到将它们彻底消除，大量减少发展新型核武器运载手段的必要性，停止核试验对环境所产生的危害并加强部分核禁试条约。

举这些少量的例子便能充分地表明核禁试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大家应把它看作是最优先的问题。

波兰在这点上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4月17日的声明中已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转入议程的另一个议题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解决这项突出的裁军问题的紧迫性正与日俱增，因为某个军事和技术大国正在紧张进行研究和发发展工作，以建立强大的外层空间武器系统。

人们对该问题已作了许多阐述，其中大多数都是批评美国执行的计划可能产生的结果，然而，我们似乎尚未全面探讨因美国计划的实现预料要导致的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复杂问题。而且公众舆论尚未真正意识到外层空间进一步军事化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的性质和规模，这种危险是更加不祥的预兆。

当我们讨论这些可能出现的后果时，我们自然首先强调军事方面的后果，因为它们对人类的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一再强调核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稳定的丧失、包括各种类型武器的全面军备竞赛不自主地加快，而可能危及今后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所造成的危险。在座的大多数人清楚地看到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可能产生这一类的消极后果。主席先生，今天请允许我谈一谈其它方面的后果，也许没有这么具体和显著，但却同样具有根本的性质。

我们的文明探索外层空间的第一步是以发射人造物体以及随后人类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和登上月球为标志的，它被人们视为人类智慧对大自然的征服，是科学、技术和——人们曾希望——人类意识稳步前进的新时代。随着人类进入外层空间而产生的许多伟大的希望之一是，人类努力中的这一新领域将成为团结因地球上许多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的因素。在探索无限的外层空间中，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且自身利益尚未确定，这便为共同和平利用这一新的环境提供了机会。从世界各个角落的大量舆论中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到这一机会，其中1958年的美国国家航空和空间法似乎较为庄严，它加强指出“外空的活动应致力于为全人类利益的和平目的……”，1967年的外空条约也体现了这种观点，它承认“为和平目的而探测及利用外层空间所取得的进展中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以及“外层空间的探测及利用应造福于所有国家的人民，无论它们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

除了这些一般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之外，还可看到，征服外层空间的动机包括对环境加深科学了解的欲望，通过处于探测外层空间技术能力的前列而取得国家威望，从探测外层空间中寻求经济利益，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军事方面的考虑。象远程导弹之类的军事发展在探测外层空间初期时是中心的，然而，就在那个阶段，非军事动机和民用空间计划的预算为主要因素。探测外层空间工作的进展促进了建立国际空间法律制度的基础，加快了促进和管理外空国际合作的国际组

织和机构的建立。

但早，研究制定一个积极的国际法律和组织基础建筑的进程远没有终止，航天技术的迅速扩散产生了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的许多复杂的新问题，例如，以地球表面遥感办法传播数据问题、通过卫星系统进行电台和电视广播问题、静止轨道的利用问题、随着探测外层空间商业化的发展趋势出现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势必增加。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最终仍在于国际形势、合作精神、相互信任、妥协意愿和善意上，凡将破坏这种希望的事都不应做。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外空政策出现不祥的逆转。1982年和1983年的总统指示提出了与原先美国立场相反的路线。从1982年起，与民用部门相比，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军事部门之中。具有严重后果的新的军事项目一个个上马。美国明显减少参与国际科学项目（如，美国未参加哈雷彗星有关的努力），并决定使美国航天事业商业化。

一些不仅为了加强地球上现有军事系统的效力、而且为了在军事上利用外层空间的重大计划项目的想法似乎已不符合外空探测早期阶段所确立的原则。从迄今为止所披露的计划来看，外层空间将成为一个核大国的国际体系中的焦点。由于这种政策上的大变动，军事上的考虑将超过外空探测中的所有其他动机，因此，民用外空研究和外空活动预算将减少，因为它无法与军事要求竞争，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其他空间大国出于安全的缘故或结盟的义务而采取相同的行动，从全球看民用科学探测外层空间的前景将趋暗淡，不牵涉全球地缘政治影响而在科学上为和平目的进行的国际合作也必将减缓。

所有这些都威胁着目前完全基于正式的契约性安排之上的外空法律制度。目前的安排是为了建立有利于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法制。如果目前脆弱的条约制度由于未能满足航天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新的需求而进一步削弱，那么，进一步促进和平探测外层空间的所有希望将全部化为泡影。

我在结束发言之时，愿强调波兰代表团愿意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开始切实的工作，今年春季会议的机会已完全错过，我们不应允许这种现象再次重演。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

澳大利亚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已将它们的名子从发言者名单上删去，因此今天会议的发言已结束。

我愿再次提及，根据我们在全会中所做的决定，我们将于明天4月23日下午3点30分，在本会议厅中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实质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我还要宣布，我将在4月24日，星期四的下次全体会议上处理议题5及其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以便作出决定。

正如今天在全体会议开始时所宣布的，本会议将于下午3时15分在本会议厅中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我们将讨论本会议秘书长对于文件和其它服务项目所提的建议，并为解决议程项目3的序言方面的问题。由于我们即将结束春季会议，欢迎各代表团提出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任何代表团想发言，我将宣布休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4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举行。

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点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359
24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A·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A • 劳先生

M •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M • 汤普森 • 弗洛里斯先生

S • 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F • J • 德 • 卡瓦洛 • 洛佩斯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博吉洛夫先生

H • 哈拉切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R · 罗尚先生
P · 洛克伍德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王为女士

古巴

C ·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J · 拜加尔先生
B · 贝德纳先生

埃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法国

J. 热塞尔先生
H. 雷尼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W. 克鲁奇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W. 博莱沃斯基先生
W. N. 格尔曼先生
H. 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F. 加伊达先生

印度

K. R. 纳拉亚南先生
A. S. 贡萨尔夫斯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J. 普拉萨德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M. 阿克巴尔先生
R. I. 詹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 库拉米·克曼查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R.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皮阿杰西先生
G.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R. 迪·卡洛先生
E. 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D. D. 阿方德先生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E. G. 本希马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R. 米尔德斯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出席者名单

尼日利亚

B. O. 托韦先生
A. A. 埃拉先生
U. A. 巴拉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Z. 阿克拉姆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J. 雷赫拉克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G.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罗马尼亚

G. 奇里拉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H. 伯格伦德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G. 约南女士
R. 昂斯特勒姆先生
L. E. 温伦先生

出席者名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 P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E · K · 波佳尔金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A · N · 卡希林先生
S · B · 巴沙诺夫先生
A · A · 季塔尔恩科先生
G · 瓦斯赫德兹先生
V · S · 米高扬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查默斯先生
B · G · 怀特沙德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J · 格兰杰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R · 高夫先生
R · 马基南先生
J · 格兰戈先生
J · 沙利文先生
R · 莱文先生
R · 鲍恩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L • 布朗森女士
L • 贝尔加德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A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 克劳维尔特 • 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开会。

根据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进一步审议未解决的问题。和往常一样，任何代表愿意提出有关会议工作的任何问题，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可以这样做。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保加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古巴、澳大利亚、阿根廷、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现在我请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阁下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今天我要谈谈题为“禁止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4。这是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我要确实说，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化学武器谈判的严肃和求实的态度是无可置疑的。最近于1986年3月19日到20日在华沙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华沙条约成员国宣布“它们认为在本世纪末之前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工业生产基地是完全可行的”。

华沙条约成员国打算要对会议就起草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谈判形成一种紧迫感和求实的做法。众所周知，参加谈判的国家已经同意，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应当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予以清除。鉴于以往国际文件的经验，从签署到生效可能要有2到3年的间隔。因此，这意味着如果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化学武器，公约就应当在今后一两年之内制订。

根据谈判的情况，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让我首先谈谈工作中的有利倾向。

今年初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有了一个新的内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于去年11月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同意，苏美两国在专家一级举行定期磋商。值得注意的是，15年来第2次人们认为就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所有问题进行苏美双边会谈是有用的。以目前的方式进行的这些会谈，正如两国代表团所宣布的那样，是为了辅助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多边谈判。保

加利亚代表团认为，苏美磋商和接触倘若坚持“日内瓦精神”，就可以而且应当对整个谈判进程起积极作用。

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今年1月15日声明中的想法和此后苏联代表团在各项工作小组中就有关问题的发言为本届会议期间的谈判进展提供了动力。

在4月22日的上一次全体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建议，有机地发展了苏联领导人1月发表的看法。因此，苏联在加速制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些建议的实质证明了苏联决心促进克服现存的关于消除化学武器及其工业生产基地的分歧意见。已经彻底讨论了确保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停止运行并拆除基本技术设备部件的程序。国家当局和国际视察机构之间的具体合作也经过了彻底讨论。销毁并拆除有关生产基地的行动要包括所有设施，而不管它在公约生效时是属于谁的。

苏联的新建议为制订有效与现实的核查程序建立了牢靠的基础，并且还考虑到了谈判其它参加方的利益。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就公约草案所有这些关键问题的建设性态度。

我们要以同样积极评价的口气赞扬载入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月扩大会议报告的CD/651号文件关于所谓《综合方案》的审议，它由能干的图尔班斯基大使主持。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参加了《综合方案》的制订。毫无疑问，这种列举有关化学物品的方式是有某种缺陷的，特别从表A和表B的结构看。不过必须强调，这是第一次有可能按照具体标准将几乎所有的化学物质列入一份共同起草的文件，并以供某些制度管理这些化学物品的可允许活动。我国代表团要赞扬这份文件，它是各国代表团为了推动有关这份公约的一些最为复杂的问题的谈判而进行严肃与建设性合作的范例。《综合方案》是一个过渡的解决办法：只有当完成了例举表A右栏（关键前体），表B（关键二元成份和多元化学武器系统或特别危险的关键前体），以及表C（以大规模商业数量生产并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成份）的有关化学成份的分析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并利用它的潜力。

我们认为，要使这项工作取得成功，各国代表团应当严格地遵守1月份制定《综合方案》时所达成的谅解，即应以各类化学物质的分类与定义来考虑各有关化

学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要结束完善关键前体分类标准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列举表 A 右栏中的化学物质，以便更有用地审议这一领域中制度的各项因素。同样也有必要协调双元和多元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组成部分的鉴定标准。我国代表坚信，只有仔细地制订和精确地理解有关《综合方案》的所有定义问题才能保证控制化学物品和有关数据的可靠系统顺利运行，排除将化学物质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可能性。

事实上，根据将化学物质列入表 C 的有用工作和工作小组 A 在各项制度中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绝对相信《综合方案》的“生命力”。

《综合方案》的另一重要领域在于，它发展得越完善，就越提高了具体和有目的的谈判的水平，包括有关核查与遵守问题。

去年已就有关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制度中的许多条款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会对环境，甚至有时是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危害的各类化学物质甚至整组产品的生产与使用。根据西方的估计，仅在第三世界内，每年就有一万人死于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影响。因此，有些国家采取了类似于彻底禁止的限制性措施。在这一方面最为普遍的一个事例就是对磷酸洗涤剂、一些药品等等的使用限制。同作为化学武库基本成份的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相比较，它们的毒性远远没有那么剧烈。

在谈判过程中，只是单项引证了可用于和平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事例。然而这类化学物质的生产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可以在实际应用中经过大大稀释后使用。这种特性正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应当集中于一个单一的、小规模的生产设施中生产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方法是不会对任何国家的真正商业和科学利益造成损害的。就象其他科学一样，化学正处于不断运动、发展和扩充的过程中。由于偶然或有意的组合，可能会出现新的剧毒致死性物质。一经对这类化学物质作出识别就应当立即对外宣布并将它们置于控制之下，而这可以在单一、小规模的生产设施内安全而有效地进行。

另一条有关巩固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制度的意见在于有必要严格遵守从其它致死性化学物质类别中剔除剧毒致死性类化学物质的关于毒性水平的长期协议。

完全出自商业利益的考虑，一些西方代表团为了实际运用的目的而倾向于忽视毒性水平的定义标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态度即使能满足一些有限的利益，却可能造成具有重要的安全后果的严重问题。

有一些代表团从他们国家商业利益的观点谈到了化学武器谈判问题。我国代表团赞同这一考虑并努力支持发掘各种可能为共同解决办法打开通路的意见。

然而在谈判的现阶段，我们遇到了更为实质性的问题：可能严重地破坏化学武器谈判危险的美国的所谓双元武器计划的执行。

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双元剂进行各种组合而取得更大的毒性和为了战胜监测系统、军队和平民的医疗与防护而采取行动停止化学武器战剂的新的基本机制。

我们认为，生产双元成份相对地说是简单的，这将会造成世界性的化学武器扩散，造成对人类难以预料的后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于双元武器计划充满了逃避对今后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条款进行核查限制的危险。双元计划的危险还在于发起了新一轮发展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大规模毁灭性进攻型武器。

应当迅速在公约草案范围内找到解决双元问题的办法。载入CD/651号文件的表B的制订看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具体一步。然而还有一系列其他有关问题未尚解决。

象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一样，我国支持对完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一些临时解决办法，包括特别危险的双元武器。这样的临时解决办法决不会使裁军谈判会议中化学武器的谈判复杂化。

4个月之前，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T·日夫科夫和罗马尼亚总统N·齐奥塞斯库对其他巴尔干国家领导人发布了一份有关在巴尔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联合呼吁宣言。这一新的倡议正在得到积极的考虑。我们认为，将巴尔干变为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有人倡导有人反对并不奇怪。没有人幻想它能不遇任何困难地立即执行。然而我们却坚信它有实际潜力，我们各邻国的第一个正式反应也支持这一信念。我们认为，执行区域措施是可行的，也是较易行的方法，因为它涉及的国家数量有限。将巴尔干变为无化学武器区的任务还可因目前这些国土上事实上并没有化学武器这一情况得到促进。

不仅是巴尔干国家，整个欧洲都应摆脱化学武器，我国愿意在积极参加本会议内的化学武器谈判的同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欧洲建立一个无化学武器区符合和平的目的，将加强欧洲和国际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建立包括上述两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的中欧无化学武器区的倡议。

裁军谈判会议的目的仍然是加速制订化学武器公约。做出重大进展的条件是比以往更多了。我利用这次机会向会议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促进进一步发展化学武器谈判中的积极方面。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在今年会议第二阶段也都能遵循同样的建设性和实事求是态度。我们了解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克罗马蒂耶大使的外交技巧，希望他能充分利用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打开的新的前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相信今天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某种方式回顾2月初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刚开始时的情况。如果我们翻阅本届会议最初几次会议的记录，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许多发言都带有一个特点，即表示希望国际局势能出现大的好转，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的解决能取得切实的进展——尤其是在本论坛的范围内取得进展。

这些希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去年11月底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并未使与停止军备竞赛和巩固和平这一目标有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它促成了若干重要的协议，这些协议不但对苏美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日内瓦精神”。

关于11月高级会晤结果的联合声明宣告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它还强调双方不寻求军事优势。苏联和美国重申，它们决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真诚地就限制核军备和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意加紧努力，缔结一项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所有这些当然会唤起人们的希望。

苏联一贯认为，M·S·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的真正意义只能在实际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就苏联来说，它以应有的严肃性对待这次会晤的成果。苏联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许多行动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直接有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M·S·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应得到考虑。这个声明引起了普遍的兴趣，总的说来得到了积极的反应。

众所周知，在日内瓦会晤之后，苏联两次延长了它对所有核爆炸所单方面宣布的暂停行动，并为核查双方遵守暂停的情况，包括现场视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现在，由于美国在内华达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苏联政府被迫宣布，它已不再受自行作出的不进行核爆炸的单方面义务的约束。我们并不急于恢复制核爆炸。

在其1月15日的全面裁军计划中，苏联为彻底消除苏美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禁止化学武器，以及若干其他有关事项，提出了从根本上说是新的折衷建议，并建议在本世纪末之前分阶段消除世界上核武器和禁止外空打击武器的方案。

苏共二十七次不仅将该计划肯定为今后几年里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系统的构想。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关于削减常规军备所提出的新的倡议。鉴于人们对该建议所表示的兴趣，以及向我们提出的许多关于阐述其实质的请求，尤其是在核裁军非正式会议上所提出的请求，请允许我对此作更详细些的阐述。

我们分析了局势之后，认为目前提出有关削减欧洲常规军备和军队的新建议的必要性和条件已经成熟。在欧洲，两支装备有最现代化的坦克、导弹和飞机以及各种类型新武器的军队，它们各有三百多万人，正相对峙。另外，所谓的常规武器正不断得到改进，并变得越来越尖端，威力也越来越大，在作战性能方面，它们相当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有人告诉我们西欧不能放弃核武器，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因为，据说如果采取这一行动，它便会在华约国家的军队和常规武器面前感到不大安全。顺便说一句，人们已在本会议中多次听到这些虚假的论调。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消除欧洲的核武器不但能够为西方，而且也能为我们这一方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不会忘记，在尚未出现核武器的年代里，西方曾入侵，而且是多次入侵了我国领土。

至于所谓在常规军备和军队方面，华约国家比北约国家具有“巨大优势”，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常规武器和军队已出现大致的平衡。总的来说，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已存在这种平衡，我已说过，在欧洲，结盟的双方各有陆军和空军约三百万人。

苏联愿意考虑裁减在欧洲的部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这表明它是有诚意全面减缓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对峙，我国的倡议肯定了M·S·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发言中再次有力地强调的：“除非苏联及其盟国成为北约进攻的目标，苏联决不会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我国的建议要求减少所有欧洲国家陆军和战术（前线）空军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驻扎在欧洲的相应部队的所有组织部分。

在裁减范围的军团和部队应解散，它们的武器应销毁或储存在本国领土内，裁减涉及的地理区域显然将包括整个欧洲领土——从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我们认为，应在协议的时限内，并在不断维持常规武器和军队方面现有均衡和不损害任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逐渐进行裁减。我国建议裁减进程应从北约和华约的军队开始，其他欧洲国家将随后加入，其结果应使欧洲在该领域中的军事对峙得到大大的缓和。

我愿提请你们注意苏联新建议中的另一方面。它规定，应该为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进程的每一阶段达成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

当然，在各个阶段，都必须保证对裁减进行可靠的监督，这既可以用国家技术手段，也可用国际核查形式，如有必要，可包括现场视察。

苏联还建议，可供实战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应与常规武器同时削减。苏联的新建议还考虑到某些北约国家的意愿，即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应同时削减部署在那里的可供实战使用的战术核武器。

我们认为，对该问题采取这种全面的方针将有助于消除多年来在维也纳对话中一直存在的症结。

同时，苏联将该问题扩展到整个欧洲的范围进行考虑，并不减少它对维也纳对话取得积极成果的兴趣。我们认为，尽早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双方可接受的协议将有助于实现苏联关于整个欧洲的建议。

我们愿意履行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又一证明是，我国于4月22日对禁止化学武器所提出的新建议。

另外，在本届会议中，苏联就拟订和缔结一项保证人造地球卫星豁免，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系统以及消除现有这种系统的国际协议，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

然而，对方作出了什么回答呢？它在内华达进行了几次核爆炸，并恢复对我国进行充满各种借口和侮辱的反苏运动。苏美关于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双边对话的进展仍然受到阻碍，“星球大战”计划正全速进行，并坚持企图取得军事优势。最后，美国还对利比亚采取了挑衅性的行动，该行动使得国际局势严重恶化。

M·S·戈尔巴乔夫说，“纵观国际局势，正如顽固继续进行的核试验和对尼加拉瓜不断进行的威胁，对利比亚所犯下的罪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总的做法，它的军国主义和侵略的倾向性已在过去的几天里得到充分的暴露”。

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美国在第1、2和3议程项目中的错误态度，僵局仍然存在。

即使是在那些已设立本会议附属机构的问题上，包括那些带有所谓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美国的方针并未朝着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方向改变。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是为了规定裁军的具体措施，并为谈判各参与国分阶段履行这些措施做出规定，但是，有人却试图将该方案变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拙劣翻版，使它成为类似于已达成协议的登记册。

总之，必须承认，而且极为遗憾地承认，今年本会议在解决裁军问题中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令人沮丧的，不用说拖延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各国以及全世界的安全。目前的局势肯定破坏了本会议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权威，当然，如果有人奉命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一定会感到满意，但

是，我国代表团所得到的指示是极为不同的，就我本人来说，无法向我国政府汇报本会议的工作是有效和成功的是件极其令人不愉快的事。那么，人们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认为结论只有一条：在过去，安全首先是从实力地位和以军事技术解决问题的角度看的，现在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消除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这种惯性。这正是苏联将要做的。苏联的和平愿望和呼吁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是它的政策具有责任心的表现。我希望夏季来临时，那些迄今为止阻碍本会议发掘其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我想强调作为一个裁军谈判的机构——所具有的潜力的人，将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

最后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愿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以外交家的风度极为熟练和干练地主持了本月份的工作。我也认为有必要感谢本会议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的所有成员为我们的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已将自已的时间、努力和知识贡献给过去4个月不断召开的会议、磋商和谈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和昨天的翻译，起码是从俄语到英语的翻译无法令人满意，我希望这并不是联合国财政危机的结果，而只是一个事故，希望今后不会再次出现这种事故。

弗朗西斯基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

现在我代表裁军会议西方9个成员国就会议议程项目1发言。

在裁军会议的今年春季会议和历届会议上，西方组的成员国曾分别在集体或单独的发言中多次强调，他们十分重视会议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

在这些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我们主要说声了下列几点：

首先，我们确认依旨在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有关国际文书和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我们强调，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是开放供所有国家参加的一项法律文书，对其遵守情况必须能够进行充分和令人信服的核实。

第三，我们表示，我们愿意对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立刻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了范围、核实和遵守问题。

主席先生，

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发言是我现在所代表的各国代表团表示其态度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是，为表明我们在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信念和决心，我们还采取了其他具体行动。

我们在会议上在议程项目1下提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任务授权草案。这个任务授权草案载于文件CD/521，我们仍然支持这项提案。

我们坚定的认为，这个任务授权草案如获通过我们将能立刻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如在文件CD/521中所说，这个委员会可以对和拟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以便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

这个任务授权草案应当符合所有那些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工作取得实际进展的成员国的要求。

我们和未加入为成员国的挪威还进一步举例详细说明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立场，在项目1下提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方案——见文件CD/621，并由西方组和成员国单独提出关于实质性审查所涉及问题的文件。所提出的文件很多，但是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把它们都列举出来可能是有益的。这些文件如下：

- 1983年6月17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CD/383，题为“工作文件：和平核爆炸和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 1983年6月20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CD/384，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核查制度的机构安排：带有说明的问题单”；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388，题为“禁止核试验的核查和遵守”；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389，题为“关于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制度的意见”；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390，题为“关于为国际监测系统提供一种新安装的日本小型地震仪阵列的工作文件”；
- 1983年7月19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CD/395，题为“工作文件：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的作用”；
- 1983年7月22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CD/400，题为“国际管理小组”；
- 1983年8月1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CD/402，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问题”；
- 1983年8月4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CD/405，题为“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范围的建议”；
- 1984年3月28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CD/491，题为“工作文件：地震记录技术的最近发展情况”；
- 1984年6月15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CD/507，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核实：未来的方向”；
- 1984年7月25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524，题为“工作文件：逐步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办法”；
- 1984年8月6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CD/531，题为“工作文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原则”；
- 1985年6月20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CD/599，题为“工作文件：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核查 — 关于1985年6月4日至7日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讲习班的报告”；
- 1985年7月9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CD/610，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监测”；
- 1985年7月10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CD/612，题为“工作文件：关于为全面禁止核试验建立和逐步改善国际地震监测和核查制度的建议”；

- 1985年7月26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CD/624，题为“旨在逐步提高全面禁止核试验地震监测和核查能力的制度”；
- 1985年8月1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626，题为“实现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制度的具体措施”。

而且，另外一些西方国家还散发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范围、核查和遵守这些主要问题的一些小册子和其他实质性材料。例如，就在本届会议上，加拿大自费而不是利用秘书处的经费向所有成员散发了一个共有3卷的关于从1962年到1984年核查情况的裁军会议发言摘要和一个关于地震核查情况的小册子。很明显，由西方组成员国提出的这些文件内容相当广泛。未能成立一个项目1特设委员会尤其说明了裁军会议没有对这些文件进行认真审议，这是使我们深感关注的一个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其他组的成员国没有在会议上提出类似的实质性文件，虽然他们也经常说他们认为议程项目1十分重要。

主席先生，

我所代表的成员国深感遗憾的是本届会议没有能够就载于文件CD/521中的建议和载于文件CD/621中的建议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听到了所说明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但我们认为这些原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希望能将这一点记录在案。

更令人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原因使会议未能就一般普遍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实质性工作。

我们感到不解的是那些抵制达成一致协议的代表团却同时坚持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并决心开始进行有关工作。反对我们所提出的任务授权草案的一个具体理由是，它不是一个谈判的任务授权书

我们的回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不是一个正当理由。我们则认为在本届会议上，对未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基本内容存在着实质性分歧。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就是如此。

这些分歧具体存在于这一条约的范围，如何确保遵守这一条约，如何能对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等方面。

我们并不是对这些反对意见或分歧有什么恶感。但我们确实知道并且确实认为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和难以解决。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在其发言和文件中都用相当长的篇幅详细的谈到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分歧的一个积极办法是，在一个获得适当任务授权的特设委员会中，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努力争取解决这些分歧。

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审议和通过载于文件CD/521中的任务授权草案。我们希望能够对任务授权条款的真实含义进行审议。

我以我所代表的国家的名义呼吁本届会议再次考虑这个问题，并请本届会议再次表示愿意为开始进行有关议程项目1的工作承担义务。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几天前，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我们的议程项目2作了发言。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他的发言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他对我国政府关于精确地阐述核裁军领域里双边和多边谈判作用的意见表现出了兴趣。更精确地说，他问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核裁军谈判这一阶段，裁军谈判会议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另外，在这个议程项目上，会议可以如何有助于相互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努力。

我欢迎苏联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愿意在春季会议期间能试图至少对他的重要和引人深思的询问作一个初步的答复。实际上，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先前很少有代表团谈及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问题，而且这一方面的很多事情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未引起重视。要求在本届会议上开始核裁军谈判的呼声年复一年几乎以同样的措词不断重复，但很少有代表团确切地指出究竟应谈判什么内容，也没有确切说明自己提出的办法是否切实可行。

在我开始简短地——我再次强调，初步地——分析之际，请允许我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完全认为核裁军有其多边性。在本会议上讨论这一专题的正当性是无可争议的，而且我认为这也并未遭到质疑。只要核武器还存在，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对其加以关注，用《最后文件》的话来说，由于裁军过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因此它们都必须积极关心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就核武器而

言尤为如此。《最后文件》还规定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参加裁军谈判，甚至还得出结论说，它们应在平等基础上参加那些对其国家安全有直接影响的多边裁军谈判。

这些都是原则，而且是宝贵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未解释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其非核成员，必须如何“参与”乃至“直接参与”核裁军。

问题在于这些原则必须根据目前国际秩序的现实与状况加以解释。这种现实表明，实际意义的核裁军——通过谈判就真正限制或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只能由拥有这些类型武器的国家来进行。《最后文件》虽提出了多边平等参与这些进程的原则，但也考虑到这些现实。在第53段里，“核裁军进程”被视为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一个过程；该段敦促这些国家迅速和成功地结束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并在它们之间开展进一步的谈判。在其它段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对真正核裁军的主要或特殊责任在于核武器国家本身。而且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是否能够现实地假设核武器国家，如苏联，会同意让非核武器国家通过多数票通过的决议或其它多边行动告诉它们今后应撤除其一部分核武库？核武器国家本身具有实现核裁军的独特能力，其原因首先在于只有它们才有力量处理这些武器；但同时还在于这样的事实，无论从客观上来说或仅仅在核武器拥有国看来，核武器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具有独一无二和中心的主要性，而且正如《最后文件》第49段具体规定的那样，核裁军措施必须维护这种安全，使之不受损害。各国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因素的结合，因此它们对这样的事实尤为敏感，即人为地抽出其中一个因素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因素。对西方联盟的核武器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建立核军备是因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华沙条约国家的常规武器具有绝对的、威胁性的优势，需要作出反应。因此，对它们来说，只有当安全大致保持平衡，最好是在低得多的核军备水平上保持平衡，才能够设想采取核裁军措施。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与裁军之间具有这一重要联系，而且对于如何在逐步降低的军备水平上维持彼此争执的谈判各方的相对力量进行计算也很复杂，这是理想的核裁军进程的最大障碍，而理想的核裁军进程就是由多边社会直接处理某些大国专有的核武器。

只有在《联合国宪章》得到充分执行而且由有效的世界政府垄断地运用威力的集体安全体系发挥作用的理想条件下，才

可想象那种作为直接决策的、影响到仅为少数国家拥有的核武库的核裁军。如果美国1946年提出而被苏联拒绝的巴鲁克计划获得通过，而且成立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切核装置均由其掌握，要做到以上这一点本来也是可能的。

那么，如果我们对通过多边决策直接进行核裁军现在尚无能为力的话，作为多边谈判机构，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答案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任务是多方面的。

由非核国家为多数组成的多边机构的“积极参与”首先是概念性的。多边社会还可履行重要的动员职责。此外的任务是监督，并在必要时敦促参加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的伙伴，并提请谈判者注意根据《最后文件》第49条应充分保障的次要安全利益。还有一些重要的辅助措施，会议可加以确定并最终进行谈判，以便巩固双边成果。

请允许我简短地举例说明其中一些职责。

从概念方法来说，有必要继续明确并加深对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之间的重要安全关系的理解。核武器的作用与意义迄今在我们中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核裁军与常规裁军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从其相互依存性均衡地考虑这些重要的安全方面的必要性必须予以进一步的强调。在去年11月11日的一次联大发言中，我国代表团试图为这种辩论提供第一个分析构架。本会议可以格外重视在核裁军每一未来阶段所有国家的安全可如何获得保障这一问题。尤其是鉴于两个主要世界性大国领导人均承诺将通过努力最终消除核武器，因而就可以提一个问题：技术的能动性将如何影响核武器的未来与作用。本会议可以尝试推动为战略稳定作出定义并更详细地、一般性地阐述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的各种要素。在防御结构、战略、军事学说、军事态势与军备措施方面可作广泛的努力，对所有这些方面都须仔细研究，以便判断它们是否有助于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核战争。

本会议可进行的第二类活动是为核裁军与各国和平行为创造一种比目前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一方面，应记住议程项目2的全名不仅是核裁军而且是“停止核军备竞赛”——这种提法意指国家行为，也说明有必要使其更符合理想标准。这方面，本会议可审议是否可以在多边场合运用两个主要大国已双边同意的许多原则，

例如载于它们1973年“十大项”中或1973年防止核战争议定书中的原则。关于核裁军的原则以及一般性的裁军原则可加以澄清、扩大和采纳。正如我国代表团经常说明的那样，多边努力特别富有成效的方面是就广泛的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包括就可增进坦率和改善有关军事事务情报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是稳定军备限制与裁军措施的先决条件。

为了便于将来采取核裁军措施，可预先为这类未来措施拟定许多必要的技术条件。对我国代表团来说，适当的例子是加速建立地震监测与核查网，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稳步地加以改进，并使其在全面核禁试最终生效时可供使用。本会议的其他活动甚至还可以与正在进行中的具体双边谈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许多代表团曾反复要求在不妨碍这些谈判进展以及保密方面有关安排的情况下，适当地、不间断地提供关于正在进行的核裁军谈判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使各国通过多边渠道可以继续不断地提出其关注问题与建议，就可促进这些谈判获得成功并鼓励谈判者们有目的地进行谈判。如此彻底认真地注意双边谈判，可对谈判者们起推动作用，并在他们的工作中灌输适当的紧迫感。

在此我要带着敬意和部分的赞同态度提一下21国集团的成员国多年来对我们的议程项目2所表现出的关注，以及它们积极推动结束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决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集团对待这个专题的方式改变了，而我并不认为这一方式变得更好了。我认为，遗憾的是本会议不能在（作为消除或削减核装备的）直接核裁军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我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在我看来，21国集团载于CD/526号文件中的建议，特别是其中载有项目2特设委员会拟议职权范围的最后一段按照这些标准就不太有说服力。按照该文件所建议的那样就关于减少核装备或实质性地削减核武器的协议立即开始多边谈判，其现实可能性是很少的。

相反，我发现以前的文件——我特别提一下CD/116和CD/180号文件——中选择的方法基本上较为现实，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本会议可以并应该全部或部分地采取的某种行种。CD/180号文件中关于特设工作机构职权范围的草案的主要概念是“澄清问题”的措词。这种对分析与概念性任务的强调以及这些文件措词中所显示的谨慎探索态度值得人们注意——也许应当比当时更加注意。

在核裁军的目前阶段，两个主要大国的双边核会谈与空间谈判正在全面展开，国际社会满怀希望与期待地注视着这些谈判，看来应该为本多边机构可以予以核裁军进程的支持寻求共同基础。

如果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认为以上发言对其问题有用的话，我国代表团将不胜愉快。我前面已说明，我决心尽快答复他的质询。这类提问与答复可以有所裨益，鼓励各国代表团之间的对话，加深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并使正当了解情况的要求得到满足。

但是请允许我在这一方面特别提一下苏联代表团至今还未答复我在3月27日发言中就我们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国代表团曾希望苏联代表团4月22日提交的建议中至少会部分地给予答复。这些关于实施并核查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设施的建议充实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月15日宣布的立场。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苏联同意裁军会议已确定的关于解决销毁阶段固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因此，这些建议是苏联对解决核查禁止化学武器的困难任务的两个重要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我国代表团正在仔细研究苏联建议以及其中的有益的解释和技术细节。但是初看起来，这些建议似乎并不解决所有有关的核查问题。在销毁储存与设施方面，似乎还有一些限制性因素。此外，这些建议也没有涉及目前谈判者正着手处理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监督化学品生产以确保将来不生产化学武器，以及质疑性核查问题。然而这些正是我国代表团向苏联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方面。

我国政府期待苏联能扩大其过去立场的范围并增加内容，对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也能尽快作出贡献，从而为突破化学武器条约的中心问题铺平道路。我们在作这种展望时为我们面前的部分建议而感到鼓舞。许多同事已对本会议的工作以及我们仍然面临的繁重任务作了评论。同时他们对本月份紧凑的工作节奏以及至少是已取得的部分成绩表示满意。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深刻地意识到你在这些成绩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对你以杰出的方式主持了本会议而表示感谢。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在本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比在您刚接任主席时向您表示祝贺更为

恰当，因为在您履行职责时期，我们亲自了解了您的外交才干和您对裁军理想的献身精神，尽管我们曾预料到您将作出的努力将会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现在我们则可在事实面前向您表示感激。

我们还要向您的前任比利时大使表示感谢，并向中国的新大使范国祥表示欢迎，我们向他所负使命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一个议程项目，因为它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大家一道一致同意就此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原因。我们相信，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将会澄清细节问题，从而为更加实际的审议这个问题开辟道路；虽然事实上我们本来更愿意成立一个具有谈判职权的工作小组——正如21国集团一贯主张的那样。不管怎样，我们认为，当另外的选择是无所作为的话——正象以往的情况一样——那么，必将产生的观点的交锋将有助于为未来的谈判建立更加有利的气氛。

当我们将这个项目写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上时，有些代表团反对审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将陷入政治讨论中，尽管这些反对者从未提出任何打破这个谈判机构在这个具有超过一切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的僵局的解决办法；我们重新回顾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去年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反对建立辅助机构以推迟这项讨论的西方国家集团认为，如果谈判要想获得成功的话，谈判的题目要有仔细的定义，并且谈判要有明确的、一致同意的目标。现在裁军谈判会议作出的决定正可提供一个澄清定义、商量拟定目标的机会。我们相信，今后将不会产生新的障碍，我们将能够以建设性的精神审议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处理我们所提到的工作时没有必要花太大力气，因为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最后文件》时，联合国大会在一致通过的第50段中向我们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道路，这一段指出，实现核裁军要求在适当的阶段就协议进行紧急谈判，并且要求提出使有关国家满意的充分的核查措施：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研制核武器系统；停止生产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发射手段，停止为武器目的生产可裂变物质；制定一项商定的、具有可行的时间限制的全面的和分阶段的计

划，以便逐步的和均衡的裁减核武器的储存及其发射手段，从而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全面和最终消除核武器。

这些都是《最后文件》中所使用的措词：这些措词非常明确，无可怀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没有必要再发明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必要陷入那种无端的猜测中。

但是，我们也不应过于天真。尽管《最后文件》中的方针不容置疑，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召开审议这个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也是摆脱我们目前的无所作为状态的一个办法，但是，今天的国际局势让人感到至少不能乐观。目前的暴力气氛、实行的武力政策和所有多边论坛都没有进行什么谈判的情况，使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能否取得成果产生严重的怀疑。我们还不断听到一系列毒害国际关系的专横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对利比亚进行的武装攻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原则以及一切文明共处的国际保证的精神，裁军谈判会议不能无视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与它存在理由——实现一个没有战争危险的世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国家妄称有权、进攻另一个国家、不论受害者是谁、也不论这种侵略的理由是什么，都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危险行为，任何国家都难免遭到这种性质的攻击、难免遭到为了实现其目的而无所顾忌的政策的反反复复之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事实。

对于利比亚的攻击与二十五年前由美国政府所训练和资助的武装部队对古巴发动的入侵的纪念日正相巧合，尽管那次冒险是以进攻者在猪湾的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既不能减轻那次进攻发动者的责任、及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质，也不能减轻其作为武力政策的一种表现而具有的意义；这一次，这种武力政策在距离我国海岸线几千公里以外又一次实行起来，明天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又有具体的表现。就象历史教导我们的那样，海盗行为是没有国界的。

毫无疑问，这种军事进攻、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及一贯阻挠进行认真的谈判都对不能漠不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情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可以决定现在审议什么题目，我们却不能忘掉我们进行工作的环境；这种环境是有人有意造成的，目的是阻挠解决争端的和平进程，以及使用武力来征

服那些追求主权和独立、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超过外界利益的国家。现在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的这种暴力和不信任的气氛预示着我们的谈判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继续寻找取得进展的机会，比如象我们所商定的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决不会为使裁军谈判会议摆脱目前这种实际上的瘫痪状态寻找解决办法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主席：

我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阁下讲话。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3月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你在上个月给予我们的工作指导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谢之情。我还想借此机会简短地表达一下，我国代表团对于我们今天在本会议桌上看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同事，感到非常愉快。

澳大利亚要求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而且，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迫切要求这样一项条约。

我们所设想的条约应确保禁止所有一切核试验爆炸。

这将适用于所有国家在一切情况下，在一切时间内进行的试验。

此种条约必须长期有效，永远具有约束力。因此，必须包括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各种办法。

我们之所以要求缔结这样一项条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朝向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也知道，这将会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二十五年来，国际社会、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承认有必要缔结这样的条约。

澳大利亚作为共同提案国在联大第40届会议上所提出的第40/81号决议，表达了澳大利亚最近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国家政策。

该决议表达了我们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内，是可以、而且应该拟订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我们才继续支持第521号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所载的关于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本会议有些成员国不同意就这个职权范围草案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个草案并不构成他们称作的“充分谈判任务”。

坦白地说，我们说不准，这一说法具体是什么意思。

本会议是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行事的。这到是具体的，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协商一致这一概念是以一种最高的政治和社会价值——相互容忍——为基础的。

这就意味着，容忍各种分歧意见存在，并决心讨论这些分歧，不允许使分歧阻碍共同目标的实现。

这就是澳大利亚关于军备控制的基本哲学思想。

简单地说，我们知道，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任何具有价值的或者具有永久意义的东西是不可以凭空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通过声明或命令而强加给各国的。

我们知道，任何永久而可靠的军备控制协定，只有通过对此种协定进行谈判，才能缔结。

我们必须讨论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们都同意这样一项重要的前提——这些实质问题都非常重要。

在裁军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进行谈判，意味着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

对协定的结构，包括其核查方面，进行很好地安排以便使其成为建立信任的源泉，从而，确保其长期适用。

我再强调一下，无论谁都不可以宣布一项裁军协定问世，谁也不可以把一项协定强加给别人。

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承认将我们带到一起的这些分歧。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可以在双边、三边或者更多的国家之间缔结。但是我们坚信，由于这一议题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任何此种条约必须得到普遍遵守，因此，最好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内来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根据我们目前进行此种谈判所使用的规则和方法，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具体的职权范围。

本会议某些成员国真诚地认为，应该根据一种具体的职权范围来确定这一领域的工作，而不是根据《最后文件》第120段所述的给予本会议的一般性职权范围。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仍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加以接受。

讲到此处，我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认为，即澳大利亚认为，职权范围并不是，我再重复一下，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更为重要的倒是，开始进行工作。在本会议议程中没有哪个议题比项目1更需要我们这样做。

鉴于我们的对全面核禁试的国家政策，鉴于我们认为此种职权范围并不是不可改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清楚的，澳大利亚可以接受CD/521号文件所述的职权范围以外的另一种职权范围。

但问题不在这里。唯一的问题，事实上，对澳大利亚来说，严峻的考验是，某一个既定的职权范围是否能够使我们在争取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使本会议所有成员国都承担义务，并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对于CD/521号文件所述的职权范围，答案是肯定的。

该职权范围将使本会议能够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争取拟定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进行各种核试验。

这个职权范围本身就是认真谈判的产物，在这种谈判中，表现出了灵活性，做出了真正的妥协。

这样一种职权范围能够使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并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

这个职权范围受到其共同提案国真诚地支持。它不是一种障眼法。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澳大利亚的名子是不会在上面的。

有人拒不接受CD/521号文件，说它的职权范围不是“充分谈判的职权范围”。这种做法忽视以上这些事实，妨碍我们开始进行大家都知道必须要作的工作。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很难理解，有些人硬说，他们对本会议为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所开始工作是抱严肃态度的，然而他们却拒绝根据CD/521号文件进行工作。

全面核禁试条约并不是一个可以耐心等待、慢慢解决的议题。

许多代表团说，现在他们就想缔结一项条约，或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应该能将这个条约拟订出来。另外一些代表团指出，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例如，在核查方法方面。

澳大利亚无法确切回答以下这些问题——这项工作要用多长时间，或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指望看到这样一项条约。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这项工作开始得越晚，等待结果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想要本会议尽快地继续进行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制定工作。

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决定制定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完成必要的工作，没有制定出必要的核查手段，因而我们不能进行这一步工作。

如果到那个时候出现耽搁，那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而且也是不可容忍的。

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先生1984年8月在本会议建议本会议着手建立全球地震监测网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改进我们自己的国家地震监测网，以便我们能在全球网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坚决支持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并欢迎某些成员国所作的保证，其中包括苏联第一副外长最近对本会议的发言中所作的保证，即，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将继续得到本会议的支持。

事实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问题是过程问题。

《最后文件》第51段指出“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并指出，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停止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停止发展新型核武器，并防止核武器扩散”。

主席先生，如果本会议不能为该过程做出贡献，那是完全错误的。本会议应毫不迟延地继续进行有关核禁试的工作。

意大利大使今天上午发言时所代表的那几个成员国——很荣幸，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按照CD/521号文件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始工作。

中国代表团表示，它准备参加此项工作。

我国代表团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印象：本会议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国也准备开始进行关于这一过程的工作。

另外，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苏联政府4月11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其中特别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开始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进行同样目的的多边会谈”。

在同一份正式声明中，这个目的被说成是“制订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对范围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要的是，停止一切核试验，而不仅仅是核武器试验。但是，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苏联的声明提到了开始在本会议进行多边会谈。

我应该说明的是，我刚才所援引的声明，是苏联代表递交给澳大利亚政府的苏联政府4月11日声明的正式英文本。

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需要的是，承认继续就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工作，比争论职权范围的条件更为重要。

我们决不是一些玩弄字眼的魔术师。

我们是一些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决心进行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实际工作。CD/521号文件中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工作。

主席先生，几个星期之前，在本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某些言论，使人们对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所表现的诚实性以及行动的独立性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

我知道，实际上我国代表团在这些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我倒宁愿相信，发表这些言论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因此，不需要对此提出正式反驳，因为任何严肃的意见都会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核禁试的政策是建立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的，而且制定其政策时体现了诚实性和独立性。

我们衷心地希望，在5月份本会议休会期间能尽一切努力来弥合议程项目1方面所遗留的这个不太大的差距，以便当我们6月份重返本会议时，就不会再浪费时间，而可以开始就全面核禁试条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切合实际的工作。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首先，我国代表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代表范国详大使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能够与他保持我们与他的前任钱嘉东大使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第355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了我在1986年2月18日的发言。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问，我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重新开始对话的同时应当加强多边谈判，对此我的具体想法是什么。当时我还说道，有必要为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和谈判增加政治动力。

为了答复苏联代表的问题，我将作如下说明。

首先，在两个主要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重新开始对话将很自然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对话，并且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开辟道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幸的是，这一点未被考虑在内。

第二，我们认为，双边谈判并不是在这个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唯一手段。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是两个，而是五个。此外，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这个关系到它们生存的问题特别重视，这一点从四十个与会国从1979年开始工作时就同意

将这个项目包括在我们每年的议程中就可以看出。因此，显而易见，核裁军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双边范围。

第三，尽管两个大国负有基本的责任，同样清楚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能够而且应当为促进就今天在这个论坛中似乎已被遗忘的问题进行对话作出贡献。尽管由于某些成员国的反对，现在不可能开始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考虑这个问题和为未来的进程作准备。因此，如果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加入谈判进程的话，它们应当更加详细地解释它们认为必要的实质性的条件。我们已注意到了中国代表钱嘉东大使就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所作的发言。我们同样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仿效这个榜样，并希望其他大国能够更加详细地把它们的意图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拒绝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阿根廷共和国，正在尽我们的努力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具体的建议，目的是促进对话和谈判。21国集团及其各成员国一直就在这样作的。但是，仍然需要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详细地阐述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我们曾经认为，双边的谈判者为使我们了解他们的活动所采取的步骤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些时期以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希望并且应当能够有这种作法。也许，在将来，这些情况会议可以同时由双方的谈判者出席，以便更灵活地交换意见。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当指出，这些会议都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之外，从逻辑上讲，它们不应当包括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代表。

第四，很清楚的是，如果连那些不让裁军谈判会议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也认识到这是一个迟早会成为多边的问题，那么，我想向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代表，当然包括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让他知道，我要指出我已经仔细地读过第CD/4号文件。我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那些国家在它们的条件得到满足时，是否准备承认裁军谈判会议是开始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唯一有能力的谈判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中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成员国在这些谈判中起什么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既然答复将会出现在记录中，那么也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样这些答复就会记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记录中。这将是一个好办法。

主席：

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各位尊敬的代表，名单上还有两位要在这项辩论中发言，此外，还有几项通知并要致春季会议闭幕词。因此我打算先做一些决定。在发布通知和做出决定之后，下午再继续我们的工作。

我要请会议就CD/WP.230号文件做出决定。大家都记得，正如上周四曾宣布的那样，我觉得现在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出决定。通过这份文件之前，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第一段第四行中的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建立”四字。提出这份文件时我有点想法，我认为在我担任主席期间不是要“建立”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是另一位二十一国集团成员委内瑞拉的塔伊尔阿达特大使担任主席期间建立的，而我任主席时只是恢复它而已。这是会议先前的几个附属机构的惯例。因此我请各位先生在通过文件前纠正文件中的提法。

CD/WP.230号文件经修改通过。

就这样决定了。

我打算在今天的会议上审议委员会主席问题。下午复会后将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对委员会主席问题做出决定后，我将请要求就特设委员会问题发言的代表团发言。我还要宣布，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要在下午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该委员会会议。

现在全体会议暂停，下午3点30分复会。

会议于下午12点45分暂停，3点30分继续举行。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现在继续开会。

尊敬的各国代表，如我在今天早晨所宣布的，我们今天下午会议的第一件事是选举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的理解是候选人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得到会议的普遍同意。

就这样决定了。

我祝贺巴雅特大使当选，并对委员会的工作负有成效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关于特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何时召开，我将和巴雅特大使商议，并在这次会议精神结束时宣布。

同时，就如我以前宣布过的，凡对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建立问题要求发言，代表团都可发言。

我认出这位是埃及代表，请你发言。

阿拉法尔吉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在本月份会议期间主持工作的风格表示我的衷心祝贺，并对你指导会议工作的卓越方法以及你在保证推进会议工作和在执行分配给会议的任务方面的建设性努力和主动精神表示赞赏。这些完全符合你作为一名有着广泛而多种多样的国际经验和非常熟悉裁军问题，并有着自裁军谈判会议成立以来为该会议长期服务的干练的外交家身份。也请允许我欢迎中国代表，范国详大使，并表示我们希望与他密切合作，继续我们和他的前任钱嘉东大使曾保持的极好关系。

我已经要求以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代表该集团就议程项目 5 发表以下声明。

关于今天会议通过的载于 CD/WP.230 号文件的，有关重新建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和批准其职权范围的决议，21 国集团愿作如下声明：

21国集团重申它的看法：原来提出的载于1984年7月20日CD/329/Rev.2号文件的职权范围，是最适合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联合国大会与此有关的历次决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以151票多数赞成、无反对票和2票弃权通过的40/87号决议。这个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1986年会议开始时重新建立特设委员会，并授与它充分的职权按照需要为缔结一项或几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的条约进行谈判。

21国集团理解，特设委员会工作中需要有一段有限的探索阶段为举行谈判作准备。在这个基础上，21国集团曾同意1985年会议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且现在同意1986年会议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那样，探索阶段就能继续。21国集团采取那种立场只是由于它重视重建特设委员会和恢复其工作而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灵活性。

考虑到特设委员会在1985年会议期间所承担的工作，21国集团相信，委员会将能通过勤奋而建设性地工作在1986年会议结束前结束探索阶段并完成其职权范围的工作，其方式应使裁军谈判会议在1987年能够重建特设委员会，以便适当地为缔结一项或几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的条约进行谈判。

这是21国集团声明的全文。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埃及代表团和以21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热烈祝贺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就任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并强调我们愿意以有助于他成功地履行职务的方式与他合作。

主席：

我感谢埃及代表作为21国集团代表的发言。我还感谢阿法拉尔吉大使对我所说的非常友好的话。现在我认出是意大利代表。请你发言。

弗朗西斯基先生（意大利）：

请让我首先对您，主席先生，所从事的非常有效的工作表示感谢，而这些工作的成果现在正以职权范围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这也确实是对所有各国代表团在积极参加磋商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精神的酬劳。

让我代表西方集团表示，我们认为这个职权范围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一个经我们同意并使我们可以进行具体工作的职权范围。它现实地提到要继续进行审议工作，这种工作不幸在去年是十分初步的，并提到要找出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它还提到要审议现有的提案，未来的倡议以及自从去年特设委员会建立以来的事态发展。

这个职权范围在我们看来确是一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基础，它将考虑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的希望。如果这次会议要在推动敏感而重要的外层空间问题上起积极作用的话，我们现在已具有一个这样做的完好基础。

现在请让我提到阿法拉尔吉大使的讲话，我们非常尊敬他在去年委员会中的有效工作。我们注意到有些代表团的愿望，正如阿法拉尔吉先生在代表21国集团的讲话中提到的，它们希望工作加速进行。我代表讲话的这些代表团认为，在当前阶段需要把我们的全副精力用于完成我们商定的这个职权上，而不要以任何方式过早地判断我们可能在未来作出的任何进一步的决定。

主席：

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讲话和他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里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们也愿感谢你由于你的努力使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上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得到了通过。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相应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立场已一再陈述过。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讲究实效的谈判以缔结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协议。我们同意这个职权范围时的理解是，我们在会议中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防止发展空间打击武器，防止在空间和从空间对地面使用武力。我要借此机会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巴雅特同志被任命为按照会议议程项目5建立的附属机构的主席。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的讲话和他在现在和今天上午的讲话中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还有其他代表愿意就这个主题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人发言，我建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明天下午3时30分在这个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了。

现在我们将继续按照今天上午会议中断的发言人名单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是罗马尼亚代表，奇里拉先生。请你发言。

奇里拉先生（罗马尼亚）：

请允许我再次对看到你第二次主持这一重要讲坛的工作表示满意。我们还要对你指导我们审议工作时充满信心地进行的努力表示非常真诚的赞赏和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团还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国代表团新任团长范国祥大使的到来。

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就强调了，它带着很大行动职权来参加会议的，将为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建设性和更为有效而坚持努力。

会议在一种抱有希望甚至是乐观主义的气氛中开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十一月日内瓦首脑会谈发表的声明造成的，特别是受会谈决定就至关重要的裁减核武器和我们会议议程也包括的其他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而加紧谈判的影响。

然而，由于我国代表团已经发表过意见的一些情况和原因，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会议所取得的结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那样好。

就禁止核试验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作机构已证明为不可能。至于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由于你的努力而作出了召开非正式会议的决定，但是多数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对采取这样的方式处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满意的，更不要说是不深入的。关于议程项目3和6即防止核战争和对非核武器国家的安排的处理情况仍然令人不能满意。我们需要1986年会议第一部分整个阶段来建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它的职权范围虽然有了一些发展，却仍然不完全，因为它本应与为达成具体协议进行谈判有关，但实际上无关系。只要想一想巴基斯坦代表团在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就可以看到有待谈判的问题为数尚多。

本届会议一开始就迅速恢复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同时很快又就拟定一份包括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各个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达成了普遍一致。特设委员会及其三个工作小组就公约草案的各个部分的实质展开了工作，同时本届会议前已取得的进展和一致意见注意保留或进一步发展。我们表示希望，在吸收迄今收到的提案和建议时，包括苏联代表团在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在本届会议第二阶段中继续更加积极地寻求具体的、肯定的和普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和方法。罗马尼亚代表团准备对本会议最有可能完成一份有效的普遍接受的法律文书的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至于关于拟定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我们认为，经过对这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普遍讨论并就各个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现在应当继续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向前推进一步，同时要巩固和发展上一届会议和本届会议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很正确地强调过，放射性武器领域不同于其他议程项目的情况，会议有一个现成的机构并拥有职权可以进行谈判。现在要看我们全体都采取行动，使工作尽快进行以拟定和最终完成各条款的案文。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拟定也需要取得更为实质与具体的进展。我们表示希望，为这个问题而建立的特设委员会将能取得它履行使命的预期成果，使委员会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最终制定案文，以便提交下一次裁军特别联大通过。我愿利用这一次机会提请大家注意，就在最近，我国代表团提交了齐奥塞斯库总统提出的我国的提案与意见，即认为有必要拟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其重点主要在于核裁军，同时也要注意大量削减所有常规武器、军事力量和军事预算，首先是那些高度武装的国家。

罗马尼亚非常重视加紧并成功地完成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的关于裁军、建立信任和国际安全问题的多边谈判讲坛的工作。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状况，裁军谈判会议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认为，需要作出有效的贡献，制止特别危险的事件发展并缔结能为裁军铺平道路的协议。在加紧进行实质性的活动并和推进对议程上的问题的有效谈判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记住提高这一讲坛谈判效用的问题，这个唯一的裁军多边谈判讲坛长久未能产生一份条

约或公约草案，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正当地对我们的工作所寄予的唯一希望是立即过渡到就会议议程上裁军领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缔结具体协议。这一责任不仅在于本会议，同时也在于各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高度武装的国家。

我们表示深切希望，今年会议第二阶段将使我们非常有理由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充分满意，特别是对我们的努力成果感到满意。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南斯拉夫大使维达斯阁下发言。

卡兹米尔·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我愉快地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您是来自友好巴西的杰出代表。您此时的任务是尽可能使1986年会议第一期会议顺利结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名单上最后一名发言者，我愿趁此机会强调，我们同其他发言者一样认为，您丰富的外交经验，特别是关于裁军问题的外交经验，大大有助于第一期会议取得最圆满的结果。我国代表团为能在您的指导下工作感到高兴。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对您的前任，比利时的杰出代表克拉克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在三月份杰出地指导了本会议。

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代表，范国祥大使。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重要的多边谈判机构能否成功取决于所有成员的协调的努力和进行谈判时的整个政治环境。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对这两方面都表示忧虑。

1986年会议开始时，继两个大国在最高一级提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保证之后，人们仍希望我们将进入一个较为有效的谈判阶段，但这种希望尚未成为现实。十分遗憾，停滞不前仍是本会议工作的主要特征。

本会议的工作应以各个议程项目的谈判结果加以衡量。即便简要地回顾一下

谈判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在诸如核禁试、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外空军备竞赛等这些优先事项问题上，今年以及过去几年中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或进展甚微。在1986年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中表明了对本会议议程上所有这些重大项目的看法。

主席先生，通过永远停止试验核武器争取逐步削减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又一个机会被错过了。拒绝采取这一首先而且必要的步骤，即便不会完全阻止，也会严重阻碍对其他核项目的实际的审议。如果不能进行真正的裁军谈判，在审议和澄清可能在下一阶段导致就具体协定的条款进行谈判的若干内容方面，还有许多要作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作为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场所，未能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审议谈判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这反映出缺乏让裁军谈判会议完成其当初建立时想要完成的任务的意愿。以此种方法行事的人今天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而他们对明天的世界则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正因如此，本会议将精力全部用在是否应谈判和应如何谈判的程序和通过职权范围的谈判之上，而不是用于实质性问题。因此，通过职权范围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目的，而一旦达成协议，就被看作是本会议工作的一个重大进展。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仅论及本会议议程项目4的工作。特设化学武器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化学工业进步显著，技术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这种进步和提高使许多国家有生产化学武器的机会。从长期看来，这种情况妨碍了关于拟订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的本来就已十分复杂的工作。尽管1925年的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武器仍在被使用，这一事实使国际社会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的努力，起草和通过该公约，并尽早将其完成。

我们再次重申，南斯拉夫作为1925年禁止化学武器议定书的第一批签署国之一，谴责任何国家违反议定书的规定和使用化学武器。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对国际社会负有义务和重大责任，应作出最大努力克服阻碍完成公约的政治及其他困难。

迄今为止，特设委员会已就公约的原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实际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也有必要而且从政治上讲具体重要意义的就若干技术性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的阶段。在各工作组内正在进行着关于未来公约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谈判：(a) 公约生效之后可适用的核查制度和措施；(b) 不影响民用化学工业的经营和发展。

关于核查措施，南斯拉夫代表团一向认为，有必要执行国际上一致同意的、有效而且可以检验的核查措施。这些措施也应有足够的灵活性，使民用化学工业的经营不受妨碍。但同时必须十分有效，不使人们对这种灵活性可能被滥用产生疑问。关于在国际和国家核查机构内根据公约规定将要采取的措施和执行的问题，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在其工作文件中详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工作组内正在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证明，我们的许多结论已得到其他代表团的赞同。在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上述核查机构的任务和构成。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已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认为，谈判期间所确定的化学品清单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清单即使在公约生效之后，也有必要加以详尽的讨论，因为化学工业和技术是不断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CD/651号文件中所载的化学品清单仍是现阶段讨论核查措施的现实基础。

我们认为，讨论化学品清单的时候应进一步作出努力，尽可能根据一般用途标准，将其精确的分类，同时应铭记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当今，各种有关的化学品，无论属于致死剧毒化学品还是其他化学品，都可以作为单一用途或双重用途化学品加以分类。考虑到这些，一方面应特别重视这些化学品被用到军事方面，另一方面则也重视民用工业、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全面需要，无论这些化学品的毒性程度如何。另外，还应注意到，采取这样的做法是由于经济因素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这是对待应根据公约加以禁止的活动的最好办法，而又不影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单一用途化学品，我们的理解是，这类化学品的公布和销毁应根据公约确定的时间表置于最严格和精确的管制之下。而双重用途的化学品应以下述两种方法解决：

- 一 处理致死剧毒化学品时应考虑到其和平用途，但其生产和转移应必须置于严格控制之下。很自然，其生产设施在决定核查制度方面起着很大作用。

- 化学工业大量生产的用于工业或作杀虫剂的其他化学品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类化学品。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类化学品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化学品，它们已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其中有些是大量生产的。 由于这类化学品具有经济重要性，公约在对其生产作出规定时，不应阻碍其发展，不应建立庞大的核查生产的国际机构，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不违背公约的基本概念。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荷兰政府提出的在6月初组织一个非生产核查讲习班的倡议，这将有助于审议有关非生产核查的技术和组织问题。

正如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工作文件中强调的那样，对致死剧毒化学品的核查，无论是涉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还是涉及用于和平目的的单一用途化学品的储存，都应是国际核查。 在致死剧毒化学品方面，应注意用于医药、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化学品，并应根据生产设施，建立有国际机构参加的核查制度。

另一方面，其他化学品的生产，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大规模的设施，但应由国家负责核查。 由国家机构承担责任和义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化学品也可被用于军事目的。

主席先生，禁止化学武器和通过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但这不能作为延长公约起草工作的借口，何况这一工作已进行了若干年。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杰出的苏联代表维克多·伊斯拉耶利安阁下1986年4月22日提出的建议，他的建议是推动谈判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新的动力。 在公约完成之前，可以根据已达成的原则协议采取临时和单方面的措施。 因此，我们愿不时地听到拥有大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在根据公约销毁所有储存的化学武器之前——决定单方面销毁至少一部分储存并请其他国家前往观察。 但是，不应该只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我们相信采取这一态度将会广受欢迎，这将有助于对任何协议，特别是裁军领域内的协议建立必要的信心的。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洛维茨大使阁下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国）：

谈正题之前，我先要对你的优秀工作表示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祝贺。你第二次担任主席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你的第一任。你的经验与智慧为今天的决定和1986年这一段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已就这一问题发过一次言之后需要再次发言。但对古巴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位代表今天就最近涉及美国和利比亚的事件的狂妄的发言，我必须作出新的反应。这些发言提供的情况失实，而其所用语言则只能说是令人讨厌的。因而我要再次努力以正视听。

首先让我回顾一些基本事实。的黎波里曾向利比亚驻东柏林人民局发出命令，向美国人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对尽可能多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杀伤。其后利比亚特务在美国军人常去的一家西柏林夜总会放置了一枚炸弹，造成了伤亡。次日他们向的黎波里报告，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有关于此事的证据是直接的，是既确切又无法否认的。此外，还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利比亚近几周参与人对美国的预谋攻击。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了自卫，诸如海盗行径和犯罪之类的言词是虚伪的，因为它们把合理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自卫行动同采用恐怖主义相提并论。

如果《宪章》第51条具体承认的自卫权不包括保卫本国国民的权利，它包括的又是什么？认为一个国家谋求保护其遭到武装攻击的国民生命的行动应受到谴责的观点是荒谬的。

我们认为，我们对卡扎菲上校采取的行动将降低他输出恐怖的能力，使他有兴趣有理由改变他的无法无天的行径。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古巴代表讲话。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洛维茨大使今天下午发言中所用的借口是他要指出错误的情报，按照他的话来说，这项错误的情报可能是我国代表团团长今天上午发言的原因。然而事实上，他发言的真正目的在于企图再次为他的政府对利比亚人民采取的罪恶行径进行辩解。美国再次动用了它所建立起来的论据，为它自上个世纪形成帝国胃口之后进行的所有侵略行径辩护。这一论据库里有：“必须反对恐怖主义”，“必须保卫民主”，“必须反对罪恶王国”或“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必须保卫美国公民的生命”等等。这些论点都是从这一宝库中取出来的。上个世纪当美国占领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时，它使用的是些什么论点为这种侵略行径辩护呢？它入侵波多黎哥并在这个岛屿上建立殖民体制时又使用了哪些辩护论点呢？它使用了什么论点来辩解在尼加拉瓜推翻并杀害桑地诺呢？为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安本斯辩解时所用的论点是什么？25年前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雇佣军在猪湾海滩上被击败那场罪恶入侵进行辩解时又用了什么论点呢？为侵略赶走了著名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英勇越南人民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为轰炸黎巴嫩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为入侵格林纳达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它们全都来自于这一宝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对听取这些论点感到厌烦。最近对利比亚的攻击，正如洛维茨大使刚才所说的那样，是针对卡扎菲上校的行动。让我们说得明白些，这是企图谋杀卡扎菲的行动，他们杀害了利比亚领导人的养女和两个儿子就是证明。这种阴险的、可耻的罪恶行为，只能同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偷袭相比。

主席：

我感谢古巴代表的讲话。现在是苏联代表发言。但在他发言前，请让我提及，我还有些关于会议的重要事情，安排在今天下午。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卡希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将讲得很简短。刚才美国代表对利比亚的指责并非什么新东西。美国在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的政策的特点是侵略性，它对和平事业是危险的。这项政策不仅在那个区域中执行，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执行。最近新泽西号战舰轰击了黎巴嫩的和平居民，后来又阴险地进攻了利比亚的和平城市。今天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正在地中海游弋，随时准备向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包括利比亚倾卸制造死亡的货物，只因为利比亚的政策不适合美国。我们明天又将看到什么呢？我们认为美国代表的辩解是不能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的。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并且再一次提醒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我有些直接关系到会议的重要事情安排在今天下午。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不打算拖长今天下午的会议，但我感到不得不说几句。我并不企图更正我们的古巴同事刚才对我们讲的荒谬的、颠倒是非的、篡改历史的话。但我想把美国比作希特勒清楚地表明他的发言根本不值美国作出回答。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讲话。又有三位代表已把名字写在发言人名单上。如果会议的代表们准备对此问题充分展开讨论的话，由于这个问题和会议并无直接关系，我建议我们先处理那些直接和会议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们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其他事情，无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因此我要一位一位地问他们是否坚持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还是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转入与会议直接有关而且重要的问题。

是不是澳大利亚大使坚持要对这个问题发言？请你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您的意图是什么，并且我对此完全尊重。我要说的主要点之一是——我的确觉得在我们听到前面的发言之后不得不说——在最后一分钟里，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向我们陈述的意见与本次会议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所听到的交锋不应发生，也不应继续。

在说明这一点之后，并且不用我本人对此多说什么，我必须说我认为已提出的某些概念、用语和指控，特别是针对美国代表团和政府的，是极端地过头了。这使我非常不安，在一个会议上，如果我能回顾我今天早晨关于核试验的发言的话，我用了不少话谈了这次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和相互容忍，就象我们常用的体育名词所说，需要把我们的眼睛注视着球，把我们的眼睛盯住主要的机会，去寻求达成我们能寻求到的协议。可是，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只是指责、控诉，并且用那种，依我国代表团看来，与这次会议没有关系的，并且极端地过火和虚假的语言。

我再说一句也许就足够了，那些坐在这里错误滥用本会议来攻击美国几天前对利比亚的行动，却根本不提利比亚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恐怖主义，这真是了不起又令人十分沮丧。我认为这种情况很明显而是不寻常的。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讲话。从这项讨论开始以来又有三位发言人报名发言。我仍要问他们，是否他们仍坚持要就这个问题发言，使会议转移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准备继续进行我们的正事。如果他们坚持要发言，请举手。

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登布斯基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非常抱歉但美国代表的发言迫使我讲话，并且在这里再次强调我国大使已强调过的话。我国代表团反对任何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与恐怖主义活动联系起来企图，同时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国已谴责美国对利比亚人民的侵略。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要求发言以记录下我对古巴代表有损尊严的讲话的反感，这个讲话含有对美国的低劣的和欺诈的攻击。他的讲话对我们的会议很不相称。理应从记录中删除。

努涅斯·莫斯克拉（古巴）：

主席先生，我保证讲得很简短。关于恐怖主义我确实认为前面的一些发言人所谈有些真理，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有通过用毒药、雇佣刺客、黑手党成员和中央情报局消灭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的行动，但是从来还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用飞机。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刚才所说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烦恼。我可以答复他，他的代表团一贯支持美国，以阻碍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的严肃工作。

主席：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

你们会记得，在星期二召开的正式会议上，我们审议了本年度裁军谈判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开幕的日期。我认为，会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6月10日星期二开幕，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及其A工作小组将于6月9日星期一开会。没有不同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在这个月里，裁军谈判会议开始研究如何继续讨论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应当在1986年会议的第二阶段中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我现在谈谈关于使会议的职能得到改善和更加有效的问题。在上周举行的非正式的、自由参加的磋商中，我们讨论了为审议这个问题所应当采取的程序；我们一致同意，为了有助于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秘书处应当准备一份题目单。秘书处现在正在与各国家集团的协调员及中国进行磋商，准备这份题目单，以使我们在1986年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时有个基础。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这个星期里在可以自由参加的磋商中以及非正式会议中还讨论了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就简化文件和其他会议服务所提出的建议，大家谅解他应当执行这些措施。同时，将对这个问题继续考虑，特别是要铭记专门讨论联合国财政危机大会复会后所产生的结果。

我已经要求秘书处散发载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6月9日至13日这个星期里所要召开的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这个时间表是经过与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进行磋商之后准备的，我希望它能够得到我的下一任保加利亚大使克拉洛夫的批准。与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改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载有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对这点有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在我做最后发言之前，是否还有代表团要求发言？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在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春季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这个月里所完成的工作。

关于项目4（化学武器）、项目7（放射性武器）和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辅助机构继续进行了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们在夏季会议开始的时期继续工作并根据它们的职权范围为最终取得结果继续努力。我相信，我对联合王国的克罗马蒂耶大使、古巴的莱丘加·埃维亚大使和墨西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担任主席时所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反映了所有代表团的意见。

在4月份，我对与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组织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我很高兴的是，会议商定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辅助机构的职权范围，并选择了蒙古的巴亚克大使为这一辅助机构的主席。我本人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中可起到重要作用，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确定具体领域以便就单个协议进行谈判。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根据1986年的工作方针所进行的工作可以使我們更加接近于实现一个能够确保只为和平目的、为整个

人类造福而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体制。当地球上的、已经形成了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越来越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应当认真考虑防止军备竞赛和军事竞争自由的进入我们头上的空间的迫切需要。

裁军谈判会议又一次未能在其议程上的4个核项目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它们是项目1、核禁试；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和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尽管在就程序问题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方面反复出现了困难和障碍，裁军谈判会议仍然应当继续寻找能够促进就这些项目采取有意义的多边行动的办法，以履行其职权。关于项目1，应当为至今所进行的最大量的核试验负责的美国和苏联最近已经在最高一级参加了就核武器试验所进行的公开辩论。人们希望，在今年晚些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举行的会谈讨论这个问题，不论它们达成什么谅解，都应当对国际社会强烈表示的关于有必要尽早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关切和意见作出反应。如果它们不能达成这样谅解，我们的多边努力不论多么迫切和真诚都注定要失败。

地球上两个最高度武装的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其他三个与核有关的项目上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就议程项目1而言，多边谈判的可能性取决于政治决定。其他与核有关的项目则要求在举行富有建设性的实际谈判之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要想理解会议为什么未被允许对解决核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做出贡献似乎更加困难了。为了这个目的，它至少可以通过审议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消极”保证的问题作为开端，从而找出在哪些问题上它可以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进行有益的多边工作。

1978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4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在所有各国自由接受的行动纲领的范围内由这个机构负责裁军领域中的具体任务。那时，国际舞台上的所有国家对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所承担的单独的和集体的责任似乎都很清楚。我热切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国家最后都能不辜负和遵守他们当时作出的承诺。

在这方面，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愿意回顾一下我在4月1日向会议宣读的阿塞·萨尔内总统信件的最后一段：“这次会议的全体成员在寻求共同目标方面作出了一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放在它们自己暂时的和本国的利益之上，这是完成委托给你们大家的重大任务的关键”。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开会。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4时5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0
10 June 1986

CHINESE

第三六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K.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0次全体会议开会。

首先请允许我热烈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阁下参加会议，他今天来访问我们。副总理兼外长一直密切地注视着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这是他自1983年初以来第三次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讲话。我相信各国代表团都欢迎他关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我要向巴西代表C. A. S. 席尔瓦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自从1979年以来这是他第二次以有效的方式在4月份担任主席的职务。他在多边谈判机构中的经验以及他突出的外交品质使会议有可能在若干敏感的方面进行工作。我要欢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总干事塔齐先生参加本会议。我还要提到，我很高兴能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大使以及他的全体人员一起工作。我相信我表达了各国代表团的感情，如果我在这次会议的一开始就对荷兰代表团，特别对英国代表冯·沙克大使表示我们的深切感谢，感谢他们上星期在海牙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的核查问题座谈会期间的极好组织和热情款待。

保加利亚共和国自从1962年18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开始工作以来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保加利亚签署并批准了裁军谈判会议所起草和商定的有关裁军问题的所有国际协议。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一直，并仍然重视本会议，把它作为多边谈判的唯一讲坛，它为各国，大国和小国、有核国和无核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解决我们当代的重大问题的努力作出贡献开辟了可能性；这些问题包括防止核灾难、遏制和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T. 日夫科夫决定在1986年本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时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一封信重申这种不变的立场。我现在荣幸地和愉快地向你们宣读这封信的内容。

“我高兴地有机会向各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夏季会议的代表们表示祝贺。我高度评价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领域中的有益作用。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他是以负责的态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这种态度是由裁军问题对于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和对于建立一个和平和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繁荣的世界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所决定的。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复杂、紧张和令人全神贯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人们没有比维护和平更为重要的任务。这意味着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世界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不是各国抛弃保证安全的老一套做法，就是我们要成为危险的军备竞赛后果的受害者。核灾难是一个共同的威胁。人类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良好的选择只能由所有国家一起工作才能作出，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需要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勇气和行动的意愿。它也需要一种责任感，建设性的态度，准备相互妥协，并尊重别国的合法安全利益。

今天，全世界各国应该在它们的行为中，考虑核时代的现实。然而某些方面不顾这些现实，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时代要求。

多年来它们不断推进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并积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最近它们又着手执行其极端危险的计划，要把外层空间变成点燃核战争的新跳板。它们肆无忌惮地力图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人民，并且从实力地位出发企图强行统治世界。这种政治路线与解决各国人民根本问题的努力——维护独立和加强和平与安全——有很大的矛盾。苏联建议的全面国际安全制度完全是为了这个崇高目标。

我们大家都欢迎去年11月日内瓦首脑会晤和苏美最高级对话的恢复。然而，新的‘日内瓦精神’应该有真正的内容以发展和丰富。这意味着不只是苏联而且另一方也应该表明它的政治意愿和乐于采取具体步骤。因为今天，安全完全是政治问题。只有树立一种新的政治思想，通过政治手段和对话，今天才能找到出路，找到一种能够保证未来人类文明的办法。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充满着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理想。我们的政策是为着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我要特别指出，我国非常重视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我们正积极地工作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和无化学武器区；我们曾建议和所有巴尔干国家签订一个包括睦邻关系法则的双边协定，这项建议现在仍有效，我们倡议巴尔干国家拟定和签署一项巴尔干半岛的生态保护协定，并且通过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致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呼吁书。

全世界各国人民正怀着希望注视着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考虑到这个机构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性质，我们相信它能大大地有助于限制战争危险，并防止核灾难。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包括一切重大问题，这个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成功与否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核裁军和空间武器及其所有方面不能够只通过主要的核国家的努力来解决，虽然它们在这方面的特殊责任是世所公认的。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现在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项最优先的任务。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继续进行谈判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愿望的。将近一年以前，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悲剧纪念日，苏联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有助于达成共同的解决办法。

人类希望在遏制和结束地球上军备竞赛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达成有效协定。人民要求在一个无核世界和和平的天空下生活。我们也愿意看到会议在过去几年里已取得相当进展的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不久能顺利地结束。目前，保卫和平亦即维护地球的存在崇高的思想，是对政治责任心和政治家的智慧的一种考验。世界各国人民把它们的期待和渴望与这个唯一裁军谈判多边讲坛的高度负责的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祝愿会议的参加者拥有更大的力量和政治意愿，在解决它们面临的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T. 日夫科夫（签名）。”

我相信在念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T. 日夫科夫同志的信件后，你们会允许我不再作任何开幕词。

我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和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阁下发言。

根舍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认为能在你主持下第一个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祝贺你当选为会议主席，并祝你在履行这一重任方面事事成功。我们同你所代表的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并就裁军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话。你对裁军问题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运用自如地指导这次会议中各种谈判的。

主席先生，我这次访问是想强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很重视作为军备控制和裁军世界性谈判论坛的日内瓦裁军会议。议程中列入诸如全面禁试、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禁止放射性武器、防止战争和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等重要的议题。我们一致同意，全世界的禁止化学武器早就应该实行了。

自我上次于1985年4月在这里发言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军备控制对话已大大加强了。西方与东方从来没有这么深入地讨论过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在正在进行的一切军备控制谈判中，西方都提出了应该给予建设性答复的具体提案：

1985年11月1日的美国提案，其中建议削减50%战略进攻性系统。

1986年2月24日，美国建议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消除美苏远程中程核力量。

1985年12月5日，提交了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的西方提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拟定该提案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欧洲裁军谈判中，西方提出了一整套建立信任的措施。

为禁止化学武器谈判提交了建设性工作文件和提案。

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去年11月就军备控制的实质与程序所达成的重要协议仍需付诸予实践。在军备控制的许多方面，双方立场有不少共同点。西

方将继续认真地审查东方提出的所有重大提案。从所建立的共同点出发，目前重要的是使最近的谈判确实取得进展，并且为取得结果而努力。

我们已认真地估价过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6年1月15日和4月18日的讲话。如果在谈判桌上或（如东柏林声明）在新的谈判中予以执行，则可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知道在取得谈判结果方面还存在障碍，但是我们深信，只要谈判各方真诚地将其军火库受制于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使其对这些规则的遵守情况接受有效控制的核查、并且在制定军事计划时能考虑到另一方的合法安全需要，就有可能取得进展。对在核时代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地防止战争的认识，现在必须转变为每个有关人士都能接受的军备控制协定。切尔诺比尔核反应堆事件一举证明东西方多么迫切需要找出合作解决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局势的办法。

北大西洋联盟在哈利法克斯声明中一改同意为在军备控制和裁军各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努力。它还强调了欧安会进程对于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的重要意义。关于战略核武器，我们的目标是大幅度削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火库。如果能就大幅度削减这些军火库达成协议，那么继续遵守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最高限额的问题将不再具有重大意义。在缔结削减协定之前，我们主张继续遵守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各项限制，作为相互克制政策的基础。1986年6月联邦议院就此通过了一项决议。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条款为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们希望双方为维持这种合作体制创造条件。因此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非常重要。双方在1985年1月8日的联合声明中和日内瓦首脑会议上都表示决心这样做。一致同意的谈判目的是防止空间的军备竞赛，并且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在1985年11月22日的首脑会议声明中，双方呼吁“尤其在具有共同点的领域（包括美苏核武器各削减50%的原则），以及在达成临时中程核力量协议方面”早日取得进展。这一义务仍然有效。

关于中程核力量问题，西方建设性地答复了苏联的提案，于1986年2月26日提出自己的提案，其中建议在1989年之前分三个阶段在全世界销毁美苏全部

远程中程核力量。 因此为取得进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关于空间武器，双方于1985年1月8日承认，关于战略与中程空间武器和核武器的问题必须按照它们的相互关系予以考虑和解决。 这是日内瓦谈判的中心问题。 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合作解决这一决定性问题。

联邦政府一再重申其观点，即大量削减进攻性武器会对防御系统的需要和数量产生影响。 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认为限制性解释反弹道导弹条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技术发展造成的新防御系统领域的不可捉摸性必须通过军备控制来解决。

关于对我们欧洲人特别重要的常规武器控制问题，联邦政府同其盟国强烈要求缔结旨在消除现有优势并且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建立稳定平衡的协议。 维也纳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与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为达成这种军备控制协议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维也纳，西方期望其1985年12月5日提交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提案能得到建设性的答复。 我们希望今天在布达佩斯开始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提出能使谈判取得进展的措施。

斯德哥尔摩的欧洲裁军会议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西方期望通过它提议的建立信心措施实现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公开和可计算性，同时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 我们决心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在维也纳欧安会续会召开之前取得实质性成效。 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合作。

在关于常规武器控制的哈利法克斯声明中，西方同盟声明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进一步公开化和在较低水平建立可以检查的全面稳定的常规部队平衡，加强全欧的稳定和安全。 因此西方同盟强调它认为必须考虑到军事平衡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西方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防止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在哈利法克斯，决定建立一个高级别全欧军备控制特别工作组，以根据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谈判的结果以及西方提出的提案，编写分析报告和拟订提案。 它还将考虑戈尔巴乔夫1986年4月18日的讲话。 他说苏联也准备削减大西洋至乌拉尔的常规部队。

通过军备控制进行合作需要公布某些军事数据和程序。在这方面，关键问题是核查，这在刚刚提到的所有谈判中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感兴趣的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关于有效监测军备控制协议执行情况的几次声明。我们希望这些声明能在各种谈判桌上得到履行。

核查问题对于世界性禁止化学武器谈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这个在技术上和法律上都很复杂的议题中没有哪一个重大问题是裁军会议没有详细讨论的。有待于解决的是核查问题。可喜的是各国代表团在裁军会议上对制定用于系统视察和质疑视察的适当核查条款表现了坚持不屈的决心和客观性。然而会议已进入不仅仅限于只阐述该议题法律和技术问题的阶段。现在的目的是通过采取有助于早日取得结果的行动就适当的国际核查系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实现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目的。

在联大关于裁军的第一次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31段中，联合国各会员国宣布：裁军和军备限制协议应规定适当的检查措施，以创造必要的信心，并且保证协议得到缔约各方的遵守。

我国政府认为“适当”二字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一方面，缔约国从检查所得到的情报不应大于为了监测军备控制协议遵守情况所需的情报；另一方面，检查系统不应让缔约国有机会逃避为了确定它是否遵守协议条款而必须进行的视察。只有达成这种协议，有关各方才能相信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欢迎苏联1986年4月22日的声明。声明说它同意国际控制，包括现场视察，以确保剩余化学武器的销毁及其生产设施的拆除。但两个重要的检查问题仍须予以解决：一个是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监测，另一个是质疑视察。

关于不生产的检查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随意的国际现场视察系统，以监测可以作为生产化学武器关键前提的物质。

在这类控制方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有实际经验。它按照1954年西欧联盟条约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且同意接受适当的监督。这种监测采取的形式是随意的视察，但只能用于检查目的。

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已载入我们提交的若干工作文件之中。不生产化学

战剂的监测可通过议定一份有关的化学物质名单和定期视察生产设施来进行。我们认为这种方法也可适用所有化学武器的关键前提。

在某个缔约国被怀疑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的情况下如何行动是件特别困难的事，主要是因为具有政治性。因此各国愿意帮助解决质疑程序问题的程序如何将表明它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有多大诚意。

质疑程序的目的是要为定期视察不能包括的情况创建一个安全网。对一切有关各方也必须适用适当的和同等的标准，以便不致因为经济制度不同而创造不同的条件。如果不想中止对该问题的谈判，就需要有灵活性并且愿意让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找到解决办法。

最进在第三世界的地区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说明了迫切需要全球禁止，也说明除了全球禁止外别无它法。

决不充许一部分区域禁止化学武器，而另一部分地区又不禁止。这样做不会让人觉得更安全，而只会带来不信任、不稳定和不可捉摸性，而且会使检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有国家都有免于化学武器威胁的平等权利。我们将同我们的紧邻利用一切机会为解决与制定全球禁止公约有关的未决问题而努力取得进展。我们已主动提出我国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团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进行谈判。

我国政府认为早日缔结一项确保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是最优先的事项。我们的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观点。我谨促请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充分利用1986年会议剩余的时间以便完成制定此项公约的任务。人类最终必须摆脱化学武器的祸患。彻底销毁所有种类的毁灭性武器将是带给全人类希望的标志。

关于议程中的其他议题，其中有许多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密切相关，尤其是外层空间军备控制谈判和全面禁试谈判。这两种情况都有如何利用双边和多边谈判同时举行的机会采取建设性步骤的问题。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欢迎在审查现有外层空间协议方面和在查明问题和可能采取的多边行动方面所作的努力。它非常愿意为尽快地使可检查的全面禁试公约生效而承担义务。它将继续在它拥有特别专门知识的领域，即在利用地震技术监测核爆炸方面作出切实的贡献。

主席先生，各国、各国政府和参加各种谈判的代表对确保在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早日取得成效方面迅速取得进展都负有重大责任。当然了，两个超级大国所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从去年11月的首脑会议来看，他们都很明白这一点。为了美苏两国的稳定关系，为了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今年应如期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类会议可以进一步促进各个领域（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广泛合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这次裁军会议上和它参加的其他谈判中为保证取得进展和结果而全力以赴。我们认识到东西方关系的重大改善将有助于这一目的。在这一方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阐述的原则是我们的指导方针，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该文件的前提是，所有国家都享有同等的安全权利。追求霸权同对抗政策一样是同这一概念格格不入的。

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技术上，任何一方都不能胜过对方，或迫使其屈服。因此，妄图制造技术二分法对每个人都不利，并对大家有危险。在欧洲两种截然不同制度之间，差别已经够大了，我们绝不应火上加油。

切尔诺比尔事件的重要教训是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生存，孤立和不参与是已过时的概念，未来的概念是合作。

主席：

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瑞典代表特奥琳大使发言。

特奥琳夫人（瑞典）：

主席先生，我十分愉快地以瑞典代表团的名义为你担任本会议6月份主席职务一事向你致敬以最热然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同时，我还要向前任主席，巴西的席尔瓦大使表达我们的谢意和赞赏，他在4月份卓有成效地、干练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先生的重要发言，我国代表团将认真研究这一发言。

此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正在分发。该研究所成立二十年来独立地提供了资料，介绍了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还介绍了裁军谈判希望能够紧跟迅速军事发展的困难工作。《1986年年鉴》中写道：

- 自1980财政年度至1985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预算拨款以实值计增加了50%有多。一篇专门针对苏联国防经费负担的研究报告则强调，有关这个题目的知识仍然不够，官方数字用处不大，也不全面。
- 全世界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开支仍然增长快于整个军事开支。
- 苏联正计划将很大一部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安装在移动式发射器上。
- 法国目前是除美国和苏联以外第一个在核导弹上安装分导或多弹头的国家。这样，其潜艇部队弹道导弹的弹头数将会增加好几倍。
- 1985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政府在某种条件下生产新的神经毒气武器，并为此提供了资金。

这就是《年鉴》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实。从研究所对当前形式的总结来看，今年年初似有取得某种进展的可能性，但对情况改善可起阻碍作用的力量仍然很强。

国际社会也认识到核大国最近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但仍没有具体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已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

四十年来，世界上武器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每周都有核试验发生。世界失落过不少的机会，听到过不少空洞的许诺。谈判有时无法进行下去，有时无休无止，有时则根本不存在。

数年来，对抗逐步尖锐化，言词也越来越尖刻，到1984、1985年，气氛有所改善，美苏对话也恢复了。1985年11月举行的会议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声明。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共同向全世界证实，核战争是打不赢的，也是决不应该打的，这使全世界感到欣慰。世界也兴奋地听到关于日内瓦双边谈判、关

于维也纳、斯德哥尔摩以及裁军谈判会议的声明，但这些仍然有待于转交成具体行动。

日内瓦会晤后已过去七个月了，所取得的进展极微。

双边谈判进展缓慢，虽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尚未出现达成协议的共同基础。双方的观点仍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双方都从全面和局部核均势这个狭隘、过时的概念出发思考问题。因而那些抵制进展的人仍可把所涉问题的巨大技术复杂性作为借口。

人们对维也纳（双边）共同裁军谈判一度颇感乐观，但这种情绪很快就消散了，谈判毫无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立场似乎相当接近，但至今显然难以鼓起必要的政治勇气去缩小剩下的差距。

斯德哥尔摩会议是有进展，但速度如同蜗牛。这个会议还剩下十一周时间，终于阐明了一些可达成协议的要点，成为具体谈判的议题。但如要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各国目前必须表现出有意愿向前推进。

同样，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春季会议上，进展也十分有限。美国和苏联对化学武器公约的兴趣似乎是真诚的，这一领域的一些未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就议程上的大多数项目而言，特别是就核武器问题而言，核国家的分歧阻碍着进展。

总的来说，核国家对各种裁军谈判的态度似乎是观而望之，毫不在乎时间。它们显然并不急于取得结果，似乎认为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机会，等待一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会有什么危险，只会有机会做成一笔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缺乏紧迫感的明证之一就是美国拒不同意停止核试验，因为看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沉溺于一种超出现实几十年的虚浮希望，即发展一种空间防御系统。

这种态度可能会造成反作用，而且也是危险的。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设法避免大灾难，谁也不知道。只要存在核武器，就可以说人类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火山坡上，火山也许明天就爆发，也可能一百年后才爆发，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万一爆发，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观望是无所作为的，尤其是在当前，达成实质性双边裁军协议的条件也许是特别的良好。大国刚刚摆脱了长期的强硬对抗。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显示对话可取得成果的强烈需要。他们目前有一种历史性的机会，真正发挥其政治领导作用，领导各自的国家丢弃陈旧的偏见、错误的观念，采纳新的安全政策，使之符合1986年的今日世界、而不是几十年或更早以前的那个极不相同的世界的要求。

在多边领域，我们已经有了必要的谈判场所，可以处理各种有关问题。各种全面的建议已摆上了桌面：略举几例，有关于核禁试的，有关于化学武器的，有关于放射性武器的，也有关于裁减部队和建立信任的。此外还有在欧洲建立安全的措施等。

裁军谈判会议目前正掌握着一个重大的机会，应当可以开始采摘多年的技术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成果了。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能够完成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和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谈判，应当能够展示如何设计一份可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为了各国的利益，应当能够拟订措施，帮助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能够开始讨论海军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国代表团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我相信在此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团也愿意这样做。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不会面临一个因一、两国代表团阻挠而无法取得上述成果的局面。万一将来形势恶化，这些成果就可能完全无法争取了。

1985年1月的《德里宣言》提出，有两个具体的裁军问题特别紧迫：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六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去年致两个核大国领导人的信件中再一次突出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具体建议将1986年定为一个暂停核试验的年份。从那以来，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国际社会注意的焦点。

核禁试问题已辩论了三十年了。这个问题很少象今天这样热门。在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上，这是第一项目，但到目前为止在这上面进展很少。而考虑到这是会议的优先问题，或者说应当是会议的优先问题，这就更令人感到遗憾了。

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不久就能取得进展。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都已宣布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开展实质性工作。大家都说科学专家小组正在做的技术性工作是有价值的，值得赞赏的，这个小组将在下个月再次开会。

不过，我知道本会议绝大多数成员国与另一些成员国有意见分歧，后者认为核禁试只是一种长期目标，这是违背它们在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中所做的承诺的。

有些人企图压低达成协议，全面停止核试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瑞典完全不能同意的。在当前采取这一措施，将会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受其影响最显著的将是质量上的核军备竞赛。对于当今大多数人看来纯属疯狂的事态发展来说，这将意味着一种间断，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

我们应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就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工作。让我们停止关于职权范围的争论吧。经验表明，对任何一个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而言，一旦认真的工作进程开展，关于职权范围的行文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职权范围既不能阻止这样一种进程，也不能保证这样一种进程。

时间并不因为本会议迟迟不能解决核禁试问题而停顿下来。内华达试验场和穆鲁罗瓦岛的试验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继续试验可能会带来用于外层空间的新的第三代核武器。

一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目前已停止了试验，但同时又意识到苏联的警告，即这仅仅是以美国也停止试验为条件的暂时性措施。目前的形势应当特别适于双方暂停进一步研制武器。错过这个机会就意味着完全不顾无论是无核国或是核武器国家的了解情况、决心坚定的公众的愿望。

主席先生，当今国际裁军政策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个问题在日内瓦的双边会谈中已经涉及，双方正式承诺进行谈判，防止这样一种军备竞赛。

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拖延了一段时间，我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但在今年的会议上终于为处理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商定了职权范围。空间军备竞赛会影响到所有国家，因此当前必须保证在多边一级进行实质性工作。这种工作必须在适当的谈判机构中进行，这个机构就是裁军谈判会议。

这一领域现有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我们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可以是明确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为一项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禁止空间武器，包括针对空间目标的武器。这项禁令应当禁止在地球上、大气层中和外层空间研制、试验和布署反卫星武器，并且应包括要求销毁现有反卫星系统。

主席先生，核武器是一种独特的武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核武器危及人类的生存本身。如今，核冬天的概念已经得到确认。只要使用现有武库的一小部分就可摧毁我们的整个人类文明。

核武器改交了国家安全的意义。哪怕是使用一个中等规模的弹道导弹，其影响就可波及很大的地理范围。就核军备而言，使用现代武器的超国界特点尤为明显，而这种特点还不仅仅限于这些武器。

最近的事件明确地显示出，和平时期的核活动也具有危险。切尔诺贝利事故给我们的教训不仅仅限于核反应堆的安全，所涉危险在地理上的影响对世界各国都是很明显的。这一事件突出地揭示了各国在核时代的相互依存关系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瑞典于1984年提出的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提案具体涉及了一个未决的大问题，这就是袭击核设施后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问题。经过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应当更清楚地认识到，袭击运行中的核设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直接的受够国，而且会影响到邻国乃至其他相距更远的国家。

瑞典提案的主要目的是禁止用任何方法通过放射性造成大规模毁灭。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两种方法是：狭义地使用放射性武器；以及袭击核设施。从大规模毁灭的角度来看，放射性物质是发动攻击者生产的还是受攻击国内原已存在的，其关系并不大。

在内瓦就禁止为敌对目的释放或散布此种物质条约进行谈判，其重要性应当是人人都了解的，1970年已在此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讨论，在本届会议剩下的时间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必须振作起来。

主席先生，在今年的第一期会议上，本会议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一些显然缓慢但又是切实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谨向委员会主席克罗马蒂耶大使和各工作小组主席表示祝贺，他们无不致力于在谈判中取得实际结果，而这一谈判又是裁军领域有史以来最复杂最艰巨的谈判之一。对于化学品分类、公约执行和遵守核查机制方面的进展，我国代表团尤感欣慰。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以瑞典代表团的名义为6月4至6日在荷兰举办的禁止化学武器核查问题座谈会向荷兰代表团致谢。座谈会对于本会议关于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这一困难问题的谈判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化学武器公约是整个国际社会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团最近报告说，伊拉克部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中使用了此种武器，这清楚地说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紧迫性。一些军事大国目前已拥有大量化学武器，这也说明了实现上述目标的紧迫性。这些化学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今后还会提高，化学武器在地域上扩散的危险更是时刻存在的。

本届会议在剩下的时间内应尽一切努力取得进展，确定公约草案的主要内容。我国代表团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一方面在其本国化学武器军备政策上表现出克制态度，同时在目前进行的谈判中创造性地为未决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由我们正开始讨论未来公约的一些最敏感问题，这就更加重要了。不生产的问题、储存公布和公约遵守的有效核查问题等等，都将成为谈判的焦点。

为了推动谈判，所有生产或考虑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公约谈判期间应不生产此种武器。裁军绝不可能通过增加军备而获得进展。

从这一背景来看，最近美国关于二元化学武器的决定是令人遗憾的。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谈判能以适当速度进行，这个决定也不一定会阻碍谈判。我相信出席本会议的所有国家将继续致力于早日缔结一项化学武器条约。我国政府将这一谈判置于最优先地位，并将尽自己的努力使之顺利完成。

主席先生，正如联合国关于海军军备竞赛的研究报告所指出，海洋的军事化正在加剧。几个海军大国拥有可随时迅速部署到遥远海域的海军部队。四分之一的核武器部署于海上，海上先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是最大的。

上个月，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讨论了海军军备竞赛问题，这是1930年代以来首次在一个国际政治讲坛上辩论这一问题。瑞典认为这些讨论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主席关于此项目的磋商报告将是进一步审议这问题的有用出发点。

国际社会现在应当考虑为海洋上的裁军和建立信任制订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是一般性的，也可能针对某项武器系统或针对某个地理区域。其中一些最好由核大国来谈判，另一些则可由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多边谈判处理。在这一领域，裁军谈判会议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主席先生，我们以往曾多次强调：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场所，自然应该从事谈判。在谈判中，所有成员国都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决定则须在所有与会者都同意时才能做出。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似乎单单这一点还不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管经过多年努力，但仍无法商定职权范围，让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开始工作。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核禁试问题。在另一些问题上，长期关于职权范围措词的辩论耗费了许多应当用于处理实质性问题的时间和注意力。

当前我们应当设法摆脱这一持久的困境。本会议的总的谈判职权范围是在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中确定的。如能达成谅解，处理实质性议程项目的特设委员会就应能自动成立。然后，这些委员会应能制订为所有成员国接受的工作程序。

此外，裁军谈判会议还应处理扩大成员国范围的问题。让一些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均可接受的、既感兴趣又有资格的国家年复一年地等待就此问题作出决定，是不合理的。应当加强努力，尽快地找到积极的解决办法。

要改善达成裁军协定的总的政治条件，最好也许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大国一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军备谈判，一方面在军事政策方面自我克制。

阻碍谈判等于赌博，等于不顾利害关系也不顾形势是否有利地赌博。

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裁军条约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条约事实上并没有减少军备，更没有做到裁军，只不过使军备竞赛有所控制、略受约束而已。

要改善这些条约，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而不在于撕毁原有的协定。即使是撕毁一个极不完善的军备协定也会对政治信任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不再得到遵守，如果缔约国不再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核武器就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甚至使进攻性武器系统和所谓防御性武器系统之间的竞赛加速。这样，就会打开潘多拉之盒——从中冒出来的决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今天，谈判桌要多少有多少，在这些谈判桌，各种全面的、技术上精心拟订的提案应有尽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解决未决分歧的政治意愿。换言之，通过谈判实现裁军的好处是远远超过不达成协议所可能有的短期利益的。

全世界希望所有国家都能表现出这样的政治意愿，现实地评估我们作为政治家和裁军谈判者能够、并且应该做些什么。全世界真心期望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并取得成果。

全世界希望日内瓦的双边谈判能：大大削减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开始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全世界希望维也纳和斯得哥尔摩的区域性谈判能：采取具体切实的措施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在欧洲大大限制军事力量和活动；帮助使欧洲成为区域合作和裁军的榜样。

全世界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一切核试验的可检查的条约；在地球上全面禁止化学武器；通过对所有议程项目采取行动，表明全球性裁军谈判可以为全球性安全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坐在这张会议桌周围的人谁也不会不了解这一希望。我们可以不辜负这个希望，也可以不理睬这个希望，但我们决不可以逃避我们对世界、对未来的责任。

承担责任需要掌握时机，采取行动、进行谈判需要掌握时机，达成协议也需要掌握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现在。

主席：

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尊敬的保加利亚外交官、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就任本会议6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对加强和平、国际合作和裁军所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它为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和无核区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苏联和保加利亚是用密切的友谊和兄弟般情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本会议在你的领导下能够在谋求解决悬而未决问题、以及就本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达成可以相互接受的协议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主席同志，本届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常会是在充满焦虑和紧张的时刻开幕的。当前世界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求我们认识到，世界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国在地球上激发了空前的军备竞赛，美国又企图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全人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来防止一场核灾难。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削减军备和裁军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应该开足马力、快速进行。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也应加快工作。

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在他2月份致裁军谈判会议贺电中写道，“苏联由于认识到裁军是通向制订新的公平的国际安排和建立一个安全世界的主要道路，因此对参

加裁军谈判会议采取了非常负责的态度”。

化剑为犁这个人类长期的宿愿，在目前这个地球文明史的关键时刻是可以实现的。苏联在其关于到21世纪初彻底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中，概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该项建议是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在1月15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并得到苏共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的确认。

谁都无法否认核裁军问题的优先地位，因为这些问题就象哈姆雷特一剧中的生死抉择问题一样摆在人类面前。我们这个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国家来自各大洲、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军事联盟的成员国、不结盟成员国和中立国、核国家和非核国家。实际上，这一情况决定了本会议应该在确保核裁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人硬说核裁军是一种仅与一两个国家有关的问题。这种说法从实质上说是不民主的，这样说归根结底是想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来否认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即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事的。

苏联主张在本会议范围内早日开始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本会议决定举行非正式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朝向此种谈判迈出的一步，尽管这一步可能很小。有些人声称，在本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是没有用处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但是这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就遭到驳斥。

苏联代表团愿意在非正式会议上继续交换有关核裁军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有意义的可就消除核武器以保人类生存的必要性达成共同理解，反映了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在考虑各国立场的情况下，可就实现无核世界的条件以及就达成协议和执行协定的时限取得一致意见。苏联已公开诚恳地提出了它关于到本世界末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行动纲领。新德里6国、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建议，证实这些国家已认识到需要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在本会议就如何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进行广泛民主的全面讨论，那将会使与会国有机会发表它们的看法，并为我们时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本届会议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取得具体进展。苏联赞成毫不迟延地就全面禁止此种试验开始进行谈判。它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所进行的谈判；准备接受任何有关的安排，只要这些谈判和安排真正有利于达成协议。

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的：核禁试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紧急任务。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立场已得到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支持。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也赞成禁止核爆炸。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使人们又一次认识到整个核裁军问题主要是禁止核爆炸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能就这一个问题达成协议，将会大大地减缓核军备竞赛的步伐，阻止核军备质量的改进以及阻止研制新型核武器。停止核爆炸是消除核武器最简便的途径。要想实现这种从技术上来讲很简单的步骤，就需要有政治意愿。

不幸的是，并非人人都具有这种意愿。美国不顾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公众的抗议，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核爆炸计划。这必定使人们怀疑美国领导人宣布对消除核武器这一目标所作承诺的诚意。

苏联与美国不同，它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愿意采取切实可行步骤以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我国多次延长于1985年8月6日开始的单方面暂停核爆炸，重申它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双方都停止核爆炸的紧急呼吁。同时，苏联提出早日与里根总统会晤，就核禁试问题达成协议的建议。最近又确认了这一建议。苏联决定将其核试验停止期限延长到8月6日，使有效期成为一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作出的决定，因为在这一期间美国方面已经进行了十一次核爆炸。然而，这一决定表明了我们为早日实现核禁试所作的承诺。

苏联暂停核爆炸这一行动受到了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欢迎。这些国家呼吁美国也象苏联这样做。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主张早日进行谈判。现在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建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就其议程中最优先的项目——核禁试——进行谈判。

主席同志，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明确重申苏联关于实现外层空间非军事化这一基本的，丝毫没有改变的立场。苏联极力主张放弃空间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这并不是由于美国通过执行其战略防御计划可以得到战略优势。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破坏战略均衡的。任何毒药都有解毒剂。甲冑可以防范刀剑，但不可以防子弹。古城堡的城墙可以防乱箭，但不能防炮火的袭击。对于空间打击武器也将会找到一种适当的对付方式。此外，如同米哈依·戈巴乔夫指出的那样，苏联对付美国研制星球大战武器的办法将会是实际有效的、成本较低而且需要的时间更短。但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苏联坚决反对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这并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基于我们的责任感，因为苏联认识到此种军备竞赛将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任务正在成为当代国家间关系中的基础。毫无疑问，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论坛是不能够对于国际社会为保持空间和平所作的努力袖手旁观的。苏联代表团坚信，本会议应该继续谋求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解决得越有力，越有效，越好。

苏联谋求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为实际这一目标作出贡献，提议本会议应该拟订并缔结一项国际协定，确保豁免人造地球卫星，禁止研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系统并消除现有的各个系统。苏联在提出此项协定时考虑到了许多成员国的立场，即瑞典、法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斯里兰卡、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立场。这些国家一如既往，主张建立保护人造卫星的制度，并主张禁止反卫星武器。

去年四月，本会议建立的、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巴雅特大使任主席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应该毫无拖延地审查提交给本会议的各项提案。

主席同志，世界公众对本会议的工作与人类多年来为禁止化学武器这种最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作的努力联系起来，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

春季会议对有关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讨论。这些讨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越来越多的与最终的结果联系起来——拟定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完整的文本。对于本会议工作中出现的这样一个趋势，苏联当然表示欢迎。

苏联主张从本世纪开始早日消除化学武器以及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础。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并不设想没有严格有效核查的、包括国际监控的化学裁军。作为对“1月15日讲话”的一种补充，苏联代表团4月22日提出了一套有关目前正在讨论的许多关键问题的新提案。在拟定这些提案时，我们首先希望加强公约草案的制定工作。不适当考虑其他与会者的立场，是无法拟定公约草案的。但每一个与会者必须对谈判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尊重伙伴们的利益。在我们看来，现在在本会议确实有可能就公约的几个重要条款达成协议。这首先关系到以下几个方面：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设施的时限、参加国公布此种设施的地点和数目、停止此种设施运转以及保证不运转、销毁生产基础的程序等等。现在有可能就必要的检查措施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些检查措施中包括有计划的国际现场视察，视察一下每种设施运行的停止情况，以及销毁和拆除的情况。

应继续努力拟订出一份可载入公约的化学品清单。我们认为，公约应设想一些措施，确保每一个缔约国严格遵守并执行公约，不管是否涉及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但首先要确保禁止利用商用化学工业来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

质疑性核查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大家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在公约中规定此种核查。这样就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弄清楚是否真正遵守公约条款。苏联支持各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现实的、建设性的建议。

只要简短的回顾一下谈判的情况就可以说明，现在就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达成协议来说，大门是敞开的。前几天在荷兰外交部主办下举行的关于核查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讲座会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有益的贡献。因此，我们对荷兰外交

部表示感谢。然而，对化学裁军的支持者来说是好消息的东西，却激怒了那些企图关闭化学裁军大门的那些人。美国和北约所作出的关于二元化学武器的决定，实际上不仅是为了继续保持多年来对全人类所面临的化学威胁，而且还为了增加这一威胁。这些决定同消除化学武器的目标相抵触，违背苏美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达成的协定，因而必定会严重破坏目前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而进行的谈判。这些决定使人们大大的怀疑其支持者所作声明的诚意。这些支持者声称主张实行军备限制、裁军和建立国际信任。

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件突出地表明，当务之急不仅是解决核裁军问题，而且要解决禁止放射性武器以及防止对核设施进行袭击的问题。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谈判，到现在为止已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了多年——对苏联一方来说，进行此种谈判的岁月实在太长了。苏联认为，考虑到参加谈判的各方都采取积极态度关于根据国际法禁止放射性武器和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协定自然是很快可以缔结的。

今年5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关于确保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建议。特别是，这些建议提出，在所有拥有原子能设施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项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国际制度，并在这个制度内建立一种系统，以便当核电站、特别是那些释放放射性的核电站出现意外事故或运转不正常时，及时提出警报并提供有关情报。

苏联的建议还强调指出，为了在出现危险情况时及时提供相互援助，需要改进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安排。建议还设想出许多其他具体的措施。

主席同志，国际和平年已过了6个月。它要求各国作出最大努力以保证世界事务发生根本的好转。为此，裁军谈判会议所有与会者都需要采取积极态度并表现出政治意愿，尽快地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在本会议工作中到处应该体现的是合作精神，而不是对抗，应该是常识而不是军事集团心理的惰性。这是生活本身所要求做的。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以及保加利亚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发言到此结束。 还有其他代表想要发言吗？如果没有人发言，我想通知各位成员，根据上届会议所通过的本周会议时间安排，现在本会议应该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讨论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 因此，我打算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马上召开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日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1
12 June 1986

CHINESE

第三六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1次全体会议开会。

就象上星期二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我们今天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处理某些组织问题。在按名单发言结束后，我将立即暂停全体会议，转入非正式会议。以后我们再召开全体会议，使非正式会议上可能产生的协议成为正式文件。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美国和委内瑞拉的代表。

现在我请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国）：

在我今天发言之前，我想向你就保加利亚担任6月份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们愿意在你的领导之下推动会议的工作。我还想对于你的前任律·索萨·埃·席阿瓦大使以及巴西代表团在4月份以极其卓越的方式履行了主席的职责表示赞赏。

主席先生，

经过休会之后我们这一周又开始了会议，在休会期间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各国有机会对我们在1986年会议的前3个月所作的努力的成果进行思考和估计。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次休会已有所助益，而且我们能够以重新焕发的精力和献身精神进行我们的工作。这正是国际社会所期望于我们的。

我高兴地向各位同事们报告，里根总统再次亲自表示对于裁军会议工作的重视。6月5日我会见了总统以及副总统布什，审查了我们的工作的状况，尤其是关于化学武器禁试的谈判问题。总统指示美国代表团继续努力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以解决化学武器谈判中悬而未决的各项问题。

会议之后，白宫发布了一项声明，反映了里根总统对于有效的双边军备控制的重视，以及他和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关于加速我们的努力以便缔结一项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相互承诺。我已经请求秘书处散发这项声明。

总统要求我向你们转达，现在我引用声明的话：“他真诚地希望，奉献和努力工作的精神将导致成功地缔结一项全面化学武器禁试协议，他相信这一次会议完全可以缔结这样一项协议，这是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所希望的。”另外，我再

次引用声明的话：“他表示，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再次愿意在本次会议重新召开之际进一步加强这些谈判，并且呼吁这一独特的机构——世界上各地区都参加的唯一军备控制谈判论坛——的所有成员国都这样做。”

里根总统所表达的希望和信念无疑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在6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我们听取了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根舍部长，瑞典特奥琳大使以及苏联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作的发言。并不是所有这些发言都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但是他们都强调了继续进行化学武器禁试谈判的重要性，以及把我们的工作化成一项具体协议的重要性。另外，我国代表团仔细地注意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4月22日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由于大家广泛地同意我们根据议程项目4所进行的谈判的重要性，我希望在夏季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认真的工作。我祝愿化学武器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克罗马蒂耶大使成功地指导这项工作，并且保证美国代表团会全力支持他。

主席先生，1986年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也规定了根据我们议程项目5重新建立起来的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的阶段，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在特别委员会恢复审议它受权审查的这些问题时，必须认识到这项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照我们去年所做的初步探索看来是个复杂的事项。去年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它仅仅是个开端。显然，根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来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国代表团将努力工作以确保在今后几个星期中使委员会的工作得到进展。

另外，关于恢复议程项目1所规定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并没有得到如此进展。但是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次会议将能够达成协议以便重新建立这一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差不多是三年以前停止的，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审议有关全面禁止核爆炸的一些问题——例如范围、核查和遵守。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列为由西万各国所建议的特别委员的任务加以完成。

主席先生，会议期间还经历了与我们议程项目2的问题有关的重要事件：停止核武器竞赛以及核裁军。首先，5月8日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的双边会谈在日内瓦复会，进行了第五次会议。第二，美国决定采取据以决定

其战略核力量的规模以及力行克制的新标准。

这项关于新标准的决定部分涉及美国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策。六年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缔结时，人们曾期望在1986年以一项更富深远意义的削减核武库协议加以取代。

但是这项决定更是关系到核裁军未来的进程。它关系到美国关于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目标。另外它关系到为暂时的相互克制奠定较好的基础，为在战略武器削减会谈中取得重大的进展奠定较好的基础。

我们应该记得，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加强国际安全的目标。美国尽管对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它还是于1982年决定不削弱这项协定，以便创造一种有利于进行新谈判的气氛，这显然是出于希望苏联也会这样做的理解。我们这样做是希望有助于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所规定的极高限额进行重大的削减——这种削减将增进稳定并为以后的削减铺平道路。美国当时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可核查的对等削减协议将会促进国际安全的利益。

后来我们对没有达成这项协议感到失望，我们也对苏联没有表示与我们相等的克制程度感到失望。他们非但没有克制，反而违反军备管制协议，包括违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事实上，美国得出结论说，在两个主要方面——部署第二种新型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将遥测编成密码，这是我们国家的技术手段无法有效地核查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苏联违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规定。然而，1985年美国采取行动继续奉行其不削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结构的政策，以便使苏联表现出相应的克制。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那种我们期望有助于就大幅削减核武器数量达成协议的境况。但是我们再度对这一方面的结果感到失望。

里根总统1986年5月27日的声明记载了他的决定——即鉴于我所谈到的情况，美国今后有关战略力量的行动将取决于苏联对于西方安全所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范围。同时，总统采取了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的态度。美国将继续力行最大程度的克制，而且继续努力大幅削减已经部署的核弹头数目。

总统已决定当5月底第8个三叉戟潜水艇开始海上试验时使较为老式的海神式潜水艇退役并将其拆除。总统明确地指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成本——效益的理由。总统还决定，从部署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第131个运载工具开始，将不执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有关撤销抵偿制度的规定。但是美国将在几个月内继续在技术上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在这一方面，总统说“我仍然希望苏联将利用这一机会为改变目前形势采取必要的建设性步骤。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无疑会考虑到这一点。”

总统还明确地指出，在就关于大幅削减的新协议进行谈判之前，美国所部署的战略核运载工具将不会超过苏联。它也不会比苏联部署更多的战略弹道导弹弹头。

美国力图认真地进行双边谈判，仍然相信核弹头的水平应该加以削减，仍然相信力行核克制是上策。但它也不能忽视这样的情况，即，如果西方不对另一方的行动——具有军事意义的行动——作出反应，就会导致对方的军事优势。

简而言之，美国所寻求的是为暂时相互克制的体系奠定更为坚实和公正的基础，而不是继续实行仅仅由美国实行单方面的克制这一体系。我们认为，这种基础是一较好的基础，可据以就大幅削减战略武器达成协议。

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议必须予以严肃的对待。它们必须得到遵守。由于不遵守所产生的严重的后果，美国已被迫致力于未来的行动进程。此事攸关国际安全，从而决定了我们对待武器的态度，并促使我们为禁绝这些武器而努力。

国际安全是最为严重的问题。双边论坛以及裁军会议都关系到它的命运。我在结束我今天的发言时要着重指出这一严重性。我们有大约三个月可以尽力加强国际安全。我们应该尽量利用这一段时间，力求在化学武器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些客气话。

现在我请委内瑞拉代表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发言。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这是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开会以来我国代表团在正式全体会议上的首次发言，我要首先向在您之前主持第一期本届会议的富有才能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对澳大利亚的Butler大使、比利时的Clerckx大使、巴西的 de Souza e Silva 大使在2月、3月和4月主持本会议的工作时表现的效率、公平和技巧，我愿意表示感谢。我们也同样高兴看到您主持本会议并预祝您在履行职责时取得成功，我们保证全心全意与您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实际成果。我还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向所有那些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发言欢迎我回到裁军谈判会议里来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今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是在令人鼓舞的乐观气氛中开始的。这是因为，世界两个主要大国在几个月以前举行了六年以来的首次首脑会议。实际上，所有那些在第一期会议上发言的人都把这一次首脑会谈看作是将为东西方关系展开新的前景的一次重要事件。的确，日内瓦首脑会谈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是一个新的对话的开始，这一对话将导致改善世界局势的具体措施；它又是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这一新的进程将产生裁军的实际成果。然而，这种乐观逐渐为失望所取代，因为在宣称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意图之后，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我们也没有看到日内瓦首脑会议的主角履行他们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停止地面军备竞赛的承诺。

坦率地说，我们对日内瓦会谈并不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该会议唯一的直接成果就是暂时缓和了当时极其不祥、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但是，即使是该首脑会议这种并不显著的成果也历时甚短，看来，“日内瓦精神”再一次为两大国之间重大分歧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取代。同样，11月首脑会谈所取得的另一个唯一成就就是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之间可能举行第二次会谈，现在看来这种可能已处于危机之中，因为自那时以来已出现了新的冲突的迹象。因此，当我们现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情况同第一期会议不同，现在的气氛即使不说是充满了悲观主义，也是不确定的。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根据目前的主要国际局势和最近发生的这样和那样影响

着我们工作的某些事件，简短而一般地论及我们议程上的某些项目。

关于核裁军和停止核军备竞赛，首先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象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国家或任何其他非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谈判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讨论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的活动时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当垄断着毁灭力量的那些大国未能设法达成协议时，象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军力微薄的国家在核裁军谈判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认为回顾下述事实就够了：联合国大会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论及军备竞赛时宣布“接受这一历史挑战是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就核武器来说，这一论断更为有效。根据该最后文件，核武器“构成对人类和文明生存的最大威胁”。我们非核武器国家明确无误地反对下列概念，即其核武库具有摧毁世界能力的少数国家，同时也具有不顾那些生存在核武器大屠杀不断威胁之下的、占世界人口75%以上的人民的意愿；任意使用这种力量的专属权。

在此之前人们经常提出一些论点，强调核武库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可能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不认为有必要再次重复这些论点。但是，我的确认为有必要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表的若干研究报告的初步结果。这些研究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一个管理小组进行的。研究的内容不仅是一场核战争对于那些直接卷入的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而且还包括这样一场战争对所有其它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关于一场核战争在免役学方面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如下：在战争条件下，各种类型的紧张和压力的综合影响是灾难性的，并且造成各种疾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毁灭性地蔓延。关于核武器对气候的影响，该小组的结论摘要如下：毫无疑问，所有国家不论是交战国还是非交战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受到一场核战争的气候影响。该报告接着说，由于粮作物受到损失，或粮食严重短缺，将会造成这种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重大影响。饥饿造成的死亡很可能超过核战争各种直接影响所造成的死亡总数。报告在有关粮食供应与饥饿问题的一节对此加以讨论。报告说：粮食短缺将不仅仅影响北半球的交战国；在南北两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消耗造成的死亡甚至将更为

普遍。很显然，一场核战争对气候和粮食供应所造成的间接和延迟的灾难性影响可能比那些剧烈的直接影响更为严重。饥饿、寒冷和饿死不仅将使交战国而且使全世界的幸存者大批死亡；因此，饥饿的主要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而因饥饿而发生的死亡将在全世界出现。

心目中有了这种情景之后，谁还能够否认非核武器国家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反对核武器，要求制止核军备竞赛，要求销毁现有的核武器储存。在采取这一立场时，我们各国意识到，正如专门讨论裁军的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说的，在争取完成核裁军的各项目标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具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但是，这一责任不仅局限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它还首先意味着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即在努力争取核裁军方面，在各个裁军论坛以良好诚意进行谈判从而取得实际成果方面，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

前不久，我们看到了旨在削减核武器的数目大增的提议，这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美国和苏联所共有的关于削减50%战略核弹头的设想，特别具有吸引力，但是，当公众舆论继续等待最强大的核武器国家就如何取得这项目标达成协议时，旨在改进和增加核武器的方案在实践中却继续加剧。用著名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版本的话来说，这无益于向容易上当而又充满希望的公众兜售骗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两个主要大国能设法就具体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我们希望，最近两天由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提出的两项最新提议将真的导致一些具体协议，从而实现容易上当和充满希望的公众所怀有的愿望。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一场令我们所有的感到痛心的悲剧事件使得核禁试这个议题变得不由分说地更为紧迫。首先，我愿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向苏联代表表示慰问。这一事件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并在国际公众舆论中引起了严重的关切。正如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再一次显示出当原子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时候所具有的危险。我们也同意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下面的话：该次事故“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再一次严重警告我们，在核时代必须进行新的政治考虑，采取新的政策”。因此，在该悲剧事件发人深省的背景之下，当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向世界宣布进一步延长苏联曾一度决定的暂停核试验，我们对

此并不感到惊奇。一旦这一阶段成为过去，就将会有一个整年的时间，苏联没有进行一次核试验。有象征意义的是，苏联开始暂停核试验的时候恰恰是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周年纪念，并且将延续到该次事件的下一个周年纪念。

另一个核大国不仅拒绝奉行这一暂停的要求，而且，在宣布再次延长这一暂停几天之后，在切尔诺贝利的令人震惊的事故发生几天之后，该核大国又一次进行了核试验，这是在苏联单方面暂停核试验以来该核大国进行的第十一次核试验：我的理解是，其后，该核大国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因此核试验的次数增长为十二。对于另一个核国家继续坚持其核试验计划，并自今年以来进行了四次核试验，我们不能不表示我们的关注。非核武器国家毫无保留地反对所有用来为继续进行核试验辩护的论点。我们反对现有核查方法不足的说法；特别是在苏联表明愿意接受现场核查和就建立地震核查的复杂程序进行合作之后，我们更反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反对这样的说法，即只要遏阻是基于核武器，那就必须继续进行核试验。我们同样强烈地反对关于核试验对于核武器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持续存在是必要的，对于核武器的现代化是必要的说法，我们反对企图在新技术基础之上发展新武器系统的核试验。据最近新闻报道，近来核试验的目的在于发展 X-射线激光；但是，这些报道还表明，根据这一领域内科学技术的现状，在使用 X-射线激光的武器达到完善之前，还需要进行数百次地下核试验。

在这方面的趋势使得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样的想法，即核裁军的第一步应在于完全禁止核试验，因为这样一项核禁试的主要目的正是在于阻止现有武器的技术发展，有助于使核武库陈旧，从而比较容易地逐渐消灭核武库。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新武器的发展。

威慑战略的思想基础在于，核武器攻击是不可防御的。面对核武器攻击的不可防御性，核武器国家不得不隐蔽在特别强大的武库背后，从而一旦幸存，就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进行报复并使侵略者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相互确实毁灭的疯狂理论，它的英文缩写正是疯狂一词，该词用来描述这一几十年来统治着人类的精神错乱的概念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形势。核攻击不可防御的概念正在被可能设计出在核攻击之下保护一个国

家的防御系统这样一个设想所取代。我们认为，这一设想甚至比使我们生存在集体恐怖为基础的体制之下的概念更为危险。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核战争的危险到目前为此受到了遏制是因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而现在，由于出现了一个国家能够建立针对另一个国家对其发射的导弹保护自己防御系统的可能，核战争的危险再次加剧。这意味着，当我们超越了一直使世界处于毁灭边缘的威慑战略的时候，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变得更为可能。国家象人一样，相互恐惧，相互尊重，在它们认为自己的对手具有同等力量的时候，不互相攻击；但是，一旦它们找到保护自己的手段，就倾向于进攻了。处于不利地位的敌手有两个选择：要未取得自己的防御能力，要未获得足够的武器消除或压倒自己敌手的防御能力。毫无疑问，空间科学是人类知识发展最快的两个领域之一。只要我们想一想，征服宇宙仅仅开始于30年前，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的惊人进步，我们就会明白，在空间科学的帮助下，人类的聪明才智还会干些什么。因此，如果说两年以前空间防御系统看来是突发奇想的话，今天，这种设想已经不再是假设，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感到威胁的可能，为此而进行的投资之巨大与该项目一样不可想象。

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阐述我们反对任何把外层空间作为军备竞赛的一个新领域这种行动的理由。在关于战略防御倡议的讨论的现阶段，也许比较适当的做法是限于说明，用来为战略防御倡议辩护的那些论点没有使我们信服，对于针对它的批评所做的答复也没有使我们信服。战略防御系统并不会淘汰核武器。正相反，它只会加剧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纵向扩散，同时它很可能加剧常规军备竞赛。对此我们应补充说，当世界上特别是第三世界，有着饥饿、贫穷、健康和教育这些更为紧迫的问题等待解决时，我们认为把大量金钱用于这样一个计划简直是发疯。

我国代表团高度重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即将进行的工作。巴西的 de Souza e Silva 大使就重新建立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取得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对此我们表示祝贺。该委员会的责任是就本议题进行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性工作诸位可能还记得，去年三月由我担任本会议主席时，我们也满意地取得了相同的目标，因此我充分意识到 de Souza e Silva 大使所完成任务的困难性和复杂性。我们高度重视本会议在他主持之下所做出的决定，这是来自他耐心和细致

的说服工作。 我们还要向处理这一重要议题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蒙古的 Bayart 大使表示就职祝贺，愿意给予他充分支持和合作。 到目前为止，本会议将核裁军列为最优先事项。 我们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并应得到象核裁军一样的优先地位。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呼吁今天具有能力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空中去的两个大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决心，就加强空间仅用于和平目的、同时防止现在在地面上进行的军备竞赛扩大到外空中去的基本原则签署一份国际文件，从而迅速取得实际成果。

主席：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好话。 现在请匈牙利的 David Meiszter 大使发言。

Meiszter 先生（匈牙利）：

首先，请允许我和前面的发言者一起，就你担任本会议六月份主席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们相信，你的外交技巧、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长期经验、以及你对和平和裁军伟大事业的献身精神，将有助于把我们在这里的活动领入 1986 年第二期会议的建设性开端。 我向你保证匈牙利代表团充分支持你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 同时也让我向你的前任，巴西的 de Souza e Silva 大使表示谢意，他才能卓越地担任了四月份主席。 在他富有才能的领导之下，本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从而使我们争取进展的努力增加了在未来取得成功的机会。

今天我简短发言的唯一目的是提请裁军谈判会议初步地注意到华沙条约成员国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我国首都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以及会议发表的重要文件。

作为该会议的东道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荣幸地，并有义务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文件。 在我今天送交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一份信中，附有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该次会议的公报文本以及华沙条约成员国呼吁北约成员国和所有欧洲国家制订一项在欧洲削减武装部队及常规武器的方案的呼吁书，并要求将这两份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加以分发。 今天才收到文件，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应通过一个最迅速的方式使本会议所有代表团都得到这些文件，

从而使他们从官方文件中熟悉其中所载的意义深远的提议。该公报呼吁书论及了欧洲和世界局势中最紧迫的问题，包括在欧洲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方案。同时，文件还载有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同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这一优先任务直接有关的立场和提议。我国代表团准备尽早在本会议全会上更为实质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主席：

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匈牙利大使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请允许我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向您转达匈牙利代表团衷心的祝贺，祝贺您担任本届会议七月份主席。我们深信，您的外交技巧和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您对和平与裁军伟大事业的执着追求将有助于指导我们这里的活动，引导我们建设性地开始1986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

我愿向您保证，匈牙利代表团将完全支持您在此方面进行的一切努力。也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巴西的席尔瓦大使表示感谢，他于四月份老练娴熟地行使了主席的职权。在他能干的领导下，裁军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从而改善了我们为取得进展而进一步加强努力的机会。

我今天再次作简短发言的唯一目的是要初步提请裁军会议注意6月10日和11日在我国首都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以及该次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

作为该会议的东道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有义务向裁军会议提交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文件，并为此深感荣幸。我在今天提交裁军会议主席的信中，附上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文本和华沙条约国就一项削减驻扎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方案向北约成员国和所有欧洲国家发出的呼吁，并要求将原件作为裁军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文件今天才收到，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应火速向裁军会议各代表团提供这些文件，以便它们了解载于这些真实可信文件中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该《公报》和《呼吁》触及了欧洲和世界形势中的最紧迫的问题以及包括削减驻扎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方案在内的内容广泛的裁军问题。

同时，文件还载有直接与裁军会议议程重点项目有关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立场和建议。我国代表团愿尽早地在裁军会议全会上以更实质性的方式探讨这些问题。

主席：

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就到此为止。还有其它代表团要发言吗？

我现在宣布全会休会，五分钟后我们将举行我们事先同意于今天召开的审议一些组织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上午 11 时 35 分休会并于中午 12 时复会。

主席：

第 361 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由于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审议的结果，我们现在应对非成员国要求参加根加议程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重新延立的特设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作出决定。会议已收到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新西兰、丹麦、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申请。按照惯例，我们将对这些申请按秘书处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个一个地进行讨论。我现在向会议提出关于挪威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1 号¹，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芬兰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2 号²，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葡萄牙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3 号³，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希腊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4 号⁴，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土耳其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5 号⁵，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新西兰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6 号⁶，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丹麦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7 号⁷，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西班牙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8 号⁸，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我向会议提出关于奥地利申请的工作文件 CD/WP. 239 号⁹，请会议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请让我提及本会议明天星期五上午 10 时 30 分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进行关于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性讨论。就如我星期二宣布的，已有三位代表报名要在关于这个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我将请他们明天上午首先发言。他们是蒙古、斯里兰卡和墨西哥代表团。我还要宣布原来计划也在明天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小组 C 的会议已经取消。

正如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商定的，我要宣布会议全会将于 6 月 16 日和 27 日审议项目 1 “核测试”和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我宣布，计划于明天下午 3 时举行的该特设委员会会议将准时开会。

现在请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我已要求秘书处分发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下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这是与特设委员会的几位主席经过磋商准备的。与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予示性的，如有需要可以改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已结束今天的工作。现在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7时另5分散会。

- 1 “应挪威的申请（CD/655）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挪威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附属机构”。
- 2 “应芬兰的申请（CD/656）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芬兰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3 “应葡萄牙的申请（CD/657）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葡萄牙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4 “应希腊的申请（CD/658）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希腊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5 “应土耳其的申请（CD/659）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6 “应新西兰的申请（CD/660）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新西兰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7 “应丹麦的申请（CD/662）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丹麦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8 “应西班牙的申请（CD/665）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9 “应奥地利的申请（CD/669）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会议决定目前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1986年期间在议程第5项目之下建立的附属机构”。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2
17 June 1986
CHINESE

第三六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2次全体会议开会。

首先我愿向捷克外交部长博·赫努佩克同志来参加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对我本人来说能在这个大厅里见到我的老朋友作为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有着兄弟般关系和多边合作的国家的代表，我是十分高兴的，由于他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抱兴趣，我愿向他表示感谢。我希望会议成员能注意听取他的发言。今天发言名单上有捷克、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请捷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阁下发言。

博·赫努佩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同志，首先请让我对您以及您的同事的友好欢迎表示感谢。兄弟的保加利亚的代表担任本次会议主席，真使人高兴。您的才能和外交经验无疑将对这一谈判论坛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导。我最近对贵国的访问以及和贵国领导的会谈再一次证明了我们都抱有为和平事业、国际安全以及促进裁军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与此同时，我希望表示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重要的裁军机构讲话。

同时我也想回顾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的24年中我们通过成员资格所一贯给予的支持。甚至在复杂的会议前阶段——当时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关于这个机构是否应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我们仍然对其给予了支持。当它是仅有的一个裁军论坛时，我们也同样支持它，强调这个机构是无法替代的，因为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最危险的莫过于不进行会谈。

裁军会议的重要性现在更为突出。国际紧张局势引起了普遍的严重关切，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急剧的变化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重新提出世界今后命运的迫切问题，要求人们重新进行思考。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到底是理智政策压倒武力政策，还是政策完全受制于武器。

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因此有理由在上星期的布达佩斯会议中强调：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今天已不再能通过军事力量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发号施令，以此作为其安全和幸福的基础。事实上，停止疯狂的军备，采取具体的裁军措施，

扭转增长的军事危险趋势，使国际关系恢复缓和——这些才是最合理的出路。

以下的做法是这些目标完全相符的：到本世纪末全面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方案；保持外空和平的方案；在全新的政治、经济、法律、人道、道义基础上建立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的项目；核试验的单方暂时停止；在欧洲全面销毁中程导弹的平衡的提案；禁止化学武器的新的倡议；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建设性意见，等等。

然而，也有人的做法与这些理智的选择格格不入，他们在继续刺激军备竞赛，加紧新一代核武器的试验，企图抹煞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继续在西欧布署新的中程导弹，加速准备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及其欧洲变种，还决定使北约的化学武器库现代化。

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有责任继续努力，寻求并审查把人类从战争威胁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我们之这样努力，是因为我们以和平共处与合作为外交政策大原则的基础，是因为我国遭受过几乎所有欧洲战祸的惨痛经历，是因为我们久经考验，我们的大陆在当今一代的有生之年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区对局势的紧张比我们更加敏感，特别是因为我们恰恰处在两大军事和军备集团——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军备集团——相互对峙的分界线之上。因此我们非常明白和平的价值。因此我们希望为和平共处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正如我们的宪法所阐述的那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日内瓦谈判的政策一贯是要求效率，希望解决而不是推达解决迫切的问题。谈判应该克服出现的障碍，防止出现新的障碍。谈判应该不走弯路，直线前进，以通过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有效措施。

今天，均势已不再是军事和政治的威慑因素，裁军的要求是完全符合核时代与外空时代的现实的。

因此，我们主张就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所有方面展开具体的会谈。这将有效地阻止进一步完善这些武器，而为消除这些武器创造了较有利的环境。为了尽快缔结有关协定，我们认为本会议有必要作出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相应授权的工作机关。我们支持本会议为建立一个国际地震数据交换体系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兴

看到苏联和美国科学家达成了协议，允许两国领土上的监察站相互交换数据。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不应该满足于禁止核武器而坐等消除核武器的时刻的到来。我们要问：连续不断的试验据称是为了维持核潜力的威信和可靠性，实际上是否是在计划首先攻击？

办法已经摆在眼前。首先，苏联已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从苏联本身的安全及其盟国的安全来看，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很了不起的宣言。单方面暂停核试验是最简单、最便宜、而且从各方面来说，也是最有效的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办法。此外，日内瓦会议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世界舆论对内华达核试验表示的反对也都是些积极的因素。

我们认为，今天为禁止核试验、为全面消除核威胁所进行的各种努力还关系到确保安全开发核发电的任务。人们不能一边对和平使用原子反应堆发生事故表示关切，而另一边却通过核武器而蕴藏着远远大得多的破坏力。当然，核发电站的安全可以通过技术和政治手段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建立一个安全开发原子能的国际机构，苏联在今年5月14日已经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议。这样一个安全体制将成为各国分别地和所有国家共同地承担的国际义务。它将确保最高的技术标准，同时又能防止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政治冲突和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支持这个项目，我们认为它富有远见是一种负责的做法。

安全问题上，我们也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一个具体的例子是1982年我国与邻国奥地利就与核设施有关的共同问题签署了一项协定。这个协定很特别，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第一次签署的这类文件，它证明，即使象核安全这样的问题也可以不管有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得到积极的解决。这个协定的实施，特别是在切诺贝尔利事故以后，为加强我们地区的相互信任作出了贡献。

尊敬的主席，

请允许我再谈一下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对此非常关切，而且表示关切的也不仅是我们。我指的是，美国打算撤回其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显然是想破坏现有平衡，挑起激烈的报复措施，减弱日内瓦首脑会议的积极影响——而首脑会议的承诺尚未得到履行。

我们赞成加强限制反导弹防御体系的条约。苏联的共同签署国曾一度将其称之为“真正的里程碑”。

攻击性太空武器的建造之后，更多的国家将卷入这个所谓“星球大战”的计划，我们认为这是对裁军的一大威胁。所谓“战略防御计划”，或其欧洲的变种，只能导致全面的不稳定、不安全和无可估量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坚决地主张通过一项现实的裁军方案，把全面销毁核武器与防止太空军事化的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苏联在今年1月15日已经提出了这个方案的基本纲领。

作为实现减少太空军备竞赛危险的第一个现实步骤，我们赞成制定一项豁免太空物体、禁止和销毁反卫星系统的协定。

我们赞成本着苏联在1986年6月12日提出的三阶段方案联合步骤的精神，为“星球和平”创造一个坚实的物质、政治和组织基础的计划。

尊敬的主席，

上星期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布达佩斯举行了首脑会议，为了希望彻底扭转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以集体决定通过了一项重要措施，为全面解决裁军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建议在消除核武器的同时，开始大量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在布达佩斯“呼吁书”中，我们向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提出了这个削减建议。这些措施适用于整个欧洲领土，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进程分一两年完成。第一步是将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削减10到15万兵。我们建议将地面部队、战术空军、以及射程1000公里以下可供实战用的战术性核武器全部削减。我们愿意进一步作出大规模的削减，但这需得到北约国家的协议，以期在下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双方的兵数比目前减50万以上。我们建议，裁减的部队可以复员，他们的武器装备最好销毁，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转用于和平。在这一方面，我们提出一套附加提案，目的是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加强信任、加强国家和国际的核查程序。我们重申，愿意在任何共同议定的场所——在欧洲建立信心和安全措施以及裁军会议的第二阶段、在维也纳的延续会谈、或在

任何新的专门论坛——谈判这类削减措施。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可以不经拖延立即开始谈判。同时，我们庄严宣布，华沙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本身不受侵略，决不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国家，无论是欧洲的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国家，率先采取军事行动。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考虑的方案，对常规武器裁军无疑是意义重大。因此，若象往常那样对这个方案又评头品足，猜测其宣传背景是什么，其目的是为了策略还是为了外交等等，这只能是浪费时间。与其象往常那样，吹毛求疵，计较这个方案在欧洲是否会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是否会限制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军备决定，在所谓东西方地理不对称的条件下这样削减是否意味着前沿基地防御概念的终结等等，另一方应该作出答复，提出自己的相应建设性提案。但是，我们在西方也发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积极反应。

考虑到西方国家的诚意——它们始终强调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问题的重要性——这个方案可以成为各项协定的现实基础。

关于欧洲事务，我想谈一下一个十分迫切的、对我们的安全具有直接影响的问题。这就是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在布达佩斯通过的公报中，我们毫不含糊地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赞成全面销毁这些中程导弹。当然具有一项谅解，这就是无论法国还是联合王国都将不增加其各自的核武器。若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则苏联也将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撤出其可供实战用的战术性导弹设施。

尊敬的主席，

我们也非常重视本会议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讨论，因为新型的化学武器已经逐步变得可以与核武器相匹敌。化学武器的扩散、其使用的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造成战略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一再表明它们愿为最终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库进行真诚的努力。它们一贯愿意考虑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并将继续这样做。在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苏联在今年4月22日提出的建议。这些

建议将苏联化学武器裁军的思想与西方国家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证明，妨碍达成化学武器公约或其他裁军协定的并不是核查问题。我们认为，苏联的这些建议提出了一个基础，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解决有关公布化学武器、公布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以及逐步、全面销毁化学武器的问题。

在把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作为优先事项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有必要采取部分的具体措施，以帮助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1985年9月12日，我们就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起，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提议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欧洲无核武器区，在开始时包括我们三国的领土，在下一个阶段再包括整个中欧地区。今年5月21日，我们又为进行这样的谈判提出了一份原则和主要指导方针的草案。

我们深信，建立中欧无化学武器区的协议是安全的现实的保证，意义深远，远远超出区域的界限。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解决全球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典范，涉及核查的各有关方面。为什么不走这条道路？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办法？在解决其他问题时，我们不是已使用、甚至主张采取类似的办法吗？例如针对商业经济或生态，我们就是先设法解决部分问题，逐步深入，最终实现全面的解决。

我们认为，这些情况证明，有必要进行区域限制化学武器的同步努力，就象无核武器区的情况一样。或者甚至可以说，这些努力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认为，它们并不与全球性限制这类武器相冲突。它们不会降低信任或稳定，也不会使核查复杂化。我们愿意继续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接触。我们愿意这样做，愿意与出席本会议的代表团进行磋商，以便本着建设性的、负责的精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我们还支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提出的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

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赞成用全面办法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完全赞成用一个条约制定所有基本裁军措施，最终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从1980年起，我们就一直积极地参加本会议为制定这样一个全面方案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确保裁军谈判能以有目的的、而不是临时拼凑的方式进行，其规定的任务不会由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情绪变化而受影响，而是成为全面国际裁军战略的明确组成部分。我们主张把方案分为三个阶段、争取在2000年以前分期实施的基本思想。我们认为，这个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是现实的。但是也需要充分承认，这个方案若要真正取得进展，在其第一阶段就必须包括核裁军的关键措施。

尊敬的主席，

欧洲在解决裁军问题方面的影响，或至少一部分影响，近来有所减少，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关切的事。似乎我们的一些朋友害怕采取鲜明的立场，害怕表明他们自己的利益。本着大西洋团结的精神对和平、自由、稳定、安全作的一般性宣言，或表示愿同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光靠这样讲还不足以取得进展。对管制、核查、透明度、信任等作出种种最详细的要求，若脱离其物质基础，就不算是现实的裁军措施，也是不能取得进展的。这是首先必须讨论的问题。所需要的是停止制造新的障碍，停止提出不现实的要求以及先决条件，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实质性的具体的讨论。这种态度才是真正新政治思想的必要特征。无论在维也纳、在斯德哥尔摩、在纽约、或在日内瓦，社会主义国家都已一再表明它们愿意进行这样的会谈。

关于核查措施和裁军协议的遵循，我希望指出，我们不反对任何按照千年来“约必遵守”的古老法律原则、纯粹为了确保协定得到遵循而提出的真诚要求。换句话说，只要不是为了制造对峙局面、或蓄意侵犯国家主权的阴谋诡计，我们都不反对。任何人只要认真地研究过我们的提案，就会充分了解这一点。

尊敬的主席，

我完全明白，我所提到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还想表明这个庄严的谈判桌上的所有参加者肩上担负着什

么责任。

军备或裁军确实是和平的关键。这个工具不在别人手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当然，今天谁都在扩大军备，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在我们的国家中，武器的制造是由国家决定的。我们的国家奉行的是和平、缓解紧张局势、国际合作的主张，我们的国家不从军备谋取利润。

靠生产武器谋利的军事工业集团却相反。出于谋利的目的，它们反对缓解紧张局势。它们有时指社会主义意图侵略，有时又指社会主义占了优势，以此解释它们对维持或恶化紧张局势的兴趣。遗憾的是，这些集团不仅影响一些政府的政策，而且往往能使政府政策偏向于对它们有利的方向。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日内瓦理智获胜之后却又出现了下述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克里米亚海岸外的黑海炫耀武力，攻击利比亚，在切诺贝尔利事件上兴风作浪，反对限制战略武器公约等等，都在此列。

这无疑也是迄今未对苏联今年1月15日的裁军建议作出充分答复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国内帝国主义阶层的危险外交政策和新全球主义的野心。

然而，尽管有以上种种，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坚信，让所有国家得到可靠的安全、从事和平发展，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

停止核试验、进行核裁军、防止太空军事化、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以及其他裁军措施，能导致在欧洲以及在世界建立一种更为可靠的和平。

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反映了各国负责人对他们本国人民以及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负责程度。

这是一个大胆的、但同时又是现实的想法。要将其付诸实施，就需要在严格、有效、但又平等的控制下采取实际具体的裁军措施。这样的措施，正是我们希望从这次会议上得到的成果。

谨让我向会议保证，我们愿意、并且真诚地希望与所有与会者共同合作，设法在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寻求真正的解决办法。

曾经起草著名的《联合国国际合作裁军宣言》的我国将永不偏离这条道路。

主席：

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而全面讲话以及他对主席和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日本代表今井隆吉大使发言。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

让我首先祝贺特拉洛夫大使担任六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在你富有经验的领导下，我确信我们在1986年夏季会议里将有一个富有成果的开幕月。

我还要提到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席尔瓦大使的赞赏，他干练地担任了我们第一期会议四月份的主席。我也要欢迎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外长赫努佩克先生。我怀着很大兴趣听取了他的发言，部分原因是他的讲话中有一点与我的观点一致，即核禁试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它议程中的优先项目，即核禁试问题，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这已是第三年了。我要花一点时间重新回顾一下，在对大家如此重要的一个议题建立附属机构问题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并应该采取什么有效而有行动。

首先，我们都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面临目前这种情况。同时，我们也同样知道本会议和它的前身在过去和将来在这方面已起和将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必对我们失败表示痛惜和为找其原因而互相指责，我们应在今天具体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切实利用这个裁军谈判会议的讲坛。

迄今为止，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解决职权范围问题，以便特设委员会能够协商一致地开始工作。春季会议期间，职权范围草案之一 CD/520/Rev.2号文件曾提交会议决定，但未能获得一致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寻求协商一致的努力就此终止。我们相信现在仍在继续寻求协商一致。这是为了在将要建立的特设委员会中审议什么问题达到共同的谅解。我在今年2月13日发言中已经提到，似乎某种共同谅解正在我们中间逐渐形成，即审议应包括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结构、范围、核查和履约。对于范围、核查和履约，我们在 CD/621号文件中已明确地阐述过一些主要的问题。既然对将要怎么办有了共同的谅解，现在就必须采取步骤着手进行实际工作。按我们的看法，这项工作的最现实的基础是我们在 CD/521号文件中所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我们愿继续寻求能为大家都接受的安排。

当我们不遗余力地解决职权范围问题时，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寻求一个适当的职权范围。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事实表示极大的关注：由于我们未能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我们对全面禁试条约本身的工作已中断两年多了，现在仍然看不到问题将得到解决。我们很遗憾职权范围问题阻止我们开始进行工作。只要我们在全面禁试方面的工作仍然靠这个特殊问题的解决，这种情况仍将继续。按我们的看法，这种情况的继续不会对任何国家有利，不论其对具体措词的立场如何。

日本愿建议本会议在继续努力为职权范围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进行关于核禁试的具体工作。在什么地方能进行这项具体工作呢？既然对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尚未达成协议，这项工作就只有在本会议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全体会议上进行。全体会议足可以充作这类工作的讲坛，其潜力有待开发和利用。如果有任何怀疑的话，我想，本会的议事规则第19和20条使问题很清楚。全体会议一直是这些活动的讲坛，如说明重要观点、提出问题、阐明讨论中的问题、提交和解释工作文件等等。全会对禁止化学武器的注意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是近年来在实质性审议中取得最大进展的一个问题。由于全会以实质性方式讨论有关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才促使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这样的进展。对核禁试也可寄予同

样的希望。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全会有时对核禁试问题也给予类似的实质性对待。现在我们所要建议的是，鉴于现在没有特设委员会处理核禁试问题，我们应比以往更有意地利用全会作为一个开展深入而实质性工作的讲坛。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工作。最实际的事情是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于两年多以前完成的工作基础上继续进行工作。从那时以来迄今所提交的工作文件都是有价值的文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会议各成员国的利益所在，也可增进我们对当前各种具体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基于我们过去的成就以及以后的发展和贡献上。

现在我是带着这些想法谈一谈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范围、核查和履约问题，以期促进全会的实质性讨论。

首先，我谈谈范围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到现在为止是围绕着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建议禁止为武器的目的进行试验，但可允许为和平的目的进行试验。第二种立场是禁止一切试验，理由是在技术上无法区别这两种试验。第三种是在国际社会承认这种区别以前，禁止一切试验。这后两种立场实际上都是禁止一切试验，其基本不同点在于目前是否有能区别和平与军事核试验的切实措施。关于没有这类措施观点已有较好的论证并形成文件，如英国的工作文件CD/383号。但关于有这类区别方法的观点似乎尚无较详细的论证，说明这些措施究竟是什么样子，或如何防止和平试验的结果用于军事目的。我们希望将进一步讨论，阐明这一点。

其次，我谈谈核查问题。这无需我多说，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我必须遗憾地补充一句，会议至今看来并未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质性讨论。我必须说我们已花了这么多时间谈论核查问题，但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地审查这个问题。这里，我愿只讲三点，即：核查的一般困难、现场视察和地震数据交换。指出有关这三点的某些问题可能是有用的，这些问题将值得在全会上进一步讨论。

核查的困难可分成两类；即自然条件下的困难和故意混淆和掩蔽的困难。为克服前一种困难，早已有人指出面波和体波传输之比在识别中的用处。但是，所有权威人士看来都同意：这种标准在震能低时是不大可靠的，所以已有人建议其他办法，例如，在区域距离上进行监测和从较近距离观察高频率信号。监测大面积陆地的国家的地震信号情况特殊。为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可能需要设立区域性台阵或钻孔台站，并且需要能取得地质和地球物理的数据。现场校准将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关于欺骗行为，已提出有各种可能性：用自然地震或化学爆炸掩盖核爆炸，同时进行多种爆炸，去耦等等。同时，已指出，现在还没有有效措施能对付所有这类情况。我这里提到的这几点在英国的CD/402号和CD/610号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CD/612号和CD/624号工作文件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在这方面，苏联大使伊斯拉耶利安在今年3月25日发言中提到侦测在洞穴中低当量核爆炸的可能性。他提到使用卫星和安置在海及大洋上的水声手段。我们有趣地注意到这个讲话。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充分地解释，在消除或减轻核查中固有的困难方面，如何能使这些手段发生效力。苏联利用原子能全国委员会主席佩普罗希扬兹先生4月3日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发言中说，关于美国建议的被称为Cortex的一种新的技术方法，苏联非常了解，但是“它只提供爆炸当量的近似值”。在苏联看来，这种方法是否无效？是否苏联还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我这里提到的这几点都需要有具体的解答，不论是否要由我们自己设法找出解答还是由专家们来解答。我们希望在中间或专家们都能进行与核查有关的这类实际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应该只利用会议的讲坛提出问题，而是要利用它解决和回答问题。

下面，我要谈谈现场视察问题。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接受现场视察是否应是强制性的。瑞典CD/381号文件的条约草案和苏联提出的条约的基本条款中都规定在某种情况下，一国可不同意现场视察。日本在CD/388号工作文件中指出，“现场视察的要求不遭到将在其领土上进行现场视察的缔约国的拒绝是极为重要的”。其他一些工作文件也指出，现场视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苏联关于实行现

场视察的几次讲话中经常用“如果需要”，或“有必要时”等语，这令人很糊涂，因为苏联最近表明它准备以积极态度对待核查问题，如M·戈尔巴乔夫先生1月15日声明就表明如此，在什么情况下，苏联认为现场视察是必须的？在什么情况下，苏联认为它不是必须的？由于这种判断，在苏联看来，要由接受视察的国家做出，故澄清这种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与需要现场视察有关的一点是它的活动范围。这在瑞典的条约草案中有过描述。但关于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讨论过。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将主动谈谈这些问题。

关于核查问题的第三点，我谈谈交换地震数据问题。一般认为国际交换地震数据是核禁试核查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认识到在设立这样一种交换制度时，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建议应作为基础。日本已提交了CD/389号和CD/626号工作文件，内容是关于现有的核查能力的缺点和从行政和财务的观点来看提高和改进能力的办法。其他国家也在它们的工作文件中提出各种建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最近的CD/612号和CD/624号工作文件中提出在经过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试验过的现有地震设备的核查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改进国际地震监测和核查制度的建议。我们被告知澳大利亚有类似的想法。两年前，我国提出采取逐步解决办法，通过不断提高国际核查能力的水平，扩大应禁止的核试验的范围。最近我国曾建议交换II级数据。所有这些建议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试图为核禁试这一目标找出一种实际而渐进的解决办法。我们预期这种性质的尝试将进一步进行，并对各种各样的建议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最后，我谈谈履约问题，除了范围和核查问题以外，这是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禁试工作小组于1983年建立时，一般都认为，提供一个由技术专家协助的各缔约国的多边机构以便于各国之间进行协商和合作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没有对这样一个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能进行深入的审议。虽然根据情况需要有申诉或质疑程序也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还没有进行详细讨论。我相信关于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讲坛上有益地交换意见。

为结束我们的发言，我愿总结一下我所说的话。我们愿继续努力建立一个处

理核禁试问题的附属机构。但是，如果面对这些努力，仍继续对这个问题不进行实质性讨论，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将离开缔结核禁试条约的目标更远。这样一种实质性的讨论可以不等待特设委员会的建立，就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对于这些有待讨论的问题的共同的理理解正在增长。可利用的文件已很多。我们强烈地希望，按照工作计划规定，在讨论核禁试问题的时间，就各国代表团关心的各种问题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这样，我确信夏季会议工作能取得丰硕成果。

主席：

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讲话。

哈罗德·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在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六月份主席的时候向您转达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我相信，作为一个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密联系、一道为建立稳定的国际安全制度、确保和平和实现裁军而斗争的国家的代表，您将用您的知识、伟大的政治经验和外交才干解决裁军谈判会议的紧迫任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保证在您执行负责的工作中给予支持。

我们对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在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时为推动我们的工作热心地努力表示感谢。

此外，我还要向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范国祥大使表示问候和祝贺，并表示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之间的良好合作将会继续下去。

我国代表团还要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同志表示衷心地欢迎，我们非常赞赏他在会议中进行的工作，我们极为感兴趣地听取了他所作的活跃思想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清楚地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政策。我认为，他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更加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于这一机构的活动所给予的高度重视。

我今天发言的主要目的是介绍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草拟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工作文件。

在作介绍之前，我想简单地就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举行夏季会议的条件作一些评论。我想提出的主要不是组织问题，尽管这方面也并不令人满意。

在春季会议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希望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至少取得一些小的进展。这些希望产生于去年十一月举行的日内瓦首脑会谈。《苏美联合声明》强调不得进行核战争、双方放弃寻求军事优势，这暗示有可能最终将采取实际行动来限制核增长并进而裁军。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几天以前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就这个问题说到：“由于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以及会谈所达成的原则协议使人们对裁军和重新实行缓和和采取真正步骤产生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尚未实现。”很明显，首脑会谈的双方对于言辞和行动的一致性持不同的看法，在首脑会谈之后不久，苏联于1月15日提出了在2000年消除核武器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计划。后来，苏联又提出关于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重要的建议补充这个计划。苏联所宣布的将暂停核试验又延长到今年8月6日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积极地反应。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和解的真诚提议。事实上，这是一个例子，它说明在核时代，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应当如何以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样，这还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需要转变态度的含义是什么。对这些建议进行毫无偏见的研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建议考虑到了所有有关各方的合法的安全利益，而且也考虑到了其它各方的建议。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府曾许诺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但是主要的西方核大国的答复虽然很快，但是结果却不可能更令人失望了。事实如下：

- 对苏联延长暂停试验以及要求仿效这样作的反应是一个生硬的‘不’，随之而来的是示威性的加紧试验。

- 对苏联提出的就重要的、影响到全世界的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达成谅解的具体提议，美国的答复是使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生产二元武器。
- 美国对减少战略核武器的提议的反应是宣布不再遵守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这种对于国际建立信任措施的打击已经引起了特别广泛的不赞成。据报道，欧洲共同体议会于6月12日以219票对2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美国放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欧洲共同体议会在这样做的时候指出，放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对“所有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造成威胁，并将“引起一场加剧的和不可控制的军备竞赛。”情况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再进行评论。

与日内瓦首脑会谈上发表的声明的明确无误的语言相反，这个提出必须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声明被解释成为加紧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许可证。此外，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埋下了越来越多的地雷。美国抵制出席联合国关于裁军与发展会议则是一系列事件中的另一个环节。

军事领域的这些进展绝不是孤立的现象，都是与旨在破坏其它国家的安全与独立、以及阻止主权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几个星期以前，美国投票否决本来要在伯尔尼人类交往专家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文件是另一个可以引用的例子。

我深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至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努力，使国际关系特别是裁军领域中发生变化。参加上面所提到的布达佩斯会议的国家所呼吁的正是这些，并且还提出了这个重要的思想：“有可能实现这个任务，有可能改变战争危险加剧的趋势并使国际关系重新回到缓和的渠道中。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封锁核灾难的道路。”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将会仔细地研究这份材料。现在我只想提出在布达佩斯所特别强调的几项任务：

- 停止核 试验
- 在相互的基础上完全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地区所部署的中程导弹
- 在苏美会谈中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达成具体的协议
- 消除所有的化学武器
- 大幅度地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项目一直是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所发出的一个包括具体建议的呼吁中的问题。

会议重申了消除在欧洲领土上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关于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建立没有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区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与会国的支持。这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中欧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

因此，在对布达佩斯的结果进行评论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正确地说：“为了实现削减军备和裁军，我们放过任何类型的武器。西方宣称，如果实现了核裁军，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将在常规武器领域中取得优势，没有再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的了，根据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我们正在为逐步降低武器和军备水平而奋斗。”

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说法、即裁军谈判会议受到了国际舞台中的消极趋势的影响。相反，我们应当对裁军谈判会议如何能够成为缓和和裁军中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进行严肃和负责的考虑。

有许多观点和主张应当得到彻底的研究，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最为明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国际作用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它能停止在核领域中的军备竞赛作出贡献的功能。

认为应当完全在主要的核大国的双边范围内讨论核裁军措施的意见是与核威胁的普遍性不相称的。它甚至不能反应现在有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状况。早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就确定了每一个国家都有为核裁军而奋斗的权利和责任。

所有主权国家应当合作来解决世界的问题，这已不仅仅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且早已被作为一个最高的原则载于《联合国宪章》。

为了促进裁军谈判会议在核领域中的实际工作，我国代表团愿意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关于全面和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的第CD/701号工作文件。

这个文件强调必须优先考虑立即禁止核武器，文件对苏联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步骤，在整整一年中停止核爆炸，表示敬意，并希望美国也能这样做。

这个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可以进行关于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机构问题上采取的灵活立场，当然，它给予裁军谈判会议以应有的地位。

我在此发言所代表的那些代表团继续认为，如果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话，就可以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有益地工作。

关于谈判的形式的建议，它的设想是从CD/629号文件中的来的，它可以作为继续工作的基础。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范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提的建议，目的在于推动工作尽早开始。

在文件中，核查问题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每当讨论到条约中的实质性问题时，就应当谈到核查问题。应当利用一切渠道，建立一个能充分保证严格遵守协议的切实可行的制度。正象科学专家小组为制订条约作出的工作一样，《德里宣言》签署国提出的建议也受到考虑。

我希望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这份工作文件的第9段，这一段谈到，制订全面禁试条约时要使条约的生效的时间与核查系统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相同。

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这份文件的作者希望它将有助于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可行的、这一步骤将有利于更复杂的问题的解决，如削减和消除核武器。

继续进行试验和拒绝谈判解决问题不仅是公然无视裁军谈判会议绝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的意见，而且完全与世界公众舆论的要求背道而驰。

越快地放弃这种阻挠政策就越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裁军谈判会议越早

地能在安排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过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就越有利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国际地位和政治份量。

最后，让我再一次引用《布达佩斯联合公报》中的话：“停止核试验……将是朝着核裁军方面所采取的一个重大的和易于实行的步骤，它将阻止核武器的尖端化，阻止研制新型的核武器。苏联和美国双方暂停核爆炸、并毫不拖延的就一项带有严格的核查措施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会谈是解决这一任务的办法。会议的参加国对苏联又一次延长单方面暂停试验表示欢迎，并呼吁美国参加暂停试验。与此同时，他们呼吁其他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再进行核试验，并为尽快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采取行动。”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讲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布胡斯拉夫·切诺佩克先生。我们两国在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没有武器或战争的世界的共同斗争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切诺佩克同志的讲话包含了对裁军谈判会议面临任务的透彻分析，生动地显示了社会主义集团对于裁军问题，特别是我们多边机构的工作所给予的极大关注。

今年6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N·I·雷日科天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发出了一封信，阐明了苏联关于发展国际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合作以及和平发展外空的建议。

按照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制订的争取建立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政策，苏联一贯努力确保外层空间完全摆脱军事准备而只用于和平目的。

苏联代表团已经有机会向参加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工作的代表们介绍了苏联政府首脑的信的内容。考虑到代表团们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及我们所收到的许多请求，

我国代表团现在散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天的信。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所作的发言。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 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 没有人要求发言。

我现在讨论另一个问题。 我建议，除了将在本周召开的会议之外，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在下个星期四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审议一些有关组织问题方面的事项、包括我们的工作计划、以及一些非成员国要求参加讨论议程上项目 2 的实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要求，项目 2 的标题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认为会议同意举行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了。

因为今天没有其他事情，我现在准备将全体会议休会。 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希望请各成员国在下一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准时出席，因为那天我们要讨论好几个问题；我相信你们都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条件，特别是当现在联合国处于严重的财政状况时更应如此。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6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十点三十分举行。 我将准时召开会议。

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十二点二十五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3
19 June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六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363 次全体会议开会。

在这次全体会议我们开始工作以前，我要提醒本会议在今天上午发言名单结束后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某些未决的组织问题。特别是，我们需要审议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以及非成员国申请参加关于议程项目 2 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在这次非正式会议后我们将继续全体会议，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交换看法后可能形成的协议写成正式文件。请让我也提到，根据本周会议时间表，本会议应于今天上午举行，在全体会议后立即举行关于议程项目 2 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匈牙利、墨西哥和美国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发言。

戴维·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先生，上星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布达佩斯荣幸地作为华沙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缔约国一次最高级代表会议的东道主。在那次政治领导人的重要集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我们的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以便使裁军谈判会议注意那次会议发表的两个文件。同时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并完全按照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惯例，要求你，主席先生，作出安排使那些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进行分发。为了使成本尽可能降低，我国代表团提交了这些文件的四种正式语文文本。请允许我向你和秘书处为使这些文件速度加工和分发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谢意，我们相信这两个文件是值得这样处理的。

华沙条约组织从它成立的最初就非常强调在寻求和平与安全方面要积极促进合作。成员国的最高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 20 年前在布达佩斯会议上提出一个长期计划，目的是把军事对抗转换成在欧洲所有国家之间作出集体安全安排。由于政治协商委员会为召开一次全欧会议进行了不懈努力，在 1969 年 3 月它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即签发了呼吁书，为 1975 年赫尔辛基会议作准备开辟了道路。在协商委员会近年召开的会议中，如三年前在布拉格和去年 10 月在索菲亚举行的

几次会议，都被认为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华约缔约国明确表明，它们不寻求军事优势，但也不会让别国的军事优势压倒它们。并且宣布华约国家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及其逐步升级，同时主张将力量对比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在上星期布达佩斯发表的公报中，政治协商委员会对“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在核军备竞赛方面采取的步骤造成的”紧张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它说，“世界已经发展到不愿意解决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就等于是威胁整个文明的命运的阶段”。

由于这种局势发展的逻辑结果，华约成员国的代表们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和平、制止军备竞赛并进而采取具体裁军措施，特别是在核领域”。

布达佩斯会议的与会者重申，他们对通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是深信不疑的。我确信，这种立场完全符合核时代的现实，并且表明与会者对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命运抱有高度责任感。

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级代表们在公报中重申他们共同的外交政策路线，特别强调要防止核威胁，建立一个综合集体安全体制，促进大规模的政治对话，并确保不论是双边或多边的具体对话的成功。

我确信各国代表对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文件已经并将继续仔细地研究。因此，这个讲话并不是打算节约我的同事们的时间和努力，而是要和他们在与布达佩斯会议与会者们长期讨论的问题相联系的某些问题上分享一些同样的想法和看法。

他们特别注意这些同样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些也是我们会议议程上的问题，而且被认为应最优先考虑，即：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防止其扩展到外层空间。从那些问题中挑选出这些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相对地容易取得进展——如果各方都有必要的政治意愿。

这些问题中首先是停止核试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解决一切其他核裁军问题的关键。与会者表达了他们的坚定看法：“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苏联和美国共同暂停核爆炸并立即开始就最严格监督下的全面核禁试谈判。”布达佩斯会议的与会

者，正象各国政府中的最大多数和整个世界公众舆论一样，欢迎苏联再次延长其单方面暂停这类试验的示范性步骤，从而在整个一年里放弃进行核爆炸。他们呼吁美国仿效并采取相应的步骤，这必将有益于其他核武器国家，并导致缔结一项全面和最终禁止一切核试验。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和意愿的具体例子可以在CD/701号工作文件中看到，这个文件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泽大使在上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他们提出的。让我在这一点上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听到各方面对这个倡议的有利评论，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从那些长期以来阻挠协商一致，并因而妨碍在全面禁止核禁试问题上进行实质性谈判的代表团那里得到真正的建设性响应。

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突出的另一个项目，也是在布达佩斯会议上引起很大注意的是，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并在本世纪末清除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立场完全一致，并为此目的根据它们以前的倡议和提议建立的政治协商委员会重申这个看法：必须坚持不懈地加紧努力以达到早日缔结一个相应的公约。然而，同时，各国应避免任何可能妨碍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行动，例如，进一步增加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武库并把它们部署在他国领土上，以及实现在欧洲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一种极其危险的化学武器——的计划。

我国代表团相信华约成员国最高级代表非常强调的复杂的核查问题已为我们会议的所有代表团小心地注意到。正如在前几次会议和在各种个别问题上所一再毫无疑问地明确过，在各地区和各阶段削减军备和裁军，有效核查对我们各国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我们认为核查在任何限制军备、削减或裁军协定中是一个主要部分。核查必须由本国和国际程序的足够措施所组成，包括现场视察和任何其他的补充措施，这些补充措施与任何这类协定中所包括的限制、削减、禁止或销毁等措施充分一致。如往常一样，这个问题在布达佩斯也被用很大的决心和更多的灵活性来对待。

华约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联盟，其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注意这个地区的形势是非常自然的，这也反映在布达佩斯发表的文件中。用明确的话说，加强欧洲安全和合作是各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与会者已要求降低在欧洲的军事对抗水平，

削减欧洲的军事能力，并使欧洲领土稳步地发展为完全的无核和无化学武器区。在这方面他们已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特别旨在加紧努力以进一步推动全欧的进程，用建设性的精神准备即将到来的维也纳会议，并且继续和普遍地发展华约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对话。

这正是布达佩斯会议第二个文件所包含的内容，题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所有欧洲国家发出的关于削减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计划的呼吁书”。

主席先生，我相信，这张桌子周围的各国代表团——不论代表欧洲或其他地区的国家——将会仔细研究这个重要文件。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胡斯拉克·赫努佩克先生在我们上次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个呼吁书中突出的几点为我们作了详细的回顾。所以看来我国代表团没有必要为呼吁书所包括的这个复杂、具体而实际的计划作任何进一步的阐述。

最后，主席先生，让我表示我们的希望：布达佩斯计划是对某些人的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议裁减和消除核武器只是为了维护他们在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方面的所谓优势。我们确信华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文件中所载的倡议和建议——如果另一方仔细而认真地研究，并用类似的建设性精神作出响应——可能为东西方关系的气氛和整个国际形势带来有利的转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现在由您来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很满意。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在开始的月份中总是比其它月份提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在这几个月期间有您这样一位既有经验又有专业知识的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您可以依靠墨西哥代表团的全心全意的合作。

我也要表示我国代表团特别赞赏您的前任，于四月份卸任的尊敬的巴西代表 C·A·S·席尔瓦大使的杰出和模范风度。

在这次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时，我们应该很好地记住这个

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现在即将结束它成立后的第八个年头，却拿不出任何工作成果。

它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使它不同于它的两个前身：18国裁军委员会（1962—1969年），英文缩写为ENDC，和裁军委员会会议（1969—1978年），通常称为CCD。

主要由于前一个机构的努力工作，才有可能在1963年8月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并且也是由于这种努力工作，由18国委员会谈判和制订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能够在1968年得到通过。

同样也应该谈到由于我刚才提到的本会议的两个前身的努力，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才能于1971年开放供签署，同时由于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艰苦谈判，1972年签订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我认为我刚才清楚地回顾的是要强调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工作产生具体的成果，而不能在拜占廷式的讨论中迷失方向。如果要这样作的话，言行就必须一致。不幸的是在许多场合下有无数的例子却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讲话中，我将冒昧地提出一些我认为对于一直在我们议程上占首位的项目：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有建设性意义的考虑。

这是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优先注意的问题。这个国际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机构年复一年地在它的决议中提出大量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由于核国家正确地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拥有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恐怖手段（核武器）的国家数目不应当增加，我将仅指出这许多理由中，1985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40/80 A号决议的序言中列举了其中若干理由，有一条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引文如下：

“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1985年9月21日通过的《最后宣言》中要求该条约的核武器国于1985年恢复三边谈判，并要求核武器国家作为裁军会议最优先事项参与迫切商定和缔结一个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工作。”

“迫切商定和缔结”，“最优先事项”，我认为不能再说这些名词无法回答或不明确了。

核查手段不充分，这在过去被作为不能接受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藉口，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障碍：我们坚决地相信这点，除其他外有以下理由：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1986年1月15日讲话（CD/649号文件）中绝对明确地宣布，他认为对停止一切核爆炸的遵守“可以通过本国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必要时包括现场视察——得到充分保证。”

在1985年10月24日致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信件（A/40/825）中，起草《新德里宣言》的六位国家或政府首脑说：“第三方的核查能很确切地肯定试验计划已经停止。我们建议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核查体制以达到这个目标。”

这六位《新德里宣言》的起草者在1986年2月28日致这两位人物的另一封联名信中说：“我们重申愿意协助核查核试验是否停止，以消除有关遵守和可能的违约的疑虑。这种协助可以包括在贵国领土和我们本国领土上进行现场视察和监测活动。”

在1986年4月8日也是致同样人物的第三封联名信中，我们看到用以下措词又一次重申前面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相信充分地核查遵守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情况是可能的，特别是你们两国现在都已宣布准备接受现场视察。如果双方都有政治意愿和足够程度的相互信任，可以作出共同决定立即停止试验。”

根据我刚才回顾的那些事实，很清楚已不可能继续乞灵于核查手段不足的口实来设法为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辩护。因此，从1981年起开始采取公开与它在它和三边谈判中的另两个参加国一起于1980年7月30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

出的“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CD/130号)中签署的立场相矛盾的立场的超级大国,已企图为它的诡辩行为寻找新的借口。其中一个借口载于今年4月22日纽约时报,是如此的滑稽,以致于对这里在场的尊敬的代表们来说试图驳斥它将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因为我相信他们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论点: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将会是一种“鼓励核武器扩散”的措施。

所以我将只审查这些论点中的另一个论点:即“核武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是威慑的主要因素,这是为什么继续核试验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方面,我认为回顾以下两个联合国文件就足够了:

第一,作为1981年世界组织的裁军研究报告汇编开始的“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是得到编写该报告的12个国家的杰出专家一致同意的。在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中值得强调以下几点:

“不能允许有些国家利用消灭人类文明的前景来促进它们的安全。人类的未来于是成为少数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设想的安全的抵押品……”。

“如果核裁军将成为现实,通过恐怖平衡相互威慑的承诺必须抛弃。通过威慑过程维持世界和平、稳定和均衡的概念也许是现存的最危险的集体谬论。”

第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于1978年6月30日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后来于1982年7月10日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得到“全体成员国一致而明确的重申。该最后文件的第13段如下: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而且,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我们正在争取的全面禁试条约应该在它的条款里包括所有那些看来是令人向往的对条约义务的适当核查,我国代表团也一直有这样的看法,我想我已提到的第40/80 A号决议提出的程序为这样做提供了每一个保证。该决议不仅呼吁本会议的全体成员国,“尤其是莫斯科条约和不扩散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促进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就一个彻底停止核试验爆炸的条约进行多

边谈判”，但是也明确建议本会议“指示该特设委员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处理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 (a) 第一工作小组——条约的架构和范围；
- (b) 第二工作小组——遵守和核查”

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届年会就我现在谈到的这个问题通过的四项决议中，得到最高赞成票（124票）的这项决议，是以九个不结盟或中立国家——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基斯坦、秘鲁、斯里兰卡、瑞典、南斯拉夫和墨西哥——提出的草案为基础，并且确实代表了一种值得表扬的和解努力的榜样，想要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满足本会议极少数成员国的观点，这些成员国至今一直使审议这个问题不能取得进展。

关于21国集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中国的支持，可以说第40/80 A号决议主张的程序沟通了这两种立场之间的距离不是50%而是90%。

也应该注意到1985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的第40/94 L决议，其中除其它外，它强调“如果各国和国际社会想从各项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得到更大的安全，则充分执行和严格遵守这些协定具有根本重要性”，并敦促“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所有缔约国执行并遵守它们所签署的全部条款”。

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决议的重要意义更为巨大，如果注意到该决议的草案是由一个国家在11月1日向第一委员会提交的，这个国家曾经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鼓励并带头反对建立一个负责处理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附属机构。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决议的内容，在我引用的这两段话中充分地说明了，促使我们今天重申我们在今年2月4日的讲话中所表示的希望，即那个国家可以利用今年余下的时间来修改它的消极立场，因为停止试验是在1963年部分禁止试验条约和1968年不扩散条约这两个条约中明确规定的，该国不仅是这两个国际文件的缔约国，而且是三个保存国之一。我希望我们乐观的愿望可以由事情的发展来证实。

主席：

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讲话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现在我请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本来我国代表团没有计划在今天发言，但我很遗憾这个场合已使这样做成为必要。

美国代表团对6月17日全体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感到惊讶。由于今年夏天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面临相当多的工作，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和这种类似罗泽大使发言中包括的言论进行争论是特别没有帮助的，这种言论严重地歪曲事实。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借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来澄清这些论点中的至少几个论点。

首先，这个发言断言美国和苏联“显然对言行一致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这方面，我只能说，自从11月首脑会晤以来，我国政府一贯设法通过在所参加的所有谈判桌上耐心地努力来履行其承诺。

其次，该发言宣称美国对苏联延长暂停的答复是加速进行它的核武器试验。情况并不是这样。美国的核试验计划不是作为对其他国家声明的答复而设计的。在过去几年里也没有加快核试验的速度。核试验计划是美国认为它的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计划。

第三，罗泽大使的发言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内部的最近行动，指出美国的化学武器威慑实力目标是对苏联军备控制建议的答复。事实上，这个行动是在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之后采取的，并不是对苏联任何新的军备控制建议的答复。而是针对苏联在欧洲的危阡而稳步发展的化学武器能力而采取的。正如我在本会议上一再说过的，美国有17年不生产化学武器。它一直希望就全球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而不愿意生产化学武器。但是这个目标只有在这个仍未解决的难题——特别是核查问题——在这里日内瓦得到解决后才能够实现。并且这将需要作出努力，而不是一般性的讲话——当然更不是论战。

第四，关于美国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SALT II）条约采取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在6月12日的讲话中已正确地叙述了美国的立场。我促请大家把罗泽大使的讲话和这个讲话作比较。

最后，该发言甚至批评了美国“否决”伯尔尼人际接触问题专家会议的最后文件。他指责美国这样做是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这是胡说。美国不能支持这个文件正是因为这个文件包含许多的漏洞以致于可能损害加强遵守赫尔辛基要求人与人之间自由和公开接触的努力。把美国的立场说成在遵守赫尔辛基协议上不是最深刻地承担义务，那是颠倒逻辑的。

主席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本会议的实际工作上去，特别是关于全球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上去。在这方面曾经批评过我们的建议的某些国家还有机会提出他们自己的详细的、实质性的建议，以便于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现在他们应该这样做。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我今天的发言名单就结束了。还有其他任何代表要发言的吗？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十分仔细地听取了尊敬的美国代表对我上星期二发言的回答。我要保留我国代表团在其他场合对那个回答的答复权利，但是我要说，我的初步印象是洛维茨大使的讲话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改变在我讲话中所提到的问题，并且我要着重指出我们认为美国仍然必须更多地表明愿意执行去年首脑会晤的协议。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的？如果没有人发言，现在我要暂停全体会议，并且在十分钟后召开讨论一些组织事项的非正式会议。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上午11时25分暂停，并于上午11时50分继续开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363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根据我们在早些时候的非正式会议上交换的看法，我希望现在处理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问题。秘书处应我的要求已分发了工作文件CD/WP.240，其中包括了我根据议事规则第29条对这方面的建议。

如你们所知，由于联合国的财政情况，本会议必须考虑如何实现削减30%分配给本会议的服务的指标。这个问题已经和各国家集团的协调员研究过，并且为了确保本会议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得到适当的服务，秘书处已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技术服务处以及纽约的会议事务部打过交道。根据从技术服务处获得的信息，显然最好的节约办法是作如下的安排：在整个届会期间每周分配给本会议10次会议，在地震小组会议期间则为每周15次会议。因此我要告诉你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将在本届这期会议的整个期间内向本会议提供每天开两次会议的全部服务，另外在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2周会议期间内，将为该小组每天开一次会议提供服务。就如我在非正式会议上特别提到的，我推测各国代表团都希望充分地使用这些资源，因此，我要使本会议的各次会议准时开始。关于全体会议的发言人名单我们也要记住可以有一些灵活性，以便在发言人名单不能在上午结束时，我们或者可以提早在上午10时开始或者在下一次全会开始时结束这个发言人名单。

现在我谨将载有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草案的CD/WP.240号工作文件提交本会议作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该工作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请日本代表以西方集团协调员的资格发言。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

西方国家集团已化了很多时间非常认真地审议了秘书长建议的在今年5月9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经济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含义。不用说，我今天代表发言的各国代表团非常关心这次财政危机并且将最真诚地充分合作争取它的及早解决。当然我们非常清楚1986年4月12日联合国A/40/1102号文件所建议的措施，其中建议将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外地点的政府间和其他服务削减30%。事实上今天早晨我所代表发言的各国代表团对所建议的为应付当前财政危机的削减措施已采取了全力支持的立场。已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不需要再说明裁军谈判会议需要作出的决定是它作为一个40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独立机构自己的决定。而且也不需要再提到在今天国际社会中裁军谈判的极大重要性。进一步阐明这点将是不必要的。我只想指出，基于财政理由对裁军努力作重大的削减对这个极端重要的主题来说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当我们得知，通过削减我们计划中已经包括的看来是应急的措施，我们能够完成不减少裁军工作方面的努力，同时也符合为应付当前财政危机而节约的要求这两个目标，我们有如释重负之感。为此结果，我认为我们必须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的勤奋和机灵，作出安排使我们得免于陷入窘困之境。对此，我们也赞赏会议秘书长为向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然而，在同意所建议的进行1986年夏季会议其余时间的会议的措施时，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将继续到明年，除非整个财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这些依靠联合国提供会议服务的代表团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及真心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改进工作效率，我代表西方集团极力主张我们赶紧恢复特别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寻找并提出改进和增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效率的措施。我们认为共同努力精简会议报告的编写工作这样的步骤是非常可取的；或者有某种办法可以节省文件份量。我们需要继续这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也牵涉到非常严重的财政问题，我们西方集团所有的国家都非常愿意提出具体的建议和作出必要的贡献。

热塞尔先生（法国）：

尊敬的日本代表刚代表西方集团作了发言，我完全同意他刚才所说的话。然而，我将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加上另外一些评论。特别是我要提请会议注意我们刚同意的经济措施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我们将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即没有服务和没有口译的非正式会议越来越多，这在节约的借口下，将违反关于使用语言的规定。我国代表团接受所建议的经济措施并不意味着我们事先同意这种会议。相反，我必须说我们将反对这种会议，除非有十分特殊的原因。

我要指出在会议服务费用中，在总开支约220万美元中，口译占30%而文件占70%。秘书处确实也建议在文件方面节约，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这一比例和数值。

我也要指出，一个额外的口译小组翻译所有语言的全部服务费用为每周33,000美元，这是全部文件费用的2%。所以显然，要么没有口译的非正式会议将是不必要的因而我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要么就是这些非正式会议是必要的而我们将因此要求在别处节省，以便储备金可用于支付口译的需要。

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我想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规则规定6种正式语言，但是也规定了两种基本的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简化的口译服务每周只化14,000美元，而全部口译服务的费用是33,000美元。所以如果需要，特别是工作组一类的会议，我们可以考虑能否在这种情况下只配备工作语言的口译。这至少比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政策为好，也将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中维护符合议事规则的语言使用规定以及工作效率。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根据我们今天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现在我要提请会议就芬兰和挪威申请参加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问题作出决定。我们将对这些申请按收到的顺序进行讨论。秘书处已准备了有关的决定草案，分别载于CD/WP.241和242号文件。

我提请会议就有关芬兰的申请的 CD/WP. 241号文件¹作出决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请让我转到关于挪威的申请的 CD/WP. 242号文件²。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这就结束我们对非成员国申请参加会议工作的审议。

现在请让我转到另一个主题。 秘书处今天在我的请求下，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 该时间表是在与各附属机构主席磋商后拟定的。如同往常一样，它仅供参考，必要时可修改。 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¹ “应芬兰的请求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33—35 条的规定，会议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 1986 年期间关于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² “应挪威的请求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33—35 条的规定，会议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 1986 年期间关于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主席：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我宣布： 预订在明天，6月20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的特设委员会会议已取消。

根据今天会议时间表，我现在要暂停全体会议，然后召开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实质性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6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正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05分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4
24 June 1986
CHINESE

第三六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半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K·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4次全体会议开会。

首先，我要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阁下表示欢迎。我认为不需要对他作什么介绍了，因为他在裁军领域中所进行的与联合国有关的活动已为人们所熟悉。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他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进行的第一次发言时，他认为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做这次发言是适宜的；我相信，各成员国将会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他的发言。

今天发言的有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挪威的代表。我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阁下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同志，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领导人——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兄弟国家之间的牢固的友谊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关系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并且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安全基础之上的。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将会在会议所审议的问题达成谅解方面取得进展。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是坚决的行动和具体的措施，以便使国际事件向好的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结束军备竞赛和加强安全。不这样做的话，对峙状态就会加剧，这只能导致整个世界滑向核战争。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大会上所制定的目标——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苏联已经采取了一些充满活力的新的行动和提出了倡议。主要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和平建议是最近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首脑会议上由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提出的。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但却相互联系的、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通过裁军实现安全要求我们所有的人作出共同的努力、发挥集体智慧以及作出贡献。同时，它还要求整个裁军谈判机器——双边的和多边的——开始运转起来并提高效率。

今天，除了通过政治决定、通过限制和削减毁灭性武器库的协定之外，任何国

家都没有生存的办法。任何人都不能单凭自己采取军事和技术手段、通过地球和外层空间的防御来保卫自己。决不能发动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可能打赢。当苏联和美国的最高级领导人去年秋天在日内瓦就这个问题达成共同谅解时，整个世界的人民都产生了希望。然而，今天这种希望却夹杂了惊恐和不满。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非常清楚。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的军事机器不但没有放慢速度，反而在所有的军备扩张领域中加快了速度。星球大战计划正在加速进行，同时正在加速研制新的战略防御武器。为了给这一切扫清道路，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所建立的条约障碍正在被推倒，从而为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打开闸门。当苏联自从1985年8月6日以来一直遵守暂停核爆炸时，内华达试验场的试验正在以全速进行，在这段时间里进行试验的次数已达12次这么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军备正在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我们正在目睹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场由美国进行的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的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最紧密的同盟国却对外交和政治领域中的进展进行阻挠，而不是象在日内瓦所商定的那样加速这一方面的进展。在日内瓦、维也纳和斯德摩尔摩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画面：华盛顿在谈判时所采取的立场不符合它所做的愿意最终消除核武器以及不得寻求军事优势的政治声明。因此，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危险的不相称现象。

我们认为，在政治上采取两面派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一个人真诚的追求防止核战争的目标的话，它必须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证实它，并将这些政治声明变为具体行动。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以最大的责任感和克制行事，并应充分认识到，今天世界的分水岭不在结盟和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而在于赞成普遍安全的人与那些为寻求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而将世界引向灾难的人之间。

世界人民对于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所期望的不是动听的言词，而是在裁军领域中的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成果。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的项目如获解决，对实现所有人的安全和一个没有武器和战争的世界取得进展大有关系。

我们建议，根据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所提出的裁军计划利用大的建筑材料以加快的速度来建设这样一个世界大厦，采取该计划的核心，到2000年分阶段逐步消除世界各地的核武器的办法。我们国家最近所发生的悲剧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另一个对核时代所固有的危险的可怕的警告，这种危险要求人承担特殊的责任和采取新的政治思想。

这个目标——正如苏联所认为的——是消除世界上各个方面的核威胁。我们所提出的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发展核能的制度的建议就是从这个愿望而来。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所提出的建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将很快开始就该制度的组成部分进行工作。与此同时，我希望再一次强调，只有在消除核武器的条件下，真正的、全面的核安全才有可能。

我毫不怀疑各位代表都熟悉我们的核裁军计划的内容，因此，我想专门谈谈似乎能够并且需要作出紧急的努力的方面，包括多边的努力。

我们认为停止核试验是最优先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作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第一个项目是非常自然和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根据大会的呼吁、同时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苏联提出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已延长了三次，并将继续延长到8月6日。从政治、安全或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都是不容易作出的，因为和平目的进行的爆炸也已停止，但是，我们是受到人类的最高利益、受到苏联和美国在首脑会议上所共同宣布的防止核战争的愿望所指导。我们相信，有了这种共同的愿望，核试验是可以停止的。特别是在这样做的必要先决条件存在时更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核查的问题已经提出许多年了。这个问题今天根本不复存在。国家技术核查手段已经变得更加先进，并且有国际程序的补充。苏联主张对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最严格的核查、包括现场视察以及利用地震学方面的一切成就。我们愿意很好地考虑在这个领域中提出的所有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不管这些建议是谁提出的。

有人有时问我们，当我们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对禁止核试验进行现场核查

是什么意思。有人愿意把这种措词解释为我们要保留一个漏洞，以便拒绝现场核查。我要以最高度的负责态度在此宣布，这里根本没有漏洞。如果产生任何暧昧不明的情况，比如交换地震数据难于确定是否曾经有过核爆炸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地下震动，这正是需要进行现场视察的情况。

总而言之，这里既没有技术问题、也没有谈判问题。禁止试验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谁在采取什么政治方针。

正如你们所知，苏联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谈、在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之间举行三边会谈以及多边会谈。我们还愿意实行将莫斯科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地下试验——目前的条约并未包括地下试验——的建议。

今天，我们又一次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多边谈判，并且为制定条约草案开始工作。让我们采取行动，不应当存在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核查或禁止——的问题。让我们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能允许美国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为了发展新型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及其新系统需要进行试验的立场就进一步使国际社会对这类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禁止核试验——无所作为。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又一次庄严地重申了苏联和其它华约成员国所表示的早日、全面和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决心。我们都清楚不结盟运动和中立国家的立场，它们也希望看到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如你们所知，苏联对于6国领导人就此问题所提出的倡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许多西方国家也表示愿意就这个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紧迫问题进行谈判。简而言之，裁军谈判会议能从言词转向行动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

裁军谈判会议——它的主要任务是就防止核战争和裁军问题作出安排——应当密切注视苏联和美国之间在这同一个城市中所进行的谈判，这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在削减军备和裁军领域中的总的形势是与这些谈判的进展密切联系的。这些谈判应当秘密进行，这一点是可取的，我们这方面正在这样做。但是，这个问题的政治实质必须非常明确，特别因为另一方面在对我们最近所提出的倡议作出反应之前已决定向世界提出它自己对苏联的倡议的解释。

目前商定的谈判职权范围——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及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寻求达成协议——的实施至今尚丝毫未动，我们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为了坚定奉行我们切实寻求互相可以接受的协议的路线，我们又在最近提出了一项现实的折中办法，尽管开始时只是部分性质的。这个解决办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曾经建议，我们应当就至少在十五年之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达成协议，以便加强这个条约的制度对允许和禁止进行的活动之间的界线达成一致。此外，苏联方面从未打算、并且现在也不打算对基础研究进行任何限制。我们只是建议，不应当允许进行超过实验室研究限制范围之外的活动，而美国已经超过了这个限度。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的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建议并未从议程上去掉，这是很自然的。

关于不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问题如能达成协议将会为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开辟道路。在这里，我们的方针同样是积极的，我们的目标是克服在谈判中出现的困难。我们赞成大幅度的、削减50%的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此同时，我们还建议，作为一项暂时措施，我们同意将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带有远程巡航导弹的潜艇限制到同样的水平。每一方将核装药的数量限制到8000。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削减。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到对方国家领土上的中程武器将不计算在内。

苏联和美国谈判的另一个主题是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这也是朝着真正的裁军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数达几百件核武器，为了落实，苏联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草案。美国方面已经将此事公布于众，但是它们尚未表示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已对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就拿苏联部署在亚洲的中程导弹问题来说：首先，应当指出这些中程导弹与欧洲的局势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对此提供更好的保证，苏联已声明不在东经80度子午线以西部署任何这种武器。此外，基于亚洲地区的军事战略局势不发生变化，美国不再部署更多的能够打到苏联领土上的核武器的谅解，我们准备作出承诺不再从东

方到西方部署这种武器，并且不在国家的东部增加这种武器的数量。 在实施苏联所建议的核裁军计划的进程中，所有核武器、包括那些在亚洲的核武器最终将会被消除。

我想提请各位注意另一点。 在建议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时，苏联已经作了一个重大的让步，苏联不再坚持将这些武器保留到与大不列颠和法国所拥有的核导弹的数量相同。 在这方面，提出在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过程中，英国和法国核武库不应当有数量上的增加这一问题是完全合理的。 这样，才会加强欧洲的战略局势的稳定性，并可以维持拟议中的协定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有人企图提出比中程导弹距离更短的导弹的问题，企图以此来阻挠将苏联和美国的中程导弹从欧洲消除的任务。 首先，对这些短程导弹，我们的裁军计划已经提出了最彻底的措施：完全彻底地消除世界各地的这些武器。

第二，华沙条约成员国所提出的新的建议在这方面展示了极好的前景。 根据这些建议，作战战术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一样都应当削减。 我还想提醒你们，作为对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反应，我们部署了作战战术远程导弹一旦消除了这些美国武器，我们将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我们将我们部署的导弹撤出。

这些都是我们所提出的旨在加速苏联和美国会谈的新建议。 现在球在美国一边。 在谈判中达成协议将是朝着实现我们所提出的到2000年消除核武器计划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我还想特别强调鉴于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定，在寻求将无核世界的概念付诸实践时，我们完全不要求保持和进一步增加已堆积如山的常规武器。 这方面与核武器问题一样，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具有明确的时间范围的行动纲领。

我们不仅建议相互削减地面部队，而且还建议削减能用于从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的全部欧洲领土的打击性战术飞机。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部队的数量将削减不少于四分之一，这就是说，总数将达一百万人。 作为第一步骤，还提出了一

个相当大的措施，即在今后一两年内，各方削减人员 100 到 150,000。

我们的计划特别强调核查问题。 建议的所有措施都必须在严格的和有效的监督下执行，这包括国际程序、直到包括现场视察。 事实上，削减之后留下来的部队的军事活动也可以接受到监查。 作为额外的保证，部队总兵力、战术空军以及特殊的分别参数的统计资料可以进行交换。

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的削减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建议表明，所谓苏联及其盟国不想就常规武器进行对话、以及只注意核裁军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提出解决整个欧洲的常规军备的问题时，我们还希望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在中欧相互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谈判尽可能早的取得实际的结果。

我们的目标是将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的军事对峙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建议的大幅度削减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特别是对降低欧洲战争危险方面更是如此，同时它还是对二十一世纪初在世界各地完全消除核武器计划的一个重大贡献。

这就是我们对双边和欧洲关于裁军问题的对话的态度，当然，不能不对裁军谈判会议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本身以及参加其工作的各国和它们的代表可以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取得进展进行大量的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有很大可能采取实际行动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 我们不能允许裁军谈判会议无所作为，只是等待邻近的谈判取得结果。 事实上，是什么阻碍我们按照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一百五十一个国家投票通过的决议要求的，就将空间排除在军备竞赛范围之外达成一项或多项协议而开始工作呢？ 不仅没有困难，而且有一切理由能够这样做，特别是因为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具有空间能力的国家都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更是如此。

最近，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完全新的、重要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实质很简单：使空间成为星球和平的场所、而不要成为星球大战的场所。 这个建议包括一些关于如何组织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及和平开发外空的国际合作的具体考虑。 我

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的参加国能够对这些建议给予必要的重视。

裁军谈判会议在防止核战争的领域中还有很多相当大的任务。我们认为，现在是在有关的辅助机构范围内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了。

我们愿意支持建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委员会，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接受的话，也可建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全体委员会来讨论所有与防止核战争有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给这样一个辅助机构以什么样的名称，而是这样的机构将做什么事件和能取得什么实际结果。

苏联一贯赞成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举行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我们认为，苏联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末全面消除核武器的计划是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这种谈判的良好起点。

如果没有化学裁军，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欢迎会议将消除世界上的化学武器作为最优先项目。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倡议的目的——之类的临时措施将会有助于加速解决这个问题。

在目前的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作出新的努力、采取大胆的步骤来克服在立场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克服谈判中常见的老一套做法，制定出取缔化学武器、销毁储藏的化学武器以及消除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的多边公约。

在这方面，苏联又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并在4月22日中以具体的、详细的提案形式提到会议上来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新的处理办法，已经使我们基本接近在原则上就最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是消除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

至于核查的问题，我们的建议与苏联在早些时候所建议的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允许的生产剧毒致死化学品进行系统的国际核查的建议一道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确保对于所有国家履行承诺的最高度信任。

我愿在此对所有欢迎苏联新倡议的代表团表示感谢。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指责，说这些倡议并不包括所有的问题。我想指出，

谈判就是所有国家参与寻找解决办法的进程。此外，我们还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那些善于挑苏联立场毛病的人正在试图隐藏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重要性和表示愿意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一般谈论之中。但是，事实上这些动听的声明中不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新的建议，就是提到两年前的、早已被证明不可能导致任何协议的文件。这只能被认为是言行的直接矛盾和两面派的做法。

在华盛顿在谈判中采取这种外交拖延手法的背景下，它为了推动其重新生产化学武器的计划所作的努力特别引起了震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5月底作出的主张生产二元武器的决定实际上是为今后许多年作出的不仅是要维持，而且要增加对于全人类的化学威胁的计划。这是与消除化学武器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并且违反了苏美在最高一级达成的协定，因此必将严重的破坏裁军谈判会议就达成一项禁止这种武器的公约所进行的工作。

为了加强努力通过裁军实现安全，苏联提出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改变各国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思想，使之符合于使我们这个世界非常容易受到军事抗争损害的核空间时代的现实，并将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不坚决和明确地摆脱几个世纪以来建立在接受和允许进行战争及武装冲突的思想和行为的话，就不可能挽救和保存现代文明。这包括必须理解到这一点：既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也不可能打赢一场核战争。安全永远不可能建立在担心遭到报复的恐惧之上，这就是说建立在威慑和恐吓的理论之上，这个理论促进了军备竞赛并有使之失去控制，从而导致我称之为零安全、即人类的自我毁灭。

我们必须摆脱多年来形成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必须仔细对待人们对军事和政治集团及各个国家的真实意图的关注。为了安全的利益，军事概念和理论必须建立在防御原则基础之上。消除战争的威胁和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安全的和平必须成为所有国家的优先目标。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正是将这些原则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坚定地坚持防御性的军事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在最低水平上维持武装力量的平衡以及将军事潜力降低到对于防御来说是足够的和必须的水平。

1986年6月10日至11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首脑会议以最高的责任感宣布，华沙条约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对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任何国家发动军事行动，除非他们自己是侵略的受害者。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综合对待裁军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任何人都不能局限于部分决定之中，因为这些决定只能将某些方面的军备竞赛速度减慢，而加快其它方面的军备竞赛。经验使我们确信，裁军领域中的计划是有益的。这些计划指出了道路，规定了明确的时间范围，调动了所有为裁军而工作的人的努力并使得越来越难于破坏裁军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加强正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进行的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这个综合裁军方案应当包括——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核裁军的计划、消除化学武器的计划、以及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计划。

任何计划、任何协议，都只有在得到严格遵守时才有意义。这才使一项成功的裁军计划有始有终，才使维持建立在法律而不是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正常和文明的国际关系的整个过程有始有终。在这方面，美国所采取的破坏协议制度、无视联合国非常艰难地达成协商一致的决定的决定，特别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联合国所作出的召开一次关于裁军与发展会议的决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在报告中提出关于条约和协商一致决定方面的问题。我们坚信，每一个共同达成的协议不仅只是让人知道投入了多大力量，而且应当成为在国际安全、法律与程序体系中的一个可靠环节。

这才正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基本部分并且在裁军领域中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体现了召开一次世界大会或世界裁军

会议的主张，这是多年来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的梦想。在裁军谈判会议刚刚成立的几年里，苏联政府就呼吁召开这么一次会议。联合国也多次表示赞成举行这样一个论坛。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不应付诸东流，而应当表明在限制军备方面的真正进展。不应当允许裁军谈判会议——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将其人力物力浪费在毫无结果的关于程序问题的辩论中。这种讨论常常使我们想起学院式的繁琐争论，使那些继续从军事力量出发的、不希望看到真正的军备限制的人得到好处。应当尽一切所能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进行委托给它的崇高任务：实现真正的裁军，加强普遍安全的基础。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所作的重要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和对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在第338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挪威代表胡斯利德大使讲话。

胡斯利德先生（挪威）：

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国与苏联有着友好的睦邻关系——外交部副部长彼德罗夫斯基作了重要讲话之后，我的发言将会显得很平淡；因此，我保证我的发言将会是很简短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彼德罗夫斯基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在感谢你允许我发言时，我要首先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的主席。我们继续极为重视这个唯一的就全球性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论坛。

挪威政府对尊敬的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在3月27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正式提名挪威为西方国家集团加入裁军谈判会议的候选人表示感谢。我国政府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加紧磋商，以便在今年会议结束的时候选出新的成员国。

挪威作为观察员几年来已经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及其辅助机构的工作。我国在

两个领域——化学武器和全面核禁试——中提出了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计划都是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审议有关的。我今天的发言是关于第一个领域中的工作，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在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领域，我们将在另一次定于7月22日的发言中讨论关于全面禁试的问题。

我认为，迫切需要对化学武器进行全球性的和全面的禁止，对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充分一致的意见。因此，应当加强裁军谈判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我们认为，由于在1986年会议在8月底结束后仍然有可能继续进行工作，这样裁军谈判会议就能够增进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势头。特别应当在似乎存在着一致意见的领域中加强努力制定公约案文。

正如我们所知，一个重要的、突出的问题是，在化学工业中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挪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须建立在对有关的化学设施进行例行的随机现场视察的基础上。6月4日至6日在荷兰组织的讨论会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席先生，我愿通过你就这个最成功的讨论会向荷兰代表团表示祝贺，这个讨论会提出了为监测不生产化学武器可能利用的程序。在这方面，我对裁军谈判会议在本届会议上在发展和制定定义、标准以及提出有关的化学品清单、和管理列入清单化学品制度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

对现场视察销毁化学武器和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似乎正在出现协商一致时，在如何处理要求进行质疑性的现场视察方面仍然存在着主要分歧。一般说来，例行视察对于确保缔约国遵守义务似乎是足够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必要利用质疑性现场视察程序。但是，这种特殊的程序意味着缔约国有接受申请的义务。我们认为，为此提出一项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都能够同意的程序应当是可能的。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海湾战争中已经多次出现了破坏《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情；这项议定书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挪威政府强烈谴责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这种行为强调说明了有必要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写入一项全球性的公约中，并且这项公约还应当规定必要的核查条款。在这方面，有必要就国际核查关于使用这种武器的控告问题商定特别条款。挪威提出的

关于取样和确定化学战剂的研究计划应置于这一背景下来看。 这项计划在与全球性公约有关的方面提出了两个目标：即为关于这种具体条款进行谈判提供资金，以及为协商委员会及其辅助机构制定关于与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现场视察的纲领提供材料。

为了提供准确和实际的数据，挪威在实际条件下进行了试验。 在第一个五年里，研究计划仅限于冬天的条件，但是我现在可以提供在全年基础上与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研究结果。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强调一点，即我今天很荣幸的提交的挪威的文件是对加拿大提出的第CD/677号文件和荷兰的两份工作文件CD/306和CD/307的补充，这些文件已经包括了具体的和有价值的建议。

挪威的研究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制定调查被指控的使用化学武器可以依据的识别、处理、运输和分析在实地中搜集到的试样的全面程序。 今天，我可以提出两份新的工作文件和一项研究报告。 这两份文件是技术性的，因为这是必要的，我在此不能详细介绍文件的内容。 但是，我愿提出下列几点作为一般的解释：

第CD/703号工作文件包括在全年的基础上、在实地处理试样的程序的建议，随后方由事实调查小组来调查被指控的问题。 挪威国防研究机构已经提出了两个处理试样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是供一般使用的，可全年在实地使用，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并且是以利用简单的设备为基础的。 在1984和1985年，有机溶剂提取的方法在实地实验中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这种方法对所有已知的化学战剂的回收力很高，并且可以很容易的在战地条件下采用。 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在实地使用玻璃器皿和有机溶剂。 因此，又研究了另一种替代的方法。 这种方法利用将化学战剂吸附到含有多孔聚合物中的作用。 已经详细地试验了两种不同的聚合物的用法。 这种多孔聚合物方法只是比用有机溶剂提取的方法效率稍微差一些，但是柱很容易使用并且适宜于运输和储存。

第二份工作文件CD/704对识别含砷化学战剂的方法进行了估价。 但是，对于特别是含有克拉克I和克拉克II亚当氏剂的这一组重要的化学武器进行的研究不多。 简而言之，工作文件得出结论，建议将带有电化学侦察的高性能的液体的色层分离法作为识别这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化合物的方法。

我希望，我今天简要介绍的两份工作文件和提出的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有效的实施关于化学武器的全球性的和全面的公约；应当毫不拖延的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挪威将继续在就公约进行的谈判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挪威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克拉米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先生，谢谢您允许我发言。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尊敬的挪威大使用了“海湾”这个词，而不是“波斯湾”。

主席：

谢谢。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准时开会。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5
26 June 1986
CHINESE

第三六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K.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5次全体会议开会。

诸位都知道，这是我在6月份主持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我曾就许多与我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你们还记得，我曾答应将这些磋商的结果告诉诸位，我认为我应该在结束会议主持人一职之前这样做。因此，我建议一俟全部发言结束就举行非正式会议，向你们报告我进行磋商的这些问题。其后，我们将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以通过下一星期的会议日程安排，然后我将发表最后讲话。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同意举行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根据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将继续审议题为“核禁试”的议程项目1，以及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美利坚合众国、中国和蒙古等国的代表。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我今天发言想要回顾一下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情况。由于本会议1986年届会已经过去了一半，因此现在应该对我们目前的工作状况进行评价，并对有关加速谈判的建议进行审议。有几个在目前谈判阶段特别重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双边或多边形式的禁止化学武器谈判已经进行十年了，但还没有缔结一项公约。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同一时期内，化学武器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却变得更加严重。同1977年相比，今天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更多了。自十年前开始谈判以来，化学武器多次在战斗中使用，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诚然，过去十年中，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许多实质性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公约的总的范围很快地得到了解决。有关核查安排性质的工作也逐步取得了进展。载于CD/636号文件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5年的报告记载了本会议取得的进展。我还应指出，这份报告反映了该特设委员会历届主席所作的不懈努力，其中包括现任主席克罗马蒂耶大使所作的努力；在该委员会主持下设立的各个工作组的主席以及对该委员会工作作出贡献的许多代表所作的努力。

然而，CD/636号文件也令人痛心表明，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去做。公约草案中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特别是在有关遵守的核查方面。此外，应载有公约条款详细执行安排的附件仍只具有支离破碎的形式。

然而，有些事态发展却是令人鼓舞的。一些代表团致力于拟订有效的核查条款。荷兰在本月初主办了专题讨论会，挪威代表团在6月24日提出了关于调查化学武器的使用的工作文件，这都是最近的实例。为确保未来的公约切实有效，需要的正是这种细致而认真的努力。

在过去一年中，还出现了开始加紧谈判的一些迹象。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强调极力支持谈判。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一些重要谈判领域已变得较具生气。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会议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鉴于任务的紧迫性，还可以进一步加速谈判。我们需要为这一工作制定明确而一致的战略。没有这样一种战略，即使具有充分的政治诚意，也不大可能缔成公约。

美国究竟主张什么样的战略呢？我国代表团认为，下列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各国必须努力恢复和加强未来协定的基础。必须坚持遵守并尊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否则，就不会有进行全面而持久禁止的健全基础。各国还必须在限制化学武器扩散方面进行合作，因为化学武器的扩散使我们更加远离目标，也更难达成多边协定。

第二，各国必须缓和自己的言词。各国不应怀疑本会议其他成员的诚意，也不应继续曲解事实。从一些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委员会和报刊上的声明中，可以

找到这种不利做法的例证。这种做法浪费了宝贵的谈判时间，其中包括在澄清事实方面所花费的时间。

例如，我国代表团本来无须指出，美国并不打算在欧洲储存二元化学武器，这是一个众所周知而且早已确立的事实。然而却有人故意歪曲我们的意图。

另外，也没有必要进行下述解释：即二元化学武器是用来增进安全，而不是用来增加本已非常可怕的武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致死性的；随着二元武器的生产，将销毁一元武器。也没有必要提醒其他国家：究竟哪一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武器储存。

当美国的政策被曲解时，我们就得澄清事实。但我们认为，如果根本不发生这种曲解，将会有益于谈判。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有人继续指责说，向会议提出的某些提案存心是为了被否决而提出的。6月20日，某代表团团长在C工作小组就作了此种指责。他说，有关的提案是以一种煽动性哲学作为基础的——换句话说，这些提案企图利用感情和偏见来进行煽动。此种语言不是进行谈判的语言，它不会推动谈判，而只能使气氛变得恶化。对此，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

第三，各国不应当因一时的政治考虑而偏离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目标。人们不时提出有关各种临时协定的提案，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实现全面禁止。我们认为，就正式临时协定进行的谈判，很快就会使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黯然失色。这样下去会耗尽为完成本会议正在努力制订的公约所需要的政治和技术资源。更重要的是，临时协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仍有必要紧急完成本会议正在进行的任务。主席先生，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真正目标上。

第四，各国必须对谈判的现状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们需要认识到，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且有些发展是令人鼓舞的。同时，它们也必须认识到，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进展的步伐太慢。如果大家对谈判的现状具有普遍相同的认识，就可推动本会议进一步做出努力。

最后，谈判应集中解决主要问题。正如尊敬的日本代表在4月3日全体会议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进行谈判的各种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别。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关系到公约的总的结构；其他一些问题则是细节性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审慎拟订全面公约所必不可少的大量细节这项任务。但是，如果不首先解决大问题，那么以这些大问题为依归的小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将困难的中心问题拖延下去，只能耽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耽误全面公约的完成。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我的战略大纲的最后要点，即解决主要问题这一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谈判问题是哪些问题呢？我国代表团认为，本阶段仍然有四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在1985年3月28日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取得了某些进展，并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工作，这几个问题却仍然是最重要的未决问题。这种情况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谈判的步伐过于缓慢。

这些问题有：(1) 公布和监测化学武器储存；(2) 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3) 防止将化学工业滥用于化学武器生产；以及(4) 质疑性视察。我将对这几个问题逐一加以评论。

不幸的是，最近几年在解决有关公布和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分歧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几年前曾商定应立即详细公布储存的组成情况。去年在制订此种公布的格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工作。然而，储存核查制度的其他重要方面仍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曾建议，储存的地点也应立即公布，以便视察人员在储存销毁之前可以核实公布的准确性并对储存进行监测。

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如果公布储存的前沿部署地点，就会泄露军事机密。根据普遍的理解，这指的是别国境内的储存。这种论点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因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月15日的讲话说，各国应商定不在别国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而且苏联在其实际政策中一贯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另一方面，苏联发言人的其他声明给人的印象是，苏联认为它拥有化学武器这

一简单的事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军事机密。 不然的话，人们怎么来理解 Anatoly Kuntsevich 少将 5 月 20 日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没有化学武器储存这一声明呢？

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在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苏联不愿承认自己拥有化学武器。 为什么要否认这一事实呢？爽快地承认众所周知的实情，将大大有助于建立信任，而建立信任对于完成公约又是如此的重要。

请允许我重申一下美国关于储存问题的立场。 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即刻公布化学武器的储存地点，并为证实此种公布而进行现场视察，以保证储存在被销毁之前一直处于停止使用状态。 对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已经制订了此种办法。 我们欢迎并将认真考虑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可对储存提供必要保证的其他建议。 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将这个问题放到一边而不予考虑。

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问题，由于在即刻公布此种设施、现场国际核查和十年内销毁此种设施等方面似乎已达成了共同办法，因而分歧似已缩小。 然而，在究竟须销毁何种生产设施方面，仍未达成协议。 对销毁过程的范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无法充分确定“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词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中连一个也没有最后解决。 这些重要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尊敬的苏联代表在 4 月 22 日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意见似乎是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1 月 15 日讲话的详细阐述。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先生 4 月 18 日东柏林的讲话所带给人们的期望。 那次讲话说，苏联驻日内瓦代表团将提出有关解决化学武器谈判中现有分歧的建议。

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关于苏联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问题的立场的发言是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事态发展。 虽然一些重要方面仍有待澄清和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能够草拟出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条款。

荷兰的专题讨论会大大推动了关于如何防止化学工业滥用于化学武器生产的工作。这次讨论会期间，澳大利亚政府还报告了澳大利亚专家进行试验性视察的情况。美国十分感谢荷兰主办这次讨论会，并感谢澳大利亚进行了这一研究项目。它们所作的努力使得我们及其他人对“非生产”问题有了更重要的深入了解。我们支持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结论：一个考虑到化学工业合法利益的有效核查制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荷兰的专题讨论会以及澳大利亚关于其研究的报告是西方各国代表团在解决“非生产”问题方面所作一系列贡献中的最近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先进化学工业的西方国家已率先提请人们注意对化学工业进行有效监测的必要性，并为实现这种监测而提出了具体建议。

自荷兰的专题讨论会以来，A工作小组已加紧了对“非生产”问题的讨论。有迹象表明，有关各方采取了合作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

然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其他成员尚未明确地提出它们的立场，尽管它们对化学工业滥用于化学武器生产多次表示了忧虑。苏联代表团在6月10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只是说，“公约应设想一些措施，确保各缔约国严格遵守并执行公约，而不论是否涉及国营企业或私人企业或跨国公司，首先应防止利用商业化学工业来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但这只不过是苏联代表团在荷兰专题讨论会之前于4月22日所说的内容。对这种泛泛的一般性原则，很难进行争辩。本会议需要了解——具体而言——苏联代表团认为应如何实际贯彻这些原则。苏联是否接受荷兰代表团在CD/CW/W.133号文件中、联合王国代表团在CD/575号文件中、美国代表团在CD/500号文件中提出的办法呢？如果不接受，则苏联要提出什么样的具体办法？

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接受了军备管制协定中的现场视察这一概念。我们还听到各国代表团都确认，现场视察将是禁止化学武器核查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听到苏联代表团对突然视察商用化工厂的想法表示怀疑。我们愿意听到苏联对化学工业现场视察的更进一步看法。如果他们的现场视察概念只不过是指早已事先宣布的定期访问，我们倒希望它们解释一下此种视察如何使人相信

化学武器公约的义务得到了遵守。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质疑性视察。质疑性视察是为核查制度的其他部分提供支持的安全网。归根结底，这是对不符合公约的行动的一种最好的、而且也是唯一充分的威慑。本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少用，最好不用这个安全网。但是一旦使用，这个安全网就必须行之有效。一个安全网如果粗制滥造，它就起不了作用。一个没有什么效用的安全网是毫无价值的，事实上也是很危险的。

美国对质疑性视察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它并没有得到十分正确的理解。4月份我们甚至修改了CD/500号文件所载的美国公约草案第十条，以解除苏联关于该条不适用于私有设施的顾虑。但是，尊敬的苏联代表非但没有设法解除我们的顾虑，反而在6月20日对C工作小组的发言中对第十条所规定的时限加以嘲弄。

一个代表团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尖刻抨击本会议另一成员国的重大建议，而又提不出另外的办法，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批评者有责任提出反建议。但此种反建议一直没有提出。事实上，苏联正式声明的立场是质疑性视察归根结底应该出于自愿，而此一立场自1982年起一直没有改变。然而，在不太正式的工作小组讨论中，苏联的立场似乎已有别于1982年的立场，它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4月18日提出的CD/CW/WP.136号文件所载的立场表示了支持。但是，它在全体会议的正式发言依然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这就使得我国代表团怀疑苏联真正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苏联的立场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仍然很不清楚。苏联代表至少有两次在C工作小组中表示同意联合王国1984年2月10日CD/431号工作文件，所提出的办法。该工作文件所依据的原则是，“每一缔约国均有接受质疑性现场视察的严格义务。”人们是否能从苏联的发言中断定苏联可以接受这一原则呢？

美国代表团并不是不确知苏联对质疑性视察的立场的唯一代表团。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曾在3月27日要求苏联代表团澄清其关于几个问题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质疑性视察问题。我期待这些问题以及我今天所提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答复。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6月19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中呼吁美国提出新的建议，以表明美国对化学武器裁军确有兴趣。虽然苏联代表没有明说，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美国应改变其对质疑性视察的立场。美国代表团不打算同自己进行谈判。我们希望苏联不只是批评美国的立场，而应该表明苏联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我曾多次说过，但我还要再说：第十条并不是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提案。美国愿意认真考虑任何其他能够提供同等程度信任的提案。但是我们不会接受不具效用的质疑性视察办法。

不幸的是，关于质疑性视察的大部分辩论一直胶着于各种办法以及这些办法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接受。有些国家忽视了有效性这一概念。为了在质疑性视察方面取得进展，必须讨论如何确保有效性，而同时将滥用质疑条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化学武器委员会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评价所有各种提案。

今天我阐明了化学武器谈判的目前状况以及如何才能完成这一谈判。我强调需要有一个战略，并列举了各项要点。我对我们认为在目前谈判阶段最具关键性的四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6月5日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在接见我的时候表示他们对加速努力缔结一项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非常重视。总统指令美国代表团在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继续谋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各项问题。我们打算尽力执行这一指令。

范国祥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我愿首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六月份主席。你的长期外交经验，你对裁军工作的努力及你在担任本月主席期间所表现的才能，都令人钦佩。我还愿感谢四月份主席索萨·埃·席尔瓦大使阁下，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

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衷心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热忱欢迎和良好祝愿。我愿同各位合作，为裁军这一崇高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是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和平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决

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受超级大国的任意摆布，为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裁军的各种主张和建议。

现在，国际和平年已经过去半年，今年年初，国际局势曾出现某些使人乐观的气氛。但是，人们对裁军所抱有的微弱希望，很快又变成失望与忧虑。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结束时和夏季会议的发言，均对当前依然动荡的国际局势深感不安。必须指出，一味迷信武力，军备竞赛轮番升级，谋求军事优势，争夺霸权，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全世界人民希望美苏两国不要陷入核对抗的死胡同。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都表示了继续对话的愿望，希望它们认真进行谈判，采取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实际行动。

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倡议，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和平年的活动。赵紫阳总理于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在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中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已向本会议散发了这一讲话并作了简要介绍。现在，我愿对讲话里几点重要主张作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一贯认为，要消除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必须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不论在中国拥有核武器之前或拥有核武器之后，我们都坚持这一主张。我们所说的“全面禁止”就是要禁止各类核武器，而且包括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发展、生产、部署和使用；“彻底销毁”就是最终从地球上完全消除核武器，一件也不剩。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人类共同愿望。多年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舆论的影响下，两个核大国也提出了把“在地球上消除核武器”作为最终目标。人们殷切期待它们拿出实际行动来。

众所周知，核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并正在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大国。世界人民强烈要求制止苏美的核军备竞赛。去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防

止核战争报告的结论部分正确地指出，“有效和迅速地解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首要责任在于核武器大国”。最大核武库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别责任的原则，现在已不仅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就连苏、美两国也开始承认。双方都表示要削减核武器50%。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这里，我愿说明，中国在一九八二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就提出了要求苏、美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将其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削减50%的建议。赵总理在今年三月的讲话里，根据同一精神，要求美苏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其在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苏、美拥有全世界95%以上的核武器，已经具有“超杀”的核能力，它们理应立即停止对核武器作质量上的改进和数量上的增加，停止在各个地区部署核武器。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削减的范围不应仅限于“战略核武器”，也不是限于“能达到对方领土上的核武器”，而是包括战略、中程和其他战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它们不仅要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也要削减部署在亚洲的中程核武器，削减的核武器应予以销毁，不得转移。此外，苏、美往往采取淘汰旧的、补充新的核武器的做法，结果是，它们的核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因此，我们认为，不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型的核武器都要削减。中国的这一主张考虑到世界核军备的现状，简单明了，对美苏双方来说，也是公平的。

中国在强调苏、美对核裁军的首要责任时，也不回避自己对核裁军所应承担的义务。我们主张，在苏、美实行“三停一减”后，即可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商讨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至于有关探索召开上述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可以在苏美“三停一减”有实际进展时，就着手进行。

今天，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堆积着数以万计的核武器，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遭到严重的威胁。为了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有必要在实现核裁军以前采取有效措施。多年来，许多无核国家要求在实现核裁军以前，先禁止使用核武器。中国支持这一合理主张。我们早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建

议所有核国家都承担这一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大家都认为，在核时代，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特别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密集的地区，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对常规裁军也应予以重视。由于常规军备和核军备构成两个超级大国及两个军事集团总军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庞大、最先进的常规军备，因此理所当然地应由它们率先大幅度裁减其常规军备，首先是进攻性的常规力量。当前，如果华约和北约两个军事集团能就大幅度削减常规部队和装备达成协议，将有助于维持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为此，我们希望长期停滞不前的中欧裁军谈判能取得新的活力，加速谈判进程。

令人忧虑的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在扩大外层空间，从而使它们之间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为了使外空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造福于全人类，我们主张，任何国家都不应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我们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都是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两者既有联系，也可分开处理，两者可以相互促进。我们希望苏美双方能以世界和平的利益为重通过谈判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而不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需要和平。在和平中求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中国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需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和平建设，才能实现现代化。

不久前举行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这是体现中国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计划。但是，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防备外来的突然袭击，我们也需要保持必要的防御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国防同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西欧期间，于六月十一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题为“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的讲话。他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们只能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

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决不参加军备竞赛。中国一再庄严重申，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决不向别国扩散核武器，今后也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同其他大国相比，我们的军费开支和军备水平要低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去年六月仍决定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中国的国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也在近几年内逐年降低。

中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胡耀邦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还说：“我们决心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不让战争在本世纪发生，也不让战争在下个世纪发生。就我们的愿望来说，永远不打仗最好”。

主席：

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蒙古代表巴雅特先生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译自俄文）：

谢谢您，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您担任六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的职位。您通晓裁军领域，才能卓越，又兼具人们所熟知的外交家风范，这是我们所有目共睹的。我国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有着兄弟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关系，而您作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令人高兴的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裁军领域的和平倡议与建设性提案为保加利亚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和普遍好评。

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致意，感谢他圆熟地主持了会议的进行。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大会于上月底在乌兰巴托闭幕。我国党政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多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及我们所审议的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问题直接相关。

大会上特别强调今天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消除核战争威胁、制止和停止军备竞赛、恢复和加强缓和进程。防止战争、人类存亡和维护文明等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迫在眉睫。当世界已处于分水岭之时，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积极共同寻求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维护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方法和途径。

大会还强调，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领袖，都不能对这一崇高的事业袖手旁观，因为停止军备竞赛、消除战争威胁、确保可靠安全等问题是影响每个国家的利益、也影响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问题。

大会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和平倡议给予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些和平倡议的目的是要停止核试验、实现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规划和消除化学武器以及采取其他裁军措施。会上还指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今年1月15日的讲话所提出的新的苏联核裁军方案为人类在2000年免受核威胁以及确保各国同等安全的问题奠定了实际基础。

大会对苏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以及单方面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并于最近将停试期限延长到今年8月6日等行动的重大意义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朝向防止核战争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大会强调说，如果美国仿效苏联的榜样，那就意味着在减少核战争威胁方面可取得重大的突破。

大会还极为关注确保亚洲安全的问题。大会再次重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改善这个辽阔大陆的政治气氛，并消除紧张和冲突的根源。

与此同时，亚洲部分地区的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一些地区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而美国正在不断加强其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坚信：要确保亚洲持久而可靠的和平，就需要加强相互了解、睦邻政策、合作、开展广泛的政治对话以及和平解决争议性问题。在这方面，大会呼吁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共同努力，务求停止核试验，裁减和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积极支持有关建立无核武器区与和平区的倡议。大会指出，在这方面，宣布南太平洋区为无核武器区的宣言是值得赞许的。

如上所述，人们显然可以看出，蒙古坚决主张全面改善国际气氛，立即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并在限制核军备与核裁军领域缔结重要的协定。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中有一项长期以来即有待解决的最高优先问题，这就是禁止核试验。从会议复会以来的几乎所有发言中，我们不断听到人们对于限制和裁减核军备无所进展的情况深表关注并不断要求停止核试验。社会主义国家在 CD/701 号工作文件中向会议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主张立即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开始谈判。为此目的，必须尽快设立适当的附属机构。关于该附属机构的职权问题，我们的立场是非场灵活的；我们认为亟须使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摆脱僵局。

事实上，既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论点、也不存在任何客观的障碍可以阻止我们就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的问题非常重要，不能用任何理由或任何借口推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问题的解决也不能附加任何条件。

美国代表团在此一再告诉我们，核试验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所谓“核威慑”的效力。但是正如尊敬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Petrovsky 先生在上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安全不能无止境地建立在对报复的恐惧上，也就是说，不能建立在威慑或恫吓理论上。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这些理论的逻辑（如果它可以称做逻辑的话），那么它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每个国家必须寻求其自身的安全，或建立一种核攻击的潜力来寻求安全。无需证明，这根本不是实现核裁军或确保所有国家同等安全的办法。

美国为了掩盖其不愿禁止核试验的真面目，奢谈要在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库的范围内实现禁试。很显然，仅仅裁减核武库而不禁止核试验是不能解决消除核威胁或实现核裁军的问题的。当然，严格按照对等原则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必要性早就得到了确认，然而核武器非但没有裁减，反而进一步增加。

此外，美国总统最近宣布美国决定不再遵守苏美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的协定，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限制和裁减军备的进程。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对于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根本无助于将首脑会议达成的加速谈判的协议付诸实行。

美国政府卑鄙地企图指责苏联违反了条约义务，这是难以欺骗任何人的。这些拙劣的手法不过是故技重施，每当它们准备要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往往就采用这种手法。美国进一步扩充军备的方案显然是与现有的条约限制相抵触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以所谓条约限制已经过时这种莫须有的借口不肯接受限制。

如果美国继续这样破坏限制核军备竞赛的条约制度，世界的战略稳定就会进一步受到破坏，而在限制、裁减和销毁核武器领域取得进展的前景就将更加遥遥无期。

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以及这些国家给北约组织成员国和所有欧洲国家的电文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文件中所载的建议遍及当今世界范围广泛的紧迫问题，诸如停止核试验、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达成协议、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和消除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础等等。这些具体建议现已放在裁军谈判会议的面前。

我以上提到的电文载有一项在整个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大规模方案。欧洲的军事对峙现已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一方案为大大减少这种对峙指出了道路。我们认为，这个建议的重要性并不只限于两个军事和政治联盟。从欧洲开始的大幅度裁减武器和武装部队的进程可以为世界其它地方，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树立榜样。

我们深信，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限制军备竞赛的谈判，不管是多边的或是双边的，都是相辅相成的，一方取得的进展将促进另一方的成功。在这一方面，蒙古高度重视苏美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会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正逢第五轮会谈结束。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苏联代表团在几天前为本会议的与会者组织了一次会议，由出席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克托·卡尔波夫大使向我们介绍了谈判情况，并解释了苏联最近在会谈中提出的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中程核武器以及加强1972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的提案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这些提案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反映了一种政策，这就是切实地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并且符合苏美首脑会议所达成的日内瓦协议。

主席：

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本人和我的国家的赞美之词。现在请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

主席同志，今天早上美国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苏联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立场加以评论的。其中提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讲话，苏联代表团在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苏联代表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发言，苏联代表对新闻界的发言，甚至提到苏联代表的非正式意见。我认为美国代表团这么关注苏联对我们议程上这个重要优先项目的发言是一件好事。诚然，我们公开地、自由地而且诚实地表示了我们对于禁止化学武器的看法；我们也对其他各方的立场感到关注，我们对这些立场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且作了比较，以求参照其他各方的立场来改进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识到谈判不是一条单行道。可以证明我们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这样积极地发言、会谈和接触的真实目的是，苏联曾提出了各项具体提案，而这些提案又是与其他代表团公开自由地交换意见的结果。我想提醒大家，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是苏联在1982年提出的。从那时起，我们就努力改进和完善我们的立场。例如，我们建议应该系统地、持续地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我们同意许多不结盟国家的意见，认为公约应载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我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签署后将设立的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也提出了详细的建议。最后，有人曾提到我们今年4月22日的发言，其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宣布、销毁和监测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础的建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既表明自己的观点，也倾听其他代表团的观点。遗憾的是，如果我们质问美国代表团从1984年以来美国的立场有何进展（如果确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们将不得不用高度显微镜才能看到这些进展。我实在想不起多少进展。人们向我们提问题，我们就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说美国代表团对我

们4月22日的发言提出了15个问题，而一旦我们在即将举行的新一轮苏美磋商中会面，我们将针对所有15个问题作出回答，我希望这样说不至于冒犯了美国大使。我们将对美国代表团在今天的发言中对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但是代表团不应在提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不应以其他代表团的顾问自居。我认为我们将有机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疑问作出解释，我们认为，我们在会议全体会议上以及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发言可以消除这些疑问。但是疑问若仍然存在，我认为这也不宜由第三方来加以议论。我们也有一些疑问，但我们将老实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在这些问题上大作文章。

我们为洛维茨大使感到高兴，因为他有幸受到他的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的接见，并讨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今天他告诉我们，总统指令美国代表团在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继续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并不想问指令的内容；答案将在夏季会议结束前大白于世。但是我希望这些不只是空话，并希望美国代表团在接受了新的指令后将终于能够理解谈判是一条双行道。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仔细听取了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此刻我只想说我希望这些话意味着将放弃在报刊上进行谈判，而回到本论坛及其他谈判论坛的谈判中来。

主席：

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如果没有人想发言，请允许我请本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发言，他将宣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一封电文。

科玛蒂纳先生（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我要求发言，是想通知会议，我曾提出关于本会议为在1986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执行削减会议事务费用30%的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联合国秘书长为此给我发来以下的电报：“多谢你6月20日的电报。你知道我一直深信并且仍然深信需要把裁军作为优先事项。你将记得我在1986—1987年概算的前言中明确表示裁军是最高优先方案。我感谢会议已经注意并将继续注意1986年期间迫切需要实行节约，使本组织能全年进行工作。致以热烈问候。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主席：

感谢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的发言。根据今天早些时候的一致意见，我打算现在暂停全体会议，立即召开非正式会议。

中午12时全体会议停会，下午12时1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36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根据我的要求，秘书处分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一周的会议时间表。这一会议时间表是与各附属机构主席磋商后制订的。和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可以酌情进行修改。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请允许我以主席的身份来作一个简短的总结发言，因为这是我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对本会议来说，6月是一个比较短的月份。但是，夏季会议是在6月开始，因而须作出某些组织安排方面的决定。

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方案是一项例行公事，若不是今年4月联大召开了特别会议，我就不会详细谈到这一点。特别会议向我们提出了合理而有效地安排会议工作的新要求。我认为，本会议认真地对待了这一要求，并以负责的态度采取了行动。本会议通过的工作方案一方面满足了削减会议服务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尽力确保了执行其重大政治任务的正常条件，今天早上听到秘书长的电报，我很高兴。

关于项目4（化学武器）、项目7（放射性武器）和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有关各附属机构及时地恢复了工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已通过其工作方案，并已开始工作。我相信——而且肯定所有代表团也一样深信——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联合王国的克罗马蒂耶大使、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古巴的莱丘加·埃维亚大使以及蒙古的巴维特大使，将竭诚努力履行其职责。这是我从同他们的特别会谈中得出的结论。在所有代表团的诚意合作下，特设委员会尊敬的主席们的努力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而我深信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也有同感。

会议就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的实质性内容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议，明天我们还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两项具体建议：第一，应努力对讨论作出总体安排；第二，应考虑如何将讨论反映在会议报告中。我认为，在不妨碍今后对项目2实质性内容讨论的情况下，会议应对这两项建议给予充分的注意。

鉴于项目 1 “禁止核试验”和项目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重要性，我曾努力为达成议定的程序办法而寻求共同市场。很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会议仍然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尽管不断出现困难而且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我深信本会议有义务继续努力寻求各种办法，就核项目，特别是项目 1，采取有意义的多边行动。苏联的暂停一切核爆炸，阿根廷、希腊、墨西哥、印度、坦桑尼亚和瑞典等国政府首脑所作的努力，为我们这个星球免除核武器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1986 年是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一年，如果本会议今年在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的工作中再次成为坐失良机的一年，那么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不可原谅的。这就是促使我就项目 1 提出非文件的原因。我们希望缅甸的丁吞大使将就项目 1 继续进行磋商，我衷心希望他成功。

八年多来，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一事无成。这个机构未就其议程上任何一个项目达成最后协议。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焦虑，因为它对本会议作为单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信誉投下了阴影。

时间对我们有利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裁军谈判会议无法不受客观形势发展的影响。此外，我倾向于认为，时间对我们大家不仅不是盟友，反而是敌人，因为军备竞赛的规模日益庞大，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武器的质量、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质量又有新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共同努力变得越加复杂，因而也就越加困难。

裁军谈判会议从一开始就是以协商一致意见作为工作基础的。很明显，在本机构中，除了协商一致意见，没有其他的工作方法，也没有其他据以作出决定的规则。但是，协商一致意见并不等同于否决权。不管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协商一致意见是尊重本会议各成员国安全利益的保障。同时，我认为协商一致意见不仅意味着权利，而且也引起义务。在我看来，协商一致意见还意味着应表明政治诚意，应进行谈判，应开辟达成折衷解决办法的前景。换句话说，只有当每一代表团都不把协商一致意见看作一种特权，而是看作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结合的一项原则，裁军谈判会议才有可能成功。

当前最为需要的是一种与当今现实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态度。多少年来政治思维一直停留在接受并允许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的一种手段。现在是改变这种思想的时候了。我认为，这是为在地球上停止军备竞赛和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努力开拓新的前景的重要先决条件。

关于如何改进会议的工作以及提高其效率的问题，我想谈一点个人的意见，这就是会议不应死守其议事规则，如果在实施议事规则时不过份谨严，大家都可能受益。

最后，请允许我回顾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本月初给裁军谈判会议的祝词的摘要。他强调说，“世界正处在演进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抛弃各国寻求安全保障的旧的行为方式，我们就都会尝到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后果。核浩劫是一个共同的威胁。人类正面临着关系其命运的抉择。要作出适当的选择，就只能依靠所有国家共同努力，而不论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或社会政治制度。要作出正确的决定，还必须具有责任感、建设性态度、相互让步的意愿以及对其他国家合法安全利益的尊重。”

最后我想对本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米尔扬·科玛蒂纳大使、副秘书长文森特·贝拉萨德圭大使及他们精明能干的工作人员深致谢意，我非常感谢他们孜孜不倦的合作。

我还要感谢各集团协调员——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墨西哥大使、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的合作，他们给了我非常有益的帮助。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7月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按照议定的本周会议时间表，明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目2的实质性内容。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12时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6
1 July 1986

CHINESE

第三六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7月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吴丁吞先生（缅甸）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6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作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我认为，能够担任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7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是一项极大的荣幸和特权。我将本着我国对裁军事业的决心尽最大努力，在作为会议主持者而为会议服务期间来体现这一决心。为此，我打算同各位进行合作，同时，我还指望各位给予支持，使我能圆满地履行主席的职责。

我的前任，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担任6月份主席这段期间干练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为此，我愿向他表示敬意。

在目前阶段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意识到7月份是本会议工作的关键时刻。我们正在接近本届会议的尾声。如往常一样，我们在8月份草拟年度报告之前，需要处理某些问题。本会议的各个特设委员会应该加紧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对它们的报告进行评价。

由于我的各位前任在4月份和6月份进行了种种努力，本会议才能够继续对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实质问题进行审议。我们将尽力保证着眼于具体目标的非正式会议发挥作用，并澄清与该重要议题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充分意识到本会议正在密切协商如何在最适当的组织范围内审议项目1“核禁试”和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我打算继续进行协商，谋求一致意见。而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达成这种一致意见。

在关于放射性武器的议程项目7方面，也一直在进行协商。在这一方面，我的前任曾指出，他正在审查该议题的情况，以探讨那些仍悬而未决而且在达成协议之前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取得进展。我将继续进行这一协商。

我们还应决定如何来审议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我希望各个集团都来讨论这个问题，并让我尽快得到它们的反应。

我们也不应无视继续考虑如何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效率的必要性，因为适当的程序可能有助于我们履行作为国际社会单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责任，并同时适当地提高效率 and 实现合理化。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也应指出，扩大本会议成员国数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于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协商。我打算就如何继续工作与各集团协调员进行协商。

在评价我们未来的工作时，我不打算一一列举我们在7月份需要解决的各个议题。其他的议题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将一一加以处理。例如，草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问题，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截止日期问题（由于今年我们可利用的资源不象去年那样多，这个问题就格外重要），以及对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结果进行审议的问题。

我相信，在我履行本会议主席这一职责时，会得到各位的宝贵合作。我随时准备与每一成员进行协商，我还将尽力促进这些协商，以便在行使主席的职权时为达成协议或提出新的倡议开辟道路。

我的开场白到此结束。

今天本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罗马尼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代表。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先生，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祝贺你担负起主持我们7月份工作的责任。我愿意从一开始就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这一重大职责时，罗马尼亚代表团将同你进行合作并给予全力支持。今天，我国代表团还想对离任的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特拉洛夫大使在6月份主持本会议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干练、热诚和才华表示衷心感谢。

在我们目前的工作阶段，罗马尼亚代表团首先要谈的是不断变化的外在条件。我们这个单一多边谈判机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履行其职权的，而这一职权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

我国代表团想要把裁军谈判会议与目前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目前正是经联合国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的下半年，本会议的工作正开始感受到时间的压力。每一年这个时候在研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时，都会感到这一压力。此刻，我国代表团想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本会议以及每个成员国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的前途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现实即可表明，本会议1986年第二期会议召开的条件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国际形势依然很严重。使用武力和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只不过加紧了某些军事冲突以及总的国际紧张局势。但是这一形势最严重、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在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继续并加速进行军备竞赛，主要是核军备竞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公布了这一方面的重要资料和事实，瑞典代表团在这里也提到其中一些情况。威力强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能够将整个人类毁灭多次的现有的核武器，那怕只使用一部分，都有可能危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

在苏联和美国去年秋天的首脑会议之后，人们希望有可能采取实现核裁军和缓和的真正步骤。但遗憾的是，会议过后的几个月证明这种希望是没有根据的。今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期会议的讨论情况和结果也反映出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

罗马尼亚及我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呼吁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本着在日内瓦所作承诺的精神采取行动，尽力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可导致实现裁军（主要是核裁军）、缓和与合作的协议。

切尔诺贝利事件表明，任何形式的核能如果失去控制，就可能引起巨大的危险。核辐射的作用是不受疆界限制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因意外事故而引起核爆炸。因此，对于接受在其领土上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不象

某些人所认为的有了核武器就可以增加保障，恰恰相反，这只能加重不安全和引起核爆炸的危险，并可能导致有关国家及其他国家和人民遭到毁灭。

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欧洲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成为该大陆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也有受到核事故影响或遭到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危险。鉴于各国人民所处的巨大危险，我们必须趁现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加紧努力，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消除核武器。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力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我们认为，不管在地球上还是在外层空间，都不可能进行反核防御。即使我们在大气层或在外层空间拥有能够摧毁所有核导弹的技术和军事手段，辐射作用的破坏性也不会小。使人类免除核浩劫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罗马尼亚一向坚决支持并致力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开始进行有效谈判和缔结各项具体协定，从而导致停止研制此种武器并在彻底消除此种武器之前进行逐步裁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完全支持苏联提出的在2000年之前分阶段进行核裁军的方案。同时，我们认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也是进行谈判和达成可普遍接受的具体协定的基础。但是，今年必须就停止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达成协议。

作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欧洲国家，罗马尼亚也支持将欧洲大陆这一部分变成没有外国军事基地的无核武器和无化学武器的区域，并将为此继续努力。在这一方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家元首关于在巴尔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和呼吁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本会议已将这一声明和呼吁作为CD/648号文件印发。我们还支持在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其他大陆建立此种区域。

不可否认，目前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关于停止核试验的适当协定。我们再次呼吁美国停止核试验并加入苏联再次延期的单方面暂停试验。其他核国家也应加入关于停止核试验的提案。各核大国应永远牢记，如果它们继续试验并扩充新的核武器，那么其他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会进而试验并生产核武器。

罗马尼亚认为，拟订一项全面裁军的综合方案，以核裁军为中心，其中包括所

有常规方法、力量和军事预算，是一项当务之急，同时也符合目前的国际情况。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在布达佩斯通过了方案——呼吁，目的是为了到1990年将欧洲的武器、部队实力和军事费用减少25%。这就为人们第一次带来在削减核武器的同时大幅度削减常规武器的真正前景。罗马尼亚认为，此种削减可为进一步削减创造条件，从而到2000年至少削减50%。当然，同时也应执行核裁军方案。

简言之，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罗马尼亚认为极其重要的优先事项是拟订并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根据此项方案，在分阶段执行核裁军措施和消除化学武器的同时，还应在本世纪末以前将所有军备、部队实力和军事预算认真削减至少50%。在这一方面，应该对所有国家、主要是几个大国的武器和部队规定最高限额；而且在某一阶段应考虑限制武器的生产和销售。所有这些措施及所有裁军方案都应在所有国家广泛参加的适当而有效的国际监督的保证下进行。

由于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此刻也许值得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评估。这一评估应激励我们加紧努力在目前条件下取得尽可能积极的成果。

总的说来，在目前这种大家都熟知的情况下，鉴于我国代表团曾经提到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距我们的希望相去很远。

就前三个议程项目所进行的工作仍未超出一般发言阶段。这三个议程项目实际上包括了大家一致认为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即核裁军问题。有效的工作机构一直无法设立。

在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2方面，许多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认为举行特别会议是一种令人相当不满意的解决办法。然而，只要在一个适当界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这种作法还是有用的。我们认为，各国代表团到目前为止为此目的提出了各项建议，如果所有各方真正做到思想开放，应该能够为将来找到更为具体的途径提供某些前景。

主席先生，我们认为你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协商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我们希望这些协商可导致就建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并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更加彻底地审议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 3 这个极其重要的项目。

我们还希望重新设立关于核武器国家保证的特设委员会，并希望必须提供此种保证的那些大国表现出真正的灵活性。

尽管耽搁了很长时间，而且职权范围依然有限，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重新设立以及按照商定的方案开始工作，仍是一项积极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力求迅速地作出进展，对将来的具体谈判所包括的领域及安排加以界定。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着一项巨大责任，即迫切需要制定有效措施和安排，以停止一切旨在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行动，并需要为各国专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空间制订一套真正的行为守则。

在本年度会议的工作中，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具体议题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由于在过去几年提出了种种提案和修正案，合计不下 300 多份工作文件，因而取得了现在的进展，同时对本届会议已就急需拟订一项禁止所有化学武器的国际法律文件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本会议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对真正裁军进程作出具体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共同负责的态度力求将协议的内容进一步发展为未来公约的具体案文。在澄清有关核查公约条款执行情况、包括现场视察的某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我们对荷兰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荷兰主动组织了专题讨论会——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来讨论如何核查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战物质及其前体的问题。

考虑到目前的谈判阶段，并鉴于我认为本会议所有成员都希望尽早拟订并商定这一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在谈判期间各国应避免采取任何研制、生产、取得或使用这些武器的措施——这些行动事实上违反了未来公约

的精神。现在也应考虑，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在这一方面继续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准备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及其三个工作小组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认为，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一般性交换意见之后，必须进行更为具体的工作。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进一步努力谈判，并表现出灵活的态度来克服某些困难，特别是制定一项可普遍接受的办法来保护和平核设施。显然，这些设施即使遭到常规武器的袭击也有可能成为特别危险的辐射来源。它们放射性将相当于一个真正的放射性武器所起的作用。最近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在这一领域制定适当有效规则的迫切性。该事件突出地表明，一般的核能一旦失去控制，将会引起巨大的危险。

对于拟订综合裁军方案和对于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以其备受赞誉的能力主持的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罗马尼亚继续给予充分的重视。鉴于谈判目前达到的阶段以及部分条款草案仍需达成一致意见和最后定稿这一事实，必须利用剩下的时间尽可能取得进展。

最后，我国代表团支持采取措施，一方面满足将预算资源的使用减少30%这一需要，另一方面提高和加强会议的工作效率，并使会议的工作合理化。因此，我们要感谢会议秘书处，特别是会议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以及贝拉萨德圭大使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令人赞赏的努力。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希望：鉴于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空前危险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通过真正的谈判，耐心地共同寻求各项协定和具体可核查的措施来应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消除核危险和一切战争。为此目的，本会议以及每个成员国都必须正视其责任。至于我国，罗马尼亚将继续竭尽所能地为确保本会议履行其职责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

主席：

谢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发言。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在7月份第一次会议上有机会率先祝愿你完满地履行主席这一职责。我们确信，你的经验和才华会帮助我们进行谈判和审议。为此目的，阿根廷代表团要向你保证给予充分合作。此外，我想对特拉洛夫大使表示高度赞赏，他在担任本会议6月份主席一职时全心全意、充满热诚地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阿根廷代表团打算就议程项目7的两个问题发表一两点看法。禁止研制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是所谓的放射性武器这两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本会议中有着非常悠久的记录。项目7的重要性清楚地反映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该文件第77段建议，应当经常审查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问题，以防止军事领域的科技进展用于敌对目的。正如我国代表团在2月18日全体会议上所说的那样，裁军谈判会议应该适当处理这一问题。

在这一方面，应认识到比例越来越大的资源被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据估计，1974年到1980年，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至少增长1%；1980年到1983年增长了5%到8%；1983年到1984年则增长10%以上。最后一个百分比说明，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的增长速度比整个军费的增长速度要快。还应指出的是，1986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载明，美国和苏联在全世界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中占五分之四。

对这个问题仔细探究，可帮助国际社会认清两个军事联盟、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的军事研究和发展方向和可能的军事应用。此外，裁军谈判会议如

对这些趋势进行适当的分析，应可识别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过去我们曾赞成设立一个可协助本会议识别目前正在研制或有可能已经存在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专家小组，现在我们要重申对这一想法的支持。

关于项目7的第二部分，即放射性武器，我们希望1986年该特设委员会在莱丘加大使干练的领导下能够在缔结公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项公约的范围应该很广，足以适用于一般所称的放射性武器。《最后文件》只在第76段中简略提到了这样一项公约。

本届会议应该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公约的范围问题，也就是说，必须禁止哪些东西。为此目的，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确定哪些危险必须加以防止。因此，认为这些武器具有军事价值并强调禁止这些武器的重要性的人如果能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说明他们为什么认为放射性武器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以及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些武器可以用于敌对目的，那将对该特设委员会今后工作非常有用。

我们认为，尚不存在的这些武器的实际重要性并不明显。如果这些武器不能在战场上提供可见的优越性，研制这些武器的可能性是很遥远的，何况现在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武器，而且不断地得到改进。另外，鉴于在处理这些高度放射性物质时涉及种种危险，现在还不可能解决在制造、处理和发射这些装置方面所固有的实际困难。设计这种装置的目的，明显的是要通过放射性物质的散播，利用此种物质的衰变所产生的辐射来造成毁灭、破坏和伤害。幸运的是，还有一个因素使人们进一步怀疑放射性武器的可行性。那就是，要想为军事用途生产强度够高的大量放射性物质块，似乎需要大规模的核动力厂或特别反应堆。

幸运的是，传统意义的放射性武器目前并不以武器的形式存在，但看来的确存在具有毁灭性的放射性元素，而且将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元素。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我们想要谈判的公约的范围应该比较广，以确保将来可能谈判的任何文件不会漏洞百出。

要想对可能为破坏目的而准备或设计的放射性物质与任何其他放射性物质加以区别，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大家都知道，任何可用作燃料使反应堆产生能量的核材料——铀、钚、钍——都属于放射性物质一类。这些考虑以及其他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考虑，使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充分尊重以下这一根本原则：即不妨害或阻碍根据每一国的需要、优先次序和利益而尽量利用技术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必须小心避免重蹈不平等条约的覆辙。

鉴于我刚才发表的意见，我们认为，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在确定禁止范围时，应从放射性物质用于军事目的或其他敌对目的出发。这就是说，应禁止放射性破坏，而不管这一破坏是经由何种途径。这一想法已反映在阿根廷代表团向该特设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文件中。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不应忽视放射性战争这一思想。而对这种思想还没有进行适当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放射性物质衰变所产生的辐射方面。我们认为，也许应该考虑到以不同于放射性衰变的方式产生电离辐射的粒子束。

我想向尊敬的苏联代表维克托·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发生的悲痛事件的特别同情。我们衷心希望尽快对该事件造成的后果进行补救，并希望苏联政府和苏联科学家采取的措施行之有效。同样，我们还想说明，苏联代表团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该事件的起因、后果和目前情况的初步报告，使我们很感关注。1986年5月2日阿根廷政府直接向苏联政府表达了由衷的慰问，并提供了力量有限的充分合作。但是，由于这是该事件发生以来阿根廷代表团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们想对这次事件再次表示慰问。从裁军角度看，这次事件还迫使我们考虑，为了使核设施免遭袭击，应该对这些设施进行安全保护。

我们毫不怀疑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因此，我国已制定了一项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计划，并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公开进行密切合作。换句话说，我们坚信，核部门的科学和技术已经提供而且今后将继续提供实现人类进步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宝贵可能性。然而，切尔诺贝利事件使人类面临着由于发展核能而对其安全造成的威胁，这也是很明显的，我想不必详细说明这一点了。核能具有扩散的特点。核能如象切尔诺贝利的情况那样因意外事件而无法控制地释放出来或者由于敌对目的而释放时，其扩散是不受疆界限制的。释放出来的核能悍然穿入各国的空间环境，造成了跨界影响，而影响范围又不可能被局限于有限的空间。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对核设施普遍进行无歧视性的保护，从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袭击核设施是产生上述超越领土界限的罪恶的根源，即使是袭击者也无法不自食其果。我们认为，袭击核设施的问题属于禁止为军事目的或其他敌对目的而扩散放射性物质的范围。在这一方面，任何环境中的任何类型的设施只要在遭到破坏时会引起放射性物质的扩散，就必须包括在这个范围内。

我在其他几次发言中曾经提到，本会议这个单一多边谈判论坛尚未能在国际社会认为具有最高优先的关于核武器的各个议程项目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我们认为，一项旨在禁止尚不存在的放射性战争方法的公约不得无视核武器所构成的真实危险。基于这个原因，阿根廷代表团一直强调，未来的公约必须载有进行核裁军的义务。考虑到这一方面某些条约的经验，显然须从法律方面加强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裁军的责任。我们不断表示关注的另一点是，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有可能被解释为给予核武器以一定的合法性。对于阿根廷代表团来说，这种解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主席：

谢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发言。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我们祝愿你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一切顺利，而且我国代表团将同你进行最充分的合作。同样，我们也感激特拉洛夫大使在担任6月份主席期间进行的工作。

我在一般性辩论中曾针对议程项目5发言指出，我认为，当时没有必要详细说明为什么我国反对以建立防御战略武器的系统为借口而实际上将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转移到外层空间的一切倡议。虽然现在我们正比较具体地讨论议程项目5，但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重复那些已经有人提过的许多理由充足的论点来证明这种倡议不会有助于使核武器变得陈旧过时：相反，它只会加紧这些武器的纵向扩散并加速常规军备竞赛。这些论点是比我更精通这一问题的人提出来并加以辩护的。刚刚几个星期之前，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两位知名的美国科学家说到，战略防御系统的部署肯定会引起军备竞赛的加剧，因为作为对手的另一个大国将会生产更多的核弹头和新式武器来突破核防线。这两位科学家正是在核实验室为一项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研究方案而设计和试验激光和先进核武器。他们还说，核防御系统肯定会带来威力更加强大的核武器。另外，最近由来自20多个美国主要大学的6万多名美国科学家和学者、包括15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签名发出的宣言指出，战略防御计划将会加强军备竞赛，而绝不会导致全面消除核武器。我相信他们的宣言使得我所可能作出的关于我国政府为什么怀疑战略防御系统有效性的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努力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某些具体问题发表看法和评论，则对辩论的进行更有助益，因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正是裁军谈判会议目前要审议的一个项目。

我想首先说明，我们认为，已经生效的有关外层空间使用的多边法律文件是着手建立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法律结构的良好起点。这些多边法律文件规

定了以下的原则：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该为所有国家谋副利与利益，而不论其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而且，此种探索和利用应是全人类的事情。

我们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时，必须加强并保障所有现有条约所根据的根本原则：即，空间只应当用于为全人类谋副利，也就是说，用于和平目的。因此，承认这一原则就排除了为非和平目的利用空间。1967年的条约明文禁止在空间放置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而朝正确的方向迈开了一步。然而，该条约只是到此为止，并没有禁止在空间部署其他类型的武器，从而留下了一个相当大的漏洞。

有人说，1967年条约对其它类型的武器只字不提，就意味着其它武器是合法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该条约的制定者想要禁止在空间放置他们认为是最危险的武器。事实上，由于他们试图将最危险的武器包括在条约中，因此他们只局限于对不大可能在空间利用的武器作出规定。任何一个核大国都不会想要在空间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有可能被掉转过来对付那些把它们放置在空间的国家。另外，也可能因为在缔结这项条约的时候，空间探索开始了仅仅10年，当时空间科学正在迈出第一步，还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国家打算研制反战略武器的防御系统，或者会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大量的必要财政资源用于此种项目。这样才在空间法领域留下了一个漏洞，将来必须加以填补。

在开始对议程项目5进行实质性审议时，必须确定这个项目的范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确定“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含意。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或可作为确定项目5范围的起点。那就是，目前在外层空间的物体约有75%都是用于军事目的。这方面还必须考虑的另一点是，这些物体中有许多，或者是全部，一方面负有军事任务，而同时又在进行有助于维护和平的工作和提供民用服务，或者至少是进行非军事活动。

切尔诺贝利的不幸事件是空间物体具有双重用途的最明显的实例。这一事件已经成为各位发言者就不同议程项目加以评论的主题。我们从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核发电场受到破坏的情况，时间不同，显示出来的温度读数不同，从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关于该事件严重程度的情况。毫无疑问，这种使人难忘的景象是由某一个监测卫星提供的。这种卫星可以同样精确和详细地提供属于军事性质的情报。

我们在讨论这议题时也不可忘记，空间技术所得到的最大动力是来自它的军事应用。另外，几乎所有专为民用目的而制造的空间物体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军事作用。反之亦然：为军事目的而设计的任何空间物体也可以用于非军事、和平目的。

因此，当我们谈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时，说的并不是实现空间“非军事化”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所担负的工作不可将空间的“非军事化”作为目标。这样一项任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许也是不理想的，因为它意味着要把负有军事任务但同时也发挥有益于人类的作用的空间物体排除掉。

我们赞同本会议其他成员国的意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认为我们在项目 5 下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是空间“非武器化”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确保不把空间用作放置武器的环境，或者作为将地球上的军备竞赛搬到空间来继续进行的场所。

考虑到上面对项目 5 的范围所作的界定，现在有必要确定在空间须加禁止的武器都有哪些。事实上，它们包括各种类型的武器，不管是已有条约禁止放置在空间的核武器还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常规武器，使用新技术制造的武器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因此，我们所谋求的是全面彻底禁止在空间放置任何武器。但是，为此目的，也许需要对武器下一个更加确切的定义。字典和百科全书把武器说成是可以用来攻击和保卫自己的工具。这种定义帮不了我们的忙，因为它可以包括任何东西，从一个拳头、一块石头或一把刀子，直到威力最大、最尖端的武器。我们认为最适当的办法是苏联就这一议题所提交的各项提案中所使用的定义。苏联一直使用的是“space strike weapons”这几个英文字（空间打击武器）。我认为这几个字翻成西班牙文为“armas espaciales de ataque”。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优点是，具有军事性质或特点但不对其他空间物体或位于地球表面上的目标进行攻击的空间物体因而不在本议题的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在开始审议项目 5 时，裁军谈判会议以及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应首先对我在本发言中提到的这两个概念作出明确规定：第一，本项目的范围是什么；第二，我们想要在这一领域达到什么目标。为了便于会议的工作，还可对

空间打击武器下一个定义。我确信，为此目的，苏联代表团可以发表意见，说明这种武器指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冒昧就这一议题发表的意见对本会议能有所助益，并在客观的基础上促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审查这一议题的各个具体方面，以求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实质性审议方面逐步取得进展。

主席：

谢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首先我想祝贺你担任本会议7月份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并祝愿你一切顺利。同时，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特拉洛夫同志在今年6月份积极有力地主持了本会议的工作。

我这次发言是为了感谢阿根廷大使对于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悲剧所表示的慰问。这次悲剧事件使许多苏联人民失去了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变化。过去苏联人民不得不面临各种祸害和悲剧，现在又经历了幅射所造成的悲剧。人们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同情，使我们深受感动。有些人为了对苏联进行诽谤而恶意地将切尔诺贝利悲剧加以夸大。但这些企图都被淹没在善意同情的汪洋大海之中。鉴于大家对这一悲剧的某些方面表示关注，而这些方面又关系到本会议的工作，我们打算在本会议的将来一次会议上向各国代表团讲述详细的情况。

主席：

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

根据处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范围和定义问题的接触小组协调员的请求，我想通知各成员国，接触小组将于7月3日上午9时15分在秘书处大楼6楼的会议室举行会议。

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般说来，全体会议应按时开始，而且不应延长到下午。在这一方面，我想指出，星期四上午登记发言的人很多，另外我们应该再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的实质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那一天在上午 10 时开始全体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7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开始。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 11 时 5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7
3 Jul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六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7月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吴丁吞 (缅甸)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7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想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均可这样做。

请允许我提醒一下，根据本会议商定的本周会议时间表，在今天的会议结束后本会议将立即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性内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摩洛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代表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摩洛哥代表G.本希马大使发言。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摩洛哥代表团对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工作感到极为愉快。借此机会，我谨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并最衷心地祝愿你在你目前指导的讨论中取得成功。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特拉洛夫大使致意，他在担任6月份主席期间表现得十分干练和称职。

在今年的春季会议开始时，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对1985年底美国和苏联关系中出现的积极转折表示满意。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恢复了谈判并举行了首脑会议，这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日内瓦精神一定会对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不过，夏季会议到现在已经开了一半，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精神似乎正在消失，其未来如何也难以捉摸。事实上，加强国际安全的愿望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军备竞赛正在扩大到所有领域，越来越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而裁军谈判会议却没有能够接受这些挑战，减轻我们的恐惧。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在优先的议程项目上取得最起码的具体成果，这种情况使人更加震惊。第一，具

体而言，在这些议题上没有形成任何体制性谈判机构，这只能对日益关注我们工作的国际社会解释为显然缺乏政治意愿去执行促成本会议设立的原则和理想。第二，本会议无法在裁军领域制订最起码的国际文件，这从当前的世界环境来看，真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时代错误，因为当前世界环境的特点是武力和平和借助恐惧而形成的安全。

如果日内瓦的双边谈判多少能满足一下人们对它们寄予的希望，那么多边谈判的失败记录本来还不会那么使人感到不安；这些双边谈判进展迟缓，而紧张、不安全和核武器技术改进的恶性循环却越来越难以打破。因此，尽管作出各种承诺，发表一些通常未实现的让步声明，裁军仍然是一种空想。况且，两个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缓和，但在军事方面却更加恶化了。

人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各种残酷的战争，这个历史不止一次地表明，有必要通过减少和消除任何可威胁和平的因素而不是通过无战争状态来建立和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危及普遍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危险之一来自军备竞赛。这一疯狂的竞赛在于取得军事优势，其手段是制造和储存最致命的炸弹、在精确性、射程和毁灭能力方面最先进的导弹以及最终制造和储存能够杀人而又不破坏环境的所谓“工净”武器——正是这种各类武器的军备竞赛孕育着世界热核战争的威胁。

我们是不是还要提醒一下，核武器之所以可以造成普遍恐惧，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力量使本星球遭到多次破坏。因此，这些武器对人类构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危险。希望不被核竞赛所毁灭，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军备竞赛的制造者有义务尊重这一权利。此外，切尔诺贝利事故难道还没有证实我们经常在这里对核威胁所表示的恐惧吗？这一事故不正突出说明了本星球的脆弱地位，因而也证实了人类的脆弱地位吗？但愿这个令人遗憾的事故及其带来的不幸后果能够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原子所体现的危险，不论是用于军事或民用都一样！

国际形勢遭到军备竞赛威胁的毒化，国际政治缓和迟迟不得进展，两个核大国之间似乎毫无相互信任可言，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有义务履行其承担的职责。裁军谈判会议有义务为实现裁军作出贡献，因为它是讨论停止和消除军备的唯一多边

讲坛。它在这一领域有其历史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应当裁军谈判会议有适当的手段，使之能够履行其义务，否则，裁军谈判会议便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们刚刚对地球上军备竞赛的辩证关系和缺乏制止这一竞赛的真正政治意愿的情况表示了关注，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不仅在地球上存在核威胁，而且在空间也存在着这种威胁。事实上，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成了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巨大关注的根源之一。这一危险进程的开始是让空间的卫星承担军事侦察、预警和间谍任务。有一种理论我们肯定是不支持的。这种理论认为严格地说，负责进行这种活动的所谓民用空间装置并不是武器。不过，随着空间探测工作的加速发展，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得以研制并部署在外层空间。这些新型武器的设计使之能够从空间不仅摧毁空间的装置，同时也能摧毁地球上或公海上的目标，而这种武器不久前还是一种未来学的设想。两大国的竞赛转向外层空间，这一情况造成的危险是一种明显的、每日都看得见的现实。

这里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竞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为两大国的军事争夺所激励。不是有人已经在谈论新武器试验了吗？这种所谓的“死光”激光武器以及粒子束武器，据说，这种武器再过几年就可以投入使用，将比现有的反卫星系统更为先进。空间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升级，是由于两个世界大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工作需要大量资金，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而且还需要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参加工作，而当前世界却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人把1967年1月27日联合国关于各国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称为《空间法宪章》。该条约规定，研究工作应着眼于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但前面提到的研究工作却并不是如此，它使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得到了一种新的动力，并使倡导者掌握了反卫星武器。这毫无疑问地证实：虽然存在着各种国际公约和许多联合国大会决议，但外层空间实际上已经军事化了。

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夕，这些昨天还属于科学幻想的武器今天已可以在我们上空运行，而且它们是明天空间武器的先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十分合理地希望提出一个警告，使人类在一个和平、安全和缓和的世界上得以生存的问题优先得到考虑。空间武器系统越来越多，很可能使我们的星球成为一种抵押品。单是计

算机错误就能触发这种情况，从而造成不可补救的局势。我们认为，没有比对话和谈判更为先进的武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史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启发性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优势从来也不是永久性的。这种优势很快就会转到另一方。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已表明，拥有各种武器或武器系统确实从来也没有起过威慑作用，其作用只是促使敌方去取得更为强有力的武器或武器系统。因此，我们坚定地相信谈判的力量；不进行谈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明就必然会自取灭亡。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大灾难，当前必须进行谈判。在外层空间进行这种军备竞赛的国家，在这一谈判进程中应承担特殊的责任。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使它们现在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必须用一个更广泛的讲坛来补充双边谈判。本会议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讲坛，所有目前正在从事空间活动或不久可能会从事空间活动的国家都汇集在本会议中。正因为如此，本会议在这一领域承担的责任并不亚于两大国在这方面的责任。本会议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首先必须确定当前涉及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存在哪些含糊之处，然后加以澄清并最终予以纠正。现行的国际文书本来是为了保护空间不受军事威胁，但由于含义不明确、用语笼统、范围很小，形成了大量不同的解释，没有能够真正起到指导各国空间活动的作用，反而形成了一些漏洞，导致了空间的军事化，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无须重复。此外，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本会议在履行其职权时有责任同时处理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的第40/87号决议中确定的，这就是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酌情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从目前适用于外空活动的这部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换言之，未来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概念必须严谨、措词必须精确、在所涉范围方面必须有远见。国际空间法目前仍处在初期状态，正在不断发展。在空间技术发生突破的同时必须不断更新有关所有空间活动的法规，以便避免两个进程之间出现差距，并填补任何可能危及人类文明的空白。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项工作将是艰巨、复杂和困难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后代得到保障，则又是必

要的，甚至是必须的。鉴于本星球面临的威胁，这一目标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最优先的。同时，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呼吁空间大国，乃至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不遗余力地制订“空间裁军”条约，以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只有通过明确宣布禁止研制、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一切空间武器并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这一宗旨才能得到实现。

在这些有待禁止和销毁的武器中，我们应当把凡是能够从外层空间或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向航天器发动攻击的系统和凡是能够从外层空间向陆地、海上或空中目标发动攻击的武器系统包括进去。

有人可能会批评我们的想法过于好高骛远，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地球和空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不这样做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智慧及其不可动摇的谋生存的愿望。人类还应该表现出有勇气超脱所有那些不是使其接近而是使其远离长期向往的和平与安全的其他考虑。

我们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才对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提出了保留意见。但我们并不反对这一职权范围。该委员会在蒙古的巴雅特大使指导下工作，他全力以赴、经验丰富、工作熟练；我们并不想预先判断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但十分怀疑委员会目前的职权范围是否能够符合国际社会正当的关注或联大第40/87号决议的要求，更怀疑其是否符合我们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一致赞同的原则。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领域缺乏具体成果的情况使我们感到担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就是化学武器。虽然特设委员会主席伊恩·克罗马蒂耶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R·劳先生、P·波普切夫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大使作了值得赞赏的和不懈的努力，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仍然迟迟不得进展。夏季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了，而目前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看来今年不可能圆满结束。考虑到目前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是裁军谈判会议天空中透出的唯一的一线希望，这就尤其使人感到失望。考虑到如下情况，我们更有理由感到失望和怀疑：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做了一个宣布，这是希望的征兆，因为他们申明，双方都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同时还商定加速努力就这一问

题缔结一个有效的可核查的国际公约。

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作任何努力按照以上承诺加速谈判进程。相反，谈判进行的情况使我们相信，这一承诺从未得到履行，特设委员会的气氛与去年的气氛十分相同。

化学武器也具有大规模毁灭性能力，因此与核武器一样可怕，这无论说多少次也并不算过份；但化学武器有两个不同之处：制造技术比较容易，而且从其引起的痛苦来看，也是不人道的和可怕的。化学战虽属于被禁之列，但在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参谋长的作战计划中仍是一种列入考虑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前生物技术正在大踏步前进，禁止这种技术的谈判正在进行，世界上对毒剂的兴趣又恢复了。因此，我们认为也许世界上正在出现新的化学武器军备竞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正在为最终出现这一情况作准备，正在进行防化学武器的细菌武器的训练。为了使可能的使用者不敢使用化学武器，这种预防性活动当然并不排除化学武器的储存。在对化学武器进行禁止的同时，而其他国家则竭力想取得这些武器。据美国国防部称，刚刚又有15以上的国家不事声张地加入了“化学武器俱乐部”，这些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摩洛哥王国不拥有化学武器，也决不谋求取得这种武器，因此我们对于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扩散感到担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迫切地呼吁尽快完成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在这方面，摩洛哥代表团一向维护全面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在禁止使用方面不应当有任何保留。不过，虽然我们去年对各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之间的差距缩小感到满意，现在我们却不能理解为什么就这一问题寻求共同点的工作不象1985年会议期间那样有活力。我们感到特别惊奇的是，禁止范围的另一个方面，即除莠剂问题的审议被完全排除在一边。摩洛哥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立场一向是很明确的。我国认为，首先，禁止把除莠剂作为作战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认为保护环境同保护人类是一样重要的。第二，为了使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除莠剂的禁止也应当列入公约本身，任何试图不把它放在公约中而放在其他地方的作法，都会妨碍并拖延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就公约而言，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另一个方面是彻底有效消除现有化学武库。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应当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开始进行。

我们认为，为了防止将化学物质转用于可疑的用途，最好的程序是通过销毁而不是转用来消除化学武器。此外，有些代表团想把消除化学武器的期限拖到十年之久，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这特别是因为有人竟然提出军事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来说明应选择一些首先需要销毁的化学物质。有人认为，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核中子武器和军事轨道站的时代，在消除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会引起对安全问题的忧虑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化学武器的拥有者从来没有对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安全表示过任何关心，因此以上理由更是站不住脚的。

这一关键时期的安全平衡只有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才能得到保障。相互信任仅靠签字是建立不起来的，其关键条件在于未来公约的缔约国充分作出的承诺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

如果说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经常遭到藐视，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核查体制以便确保条款得到严格遵守。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一情况，目前谈判的化学武器公约将具有核查手段。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个协定具有最充分的有效性并得到最充分的遵守。从这一精神出发，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没有任何适当可靠核查制度的国际文书是毫无价值的。此外，如果一个公约没有法律武器，不能确保有效和公平的国际管制，就会比没有公约还要危险，因为这会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公约得到遵守和管制，从而导致猜疑，并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就公约中这个很重要的一章进行的谈判一段时间以来进展缓慢、迟疑不决的情况使我们担心，有人可能企图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找一条较容易的出路。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应当请求、乃至要求某些国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以便打破当前谈判中的僵局。这些国家不能无限期地用核查问题的政治和技术复杂性作为幌子，并且出于自己安全和商业方面的考虑，来阻挠就公约中这个人们正确地认为是十分关键的部分达成协议。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在CD/664号文件中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可以打破特设委员会目前面临的僵局。这些建议所得到的积极响应更加强

了我们的信念。

事实上，巴基斯坦提出的事实调查计划并不过份，可以满足我们关于有效核查的要求，并使我们在资料加工业财产的安全和保护方面感到放心，从而保证被视察的设施的商业地位不受到损害。最后，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另外一个优点是，它设想的机制能够察觉到未来条约体制可能遇到的任何威胁，并能够解决在公约有效期内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既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又希望各方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这项工作表现出政治上的诚意，以便能够及时完成这项工作免得为时过晚。

最后，我谨为我们能够应邀参加6月份的讨论会一事向荷兰外交部表示我们代表团的深切谢意。讨论会专门讨论了对化学工业中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问题，这使我们大家特别是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了解核查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决不应当使我们失去信心，而应当促进本会议加紧努力，以便找到一种最好的体制，确保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得到可靠的遵守。

主席：

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我以极为愉快的心情向您表示友好的祝贺，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主席先生，贵国从一开始就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和进步的作用，并一向积极致力于和平共处和裁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并祝愿在您的主持下本月份能够取得丰硕成果，推进我们的共同活动。为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同时，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特拉洛夫大使表示谢意，他作出了不倦的、成功的努力，他具有外交技巧，工作活跃，推动了我们六月份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今天的发言将涉及与议程项目 2 有关的一些问题。当前这一关键时刻的焦点就是对核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的态度，它反映出对和平与国际安全问题存在着绝然相反的看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全赞同 1985 年 11 月苏美首脑会谈得出的结论：“核战争既是打不赢的，也是不应该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E·昂纳克上周在访问瑞典时指出：“瑞典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在战争中，连战胜者在内，人人都是失败者’。但是，在核战争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失败者，核战争将使人类自我毁灭。”。

如果就我们时代的这个关键问题达成一项世界性的、真诚的协议，就可以使情况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不过，如下对政策的分析表明，就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谈的一方而言，它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所公开表示的态度与其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核战争将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因此，要求立即采取有助于制止军备竞赛和有助于裁军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步骤。

华沙条约成员国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认为，在核空间时代，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稳定的和平共处并结束军备竞赛，才能克服双方同等不安全问题。苏联提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倡议，即到 2000 年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项倡议已经摆到谈判桌上，它应当成为所有裁军机构建设性辩论的基础。华沙条约成员国 1986 年 6 月 11 日关于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详细建议，对如上倡议是一个补充。此外，苏联单方面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特别是单方面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以及暂停试验，这项暂停已持续了将近一年。

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设想归结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共同基础上加强国家和国际安全。这一点只有靠政治手段才能做到，途径是裁军、合作、对话和用谈判来取得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另一方的反对，这从美国代表 1986 年 6 月 19 日发言中引出的如下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核试验计划是美国认为它的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计划。”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们还宣布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已经失去作用并对《反弹导导弹条约》提出了疑问。

在当今这个由150多个国家构成的世界中，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以及拒绝接受大幅度裁军步骤，究竟如何会符合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应当及时加以澄清的。

无论如何，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空间武器发展得越来越先进，把这种武器作为保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手段已经不再适宜。相反，军备竞赛令人担忧地危及所有国家的安全，包括那些正在使之升级的国家的安全。

这样的评价是否仅仅是一种诡辩，还是过份渲染？

核军备竞赛的明确事实本身就说明情况正相反。核武器实际上是不可能防御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过去还有可能同样用全面摧毁的手段来对核打击作出反应。这种安全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但对于那些想打核战争的人来说，毕竟还可起到清醒作用。显然，现在我们在军备竞赛方面又进入了一个阶段，连这种阻止核战争的障碍也遭到了破坏。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目前试验的核武器，特别是看一看其如下特点：第一，试验所用的核弹头精度极高。虽然美国1962年开始服役的大力神二号导弹平均误差范围仍在1300米，但民兵三式导弹在1970年已取得了280米的圆径概率误差。自1983年起在西欧部署的石斧式陆基巡航导弹和潘兴二号导弹，就平均误差幅度而言，精度已小于50米。据说目前正在研制的用于MX导弹的新型多弹头重返大气层弹头的圆径概率误差将小于30米。第二，正在努力使弹头不受所谓的电磁脉冲“互杀”效应的影响。众所周知，这是用多弹头同时打击加固目标和确保摧毁的决定性条件。第三，现在正在研制的弹头其突防能力将会提高，可能摧毁加固的目标。第四，众所周知，试验的目的还在于研制以核为动力的X射线激光器，这种激光器将在战略防御计划中起主要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这样的计划绝不会使任何国家的安全得到加强。可以摧毁加固目标的精确度极高的武器只适用于进行进攻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打击。从军事意义上来看，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核打击并不适宜。这种精确的、高度专门化的武器所针对的目标将是对方的武器和后勤。这方面的前景是，双方都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脆弱性窗口”。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极大的不稳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有任何安全可言，只会形成双方竞相进行战争动员的潜在危险。

战略防御计划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顺便再说，这也不是其目的。它将产生相反的作用，产生出能够以光的速度摧毁目标的武器。

从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所导致的实际危险来看，越来越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步骤以实现核裁军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都取决于这一点。拥有更多的武器，进行新的核试验并开展新的军备计划都只会使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

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现在转过来裁军，这将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尽管如此，裁军又是必须实现的。人们越来越认为，消除一切核武器是当前和在一段可明显预见的时期内能够解决的任务。联大的第40/152 C和第40/152 F号决议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两个决议都是绝大多数国家赞成通过的。根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两份决议着重提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从核武库所占的比例以及在质量上的发展来看，有必要采取一种系统的和综合性的办法，目的在于确定可为各方接受的原则、核裁军进程的阶段和措施，同时应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合理的安全利益。自然，这就需要作好妥协的准备，并能够在当前和将来都把安全看作一个共同的事业，并使之得以实现。对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也不能采取实力政策或谋求优势。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讨论涉及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与其他裁军措施的关系，特别是与常规裁军的关系，较小的核国家参加核裁军进程的条件，以及核查等。我们认为，对这些意见应当加以分析、讨论和利用，以便本会议能够完成作为谈判机构应当担负的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具体而言，苏联于今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到2000年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案，是商定一个综合性裁军进程的适当基础。只要认真分析就可发现苏联的方案中包含了其他国家和政治家，包括北约各国的政治家提出的各种意见。方案中没有一项建议是为了谋求单方面的优势，相反，这一进程还能够加强核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首先，在第一阶

段，可以使最危险领域，即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的活动势头减缓。苏联和美国的这些系统将大大削减，并使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得到防止。同时，这一办法也考虑到其他核国家关于参与核裁军进程条件的意见。此外，在第一阶段中，将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中远程导弹。同时，华沙条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对应措施也将失去意义。

苏联裁军方案提出的其他阶段和步骤也反映了同样的现实态度。其中既考虑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也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布达佩斯呼吁书》也考虑到了另一方关于核裁军进程中常规军备部分的意见。任何真正希望欧洲在大大降低的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可核查的常规军备均势的人，完全可以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一方的话。

A. 爱因斯坦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警告过，“核军备竞赛必然导致战争，从当前条件来看，这种战争就意味着全面毁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迫在眉睫的真正危险最终将促使所有代表团就在本会议上处理好议程项目 2 得出切实的结论。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我国所说的友地话。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由您担任本月份会议主席，这使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都感到极为愉快。请允许我以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成功地履行你目前承担的责任，并向你保证，我们将在这方面给予充分的合作。同时，我国代表团对保加利亚的 K. 特拉洛夫大使表示深切的赞赏，他力能胜任、全力以赴地指导了我们六月份的工作，我希望把这一点记录在案。

我今天请求发言，是为了简短地介绍一下我国代表团提出的 CD/708 号文件。据我所知，这份文件的各件工作语言文本已经散发。这份文件中载有我们关于通过一份国际文件以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建议。

我在1986年4月22日针对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作的发言中强调说，空间国家目前进行的及计划进行的活动都涉及在空间采用反卫星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等，这种活动将导致《外空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大大削弱。此外，我当时还指出，这样一来，从《反弹道导弹条约》派生出来的其他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也将受到损害。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大国之间的稳定关系和全球安全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提议，裁军谈判会议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综合性国际协定形成以前，应当采取过渡性的建立信任措施。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提出了你们现在收到的这份工作文件，其中呼吁两大国和其他技术上先进的国家通过一份国际文件来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确保两个超级大国在该条约中共同接受的自我克制不因这两个国家或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行为或不行为而受到削弱。我国代表团设想的文件应当，除其他外：“(a) 承认和重申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在防止军备竞赛升级，特别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升级方面的重要性；(b) 明确提出两个大国承诺继续严格遵守该条约的规定，特别是严格遵守第5条，在该条中，这两个国家承诺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或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部件；(c) 对《反弹道导弹条约》许可的研究活动作出明确的解释，使之既适用于两个缔约国又适用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以便能够公平地解释条约中含意不清的一些方面，如“研究”的定义以及“使用其他物理原理”这一短语；(d) 规定其他技术先进国家也承诺在不超出美国和苏联接受的限度内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e) 包括例如，一种办法，对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限制的活动加以处理。

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提出的文件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中尽早得到适当的审议。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核裁军问题一向受到极大的注意，当前更是如此。不过，与其他各种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并不总受到同等的注意，而那些问题中有些确实被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但另一些则列为次等优先事项。直到不久前，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攻击的问题还被认为是紧迫性不高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但是，最近的一些事件，特别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使这个问题上升到最高优先地位。这些情况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是与为军事目的散布放射性物质联系在一起的，使人们想到这种使用的后果是没有国界的，对所有人都有危险性。

用比喻来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揭开了帘幕的一角，显示出人类在核灾难事故中面临的危险；如果为军事目的使用原子的力量，包括散布放射性物质，就可能造成这种灾难。这一点再次证实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戈尔巴乔夫曾经强调的：“核时代强有力地要求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新的态度，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努力，制止破坏性的军备竞赛并根本改善世界政治气氛”。

与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核电站发生的事故一样，切尔诺贝利事故提出了极为严肃的问题，需要对此迅速作出负责任的决定。

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呼吁认真加强国际合作，确保核动力的安全发展。在这方面，苏联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目的在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范围内发展这种合作。具体而言，苏联建议，在从事核动力工程的所有国家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国际制度。在这个制度范围内，应建立一个系统，以便在核电站发生事故或故障时，特别是同时还会释放放射性时，及时进行通报并提供有关资料。同时，还必须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安排国际性的办法，以便在发生危险情况时尽早相互提供援助。

苏联认为，还有必要考虑组织国际合作，以便研制新一代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不仅应当有较高成本效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加可靠。

应当特别注意核事故造成的物质和心理损害。苏联认为，应当确立一个法律程序，使各国承诺向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援助、住房和其他物质支助。毋庸置疑，绝不应当试图利用事故来加剧国家关系中的紧张气氛和不信任感。

核安全的另一个方面是防止核恐怖主义。在美国和西欧，有人故意破坏核工厂，有的则盗窃富集程度很高的裂变物质，这方面的例子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必须制订一整套可靠的措施，防止以各种表现形式出现的核恐怖主义。

归根结底，要解决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问题，所有有关国家应当在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讲坛上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6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决定在9月份召开一次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与为安全发展核能制订国际体制有关的所有问题。另外，对于为在发生核电站事故时及时通报和提供资料而确立国际安排的问题，也作出了决定。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安全发展核能建立国际体制的技术性和政治性问题，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务。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本会议对这方面的解决办法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是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无论使用放射性武器，还是袭击核设施都一样。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实现消除放射性危险的目标，从而加强安全发展核能的体制。

苏联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武装袭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我们真诚地关心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迅速切实的解决办法，这一立场是以一种充分灵活和建设性的态度为基础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本会议1985年6月12日会议上介绍的备忘录(CD/594)中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苏联这一立场。

我们希望本会议其他成员国对这个问题也能采取一种同样灵活和建设性的态度。

有些代表团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有时这种考虑是程序方面的或者是与名声有关的。这些考虑阻碍了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武器袭击有关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苏联代表团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就这些问题的次要性质和字术性质提出的论点，在目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研制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应当完全排除，和平核设施应当得到可靠的保护，使之不受袭击。对于这些问题的

任何形式的解决办法，苏联都可以考虑，只要这些解决办法不是把这些问题再一次搁置起来就行。

应一些代表团的请求，我想较为详细地谈一谈切尔诺贝利的事件。该城市附近的核电站有一个反应堆发生了故障。根据专家初步估计，当时4号机组按计划关机，该机组的发电能力占总发电能力的7%，在关机期间反应堆动力突然大增，水开始剧烈气化，形成大量蒸气。随后，蒸气和锆发生反应，从而产生氢气并发生爆炸。爆炸引起了大火。反应堆所在建筑物和其中的设备以及反应堆本身和堆芯都遭到严重破坏。这反过来又使放射性物质从电站中泄漏出来。

放射性泄漏物上升到大约一千米的高度，使云层的放射性增加，在苏联靠近电站的区域和一些其他国家造成了放射性沉降物，但放射水平对人的生命健康并没有构成危险。泄漏物的放射水平主要取决于短寿命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主要是碘-131，但也包括钡、镧-140、钇-103、铈-137、碘-132、碲-132、铯-89以及铯-90。

消防队和电站的工作人员十分勇敢，他们扑灭了4号机组的火。电站的另外3个机组立即关机，此后一直在冷却下来。

清除事故影响的工作立即开展起来。清除工作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使反应堆产生的裂变物质的释放降低到最低水平。用直升机在堆芯上复盖了一层重达5000吨的牢固的防护层。防护层由沙、粘土、硼、白云石、沙石和铅等这些具有屏蔽作用和吸取中子作用的物质构成。到5月13日，反应堆实际上已不再向大气中释放裂变产物。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紧迫的危险。即使是在一个关闭的反应堆中，当存在大量燃料时，裂变物质的放射性衰变物仍会在很长时间内产生热量。起初，热量大约相当于每公斤燃料50瓦，后降至30瓦。如果考虑到人体尚且发热达将近100瓦，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大。不过，不论是人体还是燃料，如果处在热绝缘状态之下，就很可能发生过热的情况。换言之，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堆芯可能因这种残余发热而熔毁。不过，由于采取了措施，特别是用氮集中冷却反应堆基础，堆芯的温度逐渐降了下来。6月初，有些点上的温度仍有200—250°C，

而目前反应堆建筑物的所有表面温度已经正常，只受到外界的影响，也就是阳光的影响。

当前，专家们主要是在努力清除电站附近地区的放射性污染，并建造一个封闭性混凝土建筑，把反应堆永久掩埋起来并把反应堆以下的地面可靠地隔绝开来。几天前，已在反应堆以下以及整个地基以下，另外构筑了一个混凝土防护层。在反应堆下面挖掘了一条隧道，以便修筑一个地下冷却器——装有相应冷却系统的热交换装置将安装在混凝土中。在这个掩埋体中设置了热感测器和放射性感测器。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当然还需要进行热检测、放射性检测和气体检测。

目前正在实施一个方案，清除电站周围、附近居民区和地面上的放射性污染。为此，在受放射性污染特别严重的地点复盖了专用于清除放射性污染的复盖层和水玻璃，有些地方的表土正在运走。此外还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水系受到污染。电站所在的整个区域周围已建起了防护墙，在遭到损坏的反应堆周围，正在建一座混凝土墙，向下深达32米，直达粘土地基层；正在安装一个雨水排放系统，废水排放系统已经关闭。

居住在电站周围30公里区域内的约100,000人已经撤离，并得到了预防性碘化治疗。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约300人因放射病住院，其中有少数人死亡，死亡人数为25人，187人正在接受治疗。对从30公里区域内撤出的人都进行了医疗检查。

正在不断监测切尔诺贝利和附近区域的放射水平。监测工作由200个固定监测站和几十个活动监测站以及装有最新放射性剂量测试设备的飞机和直升机进行。对水面和河流每小时采一次水样，800个放射性计量监测实验室正在对土壤的状况进行监测。

自5月9日以来，每日从7个不同的气象预报站用电传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传送关于放射性情况的数据，并自5月15日以来，向世界卫生组织传送这种数据。7个气象预报站中有一个距切尔诺贝利60公里，另外6个则分布在苏联的西部边境上。

目前，事故发生地区和附近区域的放射性情况已经大大改善。有些地区的放射性水平对健康已无危险，原先撤离的人已在开始返回。不过，有些受污染区域还要过一段时期才能恢复正常。

苏联的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广泛地参加了清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为调查事故原因，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了解反应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能量巨增的情况。正在对各种可能原因进行考虑，并用适当的模拟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得到一个透彻而切实的答案。委员会将仔细研究问题的所有方面：设计、建筑、技术问题和运行情况等。委员会主任认为，对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因为这些方面可能不仅与这一具体的事件有关，而且还可能更广泛地涉及加强原子能可靠性的所有问题，而原子能对文明进步又是极其需要的。

这个事故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但这仅仅是一个和平核设施发生的事故，从理论上讲，也决不是可能会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造成的机械性破坏极小，放射性尘埃大部分留在毁坏的建筑之内。因此，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例如，堆芯熔毁或反应堆遭巡航导弹摧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要严重上千倍，肯定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我们认为，考虑切尔诺贝利事件应当想到这种事件与所有核裁军问题都有关系，这样才是正确的。这起事故的后果毕竟不能与核导弹爆炸产生的后果相比较，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却储存着成千上万的核弹头，每一个核弹头都可能造成规模无法想象的灾难。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步骤，制止核武库的扩大，而且我们必须开始削减这种武库。正因为如此，解决核禁试这个最高优先问题才是极为必要的，而这又是今天可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在本会议最近几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力图使本会议的与会者对一些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产生错误的看法。例如，美国代表团6月12日声称，

苏联违反了军备限制协定，包括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代表声称：“美国得出结论：在两个主要方面——部署第二种新型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将这测编成密码，这使我们的国家技术手段无法有效地核查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苏联违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规定”。

为此，今天我们想就美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解释一下我们的看法。 第一，所谓的“第二种新型”弹道导弹。 事实上，苏联只试验过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RS-22，美国方面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美国代表在提到苏联试验第二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时想到的是RS-12M型导弹，这是我们旧有的RS-12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进型。 这种更新改进是不属于被禁止之列的，是严格符合条约规定的。

美国故意曲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关于所谓导弹“投掷重量”包括的组成部分的明确规定。 美国置这一规定于不顾，在计算旧有的RS-12型导弹投掷重量时不把有些固有部件的重量算在里面，如反弹道导弹突防辅助装置和弹头寻的装置等，相反，在计算更新的RS-12M型洲际弹道导弹投掷重量时却把所有仅用于试验的设备都算在里面。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采用歪曲事实的做法。 原因很清楚。 美国已经有了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MX导弹。 美国现在正违反条约研制第二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侏儒型导弹。 因此，美国试图对第二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取得某种权利，同时对谈判的一方苏联进行诽谤，为其拒不履行遵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规定的义务打下基础。 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决定研制侏儒型导弹时，谁也没有提到RS-12M型导弹。 “违反”条约这一规定的说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关于对遥测信息编密码的问题。 诸位知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禁止对导弹传送的遥测信息编密码。 条约第15条第3款的第二项共同

谅解指出：“在试验中各方可采用各种方法传送遥测信息，包括对其编密码”，但如果此种编密码方法“妨碍对条约的遵守进行核查”，则除外。

条约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定义的规定：燃料的种类、火箭的级数、长度、最大直径、发射重量和投掷重量、弹头数和弹头重量。这些是条约第四条所附的商定的声明中确定的。

苏联对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的。然而，既然美国方面提出了密码的问题，苏联方面还是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表示愿意在相互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应当具体说明美国方面认为有哪些遥测信息参数不应编密码，以便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美国方面顽固地拒绝使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兴趣，只不过是想要把它作为对苏联进行毫无根据指控的一种武器而已。

美国代表在6月12日的发言中说，“苏联没有表现出与我们相当的克制程度”。苏联表现的克制程度当然与美国的克制程度不一样，但这种不同就在于美国近年来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去促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的相互克制气氛。相反，美国竟然在和平时期制订并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方案，为美国战略结构中的所有三个部分建立强大的军备：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潜艇、重型轰炸机和以陆地、海洋或空中为基地的巡航导弹。美国已开始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是研究制造空间打击型武器。美国已准备开始生产一种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就是二元化学武器。美国政府顽固地坚持不与苏联一起暂停核爆炸，这说明他们毫无克制可言。华盛顿并不想放弃核爆炸，因为它正在通过这种核爆炸来研制最新型的武器，包括空间武器。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不管美国方面多么竭力向我们证实情况并非如此，其拒不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后面隐藏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不顾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任何国际协定，决心一意实施其扩充军备计划。

既然谈到裁军协定的遵守问题，我谨在此告知本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外交委员会于6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因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而在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方面造成的局势问题。会议指出，

由于华盛顿决定今后不再遵守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致使当前在日内瓦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进行的谈判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苏联正在遵守其承担的条约义务。苏联一向主张并将继续主张严格遵守根据这些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并维护到目前为止在限制战略武器领域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实在是来之不易。

会议通过了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外交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两个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美国国会议员尽快举行一次工作会议，以便讨论苏美两国国会成员对美国和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相互关心的问题。决议指出，鉴于停止核试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提议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决议强调指出，这类会议可以定期举行，可以用来就涉及现有协定遵守和拟定新协定的问题交换意见。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向本会议提供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详细资料。

现在请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保证，在你承担的指导本会议这个困难而责任重大的任务方面，我们将给予合作。同时，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他卓有成效地、熟练地、认真地履行了作为本会议6月份主席的职责。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新任中国代表范国祥大使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期待着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的美好合作关系得到继续并加强。

自核武器出现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防止核军备竞赛。遗憾的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从40年的情况来看，唯一的真正障碍显然是当时那个唯一的核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得到的少量武器，也就是说，不愿意放弃核武器垄断。而这也正是导致我们处于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源。六国领导人在1985年1月的《德里宣言》中就说得非常准确：“我们每活一天就是一天的宽限，似乎整个人类是在死牢中等待捉摸不定的处决时刻的囚徒”。造成这种不确定情况的原因不仅是核武库不断增长——目前其总摧毁能力已相当于一百多万个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而且还在于存在着核威胁失去控制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人的错误、技术故障或任何可能导致灾难的其它未预见到的事故。

换言之，只要核武器存在，使人类文明遭到毁灭的威胁也就存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现在为时尚不为晚的时候制止核军备竞赛并开始进行有效的核裁军。要使国际安全问题得到稳定的解决，这是最为必要的。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苏联外交部副部长V.彼得罗夫斯基一周前在本会议发言时，在这方面所作的透彻的分析。正如他所指出的，本会议议程中的一些问题是否能够获得解决，是与在保证所有国家安全和实现无武器、无战争世界方面取得的进展密切相关的。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也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中，直接涉及核问题的就有三个最高优先项目。换言之，就是同一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但是，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问题虽然已经列入议程很多年了，但在本会议中仍未得到恰当的处理。我们对这些问题仍在进行一般性辩论，而不是进行具体的谈判。

凡是认真看待本会议工作的人，都不会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然而，一些代表团仍然声称，为就这些问题达成适当协议而进行谈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且，情况也并非正在有所改善。相反，今年起初几个月曾有过的审慎乐观气氛正在逐渐消失，因为造成危险国际局势的主要原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步骤正在直接导致国际局势的恶化，导致核军备的进一步集聚，并导致出现新的军备竞赛领域。

无论有些代表团会觉得多么不愉快，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只能看作是对裁军的防御；宣布不遵守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即不遵守对战略核武器急剧规定的限制；准备生产新一代化学武器；一贯不同意核禁试——这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美国所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很难被看作是符合日内瓦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的。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段分析：

“美国和北约不愿意开始控制军备竞赛、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以及停止核试验这一进程”。

但愿里根总统最近就苏联在日内瓦双边会谈中提出的新倡议所作的声明可以预示美国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

苏联方面自11月份首脑会谈以来已提出了许多认真的、意义深远的倡议。

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到2000年全部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方案因随后提出的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而进一步得到发展。所有这些建议都构成一个全面的相互安全概念，其基础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地球上和外层空间不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常规军事能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行的和平合作。波兰对于这些倡议的立场是清楚的。为了说明这一立场，请允许我引用波兰领导人W. 雅鲁泽尔斯基的一段话。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近于华沙举行的第十届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

“消除核毁灭威胁是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最崇高的事业。苏联的和平倡议M. 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积极态度，都始终是符合这一方向的。这是一种有远见的政策，是勇敢的、明智的和真诚的。我们对此给予全力的积极的支持。”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愿意与其它国家进行最广泛的合作，以便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要了解它们对和平与裁军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实质，最好看一下它们认为迫切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领域。这些领域如下：停止核试验；相互彻底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在苏美会谈中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达成具体协议；销毁化学武器等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到本世纪末拆除生产这种武器的工业基地；在全球和区域两极大量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用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包括现场视察，对削减军备和裁军的所有领域及阶段进行有效的监督。

核禁试是一个最为紧迫的事项，也是实际停止核军备竞赛方面的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对于任何国家，必须用其对待核禁试的政策来检验其是否愿意进行核裁军。

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我们在议程项目 1 方面面临的真正障碍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障碍就是美国不仅继续反对停止核试验，而且也反对象双边或多边暂停核试验这样的简单措施。波兰深信，相互暂停核试验是使言论变为行动的最佳出发点。

一个核大国已采取了一个勇敢的步骤，这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全世界公众舆论、包括美国公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不幸的是，这个旧有的暂停一切核试验的步骤虽然已持续了十一个月，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说服美国政府按苏联的榜样行事。这当然直接影响到我们就设立适当的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所进行的辩论。不过，未能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那些认为核禁试是优先问题的人应当停止寻求协商一致意见。相反，必须加强这些努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需要就立即禁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达成协议，而不仅仅就只会掩盖实际问题的职权范围的优雅措词达成协议。

波兰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 CD/701 号工作文件，我们在这份工作文件中为起草一个适当的条约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也将使我们能够处理与核禁试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日本大使今井隆吉 6 月 17 日提出的问题。

我们并不宣称自己的建议是最完善的。我们可以考虑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但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工作能够着眼于商定的共同目标，而不仅仅变成一种与核试验问题有关的学术活动。

波兰代表团认为，今井隆吉大使在我刚才提到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意见。在为职权范围问题继续努力寻求解决办法的同时更有针对性地利用全体会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妨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些不愿意进行谈判的人，是否就不会把这种态度作为使这类工作无限期持续下去的借口。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举行一次或多次非正式全体会议来讨论可采取何种更为注重于目标的工作方式，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为本会议提供了一个不应当错过的大好时机。尽管有时有人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但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深入全面研究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最适当的机构。虽然有些问题无疑可以在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的谈判中得到更为适当乃至更为有效的处理，但对另一些问题则应当加以多边的审议。举例而言，这一点完全适用于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这当然不仅是停止竞赛本身的问题，而且是趁核武器国家数目仍然有限时，对其加以制止并扭转的问题。

整个核裁军问题中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可以由裁军谈判会议处理。非正式全体会议上进行的意见交换表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审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由本会议对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提出共同谅解就是建议中的一个。

不过，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对非正式会议感到满意，认为这种会议是有意义的、十分有益的，但同时仍然主张开始进行较为具体的和有系统的工作，以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制定出适当的核裁军措施。

有必要制订一个消除一切核武器的方案，来处理以下各种问题，如：停止试制新的核武器级统、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相互依赖关系、核查与遵守、建立信任措施等等。当前，已具备了一个就这一方案开展工作的良好基础。苏联关于到本世纪末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受到本会议许多代表团的欢迎，它们认为这是开始谈判的适当基础。

任何核裁军方案最后阶段都应当包括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我认为，现在开始至少就与这一条约有关的问题进行学术方面的工作，并不为时过早。

主席：

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为能够在您极为明智的领导下工作而感到十分愉快。同时，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表示祝贺，他熟练地、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正如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指出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它在成员的代表性方面和自主性方面是独特的。它有自己的议程和规则。它确定了自己应当优先处理的事项，并且必须对其工作成果负责，无论这些成果是大还是小。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进行工作。全球发生的事情，包括对限制核武器数量和类型的重大决定，都影响着我们的工作。这些事件必然不仅会影响到本会议的气氛，而且还会要求我们调整优先顺序。我们刚刚渡过了两届会议之间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有很多事件和决定，对我们的多边谈判和超出我们职权范围的许多重大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都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我是登记今天上午发言的最后一个发言者，又是北约这个完全属于防御性联盟的一个成员国的代表。我对一些发言，例如，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一些发言，感到失望。这些发言对加拿大及其北约伙伴在选择军备控制道路方向方面的诚意提出了疑问。如果这种疑问确实是最近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就是大错特错的；如果这种错误还需要任何证明的话，我希望我以下的发言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关于核武器问题，我们议程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较广泛的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具体地说，它们之间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双边谈判，也一向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本讲坛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起关键的作用。本讲坛是能够起这种作用的。事实上，本多边讲坛发表自己意见的重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军备控制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们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仍然是建设一个较为安全的未来的基础。正如加拿大外交国务秘书J. 克拉克阁下5月27日所指出的：“加拿大强烈支持反弹道导弹协定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所确定的军备控制体制，并认为决不当削弱这种协定的权威。”“克拉克先生在同一次讲话中还对里根总统所作的决定表示欢迎。这些决定实际上将使美国在今后几个月中仍然保持在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限制范围内。克拉克先生还证实，“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美国关于苏联不遵守军备控制协定的指控”，并且强调说，不应当把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

我不想对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内容进行评论。但是，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本多边讲坛正在对这个由一个双边军备控制协定引起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对这一发展情况表示欢迎。

很显然，应当尽一切努力尽快消除有关遵守问题的各种疑虑。至关重要的军备控制措施可能会因为对这些协定的遵守缺乏信任而解体，这是一种十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现在，我来谈一谈常规军备的问题。近几周来，在通过谈判削减常规军备水平的可能性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态发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4月18日的建议、华沙条约6月11日公报对此所作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北约成员国5月30日在哈利法克斯所作的声明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这反映出双方都相应地越来越认识到削减常规军备的重要性，因为削减常规军备是广泛努力削减各类武库的必要内容之一。提出的建议不仅涉及复杂的实质性问题，而且对最适当的谈判讲坛和适用区域

也有所考虑。最为确定的是，在这方面同在其他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领域一样，为在执行任何商定措施中保持相互信任而确定的核查机制将是极其重要的。此外，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否能够就一套有实际内容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将是检验是否能够通过谈判大大削减常规军备的试金石。同样，在维也纳，西方已经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倡议，这项倡议还有待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响应，但我们仍然认为，得到这样一个响应还是有希望的。

春季会议结束以来，在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民用核能设施中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不幸事件，其全部后果还有待了解。我们谨通过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这一不幸事件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为了受害者及其家庭——以及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恰当的教训。为此，加拿大将积极参加目前正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组织的核安全特别方案，该方案除其他项目外，还包括草拟国际公约，使缔约国承诺在发生具有跨国界影响的核紧急情况或事故时尽早通知并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这一长期方案将有助于必须对安全负主要责任的各国当局努力确保各国内部核设施的安全运行，据我所知，世界气象组织也正在采取步骤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大气放射性水平监测系统打基础。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切尔诺贝利不幸事件的一个更为令人不安的方面是，它说明了建立信任工作的脆弱性，而这又从反面说明了不信任的后果。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信服地说明需要提高这些方面的明朗度。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我们刚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表示欢迎。世界各地都将仔细地研究他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核乌云中是透不出任何光明的，但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不幸事件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确保其他地方不再发生这种事件。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一谈核查问题，加拿大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一向认为并将继续认为，核查、遵守和信任问题的答案不在于单方面宣布改变作法或可能宣布抛弃重要的协定。答案在于认真细致的谈判和把各方商定的具体核查措施结合在协定中。这种核查规定，既能有效地防止不遵守协定，又能显示遵守情况，这对于维持必要的信任和确保相互安全，以免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出现逆转，是十分关键的。

双边条约主要依靠国家技术手段进行核查，这种自给自足的核查办法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足够的。就多边而言，必须制订合作性的体制、程序和技术，使具有不同利益和拥有不同资源的各方平等地参加并分担责任。

下面，我将以化学武器领域和核禁试领域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

关于化学武器的核查问题，我们在着眼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长期谈判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为了对不生产进行监测，在就控制可适用的确切种类也达成协议之前，不大可能就应控制的确切物质达成协议，这一点在1986年春季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清楚。不能推迟到谈判的最后阶段才就核查条款达成协议。4月22日，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涉及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这些建议比苏联以往的立场有很大的进步，因而十分值得欢迎。但是，如果要最终就条约达成协议，这些建议还需要补充，也就是需要对如下情况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对储存申报和不生产的核查，包括对将被销毁的设施现场进行核查。此外，还需要就某种形式的“质疑性视察”条款达成协议，因为这是确保异常情况得到迅速澄清所必需的一种“安全网”。尽管如此，从已提出的建议来看，加拿大代表团比以往更加希望，在本届会议上能够开始更直接地处理这些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视在这个重要议程项目上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如果本届会议期间不能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可能就需要探索新的途径，以便使阻碍这些谈判进展的障碍得到克服。

关于在海牙和鹿特丹就对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各方面问题所举行的极为有意义和有益的座谈会，我谨借此机会通过范斯海克大使向荷兰政府转达我国代表团的谢意。这个座谈会以及座谈会上的工作文件对在这些未决问题上取得进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还想向挪威政府致意，挪威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对化学战剂的抽样和识别进行了重要的研究。挪威代表团最近提出的两份文件（CD/703和CD/704）就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这项工作与加拿大专家所作的类似研究很一致，加拿大专家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四月份在本讲坛提出的《关于调查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手册》。

现在我想谈一谈对核禁试的核查问题。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仍然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根本性政策目标。在今年的第一期会议上，我们甚至未能就有关议程项目 1（核禁试）的附属机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这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失望。我们希望能尽早就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如果不能确定职权范围，则应尽早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以便能够就范围、核查和遵守这些相互联系的事项进行具体的工作。

正如我在 1986 年 3 月 11 日发言中所表示的，加拿大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来进行地震学核查工作。这些努力包括对加拿大北部的几个主要地震学设施进行重大的更新以及对多伦多大学的基础地震学研究提供资助。此外，加拿大还提议 10 月初在渥太华举行一次地震专家讨论会，以便讨论并在可能情况下解决与交换二级波形数据有关的一些问题。这可以补充 1984 年末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交换一级数据方面所作的十分成功的试验。座谈会还可以参考 1985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在挪威举行、并在 CD/599 号文件中报告的座谈会的经验。从这一背景情况出发，加拿大强烈主张科学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应当继续下去。

现在我想谈一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加拿大政府认为，本谈判机构可以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重要的是，进行这项工作应当能够补充并支持，而不是破坏，美国和苏联在双边谈判中为追求同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因此，由于在议程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方面拖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感到十分失望。不过，既然职权范围现在已经为大家所接受，我们可以希望通过商定的工作计划能够使关于这一项目的实质性讨论迅速恢复。作为对加拿大去年提交的、范围广泛的法律研究报告的补充，我国代表团拟在本届会议晚些时候再提出一份工作文件，涉及的内容是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法律术语的若干方面。我们相信，这份工作文件将根据现有条约和法律规则进一步阐明当前和设想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

加拿大还在继续大力进行 PAXSAT 研究，集中研究把现有的某些类型的空间技术用于核查的技术可行性。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将在适当时提供。就其关键方

面之一而言，PAXSAT 以这样一个想法为依据：用现有的非保密性技术就可以设计出能够判断其他空间物体的设计是否具有武器功能的卫星，其可信程度很高，可以接受。加拿大的研究工作目的在于在 PAXSAT 方面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能够从中了解其他类似的有关概念。

现在再反过来谈一谈核查的各方面问题。我国政府认为，遵守、核查和建立信任问题是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中心问题。整个进程的成败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成功的解决。我在 1986 年 2 月 4 日全体会议发言中已表示，加拿大认为第 40 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一项肯定核查重要性的决议一事表明，这并不是某一方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一致意见的问题。决议，除其他外，请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交关于核查的意见。一些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这样做。作为在这个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国家，我认为把加拿大政府对该决议的反应介绍给本讲坛是适合的，也是有益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正在把加拿大常驻纽约代表 1986 年 4 月 14 日致联合国秘书长信件的案文作为本会议正式文件提供给大家，同时还附有一份小册子，题为“核查的各个方面”。这两份文件刚刚分发给所有代表团，我们认为应当得到仔细的研究。考虑到有必要在当前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实行节约，我国代表团不要求用本会议所有正式语文处理这两份文件。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再次重申我们早些时候的呼吁，即提出具体的工作文件以补充我们关于政策立场的声明。在这方面，我谨向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表示赞赏，他刚刚提交了这样一份文件。

主席：

感谢加拿大表示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 没有人要求发言。

秘书处根据我的请求分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与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编制的。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仅仅是示范性的，必要时可作修改。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诸位知道，今天登记发言的代表很多，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发言了。根据本周的时间表，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们仍然需要立即就议程项目2的实质内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由于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时间可能不够，我是否可以建议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这一非正式会议。如果无法听取所有希望发言的代表的发言，我们可以在下周二的全体会议后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因为到目前为止，登记在下周二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只有二人。另外，我们可以在上午10时开始工作，这样，如果还有其他成员认为需要在星期二发言，我们将仍然有时间处理议程项目2。我希望这一安排能够得到接受。

我打算现在宣布全体会议结束并立即召开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实质性内容。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下午12时35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